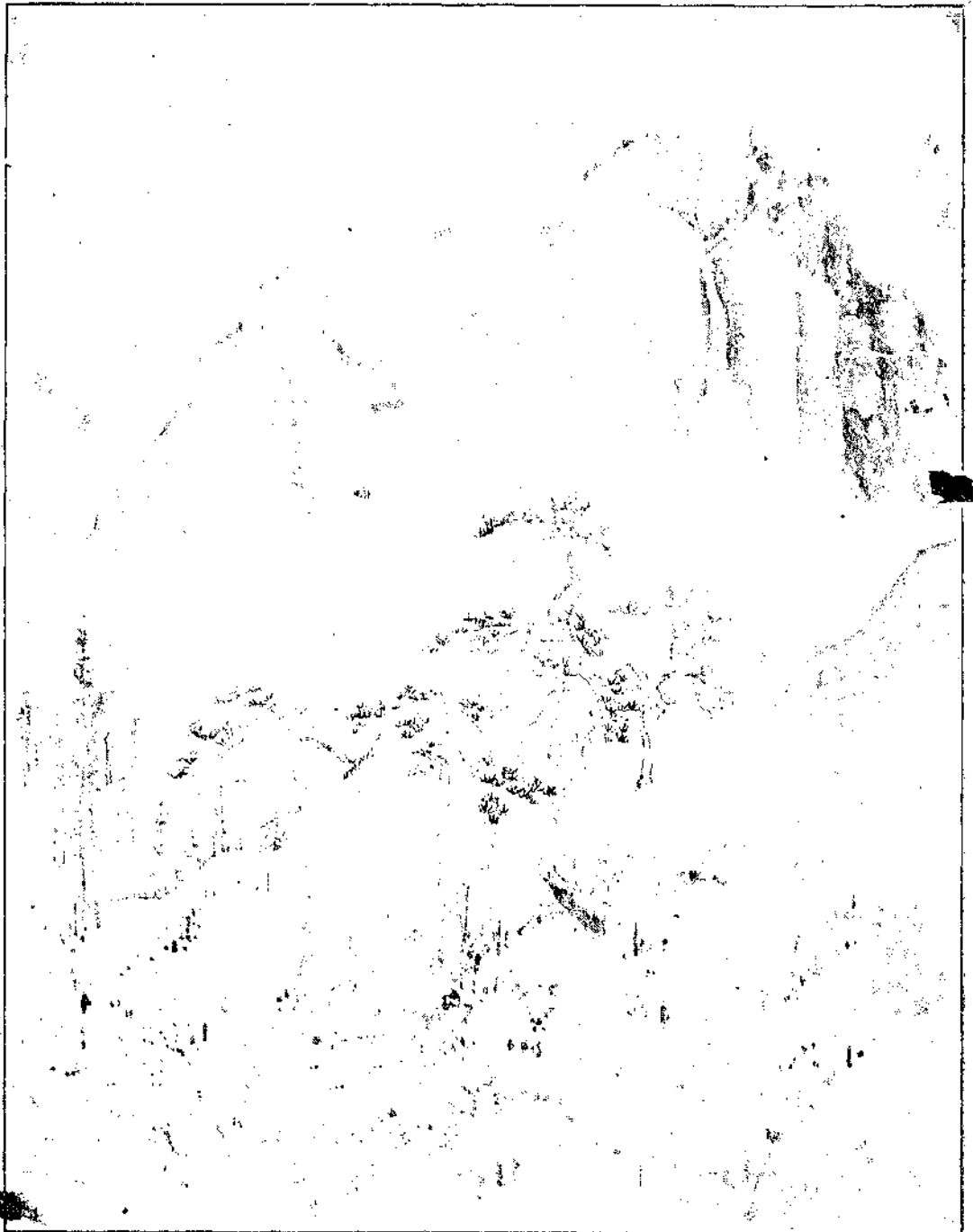


# 小說新報

第六年第二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 小說新報社 通告

敬啟者敝報第六年業已出版定報者並有優美贈品以答雅意在陰曆庚申年三月內來定第六年報者(外埠寬限十日)贈董邦達山水冊頁一冊(值洋一元六角)王鹿公人物冊頁一冊(值洋八角)丁雲先五彩美女月份牌一幅(值洋三角)贈品共值洋二元七角倘蒙定閱請將下面定單裁下詳細填註連同報款郵費一併惠寄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所定之報自當按期奉上決不愆誤特此佈告願頌

台綏

小說新報社謹啟

價目表

冊數	價	冊數	價
一年六冊	四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
本國	五分	日本	一角
郵資	五分	外國	九角
郵資	九角	郵資	一元八角

另加贈品寄費二角郵票代洋九五扣算外國郵票不收

## 定報單

逕覆者讀

貴社通告藉悉小說新報第六年第二期業已出版茲寄奉大洋

角 分至希

察收預定(自第 年 期起至 止)

份按期寄至

省 縣

查收為荷此請

小說新報社照

啟

月

日

元

新上海現形記

洋裝兩册  
定價七角

上海繁華 甲於全國五方雜處難免良莠不齊報紙上之本埠新聞大半為社會罪惡史然採訪或有未週或知之而有所顧忌致其他種種絕大暗幕有非世人所能深悉者不有紀述何知此中黑暗是書專搜報紙外之遺聞就老上海而探問探微索隱乘筆直書內幕揭開真相畢露為上海近年來確實事情妖形怪狀刻畫入微隱事秘聞包羅至富筆誅墨伐直同鑄鼎燃犀世道人心於斯可見况撰述者為小說名家李定夷先生文章聲價薄海咸知則是書之受社會歡迎自在意中也書已出版寄費七分半

千金一笑錄

洋裝一册  
定價四角

滑稽著作宜雅不宜俗庸手雖極意描摹終覺淡而無味名家則信手拈來都成妙諦蓋吐屬之清濁惟視作者之風雅與否也是書特請當代文學巨子定夷指嚴少芹秋水瀟雲明道逸梅季子左丹等廿餘人共同撰著數年心血僅得四百餘則無一則不語妙天下已覺名貴本局意猶未滿復剽腐存新摘取精華一百七十餘則始敢刊行問世有言皆趣無意不新道人所不能道洵足為大庭廣眾間談笑新資料固非平庸笑話所可同日語也業已出書寄費七分半

# 小說新報

第六年 第二期

## 目錄

### ●封面

侯。懋。公。山。水。眞。蹟。第。二。幅。

### ●畫集

文。衡。山。山。水。眞。蹟。

上。海。名。花。張。寶。寶。張。素。雲。合。影。

董。邦。達。山。水。眞。蹟。

北。京。名。花。梁。翠。芬。小。影。

費。曉。樓。仕。女。眞。蹟。

上。海。名。花。高。雅。雲。小。影。

錢。叔。寶。人。物。眞。蹟。

北。京。名。花。梁。玉。樓。小。影。

### ●論壇

撰。本。譯。本。長。短。比。較。論。

### ●說滙

清。代。叢。塵。桃。花。碑。

目 錄

(記者)

(藏園)

政。治。驗。票。費。

社。會。掠。豔。記。

野。史。孽。海。情。花。記。

感。時。奈。之。何。哉。

醒。世。後。患。

倫。理。兄。乎。弟。乎。

妬。情。左。眼。

以上短篇小說八種

偵。探。恐。怖。黨。

滑。稽。一。零。八。

社。會。惡。罪。史。

豔。情。綠。楊。春。好。錄。

以上長篇小說四種

### ●談海

花。蓼。樓。記。俠。

庚。申。雜。記。

(碧梧)

(墨隱生)

(青梨)

(玄春)

(明道)

(小菁)

(劍山)

(卓呆)

(瘦鷗)

(雙熱)

(茗狂)

(牖雲)

(民哀)

(墨隱生)

小築茗談

(指巖)

寧靜軒碎墨

(鴻富)

● 豔藻

代某君致未婚妻書

(醒獨)

寄江南花史四闕

(東園)

棖觸詞

(恫百)

凝香詞

(逸梅)

紀事詩五首

(眞州問山)

● 諧藪

嘯適性堡園游會記

(守拙)

外商宴客文

(少芹)

女子解放頭髮辨

(少芹)

新詩經

(少芹)

新四書

(少芹)

古今趣史二則

(陸大陸)

● 傳奇

花茵俠傳奇

(東園)

● 劇本

新劇曙光

(半梅)

● 報餘

鐘聲吟什

(恫百)

秋聲社詩鐘

(恫百)

燈市謎壇

(醒獨)

小小廬文虎

(醒獨)

臨風寫韻

(東園)

詠物八首

(東園)

醉月飛觴

(永修)

紅樓人名酒令

(永修)

● 補袞

俠情風塵雙雛傳

(曠雲)

美國偵探小說

(茗狂)

社會書之三

(天憤)

小說劍胆琴心錄(續)

● 勘誤

本報第六年第一期封面畫侯懋公山水真蹟懋字誤刊民字特此更正并道歉忱

畫

集



# 折斷煙鎗

由韋廉士大醫生紅  
功力使爾  
身體復原  
強健逾恒



何必成爲鴉片之奴隸乎倘若閣下以此當作藥餌既已犧牲於鴉片煙之中曷不速求良法以驅此煙癮耶即如已有多人曾經戒絕且得身壯力健喜樂無比矣

請請東三省奉天撫順縣水利分局理事佟鰲功先生之確據便可知矣其來示如左云

鄙人幼時久患腹痛之症時發時愈屢請名醫調治難以除根故吸食鴉片以望有解腹痛之患自吸之後未滿百日腹痛漸除豈料煙毒由此而起直

至民國三年亦難剪斷此數年中不但實被黑籍之誤且身體枯瘦軟弱不堪國民身健力強

戒煙之命俾國民身健力強以絕此大害也愚從此立志戒煙嘗試各種戒煙藥品均難奏效愚忽憶及昔閱報章常載韋廉士大醫生紅丸能轉弱爲強於是即行購服一星期後腹痛下瀉均稍止接服三星期後腹痛下瀉均止接服三星期後煙癮亦斷決之六七愚始知大醫生之補丸非但能健身補氣復元且有善除年久煙癮之神妙連服十餘瓶煙癮全消身體強壯諸症皆愈且身體較之昔日迥然不同矣無以爲報草修數行附呈小像聲名感謝韋廉士大醫生紅丸補血健腦之奇功曾經救治無數之患煙癮及戒煙之後身體軟弱之人以去除煙癮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英洋一元五角每六瓶英洋八元郵力在內



佟鰲功君之照

## 今則

感激嬰孩自己藥片之功效

腸胃不舒爲嬰孩普通常見之疾病嬰孩自己藥片可保絕無危害舉凡嬰兒

自初生起至孩童止均可服用曾經見效者已千百計即如江蘇寶山獅子林

## 可愛

陸軍第十師暫編步第一團二營七連

張鴻斌之證佐亦其一也恭錄於下



余有小孩甫及週年缺乏乳食因故常與堅硬食物以致食滯不消

腹脹面黃強項號啼痿弱不堪屢經醫藥均罔見效嗣經友人王君

耀先告以嬰孩自己藥片服之可愈且將伊女食餘數片送先試服

余從其言服後果驗繼又向滬購買半打服之未盡上症若失今則肥潤可愛大異往昔用特函達聊表謝忱如尊處無購嬰孩自己藥片請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文  
衡  
山  
山  
水  
真  
蹟



吳興陸季寅氏珍藏





花 名 海 上



雲 素 張 寶 寶 張

董邦達山水真蹟

塔影標海  
月樓出煙  
江勢



吳興陸季寅氏珍藏

北 京 名 花



梁 翠 芬

費曉樓仕女真蹟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花 名 海 上



雲 雅 高

錢叔寶人真蹟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北 京 名 花



梁 玉 樓

人論壇

陽題



#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 精選古今名人情詩三百首

洋裝一大册 定價大洋五角

詩三百篇不勝鄭衛言情之詩由來尙矣魏文侯聽古學則唯恐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人性之習於綺豔自古即然於今爲甚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詩本所以陶情故寫情之詩尤易於工雄雌相和之章縈寡自悼之作類皆文生於情可歌可泣其妙造之虛寧在宋豔班香下耶是書分七絕七律五絕五律五古七古六類乃仿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之例也凡八十餘家言盡名家子安諸先輩之精構有樊山宵甫夏敬卿胡長木袁寒雲袁百衲吳東園李定夷諸當代名家之傑作有侯夫人隋煬帝妃顏待月白樂天妾清鄭妃聖祖妃李香君馮小青袁紫卿諸女詩人之伴著有黃夫人(黃仲文宗之室)秦湘蘭柳眉卿蘇慧卿高素姜才女諸當代女子之手筆其中名士與閣秀各得其半閨秀之作大半採自海內孤本或未刊之稿此書之成參攷書幾及百種涉搜偏頗無平不取洋書之精大觀也近人好誦香豔之作若編乃香豔體之精華花晨月夕雜誦迴環真馨薰香摘豔無此佳味紅粉佳人青年才子欲互相唱和者尤不可不備此書日詩意清麗詩句顯明人盡可讀無虞高深附刊詩學要訣五編足爲學詩者之指南能將此書研究之雖不能吟詩者亦可得其門徑也

武俠叢刊之一 武俠異聞 上下兩册 定價一元

本書專紀古今劍俠軼事凡二十餘萬言廊廟之翊衛山林之隱賢無不一一列入而於清雍正一朝所謂雍正劍俠者誌之尤詳撰者爲文學名家李定夷等二十餘人筆墨峭潔情節新奇生龍活虎躍躍紙上讀之真可揚眉吐氣撫劍挺身即不然取爲茶餘酒後之消遣品駭聞奇事知所未知亦有百讀不厭之妙出書以來極荷社會歡迎初版早經售完現已二版於此益見本書價值之高全書精印洋裝二册上卷封面係豫讓刺趙圖下卷封面係荆軻入秦圖尤見本局提倡尙武悉心經營之意

武俠叢刊之二 塵海英雄傳 上下兩册 定價一元

外交風雲日益緊急不國之慘近在目前凡屬國民時無血氣忍見錦繡神州豆剖瓜分乎故本局大聲疾呼提倡尙武救弱即所以救國強身即所以強國本書專記武俠以提倡尙武爲宗旨撰述者皆海內名家里陵李定夷先生總其成紀古今來英雄百數十人二十餘萬言最著者如徐錫麟秋瑾蔡將軍尹將軍甘鳳池梁輿甫海島大王草莽和尚劉淑英翠雲娘柳影憐等之軼事每人一篇每篇有每篇之精彩讀之生氣勃勃足令人拔劍而起登高長嘯可爲國民之警鐘亦可爲國民之模範本局爲尊重名著起見製極佳上卷封面係張良擊賊圖下卷封面係田橫伏劍圖此皆極有名之英雄故事



### ●撰本譯本長短比較論

(記者)

小說一端在昔無所謂譯本也。自歐化東漸。譯事斯興。數十年間。譯本小說。遂滿國中。其勢力乃與撰本頡頏。過五都之市。見萬紫千紅。琳瑯滿架者。皆小說也。檢其內容。撰譯殆各占半數。而社會之歡迎。則各異。所好社會之評。隴又各有偏袒。若者曰。撰本爲本地風光。遠出譯本之上。若者曰。外國小說之造意。日新而月異。憑空結撰之作。何能逮其萬一。議論紛紜。莫衷一是。然平心論之。無論爲撰本爲譯本。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其短處。則正根於長處。而起。所謂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也。茲當就兩者之長短。而併論之。夫能取其長。而棄其短。則無論爲撰爲譯。皆有裨益於社會。固不必問其孰優孰劣。反是。則皆貽害於社會。撰者竟可不撰。譯者亦可不譯也。

撰稿之所長者。厥有四端。曰。易於矯正。薄俗。曰。易合社會心理。曰。意義複雜。曰。趣味濃厚。何以言乎。易於矯正。薄俗。夫移風易俗者。小說之天職也。欲求移風易俗。必褒貶現在之

狀。况。而。指。示。未。來。之。方。針。如。是。則。非。記。本。國。之。事。不。可。即。非。撰。述。不。可。彼。非。我。族。類。之。徒。其。所。著。述。幾。曾。見。有。載。我。國。之。事。者。是。譯。本。之。不。能。矯。正。薄。俗。斷。斷。然。矣。或。謂。取。材。異。地。未。嘗。不。可。資。爲。借。鏡。殊。不。知。隔。靴。搔。痒。終。覺。隔。膜。奚。若。撰。本。之。貼。切。乎。是。故。撰。本。唯。一。之。長。處。即。易。於。移。風。易。俗。而。其。流。弊。所。及。設。立。意。不。純。正。取。材。不。大。方。亦。足。以。變。壞。馴。良。之。風。俗。其。製。造。惡。因。之。力。亦。視。譯。本。小。說。爲。大。也。何。以。言。乎。易。合。社。會。心。理。夫。小。說。之。道。不。論。其。爲。事。實。爲。理。想。其。立。意。之。範。圍。不。出。乎。情。理。兩。字。中。外。人。情。風。俗。各。不。相。侔。所。謂。情。理。云。者。因。之。亦。有。差。別。讀。譯。本。小。說。則。所。論。之。情。所。說。之。理。皆。外。國。之。情。之。理。也。我。國。人。之。洞。悉。外。國。情。理。者。曾。有。幾。人。若。就。愛。讀。小。說。諸。君。言。之。則。範。圍。更。狹。夫。不。知。其。人。情。事。理。而。讀。其。書。則。徒。覺。其。過。屠。門。而。大。嚼。耳。惟。譯。本。則。本。地。風。光。一。意。一。義。一。言。一。語。皆。與。情。理。無。所。間。隔。（此。就。有。價。值。之。作。而。論。若。無。價。值。之。劣。本。往。往。亦。多。不。合。情。理。處。然。不。足。以。代。表。撰。本。小。說。即。無。討。論。之。價。值。可。撇。開。之。）讀。之。自。易。合。乎。心。理。而。入。妙。境。讀。石。頭。記。者。往。往。以。寶。黛。自。喻。讀。會。真。記。者。亦。恆。設。身。爲。張。崔。此。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無。他。易。得。讀。者。之。同。情。即。合。乎。讀。者。之。心。理。耳。然。投。合。之。方。亦。應。有。一。準。則。嚮。使。務。取。社。會。上。惡。習。頹。風。而。極。意。迎。合。之。以。博。銷。路。之。暢。其。流。弊。實。不。可。勝。言。尙。不。如。譯。本。之。爲。得。矣。何。以。

言乎。意義複雜。讀譯本小說則一覽無餘。讀撰本小說則百回不厭（此指舊小說而論。若新小說中之撰本。沾染譯本臭味。亦少咀嚼之妙。）此讀小說者之所公認也。而所以致此之由。卽造意簡單與複雜之別。舊時小說動輒百十萬言。其包羅之豐富。盤旋之曲折。處處匠心巧運。慘淡經營。幾見外國小說有如此洋洋洒洒者乎。他可不論。卽舉三國水滸紅樓諸書爲證。此固人人所知者。千頭萬緒。有條不紊。宜其百讀不厭矣。吾讀譯本小說。若息影廬所譯之『紅淚影』。彼原著者與譯者。皆自詡爲西方之紅樓夢也。以與其他汗牛充棟之譯本比較。是誠較勝一籌。然試與舊時撰本相並。能毋大巫小巫之歎乎。惟意義複雜之名作。其氣魄其識力。必有非常之處。斯成皇皇巨著。若東施效顰。則捧心未必見妍。適所以增其醜耳。何以言乎。趣味濃厚。老僧談禪。聽者欲臥。偶過村間茶肆。有執鼓板據高座說故事者。則草屨跣足之徒。亦滿座矣。此人情也。外國小說之意味。往往如老僧談禪。趣味索然。尤令人厭惡者。地名人名。累譯至五六字。而又無意義可記。讀者率多病之。卽有極佳之作。爲此咭叻咯咯之音。所牽纏亦無以見其趣味。名譯家某君生平與人合譯之書。殆可百外種。在彼方以字字直譯。不失本真。爲可貴。吾殊不敢附其說。譯外國小說取其精華足矣。意義足矣。如此猶恐不能與撰本相埒。又何必尋章摘句。

之。是。求。乎。吾。家。所。藏。小。說。甚。富。譯。本。小。說。多。者。覆。閱。一。次。或。竟。有。不。終。篇。而。棄。去。者。吾。所。至。寶。者。爲。石。頭。記。花。月。痕。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四。種。生。平。反。覆。展。覽。何。止。一。二。十。遍。其。趣。味。與。譯。本。相。較。孰。濃。孰。淡。孰。深。孰。淺。昭。昭。然。矣。不。過。趣。味。濃。厚。之。作。須。與。意。義。複。雜。相。表。裏。無。其。能。力。而。強。行。之。則。猶。稚。子。而。入。沒。人。之。淵。懦。夫。而。舉。烏。獲。之。鼎。多。見。其。不。知。量。耳。

譯。本。之。所。長。者。厥。有。兩。端。曰。有。新。智。識。有。新。理。想。曰。不。誨。盜。不。誨。淫。何。以。言。乎。有。新。智。識。有。新。理。想。夫。智。識。之。最。富。者。莫。科。學。小。說。若。理。想。之。最。精。者。莫。偵。探。小。說。若。我。國。小。說。家。撰。科。學。小。說。之。智。識。與。撰。偵。探。小。說。之。理。想。確。不。及。外。國。小。說。家。故。科。學。偵。探。諸。書。非。譯。不。可。卽。除。此。二。種。而。外。外。國。小。說。之。智。識。新。理。想。新。者。亦。不。少。譯。示。國。人。殊。足。以。廣。其。見。聞。然。往。往。有。信。口。開。河。之。理。想。小。說。如。吾。之。西。游。記。殊。無。價。值。可。言。又。有。比。附。科。學。之。神。怪。小。說。如。吾。之。鏡。花。緣。亦。類。癡。人。說。夢。是。皆。在。譯。者。之。善。擇。佳。本。耳。何。以。言。乎。不。誨。淫。不。誨。盜。紅。樓。水。滸。爲。吾。國。小。說。之。精。華。然。紅。樓。未。免。誨。淫。水。滸。更。近。誨。盜。他。若。金。瓶。梅。野。叟。曝。言。之。屬。其。淫。蕩。之。處。實。易。貽。害。青。年。此。則。爲。譯。本。小。說。所。絕。無。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惡。因。惡。果。善。根。善。報。作。者。自。有。點。醒。指。迷。之。處。然。此。可。爲。上。智。說。法。普。通。衆。生。能。具。此。眼。

光者。世有幾人。究其所極。徒誨之淫與盜耳。則尙不如意。味淺薄。清淨無華之譯本。爲有益於社會也。

綜上所述。撰本與譯本之長短。大致備矣。年來小說日益風行。其勢力殆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雖精微之宗教。嚴密之法律。亦不足以勝之。能利用之。社會固蒙其福。否則且將造禍。固勿論其爲撰爲譯。撰者譯者。皆當注意於此。抑吾更有進者。今日之小說。當以改良社會爲第一要務。所謂改良社會者。卽吾前所述之矯正薄俗。是其入手之方。重在啓迪愚蒙。若高等國民。彼固別有可求。智識與理想之處。而無礙於小說。敢斷之曰。今日之小說。當以撰本爲正。而參用譯本。其體則當注重白話。而副以文言。鄙意如此。異日當進而細論之。

●范君博鸚哥集題詞(三)

(袁百衲)

城。南。一。昨。鈿。轅。擁。濁。酒。獨。澆。嬰。武。冢。香。雲。棲。冷。玉。斑。斑。血。魄。勾。牽。愁。種。種。吳。  
下。書。來。促。我。詩。范。郎。雪。唱。如。胭。脂。鷓。鴒。久。讓。鄭。家。有。白。鷺。已。爲。袁。氏。私。翠。衿。  
紅。嘴。聲。瀏。亮。黃。蜂。紫。蝶。飛。參。差。並。生。張。元。妹。謝。道。韞。在。閨。闈。麗。句。若。吐。光。明。  
絲。嗟。予。懺。昔。茲。五。載。狂。吟。顛。倒。污。塵。緇。安。得。真。淨。大。智。慧。能。令。萬。物。永。永。離。  
煩。痴。

說

滙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恐 怖 黨

恐怖黨為倫敦最可怕之

大賊黨 黨人之手段極狠

出鬼沒狡滑異常視亞森

羅類且過之經著名偵探

九死一生僅而獲最後勝利至情節之愉快迷

離驚心動魄確乎

極盡神妙二字如

怪名刺

新

速記法

李代桃僵

交換條件

等有若神龍天矯令人不

能捉摸往往超出常人意

想之外而又確

軍事小說 古屋斜陽

定價大洋四角

是書為拿后約瑟芬原著而名小說家李定夷劉  
斐村二先生所合譯敘述拿破崙戰史及約瑟芬  
軼事既詳且盡一則情場悲劇一則荒局遺囚兒  
女英雄曲曲描寫中有拿皇在軍時致約瑟芬書  
尤屬情深意摯全篇詞之雅構思之精則李劉二  
君筆墨固早為社會所欽無俟語贅矣精印一册

武 俠 叢 刊 之 三

(方) (外) (奇) (談)

世間怪力亂神奇才異能之軼聞往往得之方外自明清之交及晚近數十年以來故老流傳江湖稱道者可驚可喜非獨資為談助亦藉以存野史如西域番僧苦行頭陀優婆夷女冠子術士劍俠賣解之流偶露頭角奇妙絕人此編踵武俠異聞塵海英雄傳而作廣徵名家撰著片鱗隻爪具有神威洵筆記中別開生面之奇書也由本局編輯部許指巖先生編次包醒獨先生校訂書凡十萬言精裝兩册定價大洋一元



清代羣塵 桃花碑

(藏園)

數年前學於吾郡梅花書院院為清桐城派姚姬傳先生講學處每仰望前賢瞻顧遺蹟輒恨予生也晚不獲一接先生之藹顏雅教然每讀先生遺著恍然若晤於斗室間正不啻程門立雪時也先生為清代經學家以古文名重天下每竭力鼓吹孝義節貞事集中雖不多載而散見於各處之碑碣極夥嘗於北郭梅花嶺後掃苔痕讀先生所為蕭孝子祠堂碑文益知先生之關心於教化客歲諸契友以陟中梅已彫落無幾因集資共購十數株以補疎密時則涼蟾一天夜華如水諸友掣月縐雲頗得種梅之樂已而忽得片石於土中羣就月光下視之碑上似染血痕斑斑作臙脂色與昔年於金陵所見方孝孺濺血碑絕相似也更就燈下讀碑文又儼然為姚先生所撰所敘為買烈婦事關清聖主南巡言詞至淒婉顧字跡或為風雨所剝蝕終未能窺全豹已而學友出廣陵稗乘一卷為私家著述中載烈婦事一則與碑文有相類處而此貞血片石則所謂桃花碑也

買烈婦名實姑美而婉有妹祥姑尤穠豔一雙姊妹花侍父若母寓揚郡東鄉之仙女廟鎮芳名噪遐邇其家本湖南人當愛新覺羅氏討三藩時流離來此父任某有子二均失蹤於道路中幸一雙雛女尙得

無恙。當時年均幼稚。耳任初來揚時。甫經旬日。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起炊烟。一片荒涼。雨陰。輒有思。嘯以膽。大寓城中。粉妝巷巷。爲明常遇春將軍之故宅。兵燹而後。樓閣已盡。蕩然任蘆戶。以居。嘗於星夜掘地。得珠寶金銀之屬。可值萬金。遂遷重。赴鎮設雜貨肆。甚陋。不稍露顏色。故當時知者絕鮮。二女既長。妻卒任殊。瞻念風塵中之二子。不止實姑較賢。能知父意。嘗欲遍踏四海。覓二兄。輒爲任所禁止。時其姊妹花之豔名。既播於鎮中。作東牆之窺者。遂衆。實姑一律以冷重遇之。如霜冰之不可犯。惟祥姑終日周旋於肆中。少少露輕浮色。故簷頭不必掛杏花帘。而客之來欲沽梨花新釀者。戶幾爲之穿。任窺其然。遂爲二女籌婚事。念此間盡異鄉人。無可適者。聽杜宇聲。正不如歸去好。惟此去江廣河深。妻極之携殊不便。而海內未盡肅途中。或有不利於遷重處。乃問二女亦思歸故鄉否。實姑曰。此間頗多匪類。凜乎其不可久留。歸去最佳。且可於途中跡二兄也。任點首復問祥姑。祥姑似無歸去意。所語有涉及携極遷重之困難。任又點首。一時亦無主張矣。由是揚言鄰之左右。謂有能尋得其二子者。卽以兩女妻之。得一卽以一女妻之。此言一傳。凡顛倒此一雙解語花者。遂如風狂。任歷舉其二子之年齡貌狀。榜於門首。一時觀者如堵。數日不絕。實姑內匿不肯輕以色相示人。祥則不然。於時日豔容冶服。怡然作羅客之標幟。或曰。祥非不知羞也。其念於兄者深。且切。故出於情。所不自勝。遂致潰藩籬。蕩防檢。而不顧似不當引爲祥咎。此說也。原祥者也。反而言之。安知非其芽萌。豈情啓春懷於焉。誘狂蜂浪蝶之來乎。觀其平時之輕浮。可知矣。果也有買生者。年少風流。自詡多情種子。翩翩裘馬衣飾。亦甚都一見祥姑。卽爲心醉。時過雜貨肆。以眉語爲傳情之用。祥初顧客輩。擾攘攘來往。如走燈之馬。慧眼爲花轉。無當意致釣者之香。

餌紛投終不得上鈎也。既遇賈生不期而舌翻綺語，目遞芳情，一似五百年前之風流窈窕者。由是傳帕偷香，背人作幽密之會，鬼祟崇兀自魂消，祥懼其不可常。遂慨然授賈以錦囊之計，而使其四出以重資賂一丐，使認爲任之次子。丐無弗樂爲者，遂預告以任家過去及現在之狀況，俾儲爲應任問。蓋丐之年貌略與任所述相類，任失子十餘載，其腦中之印象必早涉模糊影響，而人事有變遷，既長不必盡如舊音容。賈生知任之認丐必信以爲真也。任榜所述之後二月，賈生遂率丐見任，見丐瞠然不知語何起。丐忽前抱任膝而嗚咽曰：「阿父阿父，別慈顏十餘載，一見幾不相識矣。今何幸重得聚首，雖天實爲之亦賈兄恩人之力也。」任聞言亦嗚咽問失跡後所歷，丐飾詞以告。祥從內出，連呼繩先阿兄，繩先者任第二子名也。丐應而愕然，問任是妹妹否。任泣然點首曰：「汝不識耶？時實亦來，遂相廝認。賈生早退，此一行假骨肉，居然亦慶團聚，可憐任與實皆不知知者，僅小女祥耳。」閱日，賈生遂挽入求婚，索二女。任曰：「應得其一，安能索兩女乎？」他日若有人覓得繩祖者，老夫將何以應使者。語塞返告賈生，賈生怒曰：「老糊塗，太不解事。我與爾有何瓜葛，而跋涉千萬里外爲汝覓風塵中死亡莫卜之子耶？今既不我與，我亦不必苦索。會當有以懲彼使者，復轉告任，任念賈氏在鎮中號土豪，倚勢凌人，儼然獨霸，今果不如渠意，當遭意外。」夫以兩女獲一子，亦殊值得，然則其仍如生之請乎？乃語使者此事，容緩商約，明日可有答覆。使者退，任乃詢二女誰願適賈氏者，二女皆不能答。各面頰惟祥，嚙嚙似有言，繩先睹狀在旁泣，謂以見一人而累及二妹，罪寧可道。任良久曰：「論理當適祥，因生所覓得者乃第二子也。論年齡則實較長，祥似宜緩嫁。今事出兩難，不如汝姊妹一齊適賈氏去。」言畢，實姑痛哭，任亦老淚龍鍾。祥處此淚雨愁雲中，遂亦不得。

不假惺惺。流一二點其方寸。中固殊怪。老父昏憤。天下事豈有不遵理者。阿姊此後。偕儂同歸。就位置言。儂乃不得不讓姊。後就愛情。言生雖與儂有舊。好然過事。專寵姊妹之感情。又何在祥。思至此。覺他日有種種不方便者。在竟變假惺惺。爲眞哭矣。然亦無可奈何。未幾竟偕其姊雙雙適賈氏去。實姑適賈氏。非其所願也。祥姑適賈氏。而隨以姊亦非其所願也。惟在賈生一箭雙鵰。自謂豔福不小。專房名義。初未嘗分定。甲乙惟愛情似專於祥。實得暇。恆歸省父。見次兄之行爲。殊大惡。終日無所事。時尋歡於野娼烟花窟中。任懼商諸女。實曰。惟有娶嫂之一法耳。任謂然。物色既久。得陳氏女。貌頗不惡。亦能爲女紅刺繡。事女歸。繩先伉儷之情。頗篤。繩先遂少少絕迹於冶遊。任乃暗喜。祥時頗驕傲。生父母咸懼其潑威。深道實賢。祥益嫉。竟使生與斷絕。初居一房中。此後遂蜂各有衙矣。生雖無如何。然愛情日以疎。漸來就實。實不欲奪妹。寵常拒。不納生。固哀之。始通一夕。婢之媚於祥者。私以告祥。執策臨生。問昨宵何往。生懼不敢陳。惴惴翻舌。頭瀾冀免。鞭笞實時。聞祥室有詬諍聲。來舐窗紙。窺內容。見妹如母。夜叉狀。不禁吃吃欲笑。已聞祥曰。茲恕汝第一遭。下回再犯。當重笞汝。且盡揭汝之惡。慕於吾父前。實味妹言。晝夜不能成寐。天曉夢有人貌類繩先者。言爲任之次子。茲孤苦淪落。不得歸。希家人來援。云實驚大悟。念祥妹能隱生之惡。慕於骨肉。何忍遂思揭之以爲快。一夕生從月影中。悄來實。又拒不納。顧此次乃僞也。其胸中已具密謀。在因隔戶。轉其黃鶯之舌。以媚生。曰。銀燭高燒。郎且看別樣海棠紅。睡去此間。非桃源勿萌。無賴想。生聞言。情益急。乃以指彈門。作丁丁聲。實嚙嚙曰。慎勿爲祥妹。聞生哀。曰。祥妹今晚適他去。卿當憐而納我。勿以閉門羹相餉。實聞語。置不答。故滅燭登牀。生時亦僞泣。曰。苦煞我。苦煞我。我非碰死墻。

前。不。足。以。見。肺。腑。因。蹙。足。得。得。作。恨。聲。實。一。躍。起。倉。皇。出。曰。大。丈。夫。奈。何。出。斯。下。策。予。言。戲。耳。有。何。苦。衷。不。妨。說。與。儂。知。生。曰。牢。騷。滿。腹。非。片。言。所。能。盡。實。遽。邀。入。幕。燃。燈。如。晝。備。極。溫。存。生。亦。不。無。細。意。熨。貼。實。笑。曰。此。間。不。着。阿。郎。之。足。跡。者。久。矣。今。夕。究。甚。好。風。吹。得。來。也。生。亦。報。以。笑。曰。仙。風。耳。不。然。胡。吹。得。到。蓬。萊。耶。實。曰。然。則。亦。思。飲。瓊。漿。玉。液。一。洗。俗。塵。否。生。連。點。首。且。曰。三。五。月。明。不。可。多。得。惟。邀。而。賞。之。卿。閨。中。殊。無。此。飛。觴。物。茲。言。亦。殆。戲。耳。實。曰。否。否。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生。曰。信。乎。實。媯。然。曰。幾。見。儂。作。誑。語。者。生。曰。速。將。出。速。將。出。亦。有。下。酒。物。否。實。曰。有。有。遂。一。一。取。以。出。生。狂。喜。曰。論。時。宜。於。庭。中。對。月。飲。惟。夜。深。風。露。多。卿。袖。薄。不。勝。寒。仍。是。室。內。佳。也。實。曰。銀。燈。影。下。何。讓。玉。兔。光。中。自。然。室。內。妙。於。是。實。注。酒。滿。杯。與。生。對。飲。顧。實。僅。沾。唇。生。則。類。牛。飲。加。以。餐。秀。色。爲。下。酒。物。遂。露。醉。意。實。乘。間。復。媚。以。倩。語。生。益。顛。狂。實。自。忖。曰。可。矣。因。投。生。懷。嚶。嚶。曰。郎。有。一。事。何。以。至。今。尙。秘。我。生。笑。曰。事。無。不。可。對。人。言。况。卿。者。乎。實。曰。郎。且。稍。思。便。知。儂。意。矣。生。曰。卿。有。意。儘。可。言。胡。秘。爲。實。曰。儂。之。歸。君。非。一。酬。勞。品。乎。生。亟。作。色。曰。卿。言。何。謂。實。微。笑。生。且。嚶。嚶。曰。矧。吾。爲。汝。父。所。覓。之。次。子。固。質。鼎。乎。實。復。媯。然。曰。郎。言。殊。欺。人。二。兄。決。非。質。鼎。也。儂。不。信。儂。不。信。生。曰。卿。適。逼。我。語。汝。迨。語。汝。又。不。信。然。則。欲。我。何。如。實。曰。儂。非。不。信。二。兄。之。爲。質。鼎。也。不。信。郎。決。無。此。忍。心。害。理。之。舉。動。以。一。質。鼎。而。奪。人。家。二。女。也。生。笑。曰。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卿。窮。究。亦。何。益。實。曰。一。時。偶。然。談。及。耳。儂。固。無。他。意。敢。爲。郎。白。生。笑。起。曰。從。此。不。必。言。矣。實。點。首。回。顧。窗。虛。月。大。若。惝。惝。地。窺。個。中。人。隱。事。者。泥。香。一。枕。不。復。計。東。方。之。既。白。其。一。時。之。愛。情。雖。濃。而。生。之。惡。幕。既。揭。實。乃。大。憤。欲。歸。告。任。又。恐。傷。老。父。之。心。遂。姑。忍。思。籌。一。完。善。之。策。久。久。不。可。得。而。時。念。夢。中。人。又。苦。不。自。

安。遂。露。意。於。任。謂。將。棄。家。遠。適。任。問。何。故。實。泣。而。不。言。任。意。其。見。忤。於。生。也。或。於。祥。有。失。歡。處。因。媿。媿。勸。之。並。吐。當。年。生。強。索。二。女。事。實。聞。益。憤。是。夕。生。來。實。室。坐。候。終。宵。不。見。玉。人。蹤。跡。初。猶。意。其。在。母。家。翌。日。來。詢。任。轉。詢。何。往。一。時。賈。任。二。氏。均。駭。爲。奇。事。遍。覓。數。日。終。付。杳。然。鄰。近。遂。疑。實。之。私。人。逃。矣。不。知。實。姑。非。其。倫。也。此。去。蓋。乘。其。一。片。友。愛。之。心。將。尋。夢。中。人。於。萬。里。外。雖。前。路。茫。茫。不。辨。東。西。南。北。顧。知。有。兄。而。不。知。有。己。居。然。一。往。直。前。卽。備。嘗。艱。苦。亦。所。罔。顧。其。路。途。由。蘇。而。皖。由。皖。而。贛。由。贛。而。湘。凡。舟。車。之。所。需。人。情。風。俗。之。所。應。付。皆。於。事。前。熟。詢。乃。父。矣。故。任。早。知。其。志。之。所。在。特。不。必。爲。女。辨。念。他。日。當。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

三。月。東。風。六。龍。南。幸。徧。黃。圖。而。擊。壤。胥。絳。縣。以。歌。衢。時。在。清。康。熙。二。十。八。年。聖。主。法。虞。后。省。方。之。典。鑾。輅。出。巡。昇。平。歌。舞。香。火。載。塗。帝。一。時。盼。顧。殊。自。豪。臣。下。之。媚。上。者。僅。飾。爲。蒼。龍。翼。衛。神。魚。躍。舟。之。異。以。帝。剛。毅。未。敢。及。女。色。洎。乎。三。吳。兩。浙。佳。麗。地。則。山。圍。繡。幄。水。映。珍。筵。扇。影。釵。光。另。闢。一。番。氣。象。帝。至。此。幾。化。百。鍊。鋼。爲。繞。指。柔。聞。吳。歛。越。唸。心。殊。搖。曳。不。能。自。持。過。臨。安。遊。西。子。之。湖。聽。南。屏。鐘。鈞。恍。疑。催。起。景。陽。之。曙。走。蘇。臺。問。吳。宮。花。草。雖。舊。跡。迷。麋。鹿。之。塲。然。烟。雨。紅。樓。笙。歌。畫。舫。與。西。子。湖。同。具。有。一。樣。綺。麗。清。幽。之。觀。帝。以。胡。兒。而。臨。是。境。諸。臣。復。漸。進。以。粉。黛。脂。胭。之。色。其。顛。倒。可。知。矣。時。實。姑。離。家。已。數。旬。渡。江。而。後。遽。赴。金。陵。詢。諸。卜。者。云。在。咫。尺。間。當。不。出。城。西。一。帶。路。實。遂。流。連。於。是。冀。有。所。獲。逢。人。輒。舉。兄。之。貌。年。以。諮。詢。不。知。者。幾。目。爲。癡。狂。無。賴。輩。且。涎。其。色。思。獵。之。幸。實。早。預。防。及。此。故。不。致。爲。匪。人。所。陷。污。而。風。信。之。來。寧。人。舉。城。若。狂。咸。謂。康。熙。帝。不。日。將。至。矣。實。初。不。介。意。覓。兄。如。恒。一。夕。寧。人。咸。閉。肆。喧。傳。皇。帝。已。登。岸。實。念。

我輩深閨小女兒。恆終其身不能一睹龍顏。今來正好儂。可以一添眼福矣。實既作如是想。故絕無畏懼。閱日遇警。蹕於莫愁湖畔。數里外已預有衙隸。逐路人實。遂躑躅不敢前。惟雜處人叢中。見隸有貌似仲兄者。心焉異之。欲前不敢。欲退又恐失之交臂。隸適前舉鞭欲笞實。乘時嬌呼曰：「繩先二兄。」繩先二兄今在是耶？尋煞小妹子矣。隸聞語。瞠目如癡。既問誰呼者。實應曰：「妹在是。」隸前叱曰：「汝何人敢亂呼實？兢兢曰：「兄胡如此應諒。」小妹萬里尋兄。苦隸微點首。囑實避入小巷。勿妄動御駕。且至實如教。已而擒隸。裳曰：「哥勿他去。當候於此。」隸怒以目實去。未久則金鳳銀鵝。瑜象載次第雁行而過。隸亟避入小巷。來晤實。實時荆釵裙布。極蓋襪。隸詢姓氏。並何從識我。爲兄實姑。涕泣具告。隸恍悟。亦泣下。如處夢中。已嗚咽曰：「實妹。我果妹兄也。惟非繩先厥名。繩祖繩先。蓋我之弟。而汝之仲兄也。憶離背慈顏之日。正汝姊妹呱呱待哺之年。我與二弟亦甫能扶牆摸壁行耳。今則亭亭玉立。各驚成人模樣矣。此中歷十多載。我以形單影隻之身。得保無恙。亦云幸事。今承妹遠道相尋。真令人心感無既。惟二弟終不知所在。愧煞我爲兄者矣。卽偷生於世。棄老父於千里外。罪亦寧可道哉。言畢。淚如雨下。實亦無言。但泣而已。繩祖曰：「我有職在身。不克與汝久敘。汝且歸寓。我今晚當來與汝籌善後事。實遂掩面而去。繩祖歸隊。隊中人多見其與實語。指實爲其妻。繩祖無從與辨。唯唯而已。晚晤實妹。譚至夜半始去。實請歸與買生。訟繩祖曰：「待歸再議。遂歸衙辭所事。其明日一帆風順。飛舟渡江。實引繩祖面任任識爲大兒。喜極欲泣。又見實女歸。乃嘆其晤兄之捷。若有鬼神助之者。時繩先外出。繩祖面陳氏呼嫂。鄰人咸來問詢。始恍悟實姑之志。信傳買宅。祥乃倉皇。至於是一行真骨肉。乃得暢敘天倫之樂。事出意外。任所不料者也。買生與假繩先（卽丐）



知事敗。幾不敢。晤繩祖。面然繩祖。固毫無興獄意。適祥姑染楊花。性舍買生。另圖所好。所好毒斃。生祥遂與寶姊披麻衣。哭靈前甚哀。繩先唆生之父母言生死。乃爲實害。曩日之私奔。其鐵證也。今之長兄當係實之姦夫。托名而寄於任所耳。吾茲不復認其爲兄矣。生之父母信其言。遂起風流之獄。官治頗棘手。以任之二子殊無法。證明誰爲眞價實。旣不便言曩日醉中語。祥亦難自認。錦囊計之。非於是獄懸月餘。毫無端倪。而熙帝且從瓜步濤頭來揚矣。揚人雖當浩劫。以後生計不裕。而媚帝之風一時竟百端競舉。惟邑令于某時仍治獄如故。有嘗其狂大者。帝亟稱其勤政。嘗微服。窺于鞠訊實。祥姊妹見二女於喪服。淡妝中不失傾國傾城貌。心殊好之。且戲語羣臣。謂此一雙春風解語花。合鎖銅雀臺。上臣之悟帝意者。遂爲鑽營于雖不善媚。然亦不敢過事。立異獄。雖未析帝已三接祥。惟實謂蒙污垢不得洗者。恥侍陛下。帝諭于令捕假繩。先斬之。并立擢任爲太僕。實爲父辭言年老難任事。但願仕兄。帝悉唯唯。實且歸葬。亡夫賈生於鎮北之鴨陣溪。西洒淚如血。聞者益感其眞實。固不欲作東宮嬪。時擬自戕。以全節。願衛者司監甚嚴。不得隙。帝亦知甘烈。嘗使祥勸之意。必有效。初不料事竟有大不然者。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試看當年玉人歌。舞處今夕又博得君王醉矣。帝擁祥姑。齧其唇。甘乃如飴。實他向若不睹也者。帝曰。今夕月輪滿。使人之意也。消問實姑。亦有意否。實姑置不答。羣臣使雜姬歌靡靡曲。銀漢無邊珠喉盡裂。一片柔響。葬諸人於色障聲坑中。實力持得。拔願亦少爲帝所輕。薄旣返行宮。帝於實指上見血痕。不知何自來。大異問祥。祥亦不解。閱日視實。實面紙白。眠牀不起。呼之亦不應。揭衾以視。則實臥血泊中。衾襯與內衣皆紫。帝驚走告宮人。宮人羣集。撫之僅存一息。亟昇醫治。血流

將。罄。已。無。生。望。檢。其。傷。痕。則。腿。際。與。手。腕。共。有。裂。傷。十。餘。處。帝。怒。遷。任。繩。祖。早。逃。去。踰。日。寶。姑。死。帝。憐。而。厚。葬。之。禁。人。游。揚。其。事。殺。任。棄。市。將。去。揚。祥。言。時。於。夢。中。見。父。與。姊。亦。自。戕。死。土。人。於。帝。去。後。於。廿。四。橋。頭。得。片。石。有。紅。血。斑。斑。作。花。紋。移。而。植。之。寶。墓。前。日。久。以。吐。沫。滴。之。不。去。居。人。以。爲。異。春。時。發。小。桃。花。枝。於。碑。下。因。相。沿。呼。桃。花。碑。說。者。謂。石。上。之。血。痕。乃。當。日。實。於。帝。輕。薄。時。碎。酒。杯。口。割。腿。膚。所。流。下。者。也。又。有。謂。繩。祖。逃。後。十。餘。年。曾。來。揚。覓。父。屍。不。得。痛。哭。於。姊。墓。前。而。去。

花。佛。樓。主。曰。史。閣。部。死。節。後。自。翰。林。可。程。以。下。數。人。皆。嘗。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多。鐸。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節。亦。出。視。之。大。將。豔。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於。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爲。之。表。章。者。賈。烈。婦。事。亦。類。此。姚。先。生。後。雖。爲。婦。作。傳。刊。於。桃。花。碑。上。當。時。被。媚。愛。新。覺。羅。氏。者。毀。之。惟。不。知。何。以。埋。於。梅。花。書。院。中。云。

●范君博先生鸚哥集題詞(二)

△壺中天

(舒問梅)

高平公子。恁英年。績學襟懷瀟灑。文正家風。猶不替。花月遺情林下。宋豔班香。倪迂米癖。技擅書畫。才  
稱三絕。毫端生意神化。君我誼重忘年。定交方外。把臂同遊。社更羨。大雷登岸。客有妹。工吟。嫺雅。鐵  
箒籌金。簫章。輯梓。繡閣。傳佳話。藝林名播。洛陽應貴聲價。

△念奴嬌

(姚氏哀)

試燈時節。記人來傳說。吳門春好。中有鸞鳳。天上偶。一樣。霸才玉貌。搖筆散珠。橫錦動墨。對影。紅雙笑。  
蘭成。而後江東。無此才調。我已滄。倒。歡場中年。哀樂。收拾。狂名。早。舊羨君。懷兵十萬。新又鸚哥。詩稿  
書生結習。文士工愁。去日何輕渺。風塵。潘鬢。近來白了多少。

△揚州慢

(金鞠逸)

修竹吟風。圓荷綴露。纔添一味。新涼。賸豪情。多少。經眼。底。滄桑。憶湖上。扁舟。范蠡。槎酥縷玉。蘭麝飄香。  
到而今。騷壇傳遍詞章。莫驚歲晚。臥滄江。蕪。何妨。聽蟬噪。空林蛙。暗。雨。部。一抹。斜陽。有妹才。如道。  
蘊真堪羨。谷嘯。嘒。簧。試登臨。南望。洞庭。山色。微茫。

△臨江仙

(朱筠繼)

十載營臆。勤苦讀。才名。獨占人先。請詞麗句。倍增妍。詩傳。驢背。上。韻。繞。免。毫。尖。字。字。敲。金。兼。曼。玉。前  
身。疑是青蓮。酒酣落筆。掃雲烟。淋漓。濃。淡。墨。婉。轉。短。長。篇。

政治小說 驗票費

(碧梧)

在那河岸上有幾間破瓦屋大門的左右掛着兩塊木牌牌的上頭畫着兩面旗子一面是五色國旗一面却是陸軍旗左邊那塊木牌在這旗子下面寫了禁止繞越四個黑字右邊那塊却寫的是嚴查偷漏照這八個字看來這所破屋自然是個釐捐分卡了可是釐捐是隸屬財政部與陸軍毫無關係為何這木牌上面却畫着陸軍旗還是辦事人腦經糊塗不明白這個道理還是有意畫這陸軍旗想借他來嚇嚇商人呢河邊口還豎着四面小布旗旗的顏色本是大紅因豎在這裏日期已久風吹日晒雨打差不多變成白色了不多一會從破瓦屋裏面走出三個人來一個裝束古董鼻上架着一付玳瑁邊的大圓眼鏡手中持着一支既長且大的水烟袋比較看來這人定是分卡的師爺了那兩個都是獐頭鼠目滿臉的狡猾神氣大約就是甚麼扞巡了他們三人走到河邊不約而同都瞪起眼睛伸着頸項朝河的上下流看了一看又同時都嘆了口氣有一個人向那戴眼鏡的說道王師爺生意清淡到這樣如何是好這兩天來簡直連一件生意也沒有若不想個法兒單靠這幾塊洋錢薪水那能支持下去王師爺裝上一袋煙剛正要吸聽了這話就立刻停住正一正眼鏡望着他道是啊莫說甚麼生意就連驗票費也沒有了我原也很爲發急怎奈總想不出個法兒來趙貴你做扞子手年代已多總算是老手這其中利弊自然明白透切你若真心去想總有法兒可想就費你的心罷橫豎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用趙貴不響還有那一個人名叫吳福就插嘴道據我看來須得和上卡章師爺商議請他驗貨報捐的時候票面上必得少填些好讓我們查驗起來硬說船戶票貨不符顯係中途併載就可敲他們個竹槓若照現在這

樣實報實捐我們怎樣下手不用說甚麼敲竹槓就是幾個驗票費船戶都有些不願意拿出來了我這  
 主意你們看是如何趙貴道這雖不是好法却也可用王師爺道就怕上卡的章師爺不答應且等我會  
 見他的時候再和他商量罷正說時忽聽河灣那邊有船行的聲音三人就停住不往下說却瞪起六只  
 眼睛都向那邊看果然有一只船慢慢灣轉行來趙貴就道看這只船吃水很深裝的貨色一定不少我  
 們必得就在他們身上多弄幾個錢呢又向那來船喊道來船快擡岸啊這時他們三人的神氣如同餓  
 虎遇見山羊一般恨不得一口把他們都吞下去等到船擡了岸船上就有一個人跳上岸來手中拿着一  
 張捐票向着他們三人道請師老爺代我們驗一驗就放我們過去我們還得趕路呢王師爺和趙貴  
 理也不理返身就向屋內走只有吳福惡很很的道你忙甚麼我們總得照公事辦你且跟我進來那船  
 戶就跟着他到了屋內吳福接着那張捐票就道你懂規則麼船戶道規則自然懂說着就從衣袋中掏  
 出一把銅元數了二十四個遞與吳福道就請你蓋個戳讓我們趕路去罷這時趙貴又走過來問吳福  
 道驗票費收了沒有吳福道收是收了只有二百四十文趙貴道甚麼二百四十文啊又向那船戶道二  
 百四十文是你拿出來的麼大約你是初次裝貨還不懂這裏的規矩呢船戶道大概的規矩不過二百  
 四十文咧請你們體量些罷趙貴道那可不行大家客氣些未嘗不可二百四十文未免太少了船戶道  
 你說要多少呢趙貴道一只小船裝了幾担貨要來驗票也還得二百四十文像你這樣大船也不知裝  
 了多少貨就要你二千四百文也不算多你自己斟酌罷船戶道二千四百文的驗票費恐怕沒這規矩  
 既是你這樣說法我一些不加也難爲情又從袋中掏出六個銅板來道就是三百文罷請你們担代這

一次下次我們多付些好了趙貴道誰和你計較幾個板你爽快快拿出二千錢出來罷別過這還  
 是我的意思還得去問我們師爺一聲說着就走進去一會又出來道我們師爺本來不答應我再三替  
 你說情方纔允許你既要去趕路就快些拿出來罷那船戶再三不肯一味哀求趙貴却沈下臉來道你  
 好不識抬舉你既不肯我們也不要了就照公事辦好了你且等我們上船去查貨查出私貨來再重重  
 的罰你便了船戶道這個也很好就請你們去查罷趙貴高聲道沒這般容易現在天色不早來不及查  
 了等到明天早上再說罷船戶聽了這話可就發急道我們要去趕路那能耽擱這一夜趙貴道照公事  
 辦就得這樣誰教你不識抬舉船戶道我已給了三百文也不算少了你們必得那許多不是故意和我  
 們爲難麼他說這話的聲音不免高了些那位王師爺就從裏面走出來喝道誰在這裏狂喊亂叫這是  
 甚麼地方容你這樣無禮麼吳福去把他的船扣起來明天早上好查船戶道爲甚麼要等到明天早上  
 請你們就上去看一遍有沒有私貨有沒有多裝便可曉得何必教我們耽擱這一夜呢趙貴道你倒說  
 得這般輕易你船上裝的是布左一捆右一捆從那裏查起必得等到明天早上一捆一捆起到岸上方  
 纔可以搜查到底你們夾帶私貨的本領不知多好就能這樣含糊過去麼那船戶格外發急道你們起  
 上岸來我們再搬上船去不是還要大半天的工夫麼我們可等不及趙貴冷笑道我們吃你的飯聽你  
 的話麼說完就和王師爺走了進去船戶又和吳福說了半天也沒結果就跑上船去商議一會換了一  
 個人上來請出趙貴苦苦哀求道我們是代客人包裝的多用去一個錢我們就少賺一個錢而且限期  
 交貨過期就得受罰求你們可憐可憐我們就放我們過去罷趙貴還是不答應後來那人添到一千四

百文。又說了許多好話。趙貴纔教吳福蓋上驗。訖。讓他們過去。

那天晚飯後。已經封卡了。又來了一只船。那個船戶却不猾得狠。到了屋內。先談了幾句客套。就拿出兩塊洋錢。一張捐票。道費心。請蓋個戳。還請開卡。放我們過去。這點小意思。請諸位師老爺吃點心罷。等我卸了貨。回來的時候。再在那裏買些土物。孝敬你們罷。趙貴接了洋錢。把捐票。即遞與吳福。道你去蓋戳。開卡。讓他們過去罷。

碧梧曰。釐捐之病。商盡人皆知。一物數徵。沿途要索。復巧立名目。以飽私囊。償其願。則立予放行。票貨果否相符。有無夾帶。皆所不問。否則種種留難。扣船恫嚇。終必如願。而後已。我國商務之不興。此殆其一因也。今者裁釐加稅之說。呼聲日高。果能早日施行。盡滌前弊。未始非興商之道。抑亦富國之謀也。

社會小說 掠豔記

(墨隱生)

童時喜聽父老談故事。每聞拐案。輒爲色變。相戒不敢出門。而街頭巷底。固時聞呼兒覓女之聲。知入奸人彀中者。大有人在。父老所述。信非虛語。比長益痛恨。若輩之慘。無人道。乖人骨肉。離人子女。視人性命。如鴻毛。社會上之蠹賊。孰有過於是者。被拐之人。多屬婦孺。一則閹弱。易欺。一則幼稚。無知。而以繁華惡濁之通商口岸。爲其尾閹。黨羽四佈。舉國殆徧。或以藥迷眩。或用術誘脅。或強攫之。或利餌之。其法因人因時。各異其用也。以余所聞。若某公寵姬事。黑暗慘毒。幾不知世間尙有天日。以吾曹理想。所不及者。而事實。竟有之。筆之於篇。眞足令讀者胆寒心驚也。

湘濱某公。曾一度爲勝清法曹。鼎革而後。驟躋貴顯。旋以黨爭落職。挾其百萬宦囊。爲津沽寓公。旣去政。治舞臺。日惟醇酒婦人。陶然自樂。馬櫻花下。固恒繫其青睞也。所眷有朱娟娟者。貌頗楚楚。年才破瓜耳。嬌小明敏。善伺人意。公嬖之甚。卒以十斛明珠。迎歸桃葉。藏金屋。寵奪專房。占盡人間豔福矣。然而朱姬工愁善泣。常若不勝其悲。體多傷痕。公每撫之。輒爲泣然。或稍詰之。又不肯言。意此豸娟娟。固飽經憂患也。一夕。公與姬飲。姬不覺飲過於量。頽然大醉。會侍婢有談鄰人失女者。姬彷彿辯其辭。躍而起曰。誰家心頭肉。又供若曹魚肉耶。蓋醉後百感叢生。故不覺其言之衝口而出。公方欲探厥隱。味其言。知有刺。乃笑逗之曰。吹皺一池春水。千卿甚事。乃如許關切。耶。姬聞語。長歎失聲。公又曰。三四年來。情好無間。詎汝尙有難言者在。耶。姬不覺泣然曰。公遇妾厚。寧敢終秘。但驚弓之鳥。懲前毖後。迄又不敢直吐。今夕被酒。無意自洩。當盡以告公。雖然。妾胆如鱗。妾心如碎。妾恒覺奸人化爲無量數之鬼物。監視吾之。四週今



一。語。甫。脫。口。卽。不。勝。戰。慄。矣。公。曰。卿。殆。病。酒。未。醒。耶。胡。此。語。大。類。酒。話。姬。曰。一。受。驚。恐。酒。力。頓。消。妾。實。未。醉。請。爲。公。縷。言。之。

妾。湖。北。黃。州。人。也。所。謂。蘇。小。鄉。親。者。篡。其。籍。耳。父。爲。老。農。妾。幼。時。嘗。與。母。共。任。佃。人。薄。田。三。四。畝。自。耕。之。而。自。食。之。尙。足。以。免。凍。餒。妾。無。鴈。行。父。年。日。增。常。引。爲。戚。尋。以。十。金。納。鄰。村。某。姓。女。爲。妾。此。卽。妾。之。庶。母。也。未。相。稼。穡。之。子。乃。如。齊。人。之。一。妻。一。妾。用。非。其。分。天。且。妬。之。亡。何。吾。父。以。衰。老。棄。養。場。事。遂。廢。數。口。之。家。噉。噉。無。以。爲。生。吾。母。乃。招。佃。傭。代。耕。傭。而。好。食。所。穫。不。足。闔。家。一。飽。而。不。貞。之。庶。母。乃。私。奔。於。傭。吾。母。知。之。怒。逐。庶。母。庶。母。始。則。反。唇。相。譏。繼。則。與。傭。共。毆。吾。母。吾。母。竟。坐。是。得。疾。死。傭。乃。襲。吾。父。遺。產。淫。棍。蕩。婦。居。然。雙。飛。雙。宿。矣。時。妾。年。將。及。笄。心。非。庶。母。之。行。而。薄。其。爲。人。因。是。失。其。歡。心。使。役。如。婢。困。苦。異常。一。日。妾。作。工。於。場。中。有。數。男。子。行。經。妾。前。注。妾。相。顧。曰。美。哉。個。兒。污。泥。中。之。蓮。花。也。妾。不。解。所。謂。目。送。之。耳。逾。數。日。又。遇。其。人。於。田。間。笑。語。妾。曰。阿。姑。勞。乏。甚。矣。盍。從。吾。往。自。有。好。去。處。當。勝。汝。家。百。倍。妾。眈。眈。而。視。噤。不。敢。答。其。人。亦。不。顧。而。去。又。一。夕。晚。膳。既。畢。庶。母。忽。詔。妾。謂。耕。具。遺。於。田。間。遠。往。取。以。歸。妾。諾。而。去。途。忽。遇。數。男。子。昏。黑。之。中。亦。不。辨。其。爲。誰。何。但。覺。有。人。先。扼。妾。喉。妾。卽。啞。不。能。聲。復。有。人。負。妾。而。奔。妾。偶。出。音。負。者。怒。猛。擊。妾。額。卽。暈。然。不。省。人。事。比。醒。已。在。一。斗。室。中。殘。燈。明。滅。黯。淡。無。光。席。地。臥。敗。絮。上。雙。臂。反。接。而。縛。殆。類。將。宰。之。豕。自。知。必。非。佳。境。知。覺。既。經。回。復。恐。怖。之。念。至。乎。其。極。旋。有。一。健。男。子。至。妾。偷。覷。之。彷彿。卽。田。間。與。語。之。人。厲。聲。謂。妾。曰。若。父。以。十。串。鬻。諸。吾。家。此。間。規。律。非。可。輕。慢。汝。其。誌。之。毋。以。身。嘗。試。也。妾。知。渠。所。指。爲。父。者。殆。卽。傭。也。傭。既。得。吾。父。之。產。而。又。奪。其。孀。今。并。鬻。女。入。匪。巢。人。之。無。良。乃。至。

於此妾自念父母俱亡。遺此幾獨子。然弔影於世間。絕無可戀之人。亦無可戀之事。今又遺此大難。明知來日大難不堪設想。何如潔身長往。蟬蛻塵穢。以侍先人於泉壤之爲得乎。乃伺隙懸梁。則昏昧之中。爲一男子所挾持。不果死。又撞壁自裁。亦復不遂。每一次求死。輒受笞一次。經兩度之痛。扑體乃無復完膚。旋有男子挾妾出室。謂妾曰。賤人不識抬舉。意猶不足。耶。吾以正貨遇汝。幸得樂居於此。往視諸副貨。汝果復以死恫人。亦當與彼曹爲伍。妾不之答。瞑目以聽。其行妾本身輕如燕。居其脇下。不殊嬰兒也。尋至一室。男女皆奇醜。折臂斷足。肢體多殘缺。腥臭觸鼻。令人欲嘔。守者類獍。猛如黑魔。妾驚而啼。導者曰。若不畏死。耶。奈何敢放聲。妾急掩口止泣而已。驚悸失魂。頹然蹶矣。比醒已臥於原處。回想頃者所覩。心頭猶跳躍不已。念若輩之殘酷。可謂達乎其極。江湖上往往見有奇形異相之人。號召歛錢。此間殆製造廠耶。彼頃謂以正貨待吾。不知正貨又作何用。然恐活受虐。刑終不敢再蹈前轍。

妾驚悸之餘。卽爲病魔所乘。寒熱交攻者累日。忽有兩男子指妾互語曰。此貨殆無厚利。病且日加。宜急治之。愈卽脫售。遲恐無益也。是夕卽有人齏妾而行。奔至一所。妾亦不知其爲何許。同居一室者有數婦。人皆亂髮蓬鬆。憔悴無復人狀。妾欲有所問。詢方掀厥唇。已有人搖手相戒。妾卽不敢發語。越日果有醫生前來。爲妾診脈。飲食起居亦較前爲勝。願妾視之。飛幕之。燕沸鼎之。魚終不知命在何時。妾病五日而愈。七日而起。調養經旬。已能健飯。卽有虔婆來伴。妾語妾曰。汝將脫離此間矣。明夕當行好自爲之。慎勿倔強。猶昔錦衣玉食。此福正不淺也。妾茫然不解。第覺此脫離二字。頗中聽耳。虔婆又曰。汝能誓乎。妾曰。吾固不解所謂誓也。虔婆曰。汝應效緘口之金。人不得舉舊事。以告他人。能守此戒。則當擇相當之地。以

安置汝。否則：妾聞之急。答曰：妾誓緘口。否則敢服上刑。虔婆曰：言出汝口。慎之。非等兒戲也。妾無辭。酒綠燈紅。迎新送歸。羣雌粥粥。不事紡織。但以調絲。搨管塗脂。抹粉相競。此何地耶。不問而知。爲非良家也。妾不幸。出火坑而入污泥。效爲賣笑之婦。狐綏鳩合。非不自知其爲恥。願來在短簷下。則不敢不低頭矣。已而有客張姓者。悅妾甚。温存熨貼。無所不至。妾出自魔窟中。驟飫甘肥。喜逾望外。寒夜共枕。互訴身世。妾不覺傾囊倒篋。而道之客。遽作色去。妾方訝其反覆。而忽有三數人排闥入。強捉妾去。妾始悟中奸計。此去必無生望。四顧無援。不敢呼救。呼且無益。則惟瞑目以待死耳。須臾至一地。已有數人在。妾視之前之守吾者及張姓客。皆在其間。尋聞一人言曰：賤骨頭。汝一朝得人憐。卽舉我輩事。告人幸而先試小術。否則吾曹爲汝發覆矣。惡毒如此。寧有恕理。應守誓。言服以上刑。言頃卽有人褫妾上下衣。驅往洪爐之旁。爐上有鐵針數支。長可及尺。皆殷紅發奇彩。妾見之魂飛天外。不寒而慄。哀告曰：吾罪當死。甘飲鐵彈。捉妾臂者。獰笑曰：無如此便。宜事已而縛妾於柱。有人持烙針。螫妾股。痛澈心肺。妾遽暈絕。遂失知覺。比醒。則雙股已無完膚。身臥地上。不能絲毫動。彈殘喘一絲。求死不得。治兩月而愈。然兩股受創。處今遇陰濕之天。猶常作痛也。妾愈後。又往一家。則仍歌院也。此後而漢而滬。妾懲於前禍。誓不敢言。及公爲妾脫籍。妾始知有生人趣。然而驚弓之鳥。終不願重提前事。以增一番顧慮也。何物中華。乃有此境。妾非身歷其間。人若舉以告妾。妾且不信。黑暗社會之秘密。眞令人思議。俱窮也。某公備聆其姬人語。爲之扼腕不置。第善言撫慰之耳。欲根究之。姬曰：若曹黨羽。四佈巢穴。徧地此法律所不及。施者公安。從而除之耶。招禍而已。某公乃止。嗟乎。地獄之說。世所習聞。若是者。殆近是歟。

民國 孽海情花記

(青梨口述  
玄春筆錄)

嘗讀巴黎茶花女遺事。謂此不過小仲馬一時興到之言。奇思僻想。奔湊腦際。遂奪腕而透筆尖而出。以成此絕世妙文。求其人以實之。則穿鑿矣。於是人之舉亞猛馬克事。刺刺向吾者。亦視爲理想中之人物。不敢以爲信。不意癡男怨女之結想。乃有東西同軌者。讀吾文者。猶憶北都交通部之列車賄案。平列車賭案。安涉癡男怨女。而癡男怨女。固是案之主人。情深一往。不惜干犯刑章。以殉之。視亞猛之舉。責爲何如。割家庭之愛。以報知己。視馬克之縱酒。爲何如。惜國情既異。社會之制裁。又不得其平。癡男怨女。何嘗有力者。其結果之遠遜亞猛。馬克自屬意中事。彼東陽生之與桐孃。未必其情之不逮。夫亞猛馬克也。案發至今。僅越四年餘。桐孃與東陽生。當爲邦人士所曾識。是二人者。臆想能得。爰如青梨言志之讀吾文者。偷亦哀其遇。而表同情於著者。稱之爲可憐蟲也。可。

桐孃姓袁。父某業。酷設肆於毘陵天寧寺前。桐孃幼明慧。能剪紙堆絨。佐家人生計。少長豔冶。入骨里。閨年相若者。咸歎弗如。隣媪嘗相告曰。個妮子。具此美質。置綺羅中人。且驚爲天人。惜淪落酒家。不免耦俗子。虛此一生耳。母微聞之。念吾女或失所者。則父若母。焉辭其咎。乃丐人先容。使就冠英女校學。半年略諳字義。能自刻勵。不幸其父處境不豐。桐孃乃不能竟其學。日事女紅。非其志也。桐孃無兄弟。行而二老漸邁。螟蛉姨之子爲子。桐孃愛弟。提攜維謹。弟亦樂就之。嬉。二老偶以細故。袒幼子而怒桐孃。則順受之。無怨色。年十五。豔名益噪。少年之無行者。追逐恐後。百計以蠱之。里之人。皆曰。袁家有女。乃令冷街僻巷。若達市行。且影事紛紛。傳遍大江以南。純於衣食者。餌之。易耳。願衆之料桐孃者如是。而桐孃之志。益視

狂蜂浪蝶皆惡俗鮮當意犯者輒遭呵斥少年相戒以袁家女固顏如桃李而凜若冰霜者稍稍引去然不能終絕惟趁夕陽影裏徘徊門外圖一親顏色爲榮左隣女伴有操神女生涯於冀北者歲除歸省一變釵裙荆布而爲寶氣珠光隣里健羨之斯人故與桐孃香過其居話舊情觀其蕭然四壁微諷以相如不可見則當爐爲自苦桐孃亦默念是人固東家施也而遭際如此人生貴適豈需名節奚爲此念一萌而無瑕之桐孃遂以次年犧牲色相落籍平康數其年華正初分瓜字也（青梨曰世以良家子而墮落平康爲桐孃戚吾謂天生麗質宜以公諸塵寰若高閣深闕殊負造物之意脫桐孃而匪入勾欄則僅以商婦終寧能芳華藉甚重勞吾友楮墨爲後世傳矧俗尚淫媮女多匪潔桐孃其猶高于世之車來賄送者歟）

桐孃既爲隣女所動念具此麗質而韜光匿采以老死草萊間非特自負抑亦負彼蒼之所賦予願女兒腴腴決無向父母自請落平康籍者會其父業日絀母向絮聒不已漸亦及隣女曰吾家固亦有女寧忍令其父母效微蟲之餐風吸露而莫肯援手否則阿桐豈遜人者而謂飫梁肉裹綺羅此願謂不可幾哉不見隣嫂之艱難當日猶乞米於吾家而今則何如燦爛者黃金精圓者珍珠一一藉女之力飛集其身使渠女爲吾女吾亦猶渠耳桐孃愀然曰吾母亦作是想矣乃包羞忍恥請學隣女以拯父母於困厄其母不圖桐孃之竟允操賤業拊心自問由慚而涕曰阿桐非母迫汝然不如是吾家且毀辱身養親古之人有行之者兒其行兒其行爲兒計亦良得與其團聚而凍餒以死寧受惡名行且請於汝父兒其行桐孃復念父母以病貧故棄女若敝屣悲從中來不能自己越十日母遂挈桐孃去京訪鄰女

桐孃初隸某籍。僦居百順胡同。鴻昇班。華鬢色相。一任劉楨之平視。一時墜鞭公子。走馬王孫。見者競稱其豔。謂娟娟此豸。必蜚聲北里。發軔之始。特未諳媚術耳。顧桐孃聰明人。不半載。卽曲得窈窕。酬應中節。尤長歌曲。枇杷門巷。時有貴人蹤跡。駸駸駕隣女而上之矣。久之。遷武林金芳。譽益噪。其母願之而笑曰。始願遂矣。更得若干金。進止胥由汝主。母不汝強。桐孃喜。母欲漸盈己之。歷劫將盡。因就人海中。冀物色得一如意郎。爲偕老計。而東陽生適以是時至。

東陽生皖籍。世業商。少時丰神秀澈。稱於鄉里。然郎謹。愿。恂。恂。如。儒。生。老。成。人。咸。以。遠。到。期。之。旣。執。業。東。城。某。肆。間。時。閒。則。遂。友。朋。走。入。大。胡。同。中。羣。妓。向。之。展。笑。輒。曰。此。匪。我。思。存。也。彼。知。攬。金。耳。我。辛。苦。所。入。曾。不。能。供。一。家。而。有。餘。乃。擲。之。此。中。乎。因。之。友。朋。復。譏。其。麻木。又。謂。是。人。或。假。猩猩。一。旦。遇。風。流。孽。寇。將。顛。倒。失。志。且。視。吾。輩。目。中。有。妓。心。中。無。妓。者。爲。尤。甚。生。聞。而。笑。曰。誠。如。諸。公。言。恐。茫。茫。人。海。難。覓。知。音。耳。桐孃時蜚豔譽。識人甚衆。看花者數京華人物。亦屈指及桐孃。有中山後人者。一見傾心。伺桐孃維謹。其人故貴介。揮霍無稍吝。恆就桐孃探意旨。桐有所需。不惜極侈窮奢。以博其歡。不俟啓齒也。顧其人自頂至踵。無一雅骨。社會詐僞。亦非素習。桐孃憐其恪順。利其多金。不得不稍予委蛇。而一寸芳心。固未嘗貯此君片影。我文發端之中。非以東陽生桐孃比爲失意之亞猛馬克乎。苟閱者以爲當。則吾更貢一僂伯爵。以煊染其間。僂伯爵伊誰。卽中山後人是。且余又有一言爲閱者告。余之以亞猛馬克許東陽生及桐孃。絕非漫然落筆。東陽生洵蕩子。桐孃固淫娃。彼亞猛之與馬克。獨非蕩子淫娃乎。特其結果異耳。蕩子淫娃。非絕對無情。愛可言。余又安忍以其結局之不及亞猛馬克。而不予並列。且馬克猶有配唐于舒麗。

之倫。爲之排解於生前。憑弔於死後。彼桐孃則女友雖多。非特不足以擬配唐于舒麗。更從旁唆之。置之脅。之以圖奪其愛。故余舍二人外。僅許一中山後人爲優。伯爵雅不欲強爲比附。謂其事絕與茶花女遺事所載類也。

東陽生初識桐孃於文明戲園。驚其容光照眼。媚中饒有豪爽氣。注視不少。瞬然桐孃固未見東陽生。良久爲友所覺。微拍其肩曰。有所遇乎。何神癡而目眙也。東陽生漫應之。少息。注視如故。友循其視線索之。與桐孃列坐者。色咸遜。乃恍然悟曰。止。目灼灼視似賊。不虞他人見而竊笑耶。彼御絳色衣者。余固識之。俟其行。吾偕子尾至其家。不猶愈於稠人廣衆中。作涎垂三尺狀乎。東陽生大慚曰。是豈章臺柳。任人攀折者耶。友點首曰。然。惟高自位置。或竟不諒吾子之癡。

越日。東陽生宴其友。而速之徵桐孃。友笑曰。急色兒醜狀畢露。我不汝許。汝且癩。然我召之。不如子自召。他日子可無須於我。而自走其院中。罄子衷曲。况我雖識其人。固未嘗與有素。子其自召之。因擊篋爲東陽生作花符。移時。桐孃奉簾入室。生大窘。不知所可。至不敢迴首見桐孃。友爲引其緒。辭鋒漸縱。桐孃知生習商。非游浪子比。而長身玉立。劍眉隆準。美秀中英。英露爽。舉止復樸誠。而不流於野。在在動人意。欸款深情。不期漸興之洽。生凜於其友高自位置之語。初僅希冀得美人一垂盼。爲已足本願。至是樂其易近。欲望漸奢。密語其友曰。勞子爲介。今日者。草草非敬客意。明日置酒。桐孃處兼宴衆友。以報懿日之近。人情。吾子亦能爲我向桐孃言之否。友人大笑曰。子自言之。何待於我。桐孃曰。何事不可出口。乃作態如此。友曰。彼欲宴客。而要我代宣其意。其事殊可哂。桐孃飄然顧生曰。我知之矣。君久客都門。涉足花間。

當不自今始。而此區區者。迺不敢發之吻耶。幸示我宴客之期。得弗明日卽舉。生紅暈兩頰。期期曰。爲卿顏色所懾。自慚形穢。不忍唐突。苟發吻而不爲卿所許。則羞顏將焉匿。卿許我。請以明日八時爲約。桐孃點首曰。謹如命。

自是東陽生惑於桐孃。一日不至。桐孃許。則自恨是日爲虛度。目有視。視桐孃。耳有聽。聽桐孃。口有道。道桐孃。心有思。思桐孃。桐孃亦日非東陽生不樂。鵝鵝。鵝鵝。自視儼然。未來之眷屬也。而中山後人聞之。乃大恚。謂東陽生區區一商家子。年入曾不足以自贍。安所恃而與已爭寵。桐孃少歷世情。將爲所愚。不有知已如己者。竭其赤誠。以警覺之。恐陷溺日深。不爲桐孃福得間。因據實告桐孃。乃不善辭令。桐孃聽之。木然。後人愈怏怏。密賄房侍輩。察東陽生動靜。伺其至。往與對峙。嘗分據兩室。不相下。生爲桐孃所愛。而後人又不可犯。以非禮。左右做人難。桐孃此際。誠一顰一笑之微。有未敢輕施者。後人怒生之侵已。爲防敵計。亦棄其日所治事。終日逐生之後。將蹈隙攻之。惟於桐孃。仍不少忤。有所求。視平日加豐焉。生所耗不敵後人什一。桐孃雖志不在此。彼房侍輩。又孰是易與者。漸以冷語侵生。生不堪。自願實力。斷不足敵中山後人。失敗直指顧問事。奮然曰。桐孃者。余之靈魂也。不得桐孃。不如無生。予爲桐孃。故不暇復顧其他名譽。可縶身命。可棄惟愛情。不可犧牲。吾必有以報之。(青梨曰。負時望之妓女。罔不與吾有杯酒之雅。顧吾多漠視之。獨于桐孃。則拳拳不能自己。尤物天生。衆生顛倒。寧特東陽生哉。寧特東陽生哉。)

中山後人以金錢魔力。圖戰勝東陽生於情塲。不啻泰山壓卵。其力萬鈞。生又焉能抵抗。然壓力愈重者。反抗力亦愈烈。生審桐孃無疏已意。則力謀自救之策。引情塲失敗爲大辱。會其友有任役交通部者。約



數人謀投資購車而壟斷之。知生處困鄉。邀與合作。生默念此亦求財捷徑。縱干法爲我。桐孃故身命名譽安足顧。情況作奸犯科。豈盡敗露。則予之冒萬險以求一逞之機。在是矣。竟諾之。與謀者咸喜得生助。設照誓互戒勿洩。復分任前行程序。不期月基礎稍固。三月而其利大來。生私心快慰。挾巨金與後人鬥。桐孃密誡之曰。子何太愚。我豈利子多金者。天荒地老。此情不易。亦安有所不足。子非素豐。我之所知。今若此得毋有變產之事乎。若然。則子且獲罪於家庭。一日產盡。復何所取益。夫已氏擁銅山區區中人之產。不量力而與敵。且立敗。子其休矣。我用情自有主宰。決非金錢所能左右。子不悟。則紅樓一角不敢更勞。臨存生亟辯曰。卿毋慮。我無資。誠如卿言。邇以友之提携。共營商業。運佳。乃獲厚利。友老於是業。毋虞折耗。則金錢之入吾手者。足供揮霍而有餘。揮霍非爲卿。獨恨夫已氏之窘我。房侍輩之薄我。今圖一洩憤耳。卿毋慮。我苟變產者。將焉解於卿之愛我。桐孃曰。子毋誑我。我不願子以我而敗。而累我。受傾人恆產之惡名也。生知不能取信。則指天誓日。以明金所自來。實出經商獲利。桐孃察其情非僞。笑曰。然則子獲金幾何。生曰。今甫得千金。使吾友之言非虛。則後此月可得此數。桐孃沈思有頃。曰。揮霍終非長策。容我更圖其善。於此者。生之倒行逆施。初守黨中成約。雖親如牀頭人。一字未嘗及齒。惟於桐孃。則時欲吐露。以爲我罔顧一身而事此胥。以桐孃故。桐孃愛我。非特不致峻責。或可藉此益增情愛。但茲事體大。桐孃終屬曲院中人。脫不慎而洩之外。已且無倖。黨事亦墮。因之欲吐仍茹者屢矣。及桐孃以正言相規。內愧不自安。而發物之機遂永絕。故桐孃在東陽。生未敗之先。實未悉是中底蘊也。

花底光陰一瞥卽逝。生旣悉銳與中山後人角。後人察其力不易竭。則大訝。念是兒敢犯乃公。意必有潛

濟之者。亟揮部下之精。伺人術者。日夕逐生後。顧生行事詭秘。卒未爲所乘。桐孃憐生。恐生之力終不敵。後入灑誠告之。曰。子之愛我。豈木石無知所以未卽以身許者。慮子動於意氣。作孤注一擲計耳。子苟眞愛我。請爲我償逋負。我當從子去。否則子必有曠臍之日。請從此絕。生歡躍曰。卿許我乎。固所願也。不敢請耳。卿負債幾何。我苟代償。而中山後人。更出全力窘我。致不爲卿母所許。將奈何。桐孃曰。子毋慮。生子與否在我。毋縱力阻其焉有濟。子但得千金。他日窮通與子共之。言不由衷。誓之天日。於是生喜逾望。次日集千金予之。蜚聲入埠。桐孃遂爲東陽生所獨有。憐者羨之。忌者且譴起伺其後。

東陽生之誕而走險。徒以桐孃故。桐孃既從之歸。似亦可以止矣。顧黨中人不知其究以何事脫黨。則堅持不聽。行生復揮霍成習。黃金入手一擲而盡。一旦返其故常。又焉足以自給。則遷延弗能決。桐孃故致疑於生所執業。嘗詰之曰。子果有良友。合資以經營商業者耶。何子之良友。從未曾一至我家。我未之觀也。邇來商界多有遭投機之害者。獲利一時而受害終身。子之所業。得毋類是。生曰。否。投機焉足恃。我之所經營。不虞其或敗。卿第安之。他安庸念。噫。生以爲得久安者。固孰料轉瞬而窮境立見哉。壘斷列車之事。中國官場初未之覺。繼勢力漸擴大。由國有鐵路侵及商辦鐵路矣。由商辦鐵路及於中西合資。及抵押於外人之鐵路矣。外人何等縝密。遂發其覆。陳之官署。限期立獲。一般好功之士。從事於斯案者。偵騎四出。求其機關所在。一時風聲所播。凡與是案有關者。悉他竄。東陽生自以事無佐證。且戀桐孃安居如故。然資用則自是絕矣。

未幾主謀者爲官中所獲。生調知之。密告桐孃曰。我負卿頃喧傳社會之列。車賄案固與我不此干涉者。

今事洩。此豈安樂土。我將舍卿而避之遠方。苟得事息。我之與卿。猶是今日之游泳於情海中。也。桐孃大驚曰。子言信耶。曰。此何等事。而可以偽託哉。曰。然則焉置我。生不審桐孃意。以爲將納已而去。淒然曰。是在卿之自爲計。桐孃窺生窘狀。亟慰之曰。我非求去。特爲子故。何適之從。能益子者。我且視力所及而爲之。生曰。更有何策。自予費用絕。牛衣對泣。處之晏如。固知卿之無他意。予行矣。願卿自珍重。桐孃曰。子何向者。必以書告我。我當如舊約。不萌他念。縱不給。猶有十指在。子無慮。弗謂我不能安貧。生涕下曰。我貧卿。卿宜恕我。言已欲行。桐孃牽其衣。嗚咽曰。薄命人。誠弗爲人福。子之陷法網。徒爲我耳。山可崩。水可竭。我之志不可移。曩日我病。子勞精疲神以護我。今日子及難。更遺子羞。我何以爲人婦。子前途珍重。毋念我爲記。取窗前明鏡。子不歸。我不復啓其奩矣。生離慘於死別。在愛情濃厚之男女。爲尤甚。生之行。使非懼邏者之躡其蹤。則俄延將不知所屆。其毅然不顧而去者。可憫孰甚焉。行行重行行。去意中人益遠。念此行非數閱月所能卽歸。不別母。失人子禮。火車開行之時。問距今尙一時。人縱圖我。或不至急迫至此。乃迴車指其故居。孰料此一剎那間。生竟不啻自投於弋人之手。蓋主謀者少洩其事於鞠訊之際。官廳爲遣密探。跡至生家。生足及堵伏者。驟起繫之。遂失其自由。而爲籠中之鳥。

初生之娶桐孃。其母以爲未可謂曲院中人野性難馴。恐遺門戶羞。生哀之切。母色稍霽。曰。汝欲之。汝自了之。我不能聽汝胡行。招戚鄰笑。譏我敗祖宗成法。得倡妓爲之婦也。况汝故未娶。他日將何以論婚於士族。生曰。桐孃非終隸樂籍者。娶婦爲已。而懼人之訕笑乎。他日論婚。尤無此念。母縱不許。而兒實許桐孃。必克踐之。故桐孃之從生。稅屋別居。始終未朝母者。母怒其忤已。益絕之。弗與通。及生事敗被拘。母絕

無所聞。桐孃亦至翌晨自報端見之一時驚惶失措。苦無就商者。亟走官廳方面探之。則消息沈沈。內外隔絕。復訪素識。求爲生地。人以茲事關重大。力有未勝。謝之。桐孃益窘。念姑縱不愛我。而生爲其所生。度未必亦忍置。爰驅居踵門見之。生母方集女友爲樗蒲戲。呼桐孃入。聆其言畢。微哂曰。以汝故。我知有今日久矣。汝曹自了之。我豈供汝曹驅策者。桐孃初不料生母之忍絕天性。至於斯極。爰伏地大慟曰。天乎。母如是我焉。知死所自是。桐孃日奔走於外。圖所以緩生獄。區區一弱女子。其能力幾何。曩之識桐孃者。方竊笑其偶匪人。謂是直自作之孽。縱具大力。亦多飾辭推諉。於是桐孃乃益苦。建牙樹蠶。握有政權。向所熟稔者。至是一晤且不可得。遑論交談。而舉凡生所需之衣食。生母悉置不理。桐孃則典質濟之。及庭訊既畢。生以證據確鑿。不能作遁辭。被判禁牢獄者五年。有半。向之衣錦繡而食肥甘者。至是乃往一親鐵窗中風味。桐孃審事無可挽。轉泰然。惟俟例許。家族探視之日。走慰生曰。子毋慮。我能安貧。向嘗爲子言之。今實踐時矣。耿耿此心。期無負子。然子之家庭。則惡我特甚。母雖無恩。亦將往依之。躬操井臼。自比傭婢。母之許否。不暇顧。卽身遭磨折。吾心亦樂也。

光陰荏苒。瞬息經年。此一年中。東陽生之沈淪黑獄。其困苦姑弗具論。而桐孃之磨折。則凡識桐孃者。僉以謂必不可能。桐孃竟能之。炊事也。提汲也。縫紉也。洗濯也。莫不以一身兼之。自謂可以不致獲罪於生之母。然生母則終惡其爲曲院中人。曰。是固致吾子於惡者也。呵斥備至。未嘗少假顏色。曾有桐孃舊時傭媪至。密告桐孃曰。姑姑聽之。阿郎偶失足。今成事不說。當有以拯之。不則姑姑將何以自存。某爺非與姑姑有一面緣者耶。昨至我家言次。及姑姑若有援手意。我憐姑姑。因以情哀之。某爺許爲阿郎道地。願

不。得。姑。姑。一。言。猶。未。足。以。促。某。爺。之。行。今。日。某。爺。且。復。至。吾。家。不。知。姑。姑。亦。能。一。勞。玉。趾。否。桐。孃。曰。感。汝。關。切。我。必。至。汝。歸。爲。我。速。某。爺。夕。陽。在。山。則。我。至。汝。家。矣。媪。諾。而。去。桐。孃。俟。媪。行。入。見。母。曰。郎。之。獄。無。爲。解。之。者。一。千。九。百。八。十。日。之。狴。犴。生。活。夫。豈。常。人。所。能。堪。兒。將。丐。有。力。者。爲。郎。謀。早。脫。母。謂。然。否。母。曰。汝。有。力。者。汝。自。行。之。予。亦。不。汝。禁。獨。恐。致。之。羅。網。則。易。而。求。其。解。免。非。汝。所。長。耳。桐。孃。飽。受。生。母。之。奚。落。類。是。者。數。雖。中。懷。不。能。無。怨。而。荼。苦。自。甘。從。不。作。一。反。唇。語。匆。匆。赴。傭。媪。家。媪。逆。至。門。曰。某。爺。至。矣。姑。姑。自。見。之。爲。引。之。登。樓。某。爺。方。欹。枕。假。寐。見。桐。孃。喑。曰。卿。一。寒。至。此。耶。是。眞。孽。障。者。雖。然。渠。儂。負。汝。汝。不。負。渠。卿。矢。勿。貳。亦。能。爲。渠。儂。家。人。所。容。否。桐。孃。悽。然。曰。幸。獲。相。安。頃。聞。媪。言。爺。憐。儂。慨。賜。援。手。不。知。其。道。何。由。曰。讞。已。定。非。可。妄。冀。倖。免。謀。減。刑。期。或。可。致。然。丐。人。爲。力。非。空。言。所。能。搪。塞。卿。能。籌。數。百。金。則。我。盡。奔。走。之。勞。爲。汝。求。是。中。人。謀。輕。減。桐。孃。曰。儂。資。傾。矣。然。個。郎。有。母。更。以。爺。之。惠。陳。之。或。能。得。此。數。蓋。其。母。今。猶。無。恙。數。百。金。可。猝。辦。特。以。彼。母。之。無。恩。未。得。其。諾。不。敢。遽。應。爺。命。也。

桐孃歸以某爺之意。縷晰陳之母。取進止。母沈思良久。飄然曰。難爲好媳婦。能急所天之難。汝知汝所終身。依倚之夫。卽我終身依倚之子乎。以汝故。我復安能忍置。豈我暮年。僅此一子者。獨不思其常侍左右乎。惜其初不能體老母之心。縱於情慾。橫潰至此。身陷囹圄。而冀贖罪之資於我。我何自得此數。好媳婦休矣。我殊未能如汝之愚。桐孃熟視母兩腕。金釧爛然。囁囁曰。兒之衣飾。盡矣。脫猶有存者。且斥去之。無吝母亦念彼之度。日如年。惟盼家人爲之奔走。脫罪耶。母截其語曰。止。汝覲親。予之衣飾。則汝之愚。誠不可及。脫罪與否。不可必。而先自去其養命之源。此奚可者。區區者亦不能久爲我有。異日無以爲衣食資。

則舉而質之售之易耳。今非其時。毋生妄念。桐孃曰。母只籌其半數。兒更拚顏面。遍乞舊時姊妹足成之。母曰。舊時姊妹。非猶是曲院中人乎。縱得其助。亦污吾子。曾謂干法網之不足。又益之以儻來之物。吾子即得倖脫。而名譽上之污垢。將永永不能洗脫。此必不可。汝弗妄舉。桐孃曰。母言如是。兒之志。非俟力竭。不忍中綴。行而無效。則命也。一日。桐孃攜筐走菜市。釵裙荆布。儼然良家婦。行次。忽有遙呼之者。桐孃愕然。舉首回顧。則稱妮而來者。中山後人也。後人罄折曰。在禮今日不當遮卿去路。以卿既脫樂籍。則此舉爲妄。然而不能釋然於懷者。幸恕唐突。敢問如意耶。君近狀何若。桐孃正色曰。薄命人未嘗開罪。君忍爲是言。以擲揄我耶。曰。是焉敢。我固未知卿家事。曰。君閱報未。後人故爲省悟。狀曰。未。卿言不幸。竟是耶。失志。卿知悔乎。桐孃勃然曰。我自安之。焉用悔。後人觀其色。凜然不可犯。歎曰。鐵心石腸。其卿之謂乎。桐孃曰。謝公子。薄命餘生。如輕塵棲弱草耳。不敢久攀清話。公子嗒然有頃。微喟而去。桐孃自見後人歸。志不寧。罔知所措。念生旣入獄。而外間大有人圖儂。則此後躑躅街頭。難保不又爲蕩子所乘。苟圖自脫。惟有韜晦。願奔波求援。此心未死。室無奴厮。諸待自謀。彼蜂蝶之纏繞。誠百計求脫而不能倖免。旣念逗引。由人操持。在已如簧之舌。不妨以不聞置之。如電之目。不妨以不見了之。我志一堅。人謀自敗。雖日走鬧市。何懼况吾之素識。其戀戀於我。而至今不變厥志者。舍中山後人之外。或竟並無其人。彼愛我亦出真誠。未見東陽生。彼固上客。備輩奉之若主人。我亦何嘗外之。今日而猶搖唇鼓舌相向。其別無惡意可知。因復置之弗慮。於料理家政外。率四出求有以利東陽生。

久之有讒桐孃於生之母者。曰。桐孃不可恃矣。并謂生遭不幸。而猶倩妝出遊。其人之居心可知。昨見其

至六國飯店。今之飯店。亦何事不可爲。不亟遣之。懼玷汝家門戶。生母固不樂有桐孃。則呼而嚴詰之曰。汝日事遊觀。有諸乎。桐孃愕然曰。焉有是。曰。然則昨之出現於六國飯店者。非汝耶。曰。是則有之。生居獄底。其所需。母亦給之耶。母既不給。兒不能聽之。因走相識者。告貸以濟。此事不爲母所喜。寧苦兒一身。不願自冒。今污我。不得不告。曰。咄。巧辯何自護。予信汝辱身固非所惜。而我家名譽則何堪。汝其行。我家非供汝食宿者。名分未正。妄來干取。婢蓄汝而婦蓄汝乎。汝其行。桐孃揮淚曰。母逐兒耶。曰。然。我不復能容汝。桐孃知終不可留。忍受至此。而母意難回。縱去不爲負生。乃痛哭陳詞曰。兒從母命去矣。願盡肺腑。兒不幸墮平康。所以覩顏爲之者。誠非得已。生之初來。亦視他客等耳。一見鍾情。曲院中絕無能之者。會兒病且危。生爲延醫。更躬執稱藥量水之役。蹀躞病榻之前者。前後幾匝月。兒病起。而生憔悴非舊時容。此母之所知也。生旣一往情深。兒非全無心肝者。又焉能無動。厥後中山後人與生爭。兒懼生之下流。忘返。因從之。歸不敢負心。圖報其前此之德而已。今若此。強留無益。兒請行。脫生歸省者。毋毋忘兒語。告之弗吝。不以一身來。而以一身去。其命也夫。

桐孃之重墮風塵。非本志也。走舊識某姬家。以情告之。姬憫其遇。留之宿。且告之曰。妹毋自苦。不容於家庭而出。則非姊之負心可知。華年易逝。諸宜自惜。桐孃曰。我旣出。迫於處境。安能自貞。然急出應徵。於心猶有所不忍。願託字下。囊吾姊院務。所求亦不敢奢。敷衣食足矣。姬慨許之曰。此則寸衷所願。而無以發吻者也。妹安之。幸助我。於是桐孃居某姬院中。舊時相識。聞訊咸集。桐孃爲話前塵。猶欷歔泣下。不能自已。桐孃旣出之明日。中山後人。首走某姬院中訪之。趨握其手曰。在卿爲不幸。在我則始願固如此。菜市

之相見。不敢以非禮干。卿乃忍絕夙情。視我若無覩。今不嫌唐突否。雖然。我必伺卿顏色爲進止。卿猶不樂我者。縱更待若干時。何傷。桐孃曰。君之情。我豈不知。特以我今日之出爲幸。君終太忍。且茹苦含辛。已非朝夕。欲強爲歡笑。似爲時過速。君幸少寬假。後人曰。誠然。卿有所需。亦幸告我。我能爲卿致之。桐孃謝曰。候有匱乏。更勞尊駕。後人曰。卿衣敝矣。且服御亦嫌儉約。今之世。實炫耀耳。卿究何所欲。咨一啓齒。何爲。卿之意。我豈不知。卿縱不言。我亦可想象而得。相識許久。而必俟卿自言之者。我自問誠愚。我姑去。更見卿者。卿之知我。當愈於今日。桐孃覩後人憐其意誠。而惡其嘵嘵。漫應之。後人逡巡自去。次日躬率健僕。致新衣珍飾於桐孃。一一詢其佳否。并歷言某物合於時尚。某物致之匪易。滔滔自陳。冀博桐孃一笑。桐孃欲却之。某姬慮傷後人心。勸弗爾。桐孃淒然默念曰。使藉彼之力。爲生謀自由。幸或可至。然而我不能爲也。

桐孃既副某姬。舊好益集。酬應特繁。使在他人。則此間樂不思蜀。早置東陽生不顧。桐孃殊不然。嘗自訟曰。彼之期我。無負初心。今猶如昔。繼下堂。非我志。而不可傷彼之意。彼方羈囚。所得以稍慰者。賴我之慰彼也。一旦洩實情。彼之力雖不足以阻我。而母子之恩。將終其身不復顧念。是奚可者。我必諱之。况久不往探。度盼我綦切。尤懼資用告匱。必濟之乃可。因屈指計之曰。噫。歲序如流。我之不及見彼。已越准家族探望者兩度。若此度則尙距三日。不預爲計。且誤及期。桐孃晨起櫛沐。已出金陳。几上念後。此或爲事。格必多予之。則偶失期。彼亦無苦。因檢數兩月用者。而懷之攬鏡。自照將行矣。忽省悟曰。曾謂炫妝而不爲彼所疑乎。我殊夢。亟棄鏡。啓篋出黯淡無華者一。易之徘徊良久曰。可矣。敝衣不可得。則此亦不致。



啓彼疑復呼。備將水至。洗盡鉛華。曰：我向不乞靈於脂粉。彼所素知。不去之。何以邀其信。備怪其晨妝甫畢。而遽自毀之。曰：姑姑奚事。桐孃曰：我將往禮菩薩。懺夙孽。汝家姑姑起。幸爲致聲。日中必歸。毋勞殷盼。備諾之。曰：姑姑以車行耶。曰：無庸。我乘街車已足。言次。時鐘噹噹報九下。桐孃詭言曰：遲將不邀菩薩鑒察。備點首曰：然而桐孃遂匆匆行。

東陽生居獄中。習爲工。以刑期久。不復生妄念。惟偶憶桐孃。則五內如焚。及探望期。輒延頸跂踵。以盼其至。倏忽兩度。而桐孃之踪跡杳如。喟然長歎曰：噫。彼其病耶。何棄我如遺也。彼與老母不相能。安知不被迫而去。致含恨不我顧恤。第彼非碌碌隨人者。似予之所慮爲妄。然彼之不至。決非無因。仍當以病爲近。是自我之羈此。未卽以憂死者。以彼尙在。得少減痛苦耳。卽病。母當相聞。而奈何消息沈沈。至於此極。生日：處愁鄉。往來腦海中者。不出此數語。一日。守者奔告曰：某人汝家族來探汝。生躍起曰：信乎。東陽生心怦怦然。盼桐孃不至。則圖一罄情懔爲幸。桐孃既至。復咨且自餒。若不勝內愧者。守者促之曰：某人汝足病乎。何安閒徐步。累乃公久待。生日：非足病。予亦惟恐其步之不疾。因亟從守者後。越迴廊。經長梯。至一小室。守者振門鍵曰：在是矣。毋踰十五分鐘。生不暇應。翔步而入。赫然立其前者。非桐孃而生之母也。母視生憔悴。斗起其舐犢之情。慘然曰：兒無恙乎。母非忘兒之失其自由。良以家事拂逆。遂不欲出。兒在此。毋自苦。當日固嘗爲兒言。戀色且敗。今何如矣。然一旦脫羈。兒年方壯。補過自未爲晚。生泣曰：兒誠無狀。母之來。奈何子身不攜……彼至。母憤曰：彼者誰何。豈謂賤倡耶。彼豈能終守汝。今翩然去矣。兒更念彼。彼曾益難掩。天下多羣婦人。何必是生驟聆之神思爲之一暈。良久。淚落如潤雨。牽母袖曰：母言信乎。母

曰。云何不信。汝此生或不復能見。生益悲曰。苟得釋。彼負我。我亦當見之。以一言爲決。母曰。汝弗戀。至汝更圖見彼時。彼之身世。且不可知。今宜絕汝癡念。否則長日如年。汝且以憂而病。須知汝母暮年。僅賴汝一人。不予言是從。將何以地下見汝父。生嗒然若喪。倚座寓。自搵其淚痕。守者復入告曰。某。汝家族誠多哉。又一人至矣。生尙未應。母疾曰。來者爲誰。守者貌之曰。止。宜和汝聲。此間非汝家。汝接談已踰定時。宜先去。母不可曰。必以來者見告。守者仰天吁氣曰。予誠不幸。乃遇詞費如汝者。不亟去。後此當識我。母無奈從之。出室。守者揮手不語。以手指大門。而折身入甬道中。招手曰。來。余引汝進。使此間盡如某人。余之職。乃大繁。淺工食。詎足酬余勛。雖然。汝亦知余規例乎。彼守者呼之繼入者。不候著者贊。閱吾書者。固莫不知爲桐孃也。桐孃甫至。聞生之母方與生接談。雅不願與之相見。乃倍賄守者。請爲計。守者因爲遣母而後招之。生木然如土偶。突見桐孃闖然入。瞪目曰。果卿耶。我以爲不復相見矣。桐孃覩生驚異。狀逆知已之下堂。已爲母所洩。前慰之曰。子母然。母雖不容我。固依然屬之子。子母過自苦。子殆忘前誓。耶。生曰。安得忘。卿居何所。幸告我。桐孃僞曰。我之被逐於母。子已知之。特所以被逐之由。則不可不告。因悉舉前事。而續其後曰。母既不容。則我勢在必行。子然一身。計無復止。今方寄居戚串家。彼固蓬門蕪室。君弗誤爲曲院中也。生曰。我信卿言。然度日又安從得金。曰。此則舊時姊妹。憐我孤苦。而不惜飲助者。生默然。守者復入促曰。去去。已踰定時。且累我。桐孃因舉金密授生。定後會期。珍重而出。青梨曰。東陽生之與桐孃。以蕩子淫娃。遭世詬病。余獨不屑唇舌。喋喋爲吾友道。吾友復不惜楮墨爲之記。或曰。訝然以爲未當。且有爲亞猛馬克辯護。謂予擬非其倫者。是視亞猛馬克過重。而有所輕藐於東。

陽生與桐孃也。顧余之意。則以爲二者結果少異耳。亞猛有父。而東陽生無之。亞猛有益友。而東陽生復無之。若馬克之與桐孃。其相同之點較多。今桐孃雖不幸復墮風塵。然東陽生仍未復其自由。則今之所謂結果云者。猶不能加以決辭。予以所經決定之局。而逆料其不減。其失辭視與之爲孰善。明此意者。其於予之艸此篇。可以恍然矣。

## 小說時 奈之何哉

(明道)

現在那世界潮流。一天一天的維新。什麼勞動主義啊。社會主義啊。人道主義啊。改造啊。解放啊。呼聲日高。各國的人也知道這是最要解決的事情。所以有許多學識深通思想新妙的文豪學子。便提起他的筆來。洋洋灑灑。寫了許多論說。傳布國人。那些理想。確是非常高尚。可以促進世界的進化。因為這世界自從有了人類以後。便一天一天的進化。好像一個人走極長的路。望着他的目的地。盡力前行。務使人類的生活。完全發達。但是世間的人。四面都有個環境。把他緊緊縛住。又有數千年的老習慣。先種在他心裏。而且還有那個生計問題。都是些天然障礙。人類倘然要改造。要解放。要實行那共產平等主義。必須先要打破這種束縛。破除這些障礙。然後可以達到大同之世。但是現在正是個過渡時代。要那些主義。可以實現。還遠。剛所要緊的。是望國人。大家都須認明真理。辨別利害。切實的做上去。自然有達到的一日。不要歧路亡羊。一意盲從。以致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反而錯怪那些提倡新思想的人。即如今日鼓吹的婦女解放問題。也是合着平等的主義。世間婦女都有他們的自由意志。天然本能。我們做男子的。自然不可當他們玩具看待。又不應阻遏他們的才能。但是照愚見。以為這解放兩字。人家狠不易懂。他真正的意義。吾國婦女。尚在幼稚時代。智識未曾開通。教育未曾普及。自立的本能。未曾發展。有些婦女。并且也不知道什麼。是解放。譬如一歲小孩。方纔學步。便要離開父母。照他自己的意思行事。你們想。能毅不有禍患麼。所以要求婦女解放。先要普及女子的教育。開通女子的智識。輔助他們的自立。發展他們的本能。然後可以成功。小子說這些話。並非是無因而生。實在是有感而發。我也不要囉哩囉蘇的。

多說了。且抽個空兒。把我所見所聞的事體寫出來。給諸公看看罷。

有一天那天上的陰雲層層佈滿。把那一輪金烏。糊裏糊塗的遮住。好似那老天堆着一臉的愁容。其時正是暮秋時候。風雨瀟瀟。滴在那庭中芭蕉樹上。漸瀝個不停。那三間院落中間。靜悄悄的沒個人聲。惟有東壁廂內是一排的玻璃長窗。看得見裏面是個書房。沿窗擺着一張寫字檯。上面放着幾本皮面金裝。又厚又大的洋書。又有兩個墨水瓶。一個洋式的筆架。攔着一管鉛筆。一枝自來水筆。靠壁放着一隻鋼琴。一座書櫥。壁上掛着些西洋油畫。東面一張安樂椅。上坐着一個女子。時裝打扮。容貌妍麗。執着一本書。在那裏細瞧。看了一刻。將書拋在椅上。打個呵欠。立起身來。走到玻璃窗邊。看着那雨。一絲一絲的。正是下得起勁。(神情如畫)不覺嘆口氣道。可恨天公這般不做美。湫姊諒來不會來的了。正說着。忽聽外面門上丁零零的門鈴响。那女子喊道。阿梅。快些出去開門。便見一個十四五歲的雛婢。從裏面跑出來。答應了一聲。便出去開門。一會兒笑容滿面。跑進來說道。小姐不要心焦罷。王小姐來了。隨後便見一個妙齡女郎。梳着兩個辮子。頭漆黑的烏雲髮兒。覆在額上。被風吹得有些蓬鬆的樣子。身上穿一件淺灰色華絲葛夾襖。繫一條黑色羅裙。足上穿着革履。手中提一柄雨傘。(的是個時髦女學生)三腳兩步的走進院子。那廂房內的女子見了。連忙走出來。和女郎握手。笑着說道。湫玉姊姊。今天我猜你不來了。誰知道你冒雨而來。好一個不失信的人。那女郎聽了。將雨傘交給阿梅。和這女子廝並着走進廂房。便向那安樂椅上坐下。答着話道。我最不喜失信。上星期既然答應你來。到此間休說。今天不過是下些小雨。便是下雪。下鐵也要來的。琴妹。你如何一個人在這裏。伯母到何處去了。女子答道。我母親麼。昨天即

到我舅舅處去了。我一個人在此好不寂寞。取了這部石頭記在此解悶。女郎道：這種書去看他有什麼益處？（多情多恨，兒女子易惹情絲，還是少看為妙。）我借給你的新潮和新青年這幾本書，你看過麼？女子笑道：已看過了幾篇，但是有些講到哲學上的不瞞姊姊說，我還有些霧裏看花，不能完全領悟。（倒是老實。）女郎道：是啊，便是我雖看了許多哲學叢書，也大都不肯去細想，只是世界的潮流日新，吾輩既然自號是個文明女學生，也不可不學時髦，懂些在肚裏好和人家談話時有些資料也給人家不敢小覷。（原來如此。）即如婦女解放這事，我想是刻不容緩的。數千年來，我中國婦女可憐都是在男人掌握之中，仰他們的鼻息，他們便把我們婦女當做奴隸，當做玩具，愛則加膝，惡則墜淵，何嘗有些男女平等的思想？（是極是極。）咳，難道女子的智識學問不及男子麼？這都是我國人輕視婦女的一個大錯處。（探源立論）現在是世界文明一日千里，英國婦女多要求有參政的權利，男女平權之聲響遍了太平洋兩岸，我們都是二十世紀的新女子，須要設法脫去男人的舊時束縛，立在對待的地位，凡男子所享的利權，女子也該有分，男子所做的事業，女子也可以做。我前次開了一個茶話會，請你來做個會員，要發揮我們女子的自立本能，不去受那男人的節制，和他人的管束。（其志不小）這便叫做「解放之婦女」。琴妹，你要做個東方羅蘭麼？女子答道：我的思想也是如此，只是最討厭的是我母親，他是我說起這些話時，便說你們到了新法學堂，別的不會學着，却反相信了這些異端邪說。我們婦女只曉得三從四德，像禮記上說的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總不能做得和男子一般。倘然你們要如此做法，男女還有分別麼？我便答道：男女是一樣的人，從父母生出來的，大家都有耳目口鼻，四肢手足，心肝脾

臟。又沒有什麼不同。（快人快語。但是男女究竟有分別的。）那女郎聽了也道。琴妹。可笑我的母親。也是這般不贊成的。他們這些腦子。是又舊又古。憑你怎樣講法。他們仍不會改變的。我們也只好行我們的事。不去管他們便了。兩人正說着話。聽得門上又是丁零丁零的亂響。阿梅聽見便走出去說道。又是誰人來了。開了門。便看見兩個少年。都披着雨衣。說着話。走將進來。女子一眼看見。便喊道。玉書哥哥。你今天怎麼有空到此。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答道。我是來看舅母的。（此語真否）并且還有些微物。要送給妹妹。說着話。兩人已走入廂房。那來的女郎也立起身來。當時女子便對少年說道。哥哥。我母親昨天已出去了。不在家。玉書道。不在家便罷。說着話。從身邊掏出一隻外國金的愛耳近錶。雙手遞給女子。說道。琴妹。我前天聽說你一隻手錶壞了。尚未去買。（何等關心）昨天我在大馬路閒逛。湊巧看見某公司。拍買物件。有這隻錶在內。價錢也狠便宜。故而買來送給妹妹。（多蒙雅愛）女子接了笑道。多謝哥哥的美意。待母親回來了。我告訴他。好讓他老人家還你的錢。玉書說道。妹妹又來了。我講出送給妹妹。豈有取值之理。這些話不要說罷。女子謝了一聲。便指着那個女郎說道。我來介紹這位是我的同學。王漱玉女士。他的新文學。是狠好的。玉書便側着身道。久仰久仰。女子又指着玉書對漱玉說道。漱玉這位。是我的表兄。謝玉書現在某大學讀書。漱玉也鞠了躬。玉書便引着那一個同來的穿西裝少年。通了姓名。方纔知道這是玉書的同學。楊麟。現在某公司任事。那女子的閨名。是叫袁琴儀。那時阿梅又送上茶來。四個人各各坐下。玉書說道。琴妹。同這位王女士在此。講些什麼。琴儀便把適間所發的議論。逐一告訴。玉書和楊麟極端贊成。說道。難得兩位。抱有這種高尚思想。不媿是女界先進。（爲何如此恭維）現在

我們有一個新文學研究會會員。不論男女（這便叫做開通）只要是在學校中讀書贊成這種主義的，都可入會。不知你們二位願意做個會員互相討論麼？琴儀說道：「蒙二位不棄，我們是願意做會員的。只恐我等沒有這資格咧。」漱玉也點點頭。楊麟道：「袁女士太謙了。改日當將章程送上。」四人又閑談了一番。琴儀忽的立起身來，走到鋼琴邊，對玉書笑道：「待我來奏一曲給二位遣悶好不好？」（明明是賣弄本事，然書中亦不可少此一番熱鬧。）又對漱玉說道：「姊姊，我素來佩服你的唱歌，你今天可肯唱麼？」漱玉笑笑，把頭點了一點（也是深表同情）。琴儀大喜，便把鑰匙將琴開了。徐徐的彈起來。漱玉便倚琴而歌（風韻雅絕）：「琴聲悠揚，加着那漱玉嘔嘔鶯鶯清脆無比，真是令人聽了有些悠然神往的態度。這闕歌是說美國的南北戰爭初起時，有些金戈鐵馬之聲，好似兩邊的戰士都是奮勇殺敵。後來一邊的兵丁打敗了那美兵，便大炮火槍排山倒海，價的擁上，追奔逐北，長驅而前，到了夜裏，那慘淡的月光照到戰場上，惟見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還有些受傷的士卒，忍痛呻吟，奄奄待斃（戰的犧牲可怕可怕）。此時較那出塞的胡笳赤壁的洞簫潯陽的琵琶還要淒慘百倍（形容盡致）。」末後漸變到平和歡樂之聲，因為兩邊講和戰爭告終了。（我也望中國有此一日。）漱玉唱到這裏，將珠喉漸漸的唱得和緩。琴儀的手也是輕擺慢撚的，嗶的一聲停了。那兩人聽得呆呆出神（絕倒），覺得餘音嫋嫋不絕於耳，說了許多恭維的話。玉書便掏出錶來一看，道：「時候已有四點鐘了。我們還要到黃博士那邊去。後天再會罷。」遂同楊麟立起身來告別而去。漱玉和琴儀又談了些校中事情。天色漸暮，電燈也亮了。漱玉道：「伯母快來了。時候不早，我也要回去哩。」明天校中再見罷。說罷走出廂房，便喊阿梅拿我的傘來。阿梅連忙走過來，把



傘遞給漱玉。琴儀送到門外。漱玉便道聲再會。走出街口去了。

袁琴儀是一個聰明活潑的女郎。他是上海人。在滬南某女校裏讀書。和王漱玉是同級。明年便要畢業了。他家中祇有個母親。和一個婢女阿梅。因為他有一個哥哥。正在北京讀書。那漱玉的家庭。是狠爲複雜。也有父母。也有哥嫂。也有弟妹。家資也狠富饒。兩家的父母。都是非常愛護女兒。故而他們兩人。狠爲自由。有時候漱玉和琴儀。反而怪厭他們母親說的話。都是不合時務。要設法改良家庭的組織。（家庭革命將來難免。）有時候有媒妁來說親。他們母親要想把他們許配。但是他們堅執不允。說道婚姻是一生的大事。天賦人有自由的權利。父母不可專制。（嗚呼。聚九州鐵。鑄成大錯。我國女子。受不自由婚姻之荼毒者多矣。）須要自己遇得着合式的人。方纔可嫁。故而認識他們的。都稱呼他們爲自由女。（名字新穎。）他們二人可以稱得維新女子了。所以講到婦女解放。他們兩人是第一贊成的。然而看官請看他們到底能敷成功不成功。

講到謝玉書。是富有愛情的人。天性也狠聰敏。狠愛研究哲學。他家中祇有一個母親。便是琴儀的姑母。他和琴儀是表兄妹。小時候便在一塊兒玩耍。他心中着實愛慕琴儀。只是還不曉得琴儀心裏如何。不敢輕于啓齒。這天他同着楊麟來看琴儀的母親。實在是要送給琴儀一隻錶。博他的歡心。（老實揭穿。了。）琴儀是個玲瓏剔透的女兒。如何不悟得。但是他抱着解放的意志。以爲我輩女子。須要有了自立的能爲。方始可以嫁了人。不受男人的節制。所以雖然對於玉書。也有愛情。却因爲時機未到。故而沒有切實表示。還有那楊麟。自從見了王漱玉。也是非常愛慕。便時時和玉書到琴儀那邊去拜會。高談闊

論興致極高。琴儀和漱玉也做了他們會中的會員。每星期六是要去聚會一次。不知不覺過了二年。那四人的愛情已結得深了。(省筆)他們都自以爲神聖。愛戀是合着他們的意志。其時琴儀已卒了業。竟在那外國人開的某廠裏任了職務。漱玉是在一個女校裏教書。玉書也在本地執了教鞭。他們各人都已有了自立的本事了。所以謝玉書和袁琴儀、楊麟和王漱玉他們兩對兒。先在愛儷園內交換戒指。指定了婚約。然後稟明了四家家長。好在他們的家長都是深愛子女。言聽計從的。便揀了吉日。預備青廬替他們成婚。(說來好不省事)

列位。照他們四人的結婚。自然是美滿無比。將來享那自由的幸福。正是沒有盡日。(欲抑先揚)但是小子却要細細寫出他們結婚後的歷史。給諸位一看。前面是小子粗漏。不會寫出楊麟一家的歷史。我如今先要講到楊麟和王漱玉女士。不得不把楊麟的家庭。用極簡括的言語來說一說。楊麟是個世家子弟。他父親是在外邊做官的。家中有個母親是汪氏。年紀已是五十開外。吃素念經。非常相信神佛。而且喜歡老法。規矩很大。備有家法。楊麟有兩個哥哥。都已娶了妻子。又有一個小妹妹。自從漱玉進了門。又添了個新人。初起時汪氏狠愛漱玉。凡有關於漱玉的事。他總留心。便是有些食物。也都暗裏送與他吃。(厭舊喜新人之恒情)夫婦之間。更是不消說得。他們倆愛情。真是和蜜也似的一般濃厚。歸寧了十數天。便依然要到校中去教書。每日早出晚歸。似乎甚爲忙碌。汪氏看見了。便對楊麟說道。三媳出去任事賺錢。我也不好怪他。但是我們楊家的境况。粗有薄田。你父親同你等三個弟兄。又都在外有事。可以說得凍餒之虞。(此等口吻。聞之熟矣)他是個婦女。我們不靠他賺錢過日子。他何必要去受這辛苦。

楊麟答道。母親的話不錯。只是他素來喜愛自由……汪氏聽了正色道。咳。你們單講自由。就是自由也。有一定的限制。總不成違背家長的好言。任心去做什麼事。這便叫做自由。（說話亦未嘗無理）我是愛兒女的不肯看冷破。你去教他不要去教書罷。倘要用銀。我這裏也肯給他。（汪氏的是心愛漱玉。無奈愛之不以其道。適足以生惡感）不看你兩位嫂嫂。也何嘗出去做過什麼事麼。諒他終沒有不答應的。楊麟無奈。便走到他房中。見漱玉正伏在案上。修改學生的卷子。楊麟走過去。拍着他肩笑道。好熱心呀。勸你不要費這些心思。落得辭了職。過過安閑的日子。倒不好。難道你怕銅錢沒有用麼。漱玉聽了。楊麟的話。回過身來。面上帶着三分薄嗔。（何來此不入耳之言）將手中鉛筆一丟。說道。你說的是什麼話。啊。虧你是個新學界的人。怎的說出這些話來。（并剪哀梨。其快無比）楊麟帶着笑道。你不要怪我。這是我母親教我來說的。（不打就招）便把汪氏說的話一齊告訴。漱玉嘆道。婆婆雖是愛我。無如我有我的自由。權我喜歡出去做事。輔助社會發達。盡我一份子的責任。誰也不能來管我。我當初歸你的時候。我怎樣說法。你也怎樣說法。（責備得是）到了今朝。我倒要受人束縛麼。楊麟見他如此說法。也是無可奈何。深恐漱玉不歡。反而用些話來支開了。（足見楊麟苦心）隔了數天。汪氏見漱玉仍然到校。毫不違從。遂喊楊麟前來問道。你同他講過麼。楊麟答道。他一定不肯說要服務社會。並不是貪着銀錢。他這話也有道理。所以兒子沒得話說了。汪氏道。好啊。你們夫妻都是愛着新法。我來教你勸他。那裏會成功。（如夢初醒）待我自己來勸他。看他聽不聽。那楊麟聽了母親的話。便暗中諄囑漱玉。教他在汪氏面前說話。須要婉轉。不可觸犯他的怒氣。他可不和你講自由。不自由。恐怕不對時。要用家法處治的。漱

玉聽了十分不快。後來汪氏便當面勸他不要出去做事。漱玉便說：「天如何給每人的自由？人在世界上所享的，便是自由之權。現在媳婦做的事，也是爲振興教育起見，並非他種無益之事。況且現今世界文明女子也有許多在外任事的。卽如我同學袁琴儀，尙且在廠中任事，沒有人去說他不是。請婆婆仍是讓媳婦出去的好。」漱玉這番言語，因爲有楊麟知照在先，所以說得柔裏帶剛。汪氏只得說道：「我也沒有別種心腸，祇爲愛你起見，你偷然能不做，更是使我歡喜了。無奈漱玉堅執不允，汪氏面子上不好說什麼話，心裏狠不快活。漱玉雖然仍舊每天到校上課，然而心中也好像有了一層障礙。有時遇見琴儀，把這事告訴他，琴儀也是嘆氣，因爲他心中也有說不出的話呢。」（伏筆）

大凡人和人，要是心裏有了障礙，便覺得樣樣不對。兩個人的意見，便變做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這障礙越弄越牢，愈久愈深，好像堅固的城池炮臺，雖有千軍萬馬，也是破不得他。（說得好不可怕，然語語是實。）而且世間的婆媳，要好的少，不要好的多。有些人面子上尙能含忍，然而心裏總是不相容的。這是什麼緣故呢？（你到說說看。）小子想來，無非是因爲媳婦是外人，初進門時，大家的性情都不知道。如唐詩上所說的：「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往往不容易得婆婆歡心。那做婆的，偏不肯原諒一些，因爲世間做婆的人，自以爲今後討了媳婦，可以安然不動，受媳婦的孝順了。（深明心理學。）所以只消一言不合，心裏便是不適意。那媳婦受着他婆婆稍有怒言，也是一個不忘記。從此那障礙便種在他們心裏了。久而久之，便要發生口角。家庭之間，變爲戰場，骨肉之親，化爲仇敵。都因爲大家性子隔膜，沒有愛情，以致易起誤會的緣故。（說得極是。）否則人家有女兒的不少，他們母女之間，何

等親愛做女兒的得罪了母親。他母親有時雖然成怒，但是說過便忘。做母親的責罰女兒，也不會聽見。女兒把他記在心中，報以惡聲，爲何做女兒的一做了媳婦，便和他婆婆不對。做母親的一做了婆婆，便說他媳婦不好（反證甚明）。這可見證我以上的話，不是胡說哩。所以汪氏和漱玉一有了障礙，過了多日，那障礙愈深。姑媳兩人，便覺得不親睦起來了。加着那妯娌兩個，本是嫉妒漱玉，現在見汪氏有些不要漱玉的樣子，便殷勤逢迎，乘機說些漱玉的壞話（此等婦人，屢見不鮮）。漱玉又不肯去燒香拜佛，一新一舊，本是容易起衝突。漱玉心裏狠着不起汪氏，說他是佞神拜佛。在二十世紀上，這種人，算得天演淘汰用不着的了。（此言甚是）汪氏也常在楊麟耳邊絮絮叨叨，講漱玉如何和他不合。只苦的楊麟一面恐怕他母親生怒，一面憂愁他妻子不歡，沒奈何兩邊用些好話來安慰。但是汪氏和漱玉此時已有積不相容之勢了。

做書的做到這裏，且把漱玉的事暫時擱一擱起（故弄狡獪，誰人要你擱起）。要說說琴儀和玉書的事哩。好在看官們也很惦念這二人，怪小子沒有本事，雙管齊下，將他們四人的事情一同寫出來。可是小子做的時候，也是恨不得趕快些，一估腦兒寫完了。只是小子沒有這種能爲，祇好一頭一頭的慢慢說起來。話說琴儀和玉書結婚之後，便到西湖去渡蜜月。水雲鄉裏，終朝歡娛，花月樓前，儘情玩賞。（豔福無窮，令人眼羨。）什麼比翼之鳥，比目之魚，也比不上他們的愛情呢。還有那玉書的母親，更是和善非凡。所以琴儀的身子，是狼自由的。過了蜜月，玉書是每天到學校授課，琴儀也仍供職在那廠裏。每逢星期日，他們倆時常並肩聯臂，到遊戲場中間逛，或是到花園裏去遊玩，非常快樂。（極意描寫，爲後文地

步)但是隔了許多時日。忽然有一層黑霧罩在他們身上來了。原來有一天玉書校中放假。琴儀却仍要照常到廠裏去。玉書在飯後沒事做。要想到廠裏去望琴儀。和他一同出去到黃浦灘邊。吸些新鮮空氣。便一個人走到廠裏。瞧見琴儀正在辦公室裏做事。旁邊有一個女書記陪着。琴儀見玉書來了。便對他說道。你來做什麼。我現在很是忙碌。請你且在待客室裏等一刻兒罷。玉書沒法。便在對面那個客室中坐下。等了些時。琴儀的辦公時點。還未完畢。一個人孤清清的好不寂寞。眼看着琴儀在對面。不好過去說話。那玉書方在沉悶的時候。忽見一個少年。丰姿俊美。穿着西裝。手裏執着一張外國紙。走到琴儀處。好像商量什麼事。那少年俯在桌子上。把身子只管挨近兩個人頭並頭的耳鬢斯磨。不知道的正要當他們是個夫婦哩。(知道的見了。心裏好不難過)後來琴儀將鉛筆在紙上不知畫了些什麼。那少年連連說道。Very good! How wise are you! I think you are an angle set down from the heaven 笑了一笑。走到裏面去了。此時玉書看得妒火中燒。心裏想這個人是什麼東西。他敢同我(我字最爲着重好笑)妻子這般親密。并且打着英語。極口稱揚他。心裏懷的是什麼念頭。(由妒生疑)真是個不要臉的東西。我停回到要問問琴儀呢。玉書又沒精打彩(何苦)的等了多時。看看那一輪紅日。漸漸的望西邊沉下去了。公司裏壁上的大白鳴鐘。鏗鏘的响了五下。那廠裏的人都陸續的出去。琴儀也收拾一切。徐徐的走到待客室裏。對玉書笑道。你等得心焦麼。玉書答道。只要你快活便了。我倒隨便。(冷淡)琴儀見他所問。非所答。便道。我有什麼快活。難道你不快活麼。一同走罷。玉書便快快的立起身來。也不想到黃浦灘去了。便雇了兩輛人力車。同琴儀坐着回家。到得家中。天已近晚。琴儀和他婆婆講

了些話。玉書一個人躺在榻上看書。直到吃了晚飯。回到房中。將近安睡的時候。琴儀見玉書不則一聲。忍不住開口問道。（我也要問）你今天到底爲着什麼這般不樂。你適問到廠裏來。我見你面上還帶着笑容。怎麼我出來時。你便有些不快活。難道我有得罪你處麼。請你告訴我。玉書道。別的不問。單問你那廠中的西裝少年。是個什麼人。和你如此親密。琴儀道。那人姓江。是個副經理。因爲要我畫個圖樣。來請教我。但是我也和他客客氣氣。沒有什麼道理。（表明在先）敢是你疑心我麼。（豈敢豈敢）玉書道。我也不來疑心你。我只覺得這人不應和你如此親密。我看見了。就要生氣。（什麼道理）琴儀道。好啊。你也没有知道我的心腸麼。（其語沉痛）我爲我的職業。不能不同他談話。何況解放的婦女。也不消避什麼。男女的嫌疑。你這般狹心。前天還要鼓吹什麼解放。（責問得好）玉書道。無論如何。解放不解放。這驢子不應該同你如此模樣。（竟是蠻理）他說的英語是什麼話。輕蔑你。就是輕蔑我。以後這種人。你不要去理會。他能當下兩人爭了幾句。都覺得心裏有些不快活。但是也將就過去。

有一天廠裏宴客。許多職員大家聚會。琴儀是其中的一份子。自然也要前去。臨鏡妝束。打扮得真個風流溫雅。豔絕人寰。玉書見了問道。你要到什麼地方去。琴儀道。廠主人今天大宴賓客。大小人員。沒有不到的。我。也要去赴會。玉書聽了。怔了一怔。然後說道。你能不去麼。（總是不放心。有嬌妻者。都有此種心理。然照人道而論。大不應該）我一個在中等。你好不寂寞。琴儀笑道。這却不能。我必要去赴會的。我有我的自主權。勸你不要管我。好在你也常常晚歸。我總是一個人守着的。說罷。翩然出門去了。（此時玉書尤爲難堪）玉書心裏大大的不樂。也是無可如何。歎道。你有你的自由。我也有我的自由。他便同

他老母喫了晚飯。便向牀上睡去了。看看到了十二點鐘時候。不見琴儀回來。（望眼欲穿矣。）玉書又是寂寞。又是怒恨。心中暗想。此時琴儀在那席上。不知如何高興。總要唱兩隻歌。出出風頭哩。（猜得正着。）好好。他也不避羞慚。麼這席上有許多陌生的男人。他是個青春少婦。如何參預其中。加之那驢子不懷好心。真正危險。（不外一個妒字。）想到這裏。唉聲嘆氣的那裏睡得着。聽那壁上鐘聲。已敲了二下。（真苦惱。）方纔聽得打門聲響。傭婦起來開了門。琴儀走到房裏。桃花顏色映着燈光。越顯得嬌紅欲滴。帶着三分酒意。對玉書說道。你早睡了麼。玉書道。冷清清的。我來等你什麼。你倒顛倒做起來了。（竟是氣憤語。）琴儀道。什麼。顛倒不顛倒。男女是一樣的人。應該享同等的權利。玉書道。又來了。（已厭聞之矣。）我問你一個人回家。不害怕麼。琴儀道。那裏會害怕。況且有密司忒江送我回家的。玉書聽了。說道。咳。那驢子送你來的麼。（正是情敵。）我狠討厭他。你倒同他十分要好……此時琴儀有些怒氣。答道。他好意要來送我。（請問女士如何知道。）我也不能拒絕他。這是外國常有的事。到了中國。却要疑三疑四。你枉空是個新學界人。連我在外面。酬酢都不放心。要好……要好……難道我同他要好。不同你要好麼。（我聞其語。如見其人。）你如此疑心。真的逼着要我不出去做事。鎮日價匍匐在深閨之中。做那寄生動物。（罵盡不少人。）看你倒是願意的啊。（也是氣憤語。）玉書見琴儀醉後發怒。深恐小不忍。反亂大謀。便閉口不說話了。琴儀也就卸裝而睡。

過了許多時日。琴儀腹內已是結了珠胎。覺得吃也吃得少了。身體十分疲倦。只要想吃酸的食物。廠裏去做事。也是懶洋洋的。（這是婦女的天生魔劫。）他有時到漱玉處去談談話。着實懊悔自己早嫁了人。



那許多束縛漸漸的臨到身上來了。又過了幾個月。琴儀分娩的時期已到。廠裏也告了假。臨盆時生下一個男孩。啼聲雄壯。相貌魁梧（好一個新國民）夫婦二人甚是快樂。取了一個乳名。叫做小玉。那玉書的母親。更是十分歡喜。琴儀便同玉書商量要雇用乳媪。玉書也應允。便去雇了一個年輕乳母。滿了月。琴儀精神已是恢復。便要到廠裏去銷假任事。出門之時。總是囑付乳母。要當心護養。又請他婆婆留意監視。但他心裏狠念小玉在廠裏做事也覺得有些分心。不比從前。一到五鐘點。便不肯逗留片刻。便如飛的跑回家中來了。（母子天性。爲人子者。烏可不孝其親乎）有一天乳母不當心。把小玉額上撞了一個塊。琴儀不捨得。把乳母大大埋怨。那乳母便氣憤憤地。還了工錢不做了。（偏生偏強）琴儀沒法。只得另去雇了一個。總是不稱他的心。有時對玉書說道。你現在是做了父親了。如何不肯當心小玉。（說是）玉書笑道。我是男子。常要在外的。這撫養一事。本要問着你的。你既出外任事。自然不能不托他了。琴儀不情願辭去廠裏的職務。不聽玉書的話。玉書見他不肯聽。心裏仍是懷恨。

看官。大凡人在平日身子健康的時候。覺得要如何便如何。只要任了他的心去做。好像沒有難事。若然一被病魔纏繞。就要覺得滿身不自由。要能不能怨恨懊悔的心。都要因此生出來了。那時候倘然自己親愛的人。不來殷勤服侍。心裏更是悲傷。那一天琴儀感冒風寒。生起病來了。恰巧這時候乳母告假回鄉。那小孩子只有玉書的母親當心。小孩子見母親生了病。也會不安起來。時時啼哭。不肯脫人的手。他婆婆又要煎藥。十分忙碌。一個僕婦。只好做些粗事。不能幫忙。琴儀見了。心中十分焦急。那病也一時不肯好。朝上寒熱退了。晚間又上來。玉書背地問那醫生。知道這病狠爲厭氣。却無大礙。其時適值玉書的

朋友結婚。玉書也要去吃喜酒。兩天不曾住在家中（抑何忍心乃爾）琴儀甚是怨恨。自傷命薄。爲何做了女子。有這些障礙。反而不能自由（無限悲感）待到玉書回來。便問道。好啊。我生了病。你却不會來伏侍過我。小玉又鬧得利害。家裏無人看管。你也不來抱抱。却反宿在外邊。你的愛情變了麼。玉書笑道。不敢不敢。這是我的自主權。你也不能來管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琴儀知道玉書有意來報復他。又道。既然如此。你。在外邊。倒快活麼。玉書道。昨天我們叫了幾個局。都是海上的名花。輕擊淺笑。風流綽約。狠是溫存。如何不快活（有意說得如此。不然。玉書真是個負心郎了）琴儀聽到這裏。面色慘白。幾乎發暈（玉書如此作頑。大非惜玉憐香之意）嘆口氣道。你這個負心人。薄倖郎。還要來家中做什麼（悲痛之語）玉書道。你這話說得希奇。難道我們男子在外面的酬酢。你也要疑三疑四。我同你的要好。不及同那娼妓的要好麼（疇昔之事。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你講女子解放的什麼。東縛男子起來了。琴儀知道話中有因。恨得無話可答。不覺心中一酸。落下淚來。低低的哭道。狠心的玉書。你們男子的心腸。都是硬的。狹的。只要人家不自由。你們自由（何其說得痛切也）我生了這個孽障。便是我心頭之肉。可憐我在廠裏做事。都沒有心路。你却輕描淡寫的。和從前一樣。我也知道你的心思。只不要我在廠裏做事罷了（一語破的）所以我今天生了病。你不肯來。溫存着顧。反而有意住在外邊。只要問問你的良心。能對得起我麼（至誠之語）我現在已轉定了念頭。不能不把廠裏的事務辭了。省得受這般苦惱（境遇四逼。不得不然。可憐）但是。要望你做一番出人頭地的事呢。玉書聽了。心花怒放（目的達到）從椅上跳起來。走到儀琴牀邊。將身俯下。兩手把琴儀的手握緊了。連連接吻。說道。琴儀。你能如此。

我很感激你的望你恕吾以前的罪過。要知道我謝玉書的愛情是狠純潔的。沒有別人能夠辱在我的心裏呢。琴儀！琴儀！你能原諒我麼。

自此以後。琴儀的病漸漸痊好。廠裏的職務果然也告退了。只在家中撫養小孩。奶媽也不用了。閑來看書。消遣消遣。那玉書放了學。便回到家中。兩個人說說新聞。講講故事。抱抱小孩。狠覺得融融洩洩。快樂無比。不似琴儀在那廠裏做事時的光景了。（讀之有無窮感觸）一天風斜雨細。秋景憔悴。琴儀正在抱着小玉逗他玩笑。忽接到一封信。一瞧封面上乃是漱王寄與他的。琴儀道。多時未去見他了。他有什麼事寫信來。（銜接得勢）隨即拆開一看。其辭道。

琴。姊。如。握。妹。聞。之。不。自。由。母。寧。死。妹。與。姊。幼。時。同。學。即。主。張。平。權。自。由。主。義。謂。今。日。中。國。婦。女。尚。在。黑。暗。之。中。層。層。壓。迫。事。事。束。縛。仰。人。鼻。息。爲。人。奴。隸。非。有。偉。見。卓。識。之。婦。女。毅。然。以。先。覺。自。任。提。倡。解。放。則。吾。中。華。婦。女。無。以。自。脫。於。苦。海。故。當。仁。不。讓。以。身。作。則。以。冀。喚。醒。國。民。改。造。山。河。愚。公。移。山。精。衛。填。海。事。之。成。否。非。可。知。也。無。如。年。來。願。與。心。違。懊。喪。欲。絕。此。身。已。加。束。縛。復。何。言。乎。自。由。雖。然。吾。身。尚。存。一。息。不。懈。總。冀。打。破。挫。折。驅。除。障。礙。而。今。日。者。橫。被。羞。辱。動。遭。誹。議。有。志。未。成。徒。呼。負。負。是。以。妹。已。無。意。偷。息。人。間。願。一。死。以。警。國。人。矣。所。幸。山。濤。猶。在。稽。紹。不。孤。夙。仰。賢。伉。儷。倡。自。由。之。論。抱。解。放。之。志。偷。能。積。極。進。行。登。高。一。呼。則。天。下。之。廣。當。不。乏。志。同。道。合。者。共。起。而。實。行。之。也。若。果。爾。妹。在。九。京。亦。當。含。笑。無。恨。矣。……（下略）

漱玉絕筆

讀者諸君看了這封信。決然也要驚疑。說道王漱玉這樣一個人。怎麼會死。原來漱玉和汪氏新舊衝突。

已非一遭。(迴到上文) 有一天漱玉校中請漱玉和一位女教師到北京去聚會。順便參觀北京教育的狀況。漱玉甚是高興。和楊麟說了。束裝待發。那汪氏知道這事。便不放漱玉出外。漱玉和楊麟說了許多話。(省筆) 氣憤憤的。攔着行李。不別而行。這一去。把汪氏氣得了不得。拍案怒道。我從來不曾見過這種新法婦女。竟敢目無尊長。不別而行。這還了得。回來時決不輕恕。(這樣家長多得狠) 楊麟苦苦哀求。汪氏怒氣未息。回房睡去。約摸過了十數天。漱玉從北京回來了。帶了許多土貨。走進門來。見汪氏正同二位妯娌講話。便上前叫應了。汪氏淡淡的說道。少刻你可到我房裏來。漱玉便到他自己房中。把物件安置好了。便到汪氏房裏。見汪氏面上狠是不樂的樣子。對漱玉說道。媳婦到北京是誰教去的。漱玉答道。校中派着的是去聚會。藉此參觀各校。汪氏道。家長不教小輩去。小輩能去的麼。(一句緊一句) 漱玉道。只要正當的。不必得有允許。因為各人有自由。權家長要管小輩。是恐怕小輩做壞事。若然這事是正當的。是有許多益處的家長。要干涉不。放人做。這叫做專制。(天下家長聽着) 束縛他人的自由。做小輩的。因時達權。也未必穩要得着。允許。汪氏道。如此說來。此次你往北京。我教你不去。是錯的了。(豈敢) 你目無尊長。不別而行。已經錯了。還當是正當的。這也太不知進退啊。(屢以尊長之勢相壓。令人讀之。亦為不平) 難道刑于之責。還要有煩老身麼。漱玉也答道。婆婆不是這般講。……汪氏喝道。算我講錯了。現在朝代已換。民國世界。竟有你等倔強的女子。大非國家之福。(說得好笑) 你講新法。總不能棄去家長。你既然做了楊家的媳婦。是要照着楊家的法度做事。(專制之極) 你這般不受管束。我到此不能不照家法處治。說罷。命婢女取過戒尺來。命漱玉跪下。漱玉道。媳婦沒有什麼。錯婆婆爲什麼這般。

深責。汪氏不由分說，扯住漱玉的手掌，重重的打了二三十下（冤哉枉也）那如煙兩個，此時只得一齊跪下。請汪氏息怒。汪氏方纔罷手，說道：「以後要望你速自改過纔好。」漱玉從來不曾受着夏楚。今天汪氏待他如此嚴厲，竟是硬要禁止人家的自由，不覺非常悲傷。回到房中，哭泣不已。看看楊麟還不回來，心裏暗自怨恨。嫁了這種古舊人家，那汪氏倚着長輩勢力，定要束縛他人。天下竟有這種姑嫜！我王漱玉是個解放女子，熱心自由的人，如何遇着了這個對頭？他要束縛我，我却不能甘心委棄向來的主義，去做他的奴隸（好志氣）然而照他的勢頭看來，此後風波真惡。自己決沒有出頭的日子（轉入悲觀）想要和楊麟離婚罷。楊麟並不會錯待我，我何忍同他說這些話。想來想去，打定主意，不如去尋個死路。我死了，看他還能管我麼？西哲說的，不自由毋寧死。我還是撒手人寰的好。強如在此受他的束縛（讀至此當爲墮淚，改良家庭一事，誠爲今日亟務）死志已定。遂從案上取了一匣燐寸，把頭剪了，和茶吞下。便向牀上去臥。忽然想起琴儀，嘆道：「他是我的一個知己朋友，不可不給他一個信，使他知道好待我死了。還有他來憑弔一哭呢。」遂起來磨墨，壁牋草草的寫了一封信，命僕婦送往郵局。長嘆了數聲，向牀上倒頭便睡。僕婦來請他用晚飯，他也不要吃。少刻楊麟回來了，見漱玉橫臥牀，淚痕界面，不覺大吃一驚，問道：「你今天方從北京回來，爲何如此模樣？你有什麼冤屈，請你告訴我。」說罷，將手巾去揩漱玉的眼淚。（偏要纏綿，漱玉此時九曲迴腸，寸寸斷矣）不料漱玉見了楊麟，更加傷心。那眼淚愈揩愈多。此時漱玉服的燐寸，毒性已是發作，咬着牙齒，握住楊麟的手，答道：「你只要問你的母親，便曉得了。至於我呢，已爲爭那自由情願，拋棄我的性命，寧死不受這種無價值的管束。你也不必爲我悲傷，人孰無死，只

爭着早晚哩。（語似達觀，實是悲傷過度。）楊麟知道漱玉業已服毒，唬得魂魄出竅，手足冰冷，連忙跑出去，喊家人去請醫生。一面早有他妹妹把適間衝突的事情，告知楊麟，楊麟頓足嘆息。此時汪氏曉得了，也非常着急，一疊連聲的催請醫生。（蓋汪氏初不料漱玉之自盡也。哀哉。）無如毒性快發，等到醫生到門時，漱玉已是香消玉殞了。（哀哉。漱玉如此結果。）楊麟見他愛妻活活的慘死，倒地大哭，定要以身相殉。經衆家人勸定。那時漱玉的母家得了信，連忙一齊飛奔過來，和汪氏鬧個不了。幸虧兩家都是名門望族，自有那排難解紛的魯仲連出來，好好的說開了。等到漱玉一坏黄土深深埋香的時候，楊麟在墓前哭拜一番，自去削髮爲僧，遯跡青山去了。（傷心末路，古今同慨。）這是後話，我却不要多提。却說當日袁琴儀看了漱玉的信，又是驚疑，又是悲痛，那眼淚好似斷線的珍珠，撲簌簌的從眼眶裏落下來，滴得衣襟盡濕。（免死狐悲，物傷其類，而况知好如一人，一旦忽接噩耗，其傷心爲何如？）那時聽那窗外雨聲漸瀝，夾着那階下秋蟲唧唧之聲，陡然想起昔日和漱玉在他自己家裏如何遇見謝楊二人，生了愛情，到今朝便添了一層魔障。（映照前文。）知交如漱玉，今已所志不成，殉身黃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胸中的感觸，一時叢集，呆呆的抱着小玉，仰天長嘆道：天實爲之，奈之何哉。（餘韻悠然。）

列位看了小子這篇小說，好像我含有不贊成解放的意思，故而說來有些挫折人家的銳氣。雖然諸君要曉得自古至今，要做成一件事體，通行天下，是何等煩難。那漱玉和琴儀抱的宗旨，行的事體，本是不錯，但是所處的時候，是還在萌芽時代，而且束縛過多，操之過急，反而不能達到他們的心願（道着語）故而他們二人可算得是解放中之犧牲罷了。猶如辛亥革命，當那清廷未倒，民國未建的時候，許多烈

士仁人都是事敗而死。也可以說他們做的事不好麼。所以婦女解放並非不可辦到的事。斷然不見得像那書中琴儀說的奈之何哉。一句話就此完結。所要認定的婦女解放是要被人家平等看待。享那自由的幸福。並非說是男子做的事。女子都可以做。一定要做得和男人無異。天生男女自然有分別。有些男子做的事。女子自不能做。況且女子又有撫養新國民的責任。社會上的事。有種決不能做。譬如男子有的推黃包車。女子也去推黃包車麼（語頗滑稽）不過解放的女子有了高尚的思想。和學術。自然能夠自由選擇他能做的職業。定他終身的趨向了。近來國中婦女解放聲浪。一天高一天。講到應當如何而後解放。我起首已說過。毋容多贅。所望的國中許多名賢碩士。要輔助他們婦女先走教育的路。一面振興婦女的職業。使人人可以自立。還望那婦女之中。能有出類拔萃的人。熱心提倡。做那先河之導。遵着那平坦的大路。走去。完全達到婦女解放的目的。這是小子著書的用意了。否則出于此而入于彼。有何益處。而且歧路亡羊。舍本求末。恐怕非但沒得益處。反而有害了。又有不可解說的。如近日海上某遊戲場。藉口解放婦女。竟用了一班蕩婦少女。招待遊客。他是什麼用心。我也不必說出來。但是照這樣的解放做去。恐怕在那婦女精神上。真正解放的前途。大有妨礙呢。（獨具深心。世風澆漓。有心人所同悲也。）列位以為如何。

小說 後患

(小青)

方六句鐘時。華蕩而已公畢歸家。汽車及門而止。閤人聞聲。立啓扉恭立延候。華蕩而徐步入廳。事即有兩小孩跳躍出迎。爭拍手呼爸爸。華蕩而含笑以應。爲狀。滋樂。旋去其外衣授侍者。攜兒俱進內室。半句鐘後。華蕩而與其妻兒同進晚餐。迨餐事終了。時鐘已鳴七紀矣。華蕩而乃一一吻其子女。令先歸寢。至此。華蕩而一日之事務已畢。乃趣坐一椅中。口卸雪茄。取小說一冊。置之膝上。徐徐披閱。華蕩而此時。蕭閒已極。不知卽於此蕭閒之中。乃有意外之禍。耗至矣。蓋當其默坐觀書時。斗聞門鈴鏘然動。華蕩而異之。引耳以聽。須臾。聞室門有剝啄聲。進之。乃一女婢手將一函。華蕩而受函審閱。見封面標緊急二字。惟筆跡至生疏。一時乃不辨爲誰。願略一尋思。忽大驚駭。立執函自椅起立。心訝此函。豈卽韋廉肯德所致者耶。思至此。十五年前之往事。驟忽奔趣。心頭冷汗。浹背。手指亦不期而顫。不可自制。已而強自鎮定。立剖封。出其信箋。則箋末署名。固嚇然「韋廉肯德」也。華蕩而益震恐。悸之餘。竟不敢讀其函文。一若此函中含有非常之魔力。足以攝其心魂者。良久始買勇作氣。閱其函曰。

華蕩而吾友見此。君得吾簡。意必不免詫駭。蓋吾等闊別至今。音耗久沮。今吾突然致此。固非君意料所能及也。願吾作此簡。亦非得已。吾今方瀕瀕留。此簡達君之際。吾或將舍此世界而去。以吾於近二年來。常爲病魔所困。益以隱昏。在躬。被天君苦遂致促損。吾年此二年中。吾病軀羸弱。影事幢幢。乘虛而入。困擾吾心。其苦有不勝言者。吾嚮恆於病榻。悔罪之說。噴其謬妄。而今則躬自經歷。始覺事有固然。歷歷不爽。而曩昔武斷之念。斯眞妄耳。嗟夫。吾友昔日不法之舉。非吾與君及狄貝三人共同爲之。



者。耶。今。吾。既。垂。死。病。中。思。過。後。悔。莫。及。而。狄。貝。雖。逐。跡。蠻。荒。隻。身。走。阿。非。利。加。然。法。網。恢。恢。疎。而。不。漏。終。必。不。能。逃。罪。惟。不。知。君。於。此。事。今。茲。尙。省。憶。否。耶。吾。等。自。曩。日。分。手。各。走。西。東。但。聞。君。逃。往。美。洲。初。不。審。寄。蹤。何。所。直。至。數。閱。月。前。吾。以。就。醫。蒞。倫。敦。始。聆。君。嚇。嚇。之。盛。名。知。君。已。富。矣。顧。君。縱。富。有。而。往。皆。在。躬。勢。必。不。能。盡。泯。以。金。錢。之。力。雖。大。要。不。足。以。自。贖。中。心。之。隱。慝。此。吾。敢。斷。言。者。也。雖。然。吾。書。至。此。當。述。吾。所。旨。不。復。作。無。謂。之。空。談。蓋。吾。當。此。一。息。奄。奄。之。際。已。將。昔。日。所。爲。草。一。供。狀。狀。中。據。情。直。書。歷。敘。吾。三。人。同。謀。之。贖。末。無。復。一。毫。諱。飾。須。知。吾。之。出。此。實。屬。忍。無。可。忍。今。既。瀕。絕。則。不。得。不。盡。吐。胸。臆。以。求。死。後。靈。魂。之。平。安。論。策。雖。愚。論。情。則。殊。可。憫。已。吾。友。乎。君。今。讀。此。必。且。怒。吾。連。累。然。須。諒。吾。歷。年。磨。折。被。苦。萬。狀。臨。終。爲。此。情。非。得。已。且。今。吾。雖。牽。涉。君。名。然。迴。憶。舊。交。又。念。君。改。行。已。久。亦。雅。不。願。令。君。伏。法。躬。嘗。鐵。窗。之。風。味。故。今。復。強。忍。殘。喘。作。此。密。簡。示。君。以。最。後。之。生。機。蓋。吾。所。草。之。供。狀。此。時。方。在。一。牧。師。手。中。此。牧。師。名。恩。特。露。居。公。園。街。某。號。與。吾。寓。對。向。方。吾。授。狀。之。時。曾。密。加。緘。封。且。囑。彼。必。俟。吾。氣。絕。之。後。始。可。遞。交。警。署。剖。其。內。容。然。則。當。茲。吾。將。絕。未。絕。之。時。狀。中。之。秘。不。卽。宣。露。寧。非。君。從。容。措。施。之。佳。機。耶。嗟。夫。吾。友。吾。言。盡。於。此。矣。恕。吾。罪。吾。一。任。君。意。然。君。苟。怒。吾。者。亦。當。曲。諒。吾。衷。須。知。吾。垂。死。神。衰。爲。良。知。所。迫。但。求。死。後。之。安。寧。初。非。有。意。陷。君。卽。觀。此。簡。徇。私。告。密。未。始。不。爲。君。計。君。當。能。知。吾。之。用。心。矣。

韋廉肯德絕筆

華第而讀已忿懣萬狀不禁齟齬而詈曰可惡哉此無膽懦怯之狗今竟株連及吾矣方其詈時自覺熱血岔湧縷縷直趣腦海額筋盡暴呼吸亦促時一手執簡一手方按椅背怒鬱既甚若欲力擲其椅者良

久始力自遏制。氣乃稍平。因思橫逆。既來非一。怒能了法。官慎思善策。以圖補救。蓋簡中所謂不法之舉。乃三人合謀。云云。其詞乃非虛構。雖其事已歷十五年之久。顧就法意觀之。爲惡者刑。初不因時久而遂致輕減。果爾則隱秘。既發必不免黑索纏身。領略犴牢之滋味。此情此景。真不忍設想矣。華蕪而思此。陡覺不寒而慄。徧體戰動。則就室徘徊。徐徐調舒其氣。且俯首沉吟。若欲得策。以自免罪者。良以華蕪而此時。已致身通顯。聲譽既著。社會人士。羣景仰其人。果不幸一旦伏法。繫身囹圄。則不特名節墜地。言之痛心。而妻孥無辜。同蒙奇恥。問心尤不能忍。以此之故。華蕪而輾轉尋念。殊覺此事不能忍置。法必急謀解。決以圖自拯。且以拯其妻兒。因喃喃自語曰。事既至此。吾必不能聽其自然。今據彼獠自云。苟一息尙存。秘狀不卽發露。則吾猶有迴旋之餘地。然彼已瀕絕。縱能延至天明。亦不過數小時之久。而此數小時中。吾又何能爲力。欲逃遁以避罪耶。則赤手空拳。復有妻子之累。逃將焉往。卽免罪矣。而囊橐旣虛。亦必流爲道饑。計豈兩善。以吾雖富有所蓄。多不動之產。倉卒求售。必惹人疑。矧爲時旣迫。卽欲求脫。在勢亦所不能。爲今之計。宜立往肯德之所。面責其誤。然後再設法挽回。或可冀萬一之僥倖耳。語次。復切齒作咒。詈聲曰。此巽怯之弱蟲。臨死畏蕙。生其迷信之心。寧不可喘。况曩日之事。彼實主謀。而今乃累禍及吾。此眞足令人切齒腐心者也。咒已。復凝視簡中之住址。移步趨門。若欲徑詣肯德寓所者。乃行及門次。又蹶脚弗出。一轉念間。復覺此行初無裨益。因念今此往彼。設在肯德氣絕之後。不及晤面。詎非徒勞。卽或未死。又虞彼拒不許面。縱得面矣。而對此垂死之人。雖加斥責。又復何補於事。矧彼之迷信旣深。揆厥情勢。斷非口舌所能爲功。抑有進者。彼之供狀旣已授交牧師。則雖欲挽救。爲時已晚。然則今茲所欲得者。卽

在此恩特露。牧師果能就彼手中取歸秘狀。始爲萬全之策。已又念此策雖佳。實行乃非易。亦知彼恩特露牧師者。必爲一侈言神權之腐儒。肯德之所以畏罪內侮。殆亦卽此公誘說之功。今彼受委託。藏其密封。又豈肯輕易予人。若是已。今貿然而往。勢終無功。且或因此自顯真相。啓其疑竇。反致債事。則又奈何。華蒹而反覆尋思。終覺左右莫可。蹀躞久之。忽皇然自語曰。嗟夫。吾今獨居靜念。坐失時機。愚莫甚矣。使此時肯德已逝。則恩特露必將呈簡於官。果爾。秘簡一剖。警騎且立造吾門。吾不其殆耶。故今吾不欲自救。則已。苟其欲之法。必立往面彼牧師。無論如何。必須取歸其狀。蓋吾爲一家之生命名譽計。不得不出此末策。利害若何。殊不能多所顧慮矣。至是華蒹而意志遂決。立趣其書室。啓屜出一短銃。納諸囊中。方擬趣出。復聞門鈴大震。華蒹而駭極。意殆警吏至耶。則屏息斂神。立門後聽之。俄聞闖者啟關。則爲一女客來邀。其妻赴跳舞會者。意始稍稍安。十分鐘後。華蒹而悄然離宅。不告一人。既出。亦不敢乘車。但俯首凝神。疾足向公園街以進。

公園街者。地本幽寂。時既入夜。道中車馬稀少。爲境尤形清冷。維時華蒹而已蹣蹣而至。且行且引首仰望。就路燈中辨矚號數。既忽止於一屋之前。仰觀樓窗。見臨街一窗。燈光外透。窗上映一人影。狀似護病之女子。華蒹而因領首自語曰。以狀卜之。此儉殆猶未絕也。語畢。復移步向對街。果得一屋。屋前標恩特露牧師姓氏。華蒹而覩此。則駐足出視。其時計已指十一句鐘。默忖此非訪客之時。已今突入。將何以爲辭。願若逗遛於此。必且觸警吏之目。勢亦非妥。因移步近門。引手推之。門乃應手關。華蒹而乃塞身躡足入。既入。小立。見右側一窗。有燈光自隙縫中射出。似初未闔。因徐徐近之。引目內窺。見室闈無人。近壁列

一書桌。桌上紙件雜陳。尤有巨厚之書數冊。以狀度之。似卽牧師之書室。而書桌之屨。有一二方啓。其半華蒨。而私忖。此室旣爲牧師所居。則韋廉肯德之秘簡。得毋卽藏存於桌屨中耶。思次中心怦怦。躍動不已。又念使所料非舛。則但須跨窗而進。取出其簡一舉。手間卽能自救。爲機之佳。無逾於是。顧如此措。施實屬盜竊。苟不幸爲人覺察。又當何如。於是又低首沈思。者可數秒鐘。忽自決計。無論利害。必當入室一搜。亦知秘狀之能否取歸。關係重大。固不能不有相當之代價。今茲冒險行竊。殆可謂自救之代價矣。計定卽徐推窗令啓。已乃聳身一躍。遂登窗檻。迨旣入。僕行至於桌次。見桌上巨冊。皆聖經道學等書。知此果爲牧師書室無疑矣。因亟屬目於桌上之紙件。乃無秘狀。遂啓書桌之屨。第一屨中。所貯均收據回單之屬。復發第二屨。則得一煙斗及煙餅數事。華蒨而咸置之弗顧。急發其第三屨。忽見屨底有文件一束。夾以厚紙。繫以藍帶。狀至鄭重。華蒨而遽取出之。取時汗被其額。手指乃較簌而顫。正擬拆視。猛聞有沉靜清厲之語聲。出自身後。言曰。夜深如此。乃尙有不速客至耶。華蒨而大震。反顧手中之紙。立墜於地。見室門啓處。立一灰鬚之老者。道貌岸然。知卽恩特露牧師。時牧師又曼聲言曰。吾友汝不幸。誤趣歧徑矣。須知凡此紙件。雖皆爲拯引靈德之名言。然若以塵世之價格估之。固不值半文錢也。華蒨而此時惶懼實甚。不特無言。四肢都不能動。若猝被電吸。非然者。室窗猶啓。距離未遠。固不難騰越以遁也。時牧師復自金邊之目鏡中。炯炯視華蒨。而華蒨而益慄。兩股戰動不止。因急支身於書桌。若防傾躓。牧師審矚有頃。忽搖首微喟。小語曰。吾曾聞世有衣冠其表盜賊其心者。今不圖於君徵之。世風凌替。至是可勝嘆哉。語後邁步左趨。徐伸其瘦弱之手。作勢欲按壁上電鈴之機鈕。華蒨而覩狀。駭極而號曰。勿爾勿爾。吾

實非尋常之賊。牧師聞語，因現猶豫色，卽止其手。廻首曰：「信耶？吾固謂汝乃此道中人也。然則君來何爲者？」華莠而全息曰：「吾……吾來乃欲面君。牧師曰：「面吾耶？又爲何事？」趣言趣言，恕吾不能久待。言時仍置手於鈴次。若急待其答者，華莠而戰兢曰：「吾之來此，本欲向君求索一信。至時見窗虛掩，一時昏瞶，遂乃踰越而進。牧師曰：「然耶？君掩入吾室，殆欲得一信耶？然則試坐而言之。忽吞吐弗盡，令人莫耐。華莠而聞之，如捧綸音，立如命趨坐一椅。時華莠而爲恐懼所中，但冀寬恕，絕不敢作抵抗之想。故雖囊中貯槍若已忘懷，少頃華莠而續曰：「吾所欲得之信，今方在君掌握。蓋爲一垂死之病人託君者，其人名韋廉肯德也。牧師忽訝曰：「君爲此耶？事誠有之。然彼韋廉肯德者，旣以秘簡託吾，此乃彼與吾之關係。則君又何權干涉者？」華莠而曰：「吾非干涉此事，與吾亦至有繫屬。蓋肯德以秘簡託君，俟彼死後將以之授交警署簡中，非他實爲一犯罪之供狀。此罪固由彼主謀，然吾亦牽涉其中。頃彼以書告吾，吾故知其詳。今彼書猶在吾懷中也。且言且探囊出函，以示牧師。牧師點首曰：「甚佳。今汝且置函桌上，復歸汝座。華莠而應諾。牧師旋取函閱視，閱已乃曰：「此誠奇事。然吾夙觀肯德爲人，固似有隱慝於心者。今乃果然。第不知彼曾犯何罪，又何致連累及君。汝盡述其巔末。華莠而不卽答，但以齒自齧其唇，爲狀似怯於發吻者。牧師乃冷然曰：「胡再不言？豈汝頃所言實出謊造，一時不能貫串，今乃用其思索耶？」華莠而突應曰：「吾何敢謊君。今以奉告。曩日之事，實吾等三人通謀爲之。其事乃爲一詐詭之合股公司秘幕。旣露，吾等乃各挾資以遁。耳。牧師軒眉曰：「噫，然則彼附股之人，旣喪血本，卽不破產，亦不免悲痛欲絕。夫人以信義託汝輩，汝輩乃蛇蝎存心，竟吞沒之。天下不義之事，孰甚於是。然不知汝分肥幾何？」華莠而嚙嚙曰：「爲數匪鉅，每

人得一千磅耳。牧師曰：一千磅耶？此數在汝視之固似淺淺然若出自作苦者之手雖屬分毫必皆由汗血換來亦可想見其艱辛而汝曩日既爲此舉今則自懼發露乃復潛入吾室竟欲竊取其狀冀以滅迹然乎華蕪而惶慚交併面色乃聖白如紙已而作哀乞聲曰：吾知過矣故十數年來遇事無僞力圖自新用贖前愆然此時使發吾舊覆不特喪吾一身即吾妻吾子亦必同罹其劫吾之受罪固屬擊由自作然妻孥無辜將同爲窘辱之餓殍心又何忍今吾故求君慈恩赦吾既往許以更新則我必終身感德矣牧師沉吟曰：雖然吾有何權恕汝者華蕪而急曰：其事至易君苟憫吾但須舉肯德之秘簡予我或則付之一燔吾即食德靡旣矣牧師徐徐曰：此又烏可須知吾受肯德之委託曾向彼宣言必一一如彼所囑假使此時吾授簡於汝而不交諸警署則吾爲食言以守道之人而乃出此吾又何以自解華蕪而忽作嗶咽聲曰：密司脫恩特露君爲奉教之信士宜必以慈悲爲懷脫君果實踐所言則不啻手縛吾而致之警署然則君亦忍見吾妻兒鬻鬻辱辱伶仃之慘狀而不一動矜憐念耶至於君虛食言原屬至理然爲慈悲之故迫而出此當亦爲天心所諒君真能救吾乎語畢牧師不答但俯首沈思不已華蕪而又肅然進曰：密司脫恩特露君必允吾俾寬吾自新之路至吾前得之職今願如數繳出藉爲悔過之表示今但乞君一言應允也牧師忽仰目曰：此殆汝自欺之詞耳蓋汝今縱有此願試問汝尙能覓得彼被欺之附股人耶華蕪而立曰：此固不能然若以此款充諸善舉則間接償責似亦足爲吾贖罪今吾當交款於君君爲牧師必能爲吾佈置牧師斗呈不豫色似雅不願干預其事者乃曰：君言雖似動聽然亦未爲合理既而又蹙額曰：此事左右皆艱洵不易解決然此秘簡之中是否果如君言之罪狀尙未可知使其不然君之

皇皇，寧非無謂。故吾意宜先決。此題然後再從長計議。語畢，移步至書桌之次，啓其最下之一屨，則爲華蕪而未及檢視者。牧師就屨出一棕黃色之封簡，復取小刀剖之，徐徐展開。時則華蕪而旁立，雖不敢擅自趨觀，但默觀牧師顏色，間接亦足知簡中所書確係供狀了無疑義矣。牧師閱已，點首謂華蕪而曰：是矣。簡中果係罪供，悉如君言。然則此事將何以處置？吾真不知爲計矣。語後又俯首注地，似力索解決之策者。室中乃少寂。俄頃，華蕪而又哀懇曰：密司脫恩特露，君今能承受吾計否？果許吾者，吾一歸家當力簽千鎊之支票予君。君俟明晨兌金之後，亦宜以秘狀寄吾。如是吾心之感德，將永永無忘。君爲慈悲天父之使者，今宜以慈悲示吾也。牧師聞此，益踟促不安，則就室負手閒步，搖首曰：吾殊不能遽決。容徐思之。華蕪而見牧師意動，亟復進曰：此事君片言可了，幸勿留難。苟吾此時不得君諾，則將終夕皇皇，莫能安眠。密司脫恩特露乎！今君果允吾否？苟不允者，則吾將長跼以求矣。語後室中又寂然有間。倏而牧師作莊重聲曰：吾志決矣。一切當悉如君議。吾出此舉，固未免過當，然爲慈悲故，或能自解。今汝願既遂，可行矣。此言既發，華蕪而感極幾泣，欲覓詞致謝，乃語聲爲悲哽，所阻格格，竟不能吐。於是遂匆匆離牧師之屋，步至通衢，覺冷夜沈寂，空氣澄鮮，呼吸頓舒，旋招一街車，直驅歸家。蓋此時得牧師一諾如釋重負，心無罣礙，坦然無復顧慮，以視來時之慄慄不安，處處防人，聲察迥若兩人矣。

華蕪而既抵家，立簽一千鎊支票，加以封簽，封畢復出，致其簡，親手納諸郵筒，已始歸眠。眠時至酣適，竟夕都無夢擾。迨次日近午，果有一掛號之簡，遞至其家，剖簡審視，果韋廉肯德之罪供狀也。華蕪而自首至末，復讀一過，讀已立引火焚之。一剎那間，紙都化灰而飛，華蕪而見此中心愉快，無可言狀，而因樂生。

感。遂。念。及。牧。師。矜。恕。之。恩。午。膳。罷。後。乃。復。驅。車。詣。恩。特。露。牧。師。之。室。擬。登。門。道。謝。既。至。華。蕻。而。直。前。款。關。一。小。婢。出。應。因。陳。造。謁。之。意。婢。忽。搖。首。詫。異。答。以。不。知。華。蕻。而。曰。吾。來。訪。恩。特。露。牧。師。者。胡。云。不。知。婢。瞳。目。曰。先。生。誤。矣。此。間。寓。客。初。無。牧。師。亦。非。姓。恩。特。露。者。蓋。爲。一。密。司。脫。狄。貝。今。晨。彼。偕。其。友。密。司。脫。肯。德。者。猝。忽。離。此。謂。將。離。英。遠。游。然。彼。臨。行。時。留。置。一。簡。謂。苟。有。客。造。訪。者。可。以。簡。予。之。先。生。殆。卽。受。簡。者。乎。言。次。卽。探。胸。出。一。紙。封。華。蕻。而。接。觀。封。面。果。署。己。名。急。剖。視。之。僅。寥寥。四。語。曰。

曠儀千鎊拜領謝謝前途珍重再圖相見

狄貝肯德同啓

華蕻而讀此。一時神志惛惛。自疑入夢。兀立良久。始徐徐引手撫額。覺腦府中思潮奔涌。洶洶莫已。且有喃喃之語聲。自逆其唇吻而出。曰。狡哉。惡奴。若輩合而謀。吾吾不之察。乃墮其術中。蓋肯德固狡獪。猶昔初未病危。而狄貝亦復無恙。第以十五年闊別。彼又蓄鬚。吾乃不復省識。然往事已矣。來日方長。脫若輩貪欲未饜。覩吾多金。再接再厲。則後患難堪。吾奈彼何。嗟夫。吾曾聞作惡知悔。猶可自蓋。乃今吾雖悔。仍不能自免於後患。悲夫。



●綠窗絮語

(鄭逸梅)

深情刻骨髓。豔影鑄心頭。

吟心冷。愁緒絲絲。

无住嘗曰。人生數十年耳。過此便了。懽也如此。憂也如此。莫太認真。

花月痕句云。夢中彩筆懷中錦。都作纏頭贈美人。又云。博得蛾眉廿一死。

果然知己屬傾城。此之謂文士綺情。此之謂情人夙願。

世界多一日。則多一日之罪惡。多一年。則多一年之罪惡。

雅人尋醉。俗客愁貧。

袁隨園句云。家貧夢買書。陶彭澤句云。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從來惟

善讀者。不得書讀。善飲者。常無酒飲。豈不可歎。

同是客也。或則杜門以謝。或則倒屣而迎。

羅兩峯之鬼。蒲留仙之狐。是世態人情之真相。

夢中得佳句。醒而忘却。恨事。

日日晴。不覺晴好。一雨數天。便思晴不置。

文人筆不可懶。亦不可濫。

天下惟奇士。方可著述。亦惟奇士。無暇著述。

小說 兄乎：弟乎

(劍山)

兄弟之間能推產讓宅人必播爲美談苟急求析箸非獨迹近吝嗇抑且不足爲訓然而厚於手足者不難於輕財而難於重財且尤不難於爲己重財尤難於爲兄重財弟人之輕財不過博一時美名絕未計及以後一旦家產爲兄蕩盡彼此均遭凍餒必致後悔不如暫居惡名急求析箸以保此祖遺產業一俟兄長感悟卽以畀之如此則家產不虞蕩盡兄弟均免飢寒誠爲兩全之策此黃孝根之所以不恤人言而急求析箸終以畀兄者今請述其事實於左

黃孝根鎮洋人同治庚辰副貢也父國彥爲邑庠生同懷兄弟四人長孝芬次孝慈三孝德孝根其季辛巳邑大疫死亡相繼孝根家亦染病殆遍惟孝根獨無恙如是者旬日父與伯次兩兄先後病歿孝德復危殆家人皆不敢居乃出舍於外孝根獨留家中不肯去對於已死者則撫柩哀臨對於臥病者則躬親糞藥晝夜不寢不見困疲未幾孝德病已告痊孝根身亦無恙父母咸爲嗟嘆其時孝根年祇十七猶未入邑庠也孝德身旣告痊深感孝根之扶持乃謂曰以弟之深心厚道將來當拾巍科遠行從師一聽諸弟家事由我主之勿以爲念孝根大喜遂往學於太倉某明經年二十四而入邑庠年二十六成副貢里中咸謂孝友之報兄弟怡怡妯娌睦睦同龢十一年兄弟無間言旣而孝德忽改常態不事生業而惟聲色博奕是務孝根諫之不聽乃日與爭辯於是詬誶之聲達於戶外向之尊重孝根者今皆不直其爲人矣而孝根若充耳不聞卽有勸之者則曰田產祖宗之田產也子孫當保守之不暇而忍壞之乎或曰孝德兄也若弟也弟願可斥兄乎孝根則曰某之諫兄非斥兄也諫其毋壞祖業耳嗣後人亦鮮與言者卽

有言之。孝根則怒目曰。汝等安知我之用心哉。未幾。孝根且邀集親族鄰里。而與孝德析箸。孝德以弟之。時常糾纏也。甚愜所願。遂即日分爨。而孝根無理之要求。則續續不絕。居室擇其寬敞者。器物擇其新購者。田地擇其膏腴者。奴婢擇其俊美者。親族鄰里咸爲不平。乃詰孝根曰。此等分析。世所罕有。汝讀書人。何以不明理法。若此。孝根曰。兄爲農人。一切無須華美。但求簡樸可耳。若我則身列聖門。交遊必廣。設亦簡樸。不貽人笑耶。孝德聞言。絕不與較。一聽弟之處置。以是向之。賢孝根者。今賢孝德矣。

分爨後。孝德益放恣。終年居滬上。非飲博。卽狎邪遊。既而不飲亦不博。專作狎邪遊。如是者年餘。家中田產典質幾大半。後且眷一妓曰紅嬌仙。色藝雙絕。一時之名妓也。不及三月。所擲纏頭以二千計。彼美仍落落。絕無相隨意。孝德猶眷戀不肯去。妓寮中人知其窘狀。不復作向日之逢迎。或且侵以冷語。孝德仍不之覺。每呼媼鴉鬟。必至再三始一來。而爲狀亦甚冷靜。孝德始稍稍覺。既而忽自忖曰。彼美與我。甚有感情。當爲一言。乃以媼鬢白眼之狀。訴之嬌仙。嬌仙乃僞爲呼斥媼鬟曰。黃公爲鄉間紳富。誰不知之。卽妾尙加尊敬。汝等可慢之耶。以後若再爾者。當處罰。媼鬟唯唯。并向孝德道歉。居久之。而媼鬟之冷語相侵。較前益甚。乃謂嬌仙曰。自某之來。期不滿三月。二千金已爲卿盡矣。待汝可謂不薄。非特卿之所需。何求不遂。卽彼媼鬟亦未嘗不如是。嬌仙乃僞爲下淚曰。公之厚意。夫豈不知。私意本有終身之托。今公囊空如洗。妾亦無法自贖。卽欲達此目的。亦難如願。以後爲日正長。我公揚眉之日。卽媼妾吐氣之時。男兒志在四方。豈可因一賤女子。而誤及前程哉。孝德不知其僞。乃感激泣下曰。今日得遇女朱家。誠三生之幸。果能騰達者。三年後之今日。當爲卿脫籍也。於是遂受其贈金百兩以行。

行未至家。爲博徒邀去。孝德因囊中有金。亦隨往。既入博場。不一時。囊中金輸去大半。衆中忽有一人曰。黃某之金。實係贗鼎。幸勿受其欺。驗之果不謬。於是場中之博徒。咸聲勢洶洶。欲與孝德爲難。遂不得已而逃歸。既歸。則子啼飢而妻號寒。見此狀態。不覺生愧悔之心。乃借貸於各親友處。初至舅氏陸某家。陸素不與孝德洽。見其至。爲狀亦冷靜。既而且嚶笑曰。汝於幼時。常隨汝母來舅家。成人後。身價大高。舅家遂無足跡。今日果爲何事來耶。孝德乃赧顏曰。請舅安耳。某曰。請安耶。則不敢。卽以粗糲餉之。孝德頗有告貸意。而陸則似不覺者。孝德不得已而出。遂往友人胡其瑞處。胡曰。久不見老友。何一貧至此。究有何事相托。孝德乃微露借貸意。胡曰。借貸耶。余亦艱窘異常。眞所謂愛莫能助矣。孝德知無望。亦興辭出。又往其他諸友處。亦皆口惠絕無相濟意。奔走竟日。未嘗借得一錢。及歸。又大受妻之唾罵。乃不辭而出。至村前祖墓上。墓之四周多樹木。孝德卽擬以腰間白綾束了此餘生。然猶不肯卽死。乃大哭一場。哭聲慘厲。路人亦爲淚下。有周翁者。適自市中歸。聞哭聲。卽尋跡而至。詢孝德所苦。則曰。何苦。此實自作之孽耳。翁曰。既知自作之孽。痛改未晚也。來此何爲。孝德卽以日間之事告翁。且謂。我今不欲活矣。急欲自縊。翁急曰。君幸毋然。若弟孝根。近甚富有。向之借貸。當能見允。孝德曰。吾弟幼時。果極相厚。若在今日。春冰難擬其薄矣。卽往求之。亦難見效。且我不與往還亦久矣。今往求之。必遭白眼。翁曰。或不盡然也。汝今姑一試如何。孝德從其言。卽往弟處。孝根則曰。阿兄近日賭興如何。贏否。又謂聞阿兄新納一妾。名紅嬌。仙確否。前後所言。大都訕笑。孝德大憤。掉臂竟出。方出門。又遇周翁。問曰。如何。孝德曰。死耳。翁驚問狀。孝德以告。翁乃頓足曰。孝根爲讀書人。何無禮若此。言時。卽取十金授之。曰。聊以爲度歲資可耳。覓死可不必。

果肯改悔者。可來就我。及歸家。恐索債者踵跡以來。卽以十金授其妻。且曰。此去東西南北尙未定。一朝發迹。當有函寄歸也。言畢卽出。往周翁家。翁曰。汝果實行改悔乎。孝德乃指天誓日。以明不欺。翁亦信其言。乃曰。吾家中確無用汝之處。厚生布號中少一廚丁。汝可前往。蓋該布號實某所設也。孝德如其言。既至。果勤慎從事。翁見其改行從善。大喜。復謂曰。汝曾讀書識字。能爲吾店中司賬乎。答曰。得爲廚丁。已出非望。况司賬乎。及爲司賬。亦誠厚勤慎。無他過失。如是者二三年。店中頗有贏餘。翁念孝德功。則加其薪金。每年竟有二三百元之收入。如是者又三年。孝德遂爲經理。而家業亦稍稍振。既而孝德與翁合股。設一米號於市中。營業亦甚發達。不數年。竟能恢復其固有之家業。某年。因採辦米石來滬上。寓某棧。晤友人彭某。彭曰。君欲知紅嬌仙之事乎。紅嬌仙固十年前色藝冠一時之名妓也。當時爲其顛倒者。殆不計其數。君亦顛倒者之一也。紅以自恃才藝。落落難合。未幾。走馬章臺者。惡其傲慢。相戒勿入其妝閣。於是遂有門前冷落車馬稀之嘆。心欲從良。已恨其晚。今則且爲沿街彈唱之丐妓矣。豈不可惜。言未畢。忽聞有歌喉婉轉之丐妓至。卽令棧役呼之入室。令其彈唱。彭乃笑曰。頃間說若而若。至真巧不可階矣。蓋丐妓卽紅嬌仙也。孝德領之。唱畢。孝德卽以銀元兩枚付之。曰。聊謝前恩。丐妓乃曰。客非黃公耶。孝德應曰。是妓受洋。赧顏他去。至是。孝德乃笑謂彭某曰。此誠生平之快事也。相與鼓掌不置。

某日。孝德爲其子宏道完姻。賀者雲集。地方紳士見其改行從善。而商界上又頗見信用。亦來道賀。獨不見孝根蹤跡。親戚咸怪之。或謂彼兄弟自析居後。感情大傷。故不相往還。或謂孝德艱窘時。曾受孝根訕笑。因此懷恨。不與往還。或謂人心之不同。一如其面。孝根幼時。何等孝友。一至成人以後。遂有急求析居

之事。後且愈演愈劇。一無禮貌矣。孝德之不與往還。亦固其宜。既而設宴饗客。推周翁爲首座。酒數巡。孝德乃起立曰。周翁某之恩人也。某無周翁。何以至今日。吾之親友。陌路人也。吾之兄弟。化外人也。親友之聞其言者。咸爲赧顏。翁避席曰。若然。君則誤矣。親友當時不視爲陌路人。則君安肯改過。君之得有今日。當謝親友之不遑而忍辱之耶。若云兄弟爲化外人。尤爲大誤。豈知汝之得有今日。非某之力。皆汝弟之力也。孝德奇之。乃詢翁以故。翁曰。厚生布號爲孝根。所設某則爲其經理耳。君之到店。汝弟意耳。後見君遷善改過。卽升爲經理。亦汝弟意耳。卽裕盛米行之資本。亦皆若弟所出。如某者。有餘錢貸汝乎。且汝數年前所欠之錢債。亦皆若弟所還。不然。則彼各債主。安有遲至今日而不向汝索乎。如此好兄弟。而不知近反視之。如仇讎。豈不大謬。在堂戚友聞此。一席談。皆嘉嘆曰。如此好兄弟。誠屬難得。孝德乃奔至弟宅。拜泣曰。弟乎。兄真豈有此理哉。孝根亦下拜曰。兄乎。何事而至此耶。因掖兄俱起。遂同往兄處。揖戚友而告之曰。向者初無析居意。以吾兄用度不節。祇恐大好之祖遺產業。盡入人手。俱有凍餒之憂。故甘冒不韙。而與兄析居。并不與通。往來後見吾兄艱窘。乃令周翁安置布號。中以觀後效。蓋布號本爲趙氏。有後以趙姓不欲開設。卽以售我。此則親友所未及知也。今幸吾兄改悔而姪兒亦已完姻。自今以後。仍請復歸中堂。以主家政。卽將分書當衆火之。而以管鑰之屬授兄。兄初有慚色。不得已而受之。於是戚友咸稱譽。孝根不止。

舊曆新年時。婁江倪生來爲我述此事。并謂現在兩人尙健在。一在古稀之年。一在耳順之歲。子孫滿堂。並皆友愛。余曰。此可以勵俗。因亟筆而記之。

劍山識

兄乎弟乎

●范君博先生鸚哥集題詞

(一)

▲南歌子

(程筠甫)

畫意王摩詰。詩情杜牧之。茶烟如縷。如絲。浣罷蓄鬢。香露讀新辭。夜雨挑燈候。春泉試茗時。爲誰。誰。誰。斷數莖。髮不種江南紅豆也相思。

▲清平樂

(許瘦蝶)

珠露玉唾。妙筆抒心素。畫意詩情無着處。吟偏石湖煙雨。綠牕打疊花牋。偏勞小妹鈔傳。謂令妹冷芳。更喜鸚哥解事。簾前低唱新篇。

▲臨江仙

(張峯石)

鸞菊半凋梅未孕。小牕風雨瀟瀟。飛來千里一詩瓢。知君將付賈。喚我速投桃。鸞腹湖邊新漲綠。春來一派詩潮。從今紙價洛陽高。鷄林遙望處。無數買人招。

▲金縷曲

(汪詩圃)

一幅邱遲錦。是天孫雲機織就。鮮明逾甚。化作啾啾瓊瑤集。餘墨絕無旁瀆。合付與梨雕梓鏡。咳唾九天露珠玉。想藝林傳徧。香名飲京洛。紙貴遠慙。謹龍街左幽居審。先生居蘇城。謹龍街。記年時。苦吟密詠。瘦腰如沈潛。把石湖宗風。直接新傳。千稔。歎語語心脾。都沁。賴有令暉。搜羅久。謂冷芳女士。俾曠壇博得人題品。吾再拜。飲其祀。

▲添字漁家傲

(高太癡)

慧業如君當世少。門第尤高。祖德希文紹。更似蘭臺家學好。稱窮窶。璇闈有妹此同調。吳苑鶯花借嘴。做句滿奚囊。待刻金荃。贏得騷人齊拜倒。名擅早。聰明恰是脩能到。

小說 左眼

(卓 呆)

黑貓村的猛將堂後面有幾棵參天老杉。白天也很黑暗。小徑盡頭有一磚砌的門。出了門便是下坡子的路。傾斜得很甚。七零八落的石階埋在落葉之中。上面雜樹蔽天。日光如在篩中漏出。忽然有破此寂寞的。乃女子的說話聲。踏着落葉。三個女子走近門來。都是附近農家的姑娘。背負竹籠。衣色雖異。打扮却差不多。前面二人。其中一個圓面紅頰。很爲可愛。還有一人眉眼很清秀。年可十七八。後面一人比前面二人年紀大二三歲。可憐右眼至左頰。有火傷之痕。鼻子已失其形。不過天生美貌。左眼尙留餘韻。爲了這左眼。他母親常常想起昔日之容貌。哭個不住。說這孩子爲什麼不索性連左眼也一起瞎了呢。人稱他爲左眼。黑貓村的左眼。誰不知道。是祝寡婦家的阿梅。此刻白色的阿琴。很疲勞的停着步。那紅頰的阿圓也停步。回頭向阿梅道。我們疲乏了。休息一下罷。阿梅點點頭也就止步。阿琴看着三個人的身上。說道。這種樣子。我真不高興。倒不如再往城內做這麼二三年婢女的好。又向阿圓道。你也是去的好。阿圓道。你去了好久。後來爲着要出嫁纔回來的。此刻又要去麼。阿琴道。喂。你倒說起我來了。阿圓道。自然是你不是。阿梅對不對。阿琴不待阿梅開口。卽說從城裏回來時。稿爲此事。回來一打聽。要叫我嫁與王老大。我自然拒絕了。阿梅走近阿琴身邊。問道。當真拒絕了麼。王老大有何不好之處。阿琴說。雖無不好之處。阿琴說時。大有自誇其美貌的態度。又帶着冷笑。說道。我配與王老大麼……我未免太可惜了。阿圓對不對。阿梅便凝視着阿琴之面。說你以爲王老大不好麼。便獨語道。這是那裏說起自己。生得美。反嫌男人不好了。倫使他要我……想到這裏。胸中就充塞着阿琴。卽對阿圓說道。若是阿梅就



……二人互相看看。雖不說下去也無非是嘲笑。他阿圓覺得阿梅可憐。便不和阿琴的調。即問道：阿琴，你到底打算嫁與誰呢？阿琴笑道：要問此人。這黑貓村上只有一個阿圓。訝道：很大的村上只有一人麼？誰呢？阿琴對阿梅看看，笑道：阿梅在旁，我不能說。阿圓也對阿梅瞧瞧道：我明白了。阿梅好不難過。問道：阿圓，你說明白，究竟是誰呢？阿琴故意做得慌張，叫阿圓千萬不可說出來。阿梅急道：說說又何妨？謝謝你對我說了罷。阿琴只是不肯。正在爭執，忽有男人聲音與二三人，的脚聲了。只聽得一人道：何人在此鬧着？一人道：原來是阿琴與阿圓。一人道：還有左眼此人，聲音極低，誰也不聽得。阿梅等三人回頭看時，見他們正從門內出來。三個男子立在石階的第一級上。阿琴即叫道：你們都不是好東西，為何竊聽人家談話？阿圓對不對說完，又向男子們道：阿祥，周三都不好。阿圓道：狗兒也不好。原來阿祥等三人與阿梅等同，都是村內農家之子。此刻周三當先走下來道：阿琴，你們談得很有趣。不知什麼事情，可否講給我聽聽？阿琴臉上一紅，只是對第二個阿祥看着。那狗兒向阿圓道：你是好人，你來說罷。明天我進城去，一定帶東西給你吃。阿圓說：我又不是小孩子，只是貪吃的。阿祥笑道：阿圓是只肯對我講……別給他們聽得。我們密談罷。阿圓退後一步道：阿祥，面前是更不能說了。阿琴對不對阿琴，此時臉色愈紅，凝視着阿祥。答道：啊，別向阿祥說。阿梅也不看他人，只留心着阿祥的動作。不知阿祥什麼時候對我，看什麼時候向我談話。那知阿祥總是不看阿梅，氣得要哭出來。咧，周三與阿琴戲道：你別只看着一個人，何不也對我看。看阿琴，便對他一個白眼。阿祥把阿圓逼着，似乎說話有些頭緒了。阿圓又道：不可告人，否則要抱怨的。阿祥笑着道：那有這種事，全是騙人。說時離開阿圓，便與阿琴打個照面一點也不看阿梅。

周二也要叫阿圓說。阿圓不肯。於是周三與阿圓漸漸與他們離開。好像講着別的話。餘外四人各各相離。此時阿祥也不看阿梅。又不只是看阿琴。狗兒沒趣。便叫道。大家回去罷。阿祥答應一聲。就與他同行。且道。阿琴。你別只管把人戲弄。人家一認真。你就要逃避。阿琴道。那有這種事。於是二人笑了一陣。阿祥與狗兒先去。阿琴看看周三與阿圓。還談着。未免羨慕。叫道。阿圓。留些話。明天講罷。阿圓聽了。便與周三離開。周三跟阿祥等去。阿圓到阿琴旁邊。方始留心。說阿梅怎麼不見了。阿琴也驚道。呀。怎麼樣了。二人齊向門處時看。阿梅躲在門內。露出半面。窺探着。阿圓叫道。在那邊。在那邊。他一叫。阿梅便不見。二人很覺奇怪。

阿梅是黑貓村農人之女。無兄弟姊妹。父親早死。他與母親住在村梢。婦女之力。到底辦不了田中之事。一切託親戚趙伯堂代理。把收穫所得。作為生活費。纔得過此近二十年的星霜。今年二十歲的阿梅。自然應當早覓女壻了。在他十六七歲時。母親已很擔心。不但託人自己還留心着。說了幾樁親事。總歸失敗。都因阿梅容貌奇醜。且有左眼的。綽號竟無人要他。母親背地裏時常哭泣。自然不給阿梅知道。親事也不向他提及。不知怎樣。阿梅曉得了。便對母親說。我生了這種面貌。情願一世獨身。母親也不必擔心。咧他說着。哭得如淚人一般。絕食一天。母親明白阿梅的心。便去與趙伯堂商量。強把伯堂的次子阿祥。做阿梅之壻。母親回去向女兒說明。阿梅喜得只是對母親叩頭。阿梅把阿祥當做未來之夫。一見阿祥。便非常快活。一回兒村中俱知道此事。年輕人都戲弄阿祥。叫他左眼姑爺。阿祥只消一聽得阿梅之名。頓時不快。阿梅那裏知道。倘使人取笑他。他反十分的喜悅。

今天阿梅去打柴。母親以為尚未回來。不料見他立在門口哭泣。母親即問何事。阿梅被母親問着。徐徐入內。放去器具。掩面又哭。母親常是什麼人取笑他了。說道：誰和你惡戲。你且說出來。母親替你去報復。阿梅哭着不答。好不容易歇了一回。纔說道：母親我為什麼男人如此厭惡我……母親笑道：我倒還當是什麼咧……人家厭你打什麼緊。你已有了很好的丈夫。阿祥咧。阿梅叫道：這阿祥厭惡我。我活着還有什麼生趣呢。母親也不禁道：阿祥怎樣。你且說來。輕聲些。別被人家曉得。阿梅不答。母親又道：阿祥斷不致說什麼。你與他的親事。是他父親與我談定的。阿梅道：但是今天在猛將堂後面……母親說遇見了阿祥麼。還有何人。阿梅說：阿祥與周三狗兒三個人。我與阿圓還有阿琴咧……說至此。一陣難過。已說不下去。母親道：就是那皮色很白。品行不好的阿琴麼。母親看着女兒的樣子。不免罵起他來。阿梅見母親如此說。便將阿祥與阿琴在猛將堂後的事。一一細述出來。又說他總不對。我看只是與他們二人搭趣。著母親笑道：這是他當着旁人面前。不便與你談話。阿梅說不是的。說時又大哭起來。母親總覺得阿祥決非有心如此。說你且鎮靜些。今夜我去向阿祥說話。便了。阿梅見母親如此說。也想或者阿祥確無他意。於是心中寬些。眼淚也停了。歇了一回。阿梅說道：母親我臉上火傷。要把左眼一起瞎了。反好母親道：這是什麼話。你的眼睛很美。誰不稱讚着。阿梅掩面道：人家稱我左眼將我戲弄。我若連左眼也瞎了。既不見自己之醜容。又不見他人之美貌。男的女的我都不見。就沒有擔心之事。心中何等舒服呢。母親回答不出。少頃垂淚道：左眼也瞎了。是連我的面容也瞧不見。咧說罷。母女二人又抱着痛哭一回。

第二天祝寡婦去訪趙伯堂。探他的意思。伯堂毫無異議。且言兒子也同意。回來說給阿梅聽了。阿梅方

知昨日是自己猜疑所致。倒覺有些羞恥。但是阿梅不像平日那麼出去與阿圓等同往山上打柴。只是在家中做事。阿圓的弟弟叫做松男。今年七八歲了。常來遊玩。阿梅只是與松男作伴。阿梅面容可怕。村中小兒一個也不去近他。獨有松男很奇怪。每天趕來非常親熱。他從小就由阿圓抱着。在阿梅家裏出入的自然。阿梅的面容也看慣了。二人要好得如胞姊弟一般。半個月間。恰巧沒有事情。赴阿祥家去。阿梅也無從見憶念着的阿祥之面。正在怨恨不能自由。忽然意外之風評流傳極盛。阿梅也要聽到這意外的風評了。什麼事呢。阿祥與阿琴的苟且之事。村中已人人談論。個個知道。阿梅起初自然不曉得。阿圓帶松男來遊玩時。通知他的阿圓且說。阿祥却是好人。怎奈阿琴這人很狡猾。於是被他迷了……

我看你還是早些與他結婚的好。如此一來。阿琴到底無法將阿祥怎樣咧。你看如何。總之愈早愈好。阿梅一時回答不出。裝做顏色不變。宛如聽着人家的事。心中又是失望。又是生氣。被阿祥拋棄對着阿圓已覺羞恥得無處容身。咧。阿圓見阿梅很淡然。便訝道。你以為我撒謊麼。村上已無人不知。你當我撒謊。何不晚間到猛將堂後面門旁去看看。常常看見他們二人在那裏相會的。阿梅道。相會也好。不相會也好。又把阿圓背上負着的松男抱下來。道。松男真可愛。松男忽然高聲叫痛。阿梅道。莫非我抱得太緊了。於是將他放下。又連連向松男道歉。松男說沒有什麼。阿梅又熟視松男。讚他可愛。阿圓抱着松男要回去。阿梅叫他再玩一下。阿圓說。今天不行。母親出去了。阿梅說。松男也同去麼。阿圓說。松男他停一下。自己會來的。阿圓走了一二丈路。又回過來。說道。你晚間去看看的好。阿梅點點頭。說也不必特地去。到阿圓去遠。被牆角遮沒他後影。後阿梅淚如下雨。要想放聲。只得用衣袖掩着口。看看日頭正在屋角。到日

暮時尚有一點多鐘。阿梅也不向母親說。避着他人。眼目急急趕往離着一里多路的猛將堂去。但是連候兩天。隱身在墓旁。直至晚間。總不見阿祥與阿圓。阿梅便暗道。實是撒謊。心中就不信人家的話了。又想不如再試一天。偷使遇不到二人。阿圓便是撒謊家。姑且等候明日。

暮靄之中。由猛將堂附近野獸似的趕出來的。就是阿梅。阿梅果然瞧見阿祥與阿琴。又氣又怒。急急向家中趕去。走到半路。有人叫他。原來正是阿圓。恰巧走過。阿梅也不聽得。飛奔而去。阿圓獨語道。恐怕是已往猛將堂後面去過咧。阿圓目送他。一回兒便瞧不見阿梅的後影了。

阿梅立在自家後門口。悄然竊聽屋裏談話。在那裏拭淚。屋裏母親與趙伯堂高聲爭着。一回兒就寂靜。趙伯堂像已辭去了。只聽得母親恨恨道。你當我女子好欺侮的麼。這是什麼話。不知道理的畜生。又低聲道。阿梅回來。我怎樣對他說呢。到今天忽然婚姻有變動……阿梅聽了。不知他如何難過。我還是死了罷。說罷放聲大哭。阿梅急忙走進。去叫母親。母親很驚慌。抬頭看時。阿梅平日很美麗的左眼。已經哭腫。莫非他竊聽着麼。母親就說不出話。阿梅道。母親我聽得了……我瞧見了母親。即問。瞧見什麼。阿梅道。就是那冤家……阿祥與阿琴……我瞧見的……又哭道。我爲什麼人人厭惡我呢。男子……男子……阿梅放聲大哭起來。母親也沒有什麼話。可以安慰他。只有哭了。

突然門口有人叫道。來了。母女二人倒一驚。原來就是可愛的松男。阿梅一聽是松男之聲。即抬頭道。松男快進來。松男就走到阿梅之旁。阿梅不知什麼意思。將松男抱在膝上。呆呆看着。母親不願把眼淚給小孩子看。強作笑容。說道。你來了。姊姊在家中麼。松男點點頭。不知想得了什麼。對阿梅臉上。看着道。姊

姊。要。嫁。了。阿梅胸口劇跳。說那一家。的。姊。姊。松男道。我們家裏的姊姊。阿梅對母親瞧着道。阿圓。要。嫁。了。又顛聲道。不知嫁與誰。松男道。周三。阿梅道。是。的。的。阿圓。何等喜歡母親。母親不敢看阿梅。只得低頭。答應一聲。此時阿梅若不抱着松男。一定倒在地上。大哭了。他瞧着松男道。姊姊去了。你要寂寞。咧。松男搖搖頭。阿梅即問爲何。松男想也不想。即答道。有阿梅姊姊在家。阿梅更覺他可愛。說你愛我。麼。松男道。愛的愛的。因爲你也很愛我。阿梅道。松男。你旋過頭來。說時。將松男面對面抱着。凝視松男之面。阿梅的臉色很不尋常。又發大聲叫道。母親。我自生以來。男人說愛我。今天松男還是第一次。咧。又把松男搖搖道。松男。你再說一次。說我愛姊姊。母親聽着。覺得阿梅之話。句句是淚。那裏忍心看他。阿梅又道。只消一次好了。松男道。姊姊。很可愛。我最喜姊姊。阿梅顏色大變。說母親我可以就此死了。母親說。怎麼說出這種沒有意思的話來。母親尙未說完。阿梅將松男緊緊抱住。倒在地上了。母親慌忙趕過來扶女兒。松男只是哭着叫痛。阿梅不放。松男大叫可怕。母親一時着忙。無法可施。恰巧阿圓過來領松男。於是隣家一齊知道。好容易把松男離了。阿梅之手。阿梅竟不蘇生了。

阿梅的作祟。很可怕。阿祥與阿琴結婚後。即反目。阿琴仍往城裏去。阿祥還想替阿梅做功德。咧。祝寡婦就把松男要過來。作爲兒子。老後纔有依靠。

● 紙帳銅瓶室剩墨

(逸 梅)

吳門范君博。一字黠。予同學友也。詩工豔體。瀟灑風流。為予所心折。一昨承寄示數首。囑錄入紙帳銅瓶室。墨蹟錄如下。青鳳詞并序云。海上名校書青鳳者。太倉人也。予與數面。皆在酒間。頗憐其窈窕宜人。為製數絕。曰。青鳳詞并示同社諸君子。俏語如珠。走玉盤。明鏡秋水。翦瞳寒。靈犀逗破。成雙笑。約夢傳賡。追古歡。暮雨傾心。百不持。前裙幾度。落花時。遙憐緩緩車。歸去碾向芳塵。夢若絲。馬櫻花底見新妝。一曲春風。故姓黃。等是羽琴。夢回感。靈簫持傷。太淒涼。輕搖翠袖意如雲。團扇風微散。麝芬爭信。青鸞消息。杳殷勤。猶問舊湘君。(姚鵷雜故識。鳳娘席間因詢及) 覺後荆王有豔思。一天靈雨漾靈旌。當筵何苦詢年紀。絕妙光陰到荔枝。(鳳娘今年適十八) 瀏河河水盪晴沙。小市南頭碧玉家。五載歡場成一世。匆匆容易感風花。(楊掌生曾云。此中人不過五年為一世) 又小蝶詩來索和。即步元韻以答云。賚枕陳思可易親。陽阿一賦夢成真。秋蘭自是懷公子。何必當時解珮人。(君謂今之所見名同而人實非。特用惆悵因賦此解之) 調笑菱花拂水銀。聞歌祇覺太傷神。眼明年少稱狂客。座上誰如賀季真。(君賜詩有座中絕倒眼明人之句。故引太白語) 附小蝶原唱云。鬢邊索笑縱相親。影事依稀認未真。何必禁持矜一語。分明不是夢中人。蓉湖花滿月如銀。曾有淺波夢裏神。一自霏烟青瑛冷。陳王才語總難真。

偵探小說 恐怖黨 (續)

吳門周瘦鵑譯述

第三章 水管之爆裂

得臘司穿了一套夏天的便服。頭上戴一頂巴拿馬的帽子。在他花園裏面。走來走去。賞覽花草。這天正是禮拜一的下半天。距離瑪迪麗失蹤已有五天了。得臘司也曾聽見人家談起這件事。還寫了一封信給歐與頓。問這兩天當中。可曾有些消息。沒有再說這班哈塔地方。狠爲幽靜。那所花園。却也很大。因爲過大有幾塊地方。不會修理。生長了許多荒草。可是在得臘司屋前。那條甬道上。却修拾得很爲清爽。如同鋪着地毯一般。所以得臘司非常賞識這座花園。他還想等到明年夏天。把那荒草亂生的地方。一齊開闢出來。這園子自然更大。豈不是格外有趣麼。再說他住的這房子。本多年沒有人住。甚麼時代建築成功的。因爲年代很久。已稽考不出。可是多年沒人住的房屋。這裏面時常能發生許多怪事。就是這所房屋。別人家也是這般說。說是這房屋裏面。能夠作怪呢。但是自從得臘司住進去。他自己以及他那些下人們。却從沒遇着甚麼怪事。別人家的話。到底也不足信了。話雖這般說。那附近的人家。終久有些害怕。到了天快晚的時候。總沒一人敢走進前來。所以這房子的四周。却也很爲冷靜。可是得臘司也不是喜歡熱鬧的人家。不來就聽人家不來好了。橫豎他沒遇見人家所說的怪事。心下一些不害怕。却不必借着人多來壯自己的胆力。咧。但是前一兩個月的光景。這裏却出了一件奇事。有個本地捕魚的人。忽然在附近的地方。發現一根電線。這電線。却繞圍着得臘司的住屋。而且那捕魚的人。又觸着那電線。當時就死了。爲甚麼死的呢。也沒一人明白。但曉得他身上有一些燒傷的痕迹罷了。這件事到了此時還



是個疑問呢。照平常的情理測度起來。這電線既然圍繞着得臘司的住屋。人碰着那電線就得死去。自然要疑心得臘司設着甚麼詭計了。然而那裏的人却沒一個疑心。他因為得臘司很受大眾的尊敬。總說他性情既和藹。可親心地又很慈善。委實是個好人。本來得臘司做人的道理也非常高妙。常捐出許多錢在地方上做些公益的事業。倘然那附近的居民害起病來。被他曉得。他一定要派個用人。送些錢給他。讓他好去看病吃藥。說不定還給他些能吃的食物。所以那附近的居民沒有一個不贊揚他。不感激他。差不多把他當做天神般看待。若問這得臘司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物呢。他本是個印度商人。現在很賺了許多錢。生意也不再做。就住在這裏享清福。他有兩部汽車。時常乘着到倫敦去拜訪朋友。或是在附近兜圈子。尋開心。他的生活不用說。自然是很為舒服。平日裏閒着沒事。總是在這花園裏面走來走去。真是一個福人。教人看見就得非常羨慕他呢。近來這裏的局面却少為改變了一些。這位得臘司又興辦些電氣事業。招了許多本地人來做工。他就做了個總理。那般窮苦的本地人有了事做。自然有錢拿。想這都是得臘司先生的好處。所以人家就格外感激他。這一天是拜禮一的下午。得臘司又在花園裏散步。見那太陽已經慢慢向西面沈下去了。那光紅得同火一般。照在那些草木上。把那些草木都變成紅色。好有趣。正在這裏得意的時候。忽聽得那甬道上來了一個走路人的聲音。他就問道。可是巴尼得麼。巴尼得是他貼身的僕人。年紀總有五十歲光景。脾氣很壞。本地的人沒一個願意他的。和他主人比較。恰巧是一個反面。這時走來的那人正是巴尼得。聽他主人問他。當下就答應道。正是我。咧。請主人到屋裏來罷。得臘司望了他一眼。也不說甚麼。就把吸剩下的那段雪茄擲在地上。慢慢向屋

內走去。巴尼得跟在後面。走過一條迴廊。就到了得臘司的書房。這間書房收拾得很好。當下得臘司就走下去。問巴尼得道：你請我進來有甚麼事呢？巴尼得道：我要說的就是那個被禁着的人。他還沒說完。得臘司就道：甚麼被禁着的人。他却是個客人。咧。巴尼得連忙認錯道：這是我說錯了。那位客人現在很不安靜。得臘司道：這還用你去說麼。他自然是不能安靜的。你就爲了這件事。把我請到屋裏來。真太沒道理了。巴尼得道：主人且莫性急。待我詳細說來。他嗚嗚咽咽哭了。有兩點鐘的工夫。我怕他哭出別樣事來。所以來告訴主人。一聲我就可不負責任。免得弄出事來。主人又要怨我爲甚麼預先不說呢。得臘司很不耐煩道：曉得了。巴尼得也不再說甚麼。當即返身出室。又把門關好。得臘司還在書室裏面。站在書台旁邊。似乎想甚麼事的一般。一回握着拳頭。向書室那一邊走去。

方纔得臘司和他僕人巴尼得說的幾句話。若被南爾遜李聽見。他一定要得意的。說道：如何我預料的。究竟錯不錯。咧。我說得臘司就是新格萊夫的化名。現在聽他這幾句話。足以證明他確是劫獲瑪迪麗的賊人。恐怖黨首領新格萊夫了。說起這恐怖黨的首領新格萊夫。委實是個聰明絕頂的人。無論設出甚麼詭計。總使得人家糊裏糊塗。莫明其妙。去上他的當。所以他從前做綠三角黨的首領。那黨的勢力何等可怕。也不知做了多少案件。害了多少好人。那時大不列顛的警察費盡氣力。想捉拿他。但終久並沒拿住。可是那綠三角黨所吃的苦也着實不少。因此那黨的勢力也就一天薄弱。一天人家總以爲社會上去了。這個大害總可以安寧。誰知新格萊夫雄心不死。又組織個甚麼恐怖黨。所作所爲。比從前還要利害。那班警察好算是束手無策。沒法來抵禦。他却偏偏又出來個南爾遜李。他的心思才力。簡直沒

一。人。及。得。上。和。新。格。萊。夫。恰。巧。是。個。敵。手。所。以。自。從。南。爾。遜。李。出。來。之。後。一。心。一。意。注。意。這。恐。怖。黨。的。行。動。雖。然。也。有。幾。次。險。送。了。性。命。然。而。最。後。的。優。勝。仍。歸。是。南。爾。遜。李。恐。怖。黨。裏。有。兩。個。很。重。要。的。人。物。都。死。在。南。爾。遜。李。手。裏。一。個。是。哀。特。門。克。勞。司。還。有。一。個。就。是。哈。姆。蓀。死。了。這。兩。個。人。他。們。恐。怖。黨。很。受。些。影。響。而。且。曉。得。有。南。爾。遜。李。這。個。人。很。不。好。惹。各。事。究。竟。有。些。顧。忌。這。也。是。社。會。上。大。幸。也。是。恐。怖。黨。的。大。不。幸。了。這。樣。說。來。那。個。得。臘。司。既。然。是。新。格。萊。夫。的。化。名。班。哈。塔。既。然。是。他。們。的。秘。窟。那。得。臘。司。所。用。的。下。人。們。自。然。也。都。是。恐。怖。黨。人。了。他。們。黨。中。的。立。法。非。常。嚴。酷。無。論。是。誰。偷。然。洩。露。黨。中。的。秘。密。立。刻。置。之。死。地。所。以。他。們。黨。中。的。秘。密。輕。易。不。能。被。人。家。曉。得。只。此。一。端。可。見。他。們。辦。事。是。很。精。明。仔。細。的。了。這。一。次。打。聽。得。篩。菲。林。岡。裝。了。許。多。雜。貨。價。值。總。有。六。萬。鎊。新。格。萊。夫。就。動。了。念。想。把。那。船。貨。弄。到。亨。辣。錫。蘭。交。付。與。他。們。的。黨。人。變。出。錢。來。充。作。黨。用。但。是。那。船。貨。怎。樣。可。以。弄。到。那。裏。去。呢。於。是。想。着。把。瑪。迪。麗。劫。獲。來。再。寫。信。給。他。父。親。不。怕。他。父。親。不。教。那。船。貨。開。到。亨。辣。薩。蘭。去。等。到。把。瑪。迪。麗。劫。來。就。拘。禁。在。屋。中。等。待。他。父。親。的。回。音。偷。然。答。應。仍。舊。放。他。回。去。否。則。瑪。迪。麗。的。結。果。真。就。非。常。危。險。了。可。是。瑪。迪。麗。雖。然。被。劫。被。人。家。拘。禁。着。起。初。却。不。明。白。是。爲。着。甚。麼。事。想。起。來。真。可。憐。了。至。於。新。格。萊。夫。劫。獲。瑪。迪。麗。的。計。策。也。非。常。周。密。得。臘。司。不。是。說。他。園。中。有。一。株。杏。樹。長。得。很。爲。奇。怪。瑪。迪。麗。聽。了。就。要。去。看。麼。那。知。他。一。個。人。走。到。園。中。四。面。一。看。果。見。有。一。株。杏。樹。長。得。怪。枝。縱。橫。很。爲。好。看。他。正。在。看。的。時。候。牆。頭。上。忽。然。跳。下。兩。個。人。來。他。們。本。預。先。藏。在。這。裏。都。蒙。着。假。面。具。不。過。十。五。秒。鐘。的。光。景。瑪。迪。麗。已。被。他。們。用。迷。藥。迷。了。過。去。那。兩。個。人。當。時。把。他。送。到。附。近。的。一。間。小。房。子。裏。面。交。給。兩。個。婦。人。看。管。着。當。中。有。一。個。

婦人脫下瑪迪麗的外衣和帽子化裝起來又加上一層很重的面衣就冒冲瑪迪麗回到室內同着歐興頓回去又託詞要買帽子就從哀得威公司裏逃去了再說瑪迪麗蘇醒過來見睡在一間小屋裏面那屋窗上面都裝着鐵條看了那種情形心知不好後來就有人告訴他說是被恐怖黨劫獲來了他這纔明白不多一刻新格萊夫又派他手下人再用迷藥把瑪迪麗迷住又送到一個所在就是現在這個地方了新格萊夫把這些事都做得妥當以後就回到他自己室中穿上一件很華麗的外衣又戴上假面具他這假面具却不比尋常是用一種類乎人皮的東西製成的所以戴了上去無論甚麼人也不能知道是個假的他衣冠齊楚之後却很爲好看藍色的外衣黃色的面具又加上一頂藍色的帽子他在鏡子面前照了一照就慢慢走到一個黑暗的過道裏面這過道裏面雖也有些光亮却終年看不見陽光也能算是個黑暗的過道了在這過道的盡頭有一道很沈重的門新格萊夫就從這門進去了幾層階級面前又有道狹小橡木製成的門上面裝着二把鎖三根鐵條新格萊夫慢慢抽去鐵條推開了鎖走進那道門又是一條石頭築成的過道他的盡頭還有一道門上面有兩根牛鏽的鐵條當下新格萊夫又抽去鐵條推門進去裏面却是一間小屋屋的一邊有一個小窗子距離地面總有九尺多高從那窗子裏透進一些亮光來窗子外邊還攔着八根很粗的鐵條屋的裏面却也有幾樣陳設一張舊式的梳妝台一張衣櫃還有一張鐵牀牀上也有被褥看上去却也很爲舒服新格萊夫方纔走進來的時候只見屋中一張椅子上霍的立起一個人來原來不是別人正是瑪迪麗只見他灰白色的面皮上面還有些淚痕驚聲喊道噫你是誰啊新格萊夫道你不必害怕我並沒害你的心瑪迪麗很很的道惡人

你就是要害我。我也並不怕你。我且問我。你究竟還要放我出去呢。還是一定要害死我呢。新格萊夫道。我方纔不是告訴你。我並沒害你的心。我此刻特地來勸勸你。教你安心守着。大約不多時。就可放你出去。至於你父親現在也很好。我們並沒難爲他。他也曉得你很安好的。在這裏。瑪迪麗。怒氣勃勃道。你這。個惡徒。委實教人可恨。既然要來勸我。爲甚麼還要化裝你本來的面目。難道不敢見人麼。可惜我是個女子。不然。早就把你打倒了。新格萊夫道。你何必這樣發急。倘然急出病來。不是自尋苦惱麼。而且我這。個地方。很爲冷靜。一時間要想請個醫生。都很不順便。還是請你自家保重些罷。瑪迪麗也不回答。瞪着眼睛。望着他。一些害怕的意思。也沒有一會。就從桌上。拿了一本書。坐下去讀。再也不來理他。新格萊夫看了這樣情形。不由得笑了一聲。也就走了出來。仍舊把一重重的門關好。不過十五分鐘的光景。所有的帽子。外衣。以及假面具。一齊卸去。仍舊是個得臘司。慢慢走到花園裏面去散步。這時太陽剛落。得臘司看了這晚景。覺得很爲高興。早把瑪迪麗忘却。本來像瑪迪麗這種事。在新格萊夫看起來。真不值得放在心上。他走了一回。走到一株玫瑰花樹下。那時玫瑰正開。他正想去折一朵來聞香。忽然自言自語說了一句道。哎。唷。我想着我那手鎗了。說罷。就連忙回到屋中。看官們他所說的。這手鎗原來是無聲手鎗。是他自己發明的。雖然製造成功。却還沒能應手。這時拿了出來。又要試驗一番。恰巧這時有兩隻小鳥。息在屋角上。他就拿這兩個鳥。做個目的物。當下就發了一鎗。並沒打着。可是那兩只鳥。仍舊仰着頭立在那裏。可見他們並沒聽見聲音。也可見這手鎗委實沒有聲音了。他見第一鎗沒有打着。立刻又放第二鎗。就有一只鳥中了鎗。彈跌了下來。那一只鳥也就飛去。新格萊夫看了很得意道。快利得很。我有

了。這快利的武器還怕甚麼。他正說着，忽然有個人喊了來道：「密司脫得臘司，新格萊夫回頭一看，見是班萊特正從屋裏跑出來，就很不耐煩道：『這樣大驚小怪做甚麼？』班萊特很驚愕的說道：『有一個水管子裂了。』新格萊夫道：『你說甚麼？』水管子裂了麼？班萊特道：『正是。大約就是你那手鎗上的彈子打裂的。』新格萊夫繃起眉頭，也不說甚麼。可是水管子裂了，很是件難事。這班哈塔地方，自然沒有自來水。平時所用的水，都是仗着一口深井，屋頂上面並有一個積水器，每天早上用人力把他裝滿，再裝上幾根水管，通到甚麼浴室、廚間裏面。這地方有許多人家都是這樣。當下新格萊夫想了一回，就走進屋內，到了一間室內。這間室就在屋頂下面。這時地板上已全是水，地衣差不多要浮起來了。新格萊夫看了道：『你趕快去把這水門關起來罷。』班萊特道：『恐怕也沒有用。』且關起來試試看。說着，就要回身走出，忽然有個女人走了進來。那女人總在四十歲左右，面目很為猙獰，走進來就道：『那裏來的這許多水？』牀咧、椅子咧，都漂蕩起來。那個小女子差不多也要順着水流出去了。新格萊夫聽了，也不說甚麼，就連忙跑到他室中，着起那件外衣，戴上那假面具，隨即又到瑪迪麗拘禁室內，只見室中水已裝滿。瑪迪麗一個人幾乎都淹在水裏。新格萊夫立刻吩咐把他搬在一個地窖裏去。班萊特道：『這件事應當怎樣辦？』那爆裂的水管，自當立刻修好。而且那小女子也不能常禁在地窖裏面。新格萊夫道：『這個自然。還用着你說麼？』班萊特道：『可是附近並沒修理水管的人。倘若到別處去喊，今天晚上一定來不及。這却如何是好？』新格萊夫一時也沒了主意。兩個人立着想了一會。這水管既要到明天方可修好，這一夜的工夫，把個瑪迪麗安插在那裏呢？班萊特忽然說道：『哦，那個老頭兒正在草地上呢。』新格萊夫道：『你爲何忽然提到他呢？』班萊特道：

我忽然間想起他在這裏已經有一兩天了。說不定他會修理水管。新格萊夫忙道：「那麼你趕快尋他來。我們多給他幾個錢好了。」趕忙去。一刻不要耽擱。班萊特答應着就去了。新格萊夫也就回到他室中。

#### 第四章 意外之機遇

班萊特所說的這塊草地却是這村裏的一個風景最好的所在。有一條小道通着大道路的兩旁有許多大樹。還有些茅屋疏疏落落的點綴着。就在這些茅屋當中有一人家屋中生着火。的旁邊立着一個老人。灣腰曲背。白髮滿頭。還有一個人頭髮蓬亂。面色深紅。很為難看。你道這二人是誰。原來就是南爾遜。南爾遜和尼柏爾的化裝。他們來到這裏已有二三天了。這一天正在室中忽見來了一個人。說明來意。述出名姓道：「我要你立刻到我們塔中去。因為有個水管子忽然爆裂。我想你一定能夠修理完好。」南爾遜道：「這還用說麼。我本是個鐵匠。那有不能修理水管的道理。」班萊特道：「那麼你就帶齊器具一道同我去罷。你叫甚麼名字。我到忘却問你了。」南爾遜道：「我叫司密李。又指着尼柏爾道：「他是我的孫子。名叫吉姆。我很喜歡他。因為他委實是個好孩子。」班萊特道：「我曉得了。我們不必再耽擱。天快晚了。司密李道：「時候已不早。恐怕來不及修好。不能等到明天早上麼。而且我的年歲大了。眼光也不很好。亮光不足。就看不清楚了。他口裏雖這麼說法。心中却非常高興。萬想不到有這樣一個機會。能夠安安穩穩到他們家裏去。這真是個飛來的機會了。班萊特很不耐煩道：「那能等到明天。一刻也不能遲。」司密李道：「難道這時就去麼。」班萊特道：「這個自然。」密司脫得臘司教你同我一道回去。你也不必裝腔做勢。你倘能立刻修好。得臘司一定重重賞你。」司密李道：「既然這樣說法。我就去一躺罷。」又向吉姆道：「你去把應用的物件。」

收拾齊備。我們就可同他去了。一會又向班萊特道：你們可得多預備些煤炭，設或臨時不敷用，可就誤事。不。小。班。萊。特。道。這。個。不。用。你。費。心。我。們。自。能。預。備。這。時。吉。姆。檢。點。好。了。大。家。就。一。同。走。出。班。萊。特。道。我。們。那。裏。你。可。認。識。麼。司。密。李。道。認。得。不。是。從。這。裏。向。右。走。麼。班。萊。特。道。正。是。那。麼。我。就。先。走。一。步。了。說。着。他。就。匆。匆。向。前。走。去。南。爾。遜。李。和。尼。柏。爾。慢。慢。跟。在。後。面。尼。柏。爾。又。低。低。說。道。這。纔。是。個。夢。想。不。到。的。機。會。呢。南。爾。遜。李。道。你。莫。多。言。深。防。着。隔。牆。有。耳。尼。柏。爾。道。一。眼。看。過。去。除。了。我。們。一。個。人。也。沒。有。還。說。甚。麼。隔。牆。有。耳。你。也。太。仔。細。了。南。爾。遜。李。也。不。和。他。辯。不。上。幾。分。鐘。已。到。了。班。哈。塔。當。下。就。向。屋。裏。走。去。南。爾。遜。李。非。常。留。神。細。看。這。道。甬。道。很。爲。狹。窄。又。四。周。看。了。一。回。自。言。自。語。道。是。了。一。定。是。這。裏。一。會。已。走。到。屋。的。旁。邊。這。道。甬。道。却。忽。然。分。而。爲。二。一。條。仍。向。前。去。一。條。却。折。向。他。方。并。得。經。過。幾。層。石。級。有。一。道。灣。形。的。旁。門。南。爾。遜。李。看。了。這。情。况。更。決。定。所。料。的。一。些。不。錯。曉。得。這。時。已。接。近。那。恐。怖。黨。首。領。新。格。萊。夫。了。不。多。一。刻。只。見。班。萊。特。已。迎。將。上。來。引。着。他。們。從。後。門。進。去。尼。柏。爾。把。帶。來。的。器。具。放。在。天。井。裏。緊。靠。着。一。道。牆。又。生。起。火。來。二。人。又。隨。着。班。萊。特。走。到。屋。內。見。着。得。臘。司。他。表。示。出。很。歡。迎。的。樣。子。并。說。倘。能。儘。今。天。晚。間。把。那。水。管。修。好。是。不。惜。重。酬。的。在。他。旁。邊。還。站。着。兩。個。女。僕。卻。戴。着。便。帽。圍。着。腰。裙。還。有。一。個。男。僕。却。是。一。個。汽。車。夫。南。爾。遜。李。却。不。敢。呆。目。細。看。因。爲。新。格。萊。夫。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倘。然。過。于。看。得。仔。細。他。就。得。疑。心。再。看。得。臘。司。的。化。裝。果。然。神。妙。那。能。看。得。出。他。的。本。來。面。目。是。個。新。格。萊。夫。呢。可。是。南。爾。遜。李。的。眼。光。也。很。銳。敏。也。不。能。就。被。他。欺。過。富。下。又。上。了。樓。察。看。那。爆。裂。的。水。管。見。上。面。有。一。個。洞。確。是。被。來。復。鎗。或。是。手。鎗。打。穿。的。却。不。明。白。那。個。鎗。彈。何。以。擊。到。這。上。面。來。呢。如。今。且。按。下。這。邊。再。說。



瑪迪麗又被他們禁在地窖裏面。雖不致淹身水中，可是衣服都已盡濕着。實難受。有一個看守的婦人給他一套乾衣服，教他換上。瑪迪麗難受不過，只好換了這地窖裏面連一個窗子也沒有在牆的上面。靠近天花板的地方開着一個鐵柵門，透進一些亮光，所以沈悶得甚麼似的新格萊夫如今又怕他亂喊亂叫，就用一塊布把他的嘴紮緊，雖不很痛苦，可是不能開口了。這時瑪迪麗坐在一把椅子上，心想被他們這樣看守着，那有逃走的機會，死活存亡都不曉得。想到這裏不禁哭了起來。一會忽聽得有些很輕的步履聲走了過來，又聽見有一個老人向一個少年人說話的聲音仔細聽去，似乎說的是甚麼。水管子在先，瑪迪麗被禁的那個所在本是個很舒服的地方，忽然來了許多水，正不明白這水是從那裏來的。難道是水管爆裂不成？現在聽得這兩人說話，方纔明白一定是水管爆裂。這說話的一老一少兩個人自然是來修理這水管的了。想到這裏，不由得又想道：他們兩個人一定和我沒有瓜葛，但是既曉得我被他們無辜的禁在這裏，說不定能夠幫助我。這樣說來，我必得見他們一面纔好。可是我怎能見着他們呢？我既喊不出聲，又沒有甚麼物件從那鐵柵門裏拋了出去，做個暗號，這却如何是好？想了一回，毫無主意。後來忽然低下頭去看，見他腳邊有一小塊磚頭，他觸動心機，立刻得着個主意，心想寫好一封信，包着這塊磚頭，擲到外面，倘能被他們拾着，就可曉得我受困在這裏了。但是要寫信，又那裏來一枝筆呢？這却是最難的問題了。一會忽然想着進來的時候，看見地上有一柄漆刷，上面有綠的顏色，看上去似乎已半乾了。這時正好借他，一用於是就走向前，把那漆刷拾起，又在裏衣上撕了一塊布，就寫上求救的字樣，把地上那塊磚頭包好，又從頭上拔下一根別針，把那塊布釘好，對準那鐵柵門。

擲了。出去。瑪迪麗忙了這半天。心中又害怕。身體抖個不了。這時就坐在椅上休息一番。再等好消息罷。恰巧這個時候。尼柏爾正在天井裏。站在一個火爐旁邊。做他的事。這天井當中。除了尼柏爾之外。却沒別人。只有一個汽車夫。老遠的在那裏揩拭車子。尼柏爾忽見有一件東西從室中擲了出來。落在地上。就連忙拾起。一看。不由得。很爲奇怪。當下就把那塊布解開。看了一看。一聲不響。揣在袋裏。仍舊做他的事。却偷偷的望那座牆牆的上面。有個鐵柵門。方纔那件東西大約就是從這裏面擲出來的。看了一回。還是不露聲色。就拿着幾樣器具。到了屋中。走到上層。見南爾遜李正在那裏修理水管。忙個不了。班萊特也在那裏。其實南爾遜李那能修理水管。可是他做。很得。非常。神妙。人家總看不出他是不能。不過他的爲人。何等聰明。幾乎沒有做不來的事。這修理水管。却也難。他住了半天。竟然修好。但是他心中的事。一些也未嘗探出。不免失望。尼柏爾雖然在外面。說不定有甚麼發現。但也有個汽車夫隨時跟着他。想上去。也不能聽他自由各處去窺探了。想到這裏。很覺沈悶。忽見得臘司走過來問道。你可修好沒有。南爾遜李道。那有不修好的道理。但是天色黑了。做這種事。格外費力。照我的老規矩。太陽一落。無論甚麼生活。也不去做。因爲你先生再三說着。我不便推辭。如今水管却是修好。我費精神。可着實不少。你必得多給我幾個錢。得臘司笑道。這個自然。用不着你說。但是你要多少呢。南爾遜李道。我要六個先零。你可能答應麼。得臘司道。六先零未免太少了。我給你十個先零。說着。就給了他。又道。如果我有甚麼事。再來喊你好了。南爾遜李謝了一聲。就和尼柏爾走了出來。等到那小屋中。南爾遜李道。我們雖然去了一趟。一些也不會探出。他們把我們看得和強盜一般。一步也不離開。真教我沒處着手。尼柏爾道。你

沒探出甚麼。我却探着些了。南爾遜李道：真的嗎？尼柏爾道：爲甚麼要說謊？你看了這個，就明白了。說着就把拾着的那塊布遞給他。南爾遜李接來一看，見上面寫着求救兩個字。當下就向尼柏爾道：這是甚麼意思？尼柏爾道：我在他們天井中拾着的，你莫輕視了他。這個定是瑪迪麗的暗號。南爾遜李道：你且把當時的情形告訴我。尼柏爾就說了一遍。又道：瑪迪麗一定在那有鐵柵門牆的裏面，他必定聽見我們的聲音，所以想出這個主意來給我們。個信南爾遜李點點頭道：那麼我們就得設法去救他了。尼柏爾道：這個自然，且事不宜遲。南爾遜李道：就是今天晚上罷。

### 第五章 南爾遜李之成功

南爾遜李到得臘司屋中去了一趟。一些情形也沒探着，心中很爲失望。現在聽了尼柏爾的一番話，這件事却有了些頭緒，不覺得又精神鼓舞起來。尼柏爾說道：當我拾着這件東西的時候，監視我的那汽車夫正彎着腰揩拭他的車子，所以他並沒看見。南爾遜李道：在那爆裂水管的下層屋內，有一間小室，祇有一個窗子，說不定那就是拘禁瑪迪麗的所在。那麼再照這情形想上去，一定是新格萊夫誤放手鎗擊碎那個水管，水就直流出來，漏到下層室內。瑪迪麗自然容身不得，他們就又把移到別處去了。尼柏爾道：那移去的地方就是我所看見的那鐵柵門裏面了。南爾遜李道：大約是這種情形了。我們既明白了這種情形，想來總不難着手。好在新格萊夫並不疑心我們，那是再好沒有。爲今之計，事不宜遲，就得趕快着手。更當先給瑪迪麗個回信也好。教他放心。尼柏爾道：這個自然。我們應當越快越好。我想瑪迪麗被禁在那鐵柵門之內，一定不能長久。說不定還要搬到別處去。這樣說來，我們更當趕快了他。

們二人就連忙吃了些食物。各人復了原裝。偷偷的走出那個村子。到了附近海里城的警察署裏。借了那裏的電話。通個消息給蘇格蘭場。那場中的偵探長萊那得。本是南爾遜李的老朋友。他得着這個消息。也非常高興。當下說定了辦法。南爾遜李又同那警察署裏的警官談了兩句。就又同着尼柏爾走了出來。立刻到了他們收藏汽船的所在去了。

這海里城本在河岸上面。這條河的去處。南爾遜李本很熟悉。一直向西去。就可直達班哈塔。他們二人就坐着汽船。順着河道向班哈塔駛去。距離總有六里路的光景。沿途晚景很好。河的兩岸也沒幾許人家。走了一會。天色已夜。四面都沒一些聲息。想來人家都已睡熟了。他們胆就更大。直向前去。等到了班哈塔附近的時候。南爾遜李就收住機力。慢慢前走。又一會就停了船。泊在岸旁。兩人一齊上了岸。尼柏爾道。我們現在將怎樣呢。南爾遜李低聲道。你莫多說話。緊防新格萊夫派着人在四處暗伏着。雖不必一定如此。要以謹慎爲佳。而且我的主意已定。你跟着我前去好了。也用不着多說話。咧。尼柏爾聽了。很以爲然。也就不作一聲。二人輕舉脚步。直向新格萊夫的屋中走去。一會在黑暗當中。已看見那屋子的黑影。有幾扇窗上。還露出一些很慘淡的燈光。等到走進前的時候。南爾遜李定睛一看。只見有一道側門。還洞開着。於是就從這道門走了進去。尼柏爾在後面將門輕輕關上。二人再四面一看。原來門內是一條甬道。正想再向前走。忽聽得有許多聲音。從前面一間室內傳了出來。南爾遜李緊握着手鎗。預備偷有甚麼變動。就可借他抵擋。然而等了一刻。并沒甚麼動靜。以爲是新格萊夫的手下人。在那裏閒談罷了。不料又聽得一個聲音說道。我可愛的姑娘。你不必害怕。你在這裏一定沒有人來傷害你的。尼柏

爾聽了這聲音知道是班萊特他們二人聽了也不以為奇。可有一件事却受了些驚嚇。因為那甬道上。驚地裏有兩個黑影子走了過去。雖然看不清楚。但必定是兩個男子。南爾遜李心想一定是班萊特和那個汽車夫。他們手中還共抱着一件東西。說不定就是瑪迪麗。被他們又搬到別處去了。南爾遜李輕輕拍着尼柏爾的肩頭道：「你把手鎗預備好罷。」尼柏爾已明白他的意思。二人就順着這甬道向前追去。等到相離不遠的時候。尼柏爾就舉起手鎗對着班萊特的頭放去。班萊特不提防有這回事。早已中鎗倒地。說時遲那時快。南爾遜李也就把那人打倒。他們這一次攻擊可算完全得手。且沒費多少事。已搶着瑪迪麗。真是出於意外了。班萊特和那汽車夫既皆跌倒。瑪迪麗自然也跌在地上。南爾遜李立刻走上前把他抱在懷間。回身就向外走。尼柏爾緊跟在後面。至於那二人的生死。却也不顧了。南爾遜李的氣力本來很大。瑪迪麗的身體又輕。所以南爾遜李抱着他跑一些也不覺吃力。跑了一會差不多快到那停汽船的所在。尼柏爾聽得後面有許多喊叫的聲音。當下就向南爾遜李道：「不好了。他們追上來了。」南爾遜李道：「這也沒有法想。趕快走上前去。能個上了船。那就不怕了。」說着就放開脚步。急急前走。幸而離船已不遠。不一刻就到了船旁。把瑪迪麗安放上去。他們也就跳上船。連忙開動馬達。疾疾去了。這裏船方開行。後面追上來的八已到了岸上。南爾遜李回頭一看。見立着三個人。并有幾粒鎗子打將過來。當中有一粒却打穿了南爾遜李的帽子。南爾遜李道：「他們在那裏放鎗。並聽不出鎗聲。一定是無聲手鎗了。」照南爾遜李這樣說來。那三人當中自然有個新格萊夫了。原來新格萊夫知道出了亂子。就帶着兩個人追了上來。等追到這裏。看見有一只船。方纔開走。料到必是那鬧亂子的人。心中可真急了。就舉

起他那無聲手鎗。信手開去也來不及描準了。後來鎗中的彈子業已放完。那只船又被許多樹遮住。也就沒奈何了。這時南爾遜李和尼柏爾方纔心定。就撥轉船頭向海里開去。又把瑪迪麗的手足上捆的繩子解開。瑪迪麗本已暈去過了一回。方纔醒來。張開眼睛。四下一看。不由得失聲問道。這是那裏。難道我已遇救了麼。南爾遜李笑道。正是遇救了。請你再不必害怕。大約五分鐘之內。就可見着你父親了。瑪迪麗問道。這樣說來。你們是我救命的恩人了。我必得曉得你們是誰。請你們把姓名告訴我。南爾遜李指着尼柏爾道。他叫尼柏爾。我就是南爾遜李。禮拜六那天。你父親來託我設法探尋你的去向。我費了許多事。萬幸竟得成功。把你救出。瑪迪麗道。原來你就是南爾遜李。我已聞你的大名了。尼柏爾這人我也曉得。也是個很有能幹的少年。方纔打倒那兩個賊。可就是你們麼。你們可真有冒險的精神了。尼柏爾道。我們不冒險。你又那能出險呢。三分鐘後。他們又聽得岸上有放鎗聲響。不免又吃了一驚。可是岸上樹木很多。天色又黑。南爾遜李雖瞪着兩只眼睛。仔細觀看。却一些也看不出。正在這當兒。又見燈光一亮。恰巧照在船上。接着就有一人說道。你們回來了麼。南爾遜李聽了這說話的聲音。原來却是萊那。特心中方纔大定。尼柏爾也就高聲問道。說話的可是偵探長萊那特麼。一人應道。正是我咧。你們的事想必已經得手。密司脫歐興頓也在這裏呢。瑪迪麗聽得他父親也在這裏。當下高聲道。我那親愛的父親呢。歐興頓抖着聲音道。我可愛的女兒。你回來了麼。可真把我急壞了一會。汽船擱了岸。大家都離開船。瑪迪麗自是抱着他父親哭着說着。親熱個不了。南爾遜李就和萊那特談天。萊那特道。你約我的地方就在這裏。我又預備了三部車子。還有十二個人。都在一座橋旁邊過去。大約一里路就到了。南爾

遜李拍着他的肩頭道。你真周到極了。我這一番破案。真是出於意外。再也預想不到。萊那特道。我真佩服你極了。就是無論甚麼人。祇要曉得你的本領。又有那個能不佩服你呢。倫敦城中。沒有警察署。却沒甚麼害處。你這個人。可是一定不能少呢。南爾遜李道。你也不必誇贊我了。我們還得到得臘司那裏去一趟呢。說着。歐輿頓也走了過來。向南爾遜李道。密司脫李。你把我女兒救回。我感激你的。心。言語真形容不出。但是你怎麼能救出他來呢。南爾遜李道。這其中的情形。却非一言可盡。而且現在的光陰。也非常寶貴。一分一秒。都不能虛度。等到明天早上。我再說給你聽罷。瑪迪麗道。明天早上。請你一定到我們家裏來。南爾遜李答應着。就教他們坐車子先行回去。他同尼柏爾萊那特。以及那十二個警察。又循着原路。到那班哈塔去。等到了那裏屋中。一個人也沒有。祇有班萊特。還躺在那甬道上。因為受了尼柏爾的一鎗。已不能動彈了。新格萊夫的書室中。各種陳設。還是整整齊齊。可見他逃走的時候。非常促論甚麼也不要了。有一隻保險箱。嵌在牆內。那箱門却半開着。萊那特得走過去。就要開。却被南爾遜李一把拉住。萊那特道。你爲甚麼要攔住我。南爾遜李道。你先看看清楚。再動手。原來那箱子裏面裝着一根鐵線。可是猛然看上去。再也看不出線的那一頭。牽着一個很大的炸彈。只要箱門一開。就得爆裂起來了。再仔細一看。那炸彈上面。還裝着一根藥線。這時藥線已差不多燒過大約不多一刻。就得炸了。南爾遜李當下就說道。我們趕快躲出去。啊。于是大家就走了出去。不多一刻。只聽得一聲巨響。烟霧交加。火星迸發。等到烟霧散盡。那一所高屋。早沒有了。只落得一片瓦礫場。新格萊夫那人。真算陰險極了。想他急忙逃走的時候。論甚麼也不顧。却埋伏下這個炸彈。若不是南爾遜李心細。意密。識破他這詭計。這

時。恐。早。已。肉。飛。骨。碎。了。這。一。件。案。自。然。是。南。爾。遜。李。完。全。大。勝。新。格。萊。夫。雖。然。奸。謀。百。出。却。終。不。免。失。敗。在。南。爾。遜。李。的。手。裏。南。爾。遜。李。的。大。名。自。然。更。轟。動。一。時。了。

(完)



●紙帳銅瓶室剩墨

(逸 梅)

予曩讀於吳門艸橋中校。既卒業後。該校曾出雜誌第一期。予亦索得一冊。中多同學文藝。而金芳雄詩尤清麗可誦。金君爲吳江名士金松岑之子。淵源家學。洵屬不凡。秋日竹枝詞云。蕭閒詩句入秋多。秋到池塘有敗荷。三日閉門償病債。庭階滿放剪秋羅。弄槳花船蕩夕煙。雞冠紅鬪夕陽妍。園丁那解憐秋色。幽草閒花不計錢。小孃浜外月稜稜。一片波光似鏡澄。秋半吳儂連臂去。滿街喚賣嫩紅菱。彎彎月子掛鎌刀。匝地黃雲一尺高。聞道收成今歲好。城中新穀湧如潮。五月綿花八月乾。採花時節女兒歡。抽花作線。富窗織不織衣。時郎要寒。又七夕云。神仙天上無離別。銀漢迢迢一泓碧。今宵又看雙星會。聞道人間方七夕。河波蕩漾感龍鱗。河心鵲橋如帶橫。好風忽送環珮響。僊娥笑語似流鶯。藕絲裙垂鸚哥綠。額上鬢髮青羅束。雲霞縹緲步虛行。婉轉如珠潔如玉。蛾眉半蹙含相思。却怪阿郎來何遲。忽聞笛聲響。靈谷公子垂鞭河之湄。含情脈脈相對語。羲和敲日催寒暑。願郎玉體常安康。嗟儂夜夜親機杼。一年一度只一宵。璇軒幽怨幾時消。隔河相望苦相憶。洩瀾淚雨濕鮫綃。靈槎無路通天國。人間離恨更誰識。庭前空對牽牛花。露冷宵深語促織。

滑稽  
小說

一零八

(海虞吳雙熱著)

第二回 小嘍囉火燒山寨 武都頭怒喝鐵牛

話說宋江等一百單七個好漢齊往官軍營裏詐降。指望救出河北三絕玉麒麟來。倒吃張叔夜一齊處斬了。可憐梁山泊裏宋太公等各家老小還眼巴巴望人回來。望了好半天。沒個人影。情知不妙。便著了慌。掌不住緊一陣慢一陣的心驚肉跳。要叫小嘍囉去打聽時。卻已報上山來。這般如此各家老小聽了。顛倒叫不出一聲半聲。苦早暴雨也似哭將起來。也有驚得呆了。不則一聲的。那時山前山後衆多小嘍囉。料想官軍營裏還要上山捉人。不是耍處。就地不約而同各逃性命。內中乖覺的。卻就山寨裏做了一場本分生涯。打開倉庫搶了許多金銀珠寶。各揀匹好馬騎坐。從山後小路揚長而去。臨行還把山寨放起火來。把衆多頭領的老小送往西天極樂國去了。那火燒到忠義堂上時。忽然天昏地暗。一陣風沙。過處。半天裏雨點似的撒下許多東西來。你道是甚麼。原來正是天兵天將從法場上攝將來的一百單八個尸首。那時神行太保可巧挑了祭品步上山來。遠遠望見山寨裏火光冲天。吃了一驚。就半山裏歇了。不敢上去。不一時。晷蓋也到那時。火光已息。卻滿山都是黑煙。微微聞著臭氣。戴宗接著晷蓋。歎口氣道。多分是短命的官軍放火。搜山。唉。山寨休矣。晷蓋搖頭流淚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武師。林武師。你白白火併了一場也。戴宗挑起担來道。兄長且慢煩惱。如今且上去灑吊一番。眼淚有得落呢。兩人上得山時。只見好大一個山寨。好大一座忠義堂。盡都燒成白地。只見焦頭爛額。裂腹折足。滿地都是燒不盡的屍身。只見那忠義堂前石階兒也被火燒得半紅半白。踏著瓦礫步上忠義堂基時。也有許多火裏殘屍。

接二連三。橫七豎八。晁蓋戴宗看了眼淚。一陣緊似一陣。齊齊放聲大哭。哭夠多時。戴宗先住了。低著頭。只管咽氣。聽晁蓋哭得忒悲切了。連忙上前苦勸。勸得住時。晁天王早已聲嘶眼腫。兀尙對著許多屍身。垂淚。戴宗纔把祭品搬將出來。擺在火燒場上。猛可裏發笑道。城大哥。我的魂兒早在這裏了。你便讀那招魂文罷。我可不。敢當。你這一祭。晁天。王揉了一揉眼。便從身邊掏出蕭讓做的那篇文字來。跪在地下。雙手捧著。哽咽著讀道。

前梁山泊寨主晁蓋。痛哭致祭於百八兄弟之靈曰。哀哉。曾頭市一箭我先。一命嗚呼。張叔夜一人。殺盡滿山豪傑。員外哥哥。哥哥（指盧俊義）朝上梁山泊。暮捉史文恭。復我深仇。雪我切恨。不曾安坐。第。一位斷頭先飲鬼頭刀。豈不悲哉。（開頭提出盧俊義來。此是深文曲筆。言下有諷恨宋江背其臨。終遺誓。不爲急急報仇之意。）公明賢弟。人稱孝義。忠義堂氣象。方新都頭。領福命未艾。而亦同歸。於盡。莫避兇鋒。玄女無靈。天書安在。豈不哀哉。林武師仗義。山寨火併。王倫由是豪傑。歸心。聲威遠播。武師開山。而不居功。臨難而相隨。俱斃。豈不惜哉。當年諸兄弟。智劫生辰綱。逃避官司。窩藏水泊。日擴月充。規模宏大。一朝大禍。飛來官軍。掩捕殺。人空羣。搜山放火。縱橫白骨。周圍焦土。吳用兄弟。智窮公孫。先生術盡。劉甥（劉唐爲晁蓋之假甥）白弟（白勝）阮氏三雄。今日今時。同罹浩劫。舊交。偕亡。前功盡棄。一場富貴。一朝掃地。豈不痛哉。此外衆多兄弟。盡是一時豪傑。風雲會合。不可一世。晁蓋方在九泉之下。慶山寨聲威日新月異。豈知大難臨頭。一網打盡。嗚呼。哀哉。百八兄弟。晁某回首。當年傷心。今日能不放聲一哭。嗚呼。金沙灘頭。箭聲絕。梁山泊裏。無人跡。百八英魂。齊入地。枉死。

城中重聚義哀哉尙饗

晁蓋一頭讀一頭哭。又迸出了許多眼淚來。戴宗在旁聽得不免也傷心落淚。直聽到枉死城中重聚義。這一句急得直跳起來。連忙搖手道：「哥哥休這般說。梁山泊一場聚義，聚得頭都斷了，我可不會端正幾顆頭。若然再要聚義時，戴宗只得告退。」晁蓋正待答話，忽然忠義堂上起了一陣慨歎之聲。急忙看時，卻是武松、魯達、林冲三個陰魂（出武松、魯達、林冲）就地都向晁蓋剪拂了。先是林冲眼中流淚，訴說這場禍事。魯達道：「林教頭你也恁地不爽利。你野豬林沒了酒家時，幾個性命都沒了，饒你英雄了得。早晚一死也罷了。人老了，病死很麻煩。如今一刀兩段，倒不爽快。」魯達話沒說完，回頭看見了祭品，便招呼林武二人道：「來來，來酒家正想酒吃，快和酒家胡亂喝幾杯，卻再理會武松大喜，看著酒道：「倒是好酒，可惜少些。」那時豹子頭林冲卻在一壁廂，和晁蓋賭淚。武松、魯達正喫酒，猛聽得忠義堂下暴雷也似一聲喊。你看一廂壁，哭一壁廂，吃酒放著許多兄弟在下面，也不來理會。晁蓋連忙望堂下時，喊的正是鐵牛、李大哥、鐵牛背後七長八短，立著許多好漢，卻是花榮、史進、楊志、關勝、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一般人。又出七人，背後又立著楊雄、石秀、盧俊義、呼延灼、秦明、索超、朱全、雷橫、公孫勝等一般人。又出九人，再望背後時，有些影影綽綽，看不清楚，約莫是柴進、吳用、時遷、白勝等一般人。又似乎宋江也在裏面。又出五人，晁蓋要緊拜謝。盧員外活捉史文恭一場功勞，便下堂去朝著玉麒麟兩淚交流，拜倒在地。那李逵只一跳，早上階來，趕在武松、魯達一起，一瞧酒已沒了，急得他只是亂嚷，睜著一雙怪眼道：「兩個忒欺人，可知這酒不是單祭你兩個鐵牛，須也有分你兩個沒道理如何吃得精光，作弄鐵牛口裏淡。」

出鳥來一點半點沾不得光如何是好武松道好兄弟只索罷了往後再有酒時你只管吃魯智深拍著肚皮笑道可憐呢灌不得酒家半肚子酒已沒了李大哥一點點酒兒你也值得發甚麼急李逵沒奈何只撇著嘴唇納悶忽地拍手道還有命哩管情那里還有你不聞遠遠地一陣酒香說著只管撇著鼻兒尋酒卻只沒有尋到一個沒頭尸身那里酒香越覺得利害魯智深驚喜道這不是酒家的皮囊麼是了酒家活口吃得酒多了一經著火氣便渾身都發出酒香來李逵那里肯信低頭向著那尸身很命聞了幾聞端的酒香撲鼻李逵這纔失望央告著尸身道你不要香罷可憐見鐵牛想吃你便流出酒來也罷

(奇想亦是急話)武松在一壁廂喊道鐵牛你來看我和你恁地要好兩個尸身死也聚在一處李逵看時點著頭兒笑道阿呀連我自己也好笑黑爺爺面孔越發黑得兇了武松卻指著自己尸身歎氣道不道景陽岡打虎鴛鴦樓殺人的七尺昂藏今日變成這個模樣李逵也不理會別指著那廂一個尸身道這又是誰呢可不是林冲的麼好一個豹子頭燒得變了個豬頭了(堂上只有李逵武松魯達林冲四個屍身此是深文曲筆上得忠義堂者惟此三四人耳宋江口談忠義其實是個奸詐之尤著者特特抑之放在堂下許多人的背後見得宋江直是下等強盜耳)魯智深聽說急忙應道果然燒成豬頭時酒家正好下酒恰好林冲走將過來聽個正著只得笑道提轄哥哥你可不會吃豹子心肝卻把林冲頭來下酒魯達也笑道酒家不吃豹子心肝卻只想吃豹子頭李逵道你當真吃林武師的頭時我便吃你香噴噴的酒尸(酒尸兩字新李大哥口中真是無奇不有)林冲道堂下許多兄弟都跟著晁大哥走了(兩句中間省了無數筆墨)戴宗也一路跟著去教你收拾祭品挑將回去哩(此對李逵說)唉好一座

忠義堂弄得如此模樣。我站在這裏，只是傷心。大家都到晁大哥那裏去罷。（此對大眾說）李逵道：偏你只豎著女娘氣，你要傷心，你只管哭去。鐵牛餓了，沒氣力挑那鳥擔，說著早就地坐了，把一席祭筵也不管葷素。（句）鹹淡（句）齊齊收拾到肚子裏去，跳起身來也不招呼，挑起空擔子下堂去了一路。脚高脚低踏得瓦礫怪響，比及魯達林冲武松跟蹤下來，已不見李大哥蹤跡。三個跳上空船，渡過金沙灘，約莫離梁山泊十里以外，只見黑壓壓的多是些樹木，三個糶糶糊糊已記不得是甚麼所在，也不知要投枉死城，卻從那條路上去。林冲眼快，道：鐵牛有了，你看前面空擔子歇著，李大哥在那裏等著呢。三個急忙向前時，只聽林子裏有人罵鳥聲氣，正是李逵武松道：鐵牛性氣死也不改，不知又和誰合口了。搶入林中看時，李逵乃被一個大漢打倒在地，兩條板斧掠在一旁。武松掄起雙拳圓睜兩眼，大吼一聲道：武松在此，那個大漢拾起頭來，只一望，放了李逵，撥轉身便跑。李逵從地上爬將起來，看着武松道：氣死鐵牛也，黑旋風兩把板斧也自了得，倒吃這個鳥大漢打翻了。如何武二哥只吼得一聲，他便慌慌張張跑了。難道吼一聲倒強似一頓拳脚？武松也自得意道：李大哥你那里知道，這個大漢便是快活林被我打翻，鴛鴦樓被我殺死的蔣門神魯達。道：洒家若在地上，遇着鎮關西鄭屠時，多管也喝得他一聲退。李逵聽了，只是納悶，連忙拾起板斧，道：朋友你休見怪。鐵牛不會吃酒，沒了氣力帶累你殺了威風。待鐵牛早晚多少砍幾個人，卻把血來洗你的羞，你等著罷。且住。（句）這一帶樹林裏多分有鳥男女，在此剪經入去，胡亂砍幾斧，出鐵牛這口氣也好說。說著提了板斧，搶入深林，卻被林冲攔頭擋住，勸道：我和你快到晁大哥那里吃酒去。李逵不依道：他有酒，他也不許鐵牛吃個十足。林冲無奈，只得哄著勸著把鐵牛拖出林

來武松益發上幫在一邊後面魯達替李逵挑了擔子走不上幾步前面李逵灑脫了手也不打話只管獨自一個拔腿飛跑林冲等人也就緊緊跟着走了多時李逵條的停了脚步撥轉身來問道你等三個想投那里去卻只管跟鐵牛來武松笑道我等自然投晁大哥那里去李逵發急道既恁地何不早說（老早說了大哥卻是不曾聽見）鐵牛是順著脚步一路尋人厮殺去的誰教你們不則一聲厮趕著鐵牛來也要投枉死城時老早就該投南落西卻如何跟我到這里正說著那陰陰怪氣的天早點點滴滴落下雨來那時前不巴村後不巴望急切裏沒個躲雨處李逵把兩條板斧雙手舉起來合扇似的遮著頭索性飛風也似向前直跑後面林冲武松魯達在雨裏也想不出甚麼計較只得跟著李逵向雨林裏竄魯達肩上挑着擔兒只顧連竄帶跳好似那戲水蝦蟆沒多時那筐子裏的祭器一齊也竄跳起來杯兒盤兒都翻筋斗跌在雨地裏眼見得不中用了魯達罵道你倒來奈何洒家索性把擔子撇在地上不要了那時雨越下得密了便把皂直裰脫下來光著半身浴雨正走得懍李逵在前頭叫道好了好歹可躲一躲了林冲手搭涼棚（遮雨也）抬頭看時李逵一身脫得精光站在一個廟門口武松喝道鐵牛且住這分明是個尼庵你脫得精赤條條進去不得李逵連忙唱個肥喏道武二哥哥且恕鐵牛無禮說著上下把溼衣穿好了卻讓武松先進庵裏去（武松一喝凜凜神威堂堂正氣李逵平生倔强獨服武松一喝者正人服正人也自知無禮便爾唱喏便爾穿衣便爾讓後一步賢哉鐵牛令人愛煞）武松止待敲門卻是虛掩著推開門看時裏面便是佛堂武松且不進去（有分寸）咳一聲嗽（略斷）喚道女菩薩那里不敢驚動佛地我等是過路的被雨趕急了欲要權躲一躲若是不方便時……話沒說完林冲

在武松背後瞥眼看見佛堂左側探出一個人面來好生面熟失口詫異道娘子你（句）你不是（句）說話的（著者自稱也見水滸）道且住正是無巧不成話相逢豈偶然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梅廬隨筆

(逸梅)

周无住內兄。近自都中貽書。示其雜記。爰錄之以入隨筆。李玉溪詩。長於諷諭。工於徵引。其沉挫處。直接浣花。故學杜者。不從李入。斷不能窺杜也。百衲寢饋於斯最深。寄寒雲瀨上曰。南雁歸貽尺素微。滬濱一老亦知幾。高才爭慕雲英節。疊浪迴濺燕子磯。江海爲家浮綠鷁。病窮隨處泣麻衣。誰來韻古堂前過。賸有寒泉枕落暉。音節哀激。視壬癸之間。贈寒雲詩。五夜傳更催綺晏。百花低首拜花王之句。知其所感深矣。其詠驛馬一律。記意微婉。駸駸乎入於杜。詩曰。驛馬嘶空王氣終。離離禾黍感殷風。千官仗節橫雲道。一代豪華失禁宮。東去滄波長不改。西來山色自無窮。傷懷弔古兼愁病。滿目淒荒壓碧桐。一日成齋百衲徒。南同飲養壽園。琴詩互答。无住酬成齋一絕曰。天乎誰拾破河山。十萬貔貅盡錦還。獨有延秋門外客。一雙冷眼望秦關。百衲爲拍案起。壺疊幾傾。蓋正某督軍援湘。駐師漢上。購小星歸時也。

小說會 社會罪惡史

(茗狂譯述)

第一章 噫博負矣

日云暮矣。朋鐵非俱樂部中博局正酣。少女溫度林忽輟博而起。徐徐行向門牌室外。中心至旻艱不寧。私念今日博負殊鉅。雅非力所能償。而懼念既萌。花容亦黯淡無色。以視其清曠送盼笑靨承顙小步園林中時之情態。迥若二人矣。然室中多人時方沉心于博。即亦罔然莫覺。女既出室。方行至扶梯之首。麻格六爵夫人忽自後而至。視其手執之記事珠。向之言曰。吾愛汝負我之數。非爲二百三十金鎊乎。女聞言急握扶梯之闌干。以自支。且徐徐下樓。且答曰。然如此巨負。余身幾如墜深淵矣。爵夫人復曰。然固爲二百三十金鎊也。女期期曰。此數滋巨。余不審何以爲償。深恨一時懵懵。竟失足至是耳。爵夫人雙波作作有光。彈指笑言曰。吾愛余荷負者固即當如數償汝矣。女急曰。此固知之。惟余敢有一言爲夫人告。則余當入局時。初不思及……言至此。期期不復能續。爵夫人卽爲續之曰。殆謂初不思及必敗乎。此固吾人之恆態。了不爲怪。惟凡人自顧財力不足者。要以不入局爲當耳。女曰。余前此固未嘗一入局。今後當永與割絕矣。爵夫人曰。吾愛如是大佳。女復曰。但余尙有求于夫人。幸勿……爵夫人卽攬言曰。殆囑余勿告之。令姊馬林乎。此可毋慮。余決不向彼言之也。女曰。彼荷聞之。當必生怒。蓋嘗數數禁余勿作此牧猪奴戲矣。爵夫人曰。雖然。今汝已一試手。且大負矣。然初次入局卽大負。亦大佳事。蓋往車雖覆。來軫方道。未始不可引爲大戒耳。女曰。然余固當時時引以自戒矣。言次。已下扶梯。行至廳事中。爵夫人復逼之曰。且汝當憶之。汝必于明日十二句鐘前將款付我。此固會中舊例。汝當審之耳。女顫聲曰。然余固審之。爵

夫人曰。如是大佳。而其數則爲二百三十金鎊也。女乃長喟。倒于其旁。一椅中掩面而泣。爵夫人見狀。微笑。卽向玻璃門中行去。方及門。一人斗自內衝出。撞之。幾仆。乃呼曰。嘻。金隱夫人。乃汝耶。金隱夫人謝曰。恕余得毋誤踐君足耶。曰。否。惟人處此上流社會中。初不慣擁擠耳。金隱夫人曰。人處此世。凡事要以迅速爲貴。何云擁擠耶。爵夫人曰。君言誠是。凡余所言。祇可語之于一。般高年命婦。非可語君耳。遂闔門而入。金隱夫人者。出身初非貴顯。惟以營商而擁有巨資。故雖廁身俱樂部中。而常遭貴族中人之譏。諛。然夫人處之夷然。且彌以自負也。夫人長袖善舞。雅有才能。其夫逝後。所營商業。卽由其代掌。措置裕如。年有所盈。夫人乃略出其餘財。以之酬應于交際社會中人。樂其多金。亦喜從之游。然夫人輒如量而應付。未嘗額外妄費一金也。其于麻格六爵夫人之爲人。知之頗悉。卽此數語。亦知其意。含譏評然。不欲與之較。亦一笑置之。偶迴首他視。忽見女掩面而泣。狀至悲楚。因趨其前呼之。則淚珠瑩然。奪眶而下。心大憐之。亟欲一探其由。因握手柔聲詢曰。溫度林女士。試一語余。果因何事。噉泣耶。女期期答曰。固無事也。金隱夫人曰。嘻。寧有是哉。天下女郎。有因一二無謂之事而泣者。斷無有無事而泣者。今盍以其事語示余。或能一爲君助也。女曰。恐莫能爲助耳。金隱夫人曰。其言盛哉。然試一語余。或能一爲借箸耳。女羞懼交迸。氣。幾爲梗。曰。不能也。金隱夫人曰。嘻。何爲不能。當我爲女郎時。亦頗跳蕩。恆有不能自了事。今汝告我。固無妨也。汝之泣。殆爲愛情上事乎。言次。其聲益柔。并引手攬其頸。狀殊溫藹。如慈母之對孺子。女應曰。非也。金隱夫人額乃微蹙。斗噓其氣。思其事。既不屬愛情。則舍金錢。又何屬乎。卽詢曰。然則殆爲金錢乎。女俯首低聲答曰。然。金隱夫人乃驟然微笑曰。善。是則余儕可稱同調矣。殆欲製備衣飾而不得乎。女俯

首不答。金隱夫人笑容復斂。曰：非爲衣飾乎？曰：非也。曰：非爲借貸事乎？曰：亦非也。曰：是則始葉子戲負矣。女復以手掩面。曰：然惟此實第一。次入局耳。曰：所負幾何？女曰：二百三十鎊也。則驚曰：乃至二百三十鎊之巨乎？果負與？何人耶？女曰：麻格六爵夫人也。曰：咄！負與？彼人耶？宜其貌欣欣然。彌有得色矣。此事苟使汝姊馬林知之。又將作何言耶？言已。默然不語。沉思馬林之爲人。則馬林在俱樂部中。名譽初不甚佳。僉以其博負不償。目之爲無行。都不樂與之博。惟稽之往例。婦女與男子異。凡男子不償博負之款者。立爲社會所不容。屏之不與接。而彼亦引爲大辱。每有因之自盡者。若夫婦女則異。是款雖不償。而仍可遨遊其中如故也。惟人對之。總有異耳。朋讎非俱。樂部中懲于馬林之屢屢不理博負之款。曾請總理除其名。總理爲馬林顏面計。不之遽允也。而查馬林所以不償之原因。則以經濟支絀故。今苟再加之。以其妹二百三十鎊之負。款則爲難。更甚而觀董事部所持之態度。當有嚴重之事。發見不更爲馬林計矣。夫人思及此種種。陡生惻隱之心。拊女之柔荑。言曰：溫。毋泣。人見之。殊不雅。汝當不願盡。皆知其事也。且此事亦殊尋常。不足深責。固人人皆有之過耳。惟余苟爲汝者。幸勿卽語汝姊。遲之一二日始佳。女曰：否。余必卽告之。曰：何故？女曰：以余必于明日十二句鐘前付此款。麻格六爵夫人爲余言之也。特余初無餘款耳。金隱夫人曰：固也。惟汝亦能允余一事否？女曰：欲余允何事耶？金隱夫人曰：卽允余不復作葉子戲耳。女喟曰：嗟。終余之生。當永不近此矣。金隱夫人曰：善哉。善哉。汝當持以決心。誓永不爲此也。女曰：余固能誓之。金隱夫人曰：善。今汝可暫勿告汝姊。俟彼手采大佳之日。然後再告之。余今當以款貸汝耳。女呼曰：金隱夫人。此烏可者？金隱夫人曰：汝當知之。此固余業耳。女曰：此惠余。殊不敢拜受。金隱夫人慍曰：嘻。何辭

謝爲。遂。自。手。囊。中。取。出。紙。幣。一。巨。束。且。數。且。言。曰。他。日。余。當。爲。麻。格。六。夫。人。言。之。彼。乃。以。術。攫。取。孺。子。之。金。而。自。謂。得。計。何。無。恥。若。是。之。甚。哉。已。而。數。盡。曰。此。其。數。也。可。卽。將。去。卽。納。之。其。手。中。女。面。頰。耳。赤。羞。愧。莫。可。名。狀。金。隱。夫。人。見。之。大。悅。知。其。已。具。悔。心。蓋。凡。此。情。狀。初。非。妙。齡。女。郎。所。能。僞。爲。也。因。闔。其。手。囊。逕。自。座。起。女。囁。囁。言。曰。夫。人。如。此。仁。惠。余。不。審。若。何。爲。謝。金。隱。夫。人。卽。止。之。曰。且。勿。言。此。惟。幸。毋。忘。此。誓。言。耳。女。曰。此。安。敢。忘。且。余。苟。不。至。此。間。者。終。不。至。博。耳。金。隱。夫。人。曰。此。大。可。憐。女。復。曰。余。日。伴。馬。林。至。此。耳。所。聞。者。惟。葉。子。戲。目。所。見。者。亦。惟。葉。子。戲。不。期。手。癢。亦。一。試。之。耳。金。隱。夫。人。曰。誠。然。人。非。聖。賢。又。誰。能。自。持。者。女。曰。余。女。友。中。有。以。一。時。失。足。其。中。竟。破。其。家。者。固。不。乏。其。人。矣。金。隱。夫。人。曰。余。固。聞。之。女。曰。以。理。言。余。固。有。前。車。可。鑑。宜。益。謹。慎。蓋。余。固。聞。杜。倫。以。此。傾。其。家。矣。金。隱。夫。人。曰。疇。贏。得。其。資。耶。女。曰。麻。格。六。爵。夫。人。也。而。開。脫。于。一。夕。中。輸。去。巨。萬。其。夫。竟。典。宅。以。償。余。又。曾。親。見。其。事。也。金。隱。夫。人。曰。爾。時。贏。家。又。疇。耶。女。曰。亦。麻。格。六。爵。夫。人。也。其。賭。運。非。至。佳。乎。金。隱。夫。人。笑。曰。此。寧。屬。之。賭。運。以。余。觀。之。彼。殆。有。手。術。在。耳。亦。嘗。有。人。以。其。事。白。之。董。事。會。乎。女。曰。無。之。蓋。此。告。訐。之。事。人。初。不。樂。爲。之。也。金。隱。夫。人。慨。然。曰。余。殊。不。引。以。爲。嫌。苟。終。無。人。言。者。余。當。一。言。之。庶。可。一。除。積。弊。耳。言。次。扶。梯。首。董。事。室。之。門。闕。然。而。啓。一。貴。婦。人。儼。然。自。內。而。出。金。隱。夫。人。因。向。女。小。語。曰。卡。落。林。來。矣。正。余。所。欲。覓。之。一。談。者。然。此。寶。金。隱。夫。人。之。私。語。固。無。人。敢。當。其。前。貿。然。呼。之。爲。卡。落。林。者。彼。爲。大。納。勃。大。公。夫。人。頎。然。以。長。彌。具。威。儀。母。家。亦。絕。貴。盛。嘗。朝。請。時。恒。衷。然。居。首。從。游。者。都。爲。一。時。貴。顯。出。身。稍。寒。素。者。卽。不。爲。所。納。頗。有。會。被。皇。帝。之。招。而。夫。人。家。反。不。准。其。觀。光。者。其。貴。盛。而。驕。蓋。可。知。矣。此。時。大。公。夫。人。方。扶。杖。徐。行。下。樓。而。衣。裝。華。美。悉。爲。時。行。

式髮際盛加塗澤。燦然作光。雙波蔚藍。然已涸矣。女見其至。頗皇皇欲避去。以夙審其秉性。嚴厲人欲。暗之。須凜凜相對。不可出以輕易。而在此俱樂部中。尤有頤指氣使之概。以彼固部中之女總理也。而此時。玻璃門復啓。麻格六爵夫人復自內出。金隱夫人因語女曰。今汝可速以款還之。惟幸毋言其所自可聽。彼苦加思索也。女從之。因偕麻格六爵夫人至茶室中。以款反之。夫人頗以爲異。則苦苦追詰。然終莫得其情。亦遂置之。中間金隱夫人見大公夫人既下。乃趨前呼之曰。大公夫人。大公夫人乃止。足不行。于自鏡中端詳良久。徐徐言曰。君非金隱夫人耶。金隱夫人曰。然。大公夫人尙識余耶。大公夫人曰。余聞君聲。卽知不屬他人矣。金隱夫人聞言。受寵若驚。幾無以自容。謝曰。謝夫人尙不忘余。夫人曰。恒在董事室中乎。大公夫人曰。固恒在也。金隱夫人猝然曰。是則大佳。余所欲知者。夫人何爲聽彼麻格六爵夫人長留此間乎。大公夫人卽止之曰。且待汝所言者。殆指彼尊貴之麻格六爵夫人乎。金隱夫人憤然曰。然也。彼以術攫取孺子之金。尙何尊貴足云哉。且……大公夫人卽搖手止之。愀然言曰。君所言者。殆確有事實可指乎。金隱夫人時亦自知其言過激。因力遏其怒。始言曰。固非此。固僅揣測之詞。然夫人自當知余意所在耳。大公夫人曰。金隱夫人。是則余深謝不敏。夫人雖侃侃言之。余殊未能審夫人命意所在耳。金隱夫人曰。然則余當一言之。大公夫人曰。否。君可致函與余。金隱夫人曰。善。余當略草其事。上之于夫人。大公夫人曰。否。君須正式陳請也。金隱夫人乃喟曰。嗟夫。大公夫人。此固余所目覩。而溫度林曾被害者。大公夫人曰。疇爲溫度林耶。彼初非此間之會員。余亦未識其人也。金隱夫人曰。馬林阿喜來之妹耳。夫人寧聽此。雖毛未乾之孺子。投身博局。而爲老奸巨猾者所弄耶。大公夫人曰。此固一聽之彼。初不涉吾人。

事。且此間俱樂部。而非幼稚園也。寧須他人照顧者。苟無特別事故。可指則彼既博而貧。當如數相償。別無他事可言耳。蓋凡人自顧財力不足者。要以不博爲當。博則又何言哉。言次引目凝視。狀殊愀然。不樂復期聲曰。近來此間規例。亦漸壞矣。會員中頗有舉負甚多而不償款者。董事會頗思一嚴重處置也。金隱夫人曰。夫人此言殆指余耶。大公夫人曰。否。苟欲指君。當明言之矣。余秉性固如是也。余所指者。固另有。有人在董事會至萬不得已時。擬擇箇中最敗類之一人。嚴爲處分之用。以示儆也。金隱夫人曰。所云最敗類者。果何人耶。此時玻璃門忽闐然而啓。馬林翩然行入。大公夫人見之。雙眉頓蹙。即舍金隱夫人而就之。金隱夫人因冷眼觀于旁。念馬林在俱樂部中名譽至不佳。誹語已四起。大公夫人殆將明告之耶。然而金隱夫人此想實謬。彼殆已忘馬林之家世矣。馬林之母奉朝請。有年。父爲侯爵。夫在日亦爲伯爵。固顯赫焉。大公夫人苟誠欲懲之者。亦須先之以警告。始可非可賈然從事耳。時大公夫人固具此意。因欲乘此人少之時。一爲進言。馬林見其至。乃引目視鐘。言曰。公夫人度尙不寧家。固尙可一作葉子戲也。大公夫人曰。君欲往一試手乎。曰。然。大公夫人曰。且毋爲之。曰。何故。大公夫人曰。以君手運太不佳。不可入局耳。曰。謂余運不佳耶。大公夫人曰。然。君家運既不佳。賭運亦劣。而令妹之運亦在連連中耳。則驚曰。夫人謂溫度林耶。余固知其未嘗一近博局也。大公夫人曰。彼今日下午已一試手。乃大負也。曰。負耶。其數若何。大公夫人曰。君可詢之。麻格六爵夫人。且宜卽如數償之也。爵夫人遇人。負其款。恆述之。不去口。負之殊乏趣耳。且余苟爲君者。宜斂手許時。毋與惡運相抗。蓋運之爲物。非同他事。初非可強與抵抗也。言已。不待馬林之答。卽行至近門一小案之次。坐而草一小簡。馬林兩鬢大絳。行向金隱夫人。許舉溫度

林事詢之。金隱夫人知大公夫人已言其事。初不能復諱。乃曰。然彼今日誠一入局。且大負。然幸毋責之過厲。彼已驚懼萬分。莫能自克矣。曰。所負若干。金隱夫人曰。二百三十鎊也。曰。嗟夫。乃至二百三十鎊之巨耶。視彼若何爲償也。金隱夫人曰。彼固皇懼。不知所爲。然一至于賭人。每自忘其分。奮不顧身。固不足深責也。且此實初。次情有可原。余已代任其責矣。馬林呼曰。君已代償之耶。仁慈哉。君也。然余不能聽君如是。此固余責耳。金隱夫人曰。此亦無碍。君可書一借契付余耳。馬林曰。如是大佳。然余儕彌拜君惠矣。金隱夫人曰。余望君尙有所請于余。馬林詫曰。何事耶。金隱夫人曰。即并君欠。亦由余代償之耳。君溺足此中已深。稍一不慎。即遭滅頂之禍矣。馬林曰。余亦思斂手不復博。惟仍思背城借一。一圖恢復耳。金隱夫人曰。此狀余固知之。倘博而勝。前負悉復爲事。固佳。脫再敗者。不將愈陷愈深。不復有拔足之日乎。故以余計之。宜卽此戒斷爲佳耳。馬林曰。此固大公夫人之言也。金隱夫人曰。彼有一語。最中肯。卽凡人不能償所負者。卽禁之。不得再博耳。馬林曰。彼向君作是言耶。金隱夫人曰。然。且董事會亦頗思一施行此事耳。馬林囁囁曰。此亦大佳。金隱夫人曰。幸余儕處身上流社會。苟在下流社會中。凡博負而不償者。人且羣以無賴呼之矣。馬林曰。誠然。金隱夫人忽詢曰。君樂與諸兒。菲勒爲友乎。果于何處相識者。馬林曰。余已忘之。然其人實佳。頗能以馬場中之內容相餉。余嘗購跑馬票時。獲益實非淺也。金隱夫人笑曰。此種消息。固何處不可購得者。寧足爲貴耶。馬林曰。然其人實至佳。金隱夫人曰。君目之爲佳。固也。彼亦頗欲一利用君耳。彼得廁身君處。然後得物色一二目的。物供其鯨鯢之用。于是其欲得遂。而其囊橐飽矣。馬林曰。此言殊妄。彼固富有金也。金隱夫人曰。紙上耳。非真也。馬林曰。彼交游亦廣。金隱夫人曰。此則



得君之助耳。馬林曰：君其信余。彼人操行實至佳。如余之子身處此世。頗欲得一人供諮詢。而彼實其人。也。金隱夫人毅然曰：以余計之。絕之爲是非然者。他日君資財。既盡。彼亦棄君。如遺矣。言次一人含笑步入。則諾兒也。

(未完)

小雅情  
綠楊春好錄

第四回 草堂湖上綺宴擁姬 五亭橋邊扁舟訪友

江都俞膺雲著

花○脂○染○甲○韻○事○今○朝○六○月○六○日○春○信○樓○一○行○姊○妹○都○伸○手○賽○指○頭○之○紅○箇○中○以○麗○珠○為○最○姊○妹○皆○謂○其○今○年○有○喜○兆○麗○珠○初○不○之○辯○閱○數○日○廣○寒○窟○一○衆○丫○鬟○忽○互○傳○有○麗○珠○姑○將○聘○婆○家○之○說○為○大○小○琴○姊○妹○所○聞○大○琴○固○喜○弄○者○乃○引○雪○兒○婢○於○僻○處○私○詢○之○雪○兒○不○肯○吐○實○但○曰○事○或○有○之○詳○情○不○得○而○知○也○大○琴○乃○遍○問○他○婢○及○諸○媼○所○言○皆○模○糊○影○響○惟○婆○家○為○喬○姓○似○較○確○實○維○時○秋○聲○室○一○班○女○學○侶○耳○中○亦○得○有○此○消○息○矣○羣○執○麗○珠○呼○以○喬○家○娘○問○寧○兆○之○言○確○否○麗○珠○語○塞○顏○爭○指○甲○而○紅○衆○又○指○顏○紅○以○加○謔○語○謂○不○虛○心○胡○為○變○色○麗○珠○為○諸○姊○妹○所○窘○幾○至○於○哭○顧○渠○自○得○將○聘○婆○家○消○息○而○後○其○一○寸○芳○心○朝○夕○起○伏○所○思○亦○頗○耐○人○尋○味○念○儂○在○韓○氏○諸○姊○妹○中○行○列○非○長○婚○嫁○之○禮○胡○為○先○儂○且○女○子○當○終○其○身○儂○依○雙○親○膝○下○奚○必○適○人○適○人○而○後○儂○嘗○聞○諸○人○言○有○翁○姑○之○虐○待○夫○婿○之○玩○褻○妯○娒○之○睥○睨○婢○鬟○之○輕○視○不○啻○走○入○一○重○阿○鼻○地○獄○中○暗○無○天○日○父○若○母○皆○愛○儂○者○恐○不○致○輕○易○有○此○舉○動○也○然○人○言○嘖嘖○常○非○捕○風○捉○影○之○譚○試○問○韻○碧○諸○姊○妹○但○搖○頭○示○不○知○意○托○詢○醉○翁○父○母○諸○姊○妹○又○皆○不○肯○於○是○麗○珠○終○日○徘○徊○雙○親○身○畔○思○於○焉○探○消○息○且○以○避○諸○姊○妹○之○笑○謔○也○七○夕○之○夕○大○小○琴○皆○歸○省○諸○姪○娥○邀○小○蓬○萊○一○行○姊○妹○齊○集○望○星○臺○上○女○馬○融○偕○香○君○夫○人○及○諸○姬○亦○煦○煦○於○小○女○兒○間○時○諸○小○女○兒○皆○注○目○麗○珠○且○眉○笑○而○無○言○香○君○夫○人○見○而○怪○之○笑○顧○女○馬○融○曰○聞○夫○人○家○近○日○有○一○番○喜○事○諸○女○嘗○為○予○言○予○不○甚○信○敢○詢○夫○人○真○耶○假○耶○予○茲○睹○諸○女○對○麗○姑○姑○狀○殊○令○人○忍○俊○不○禁○夫○人○言○時○衆○方○擾○擾○均○不○介○意○惟○麗○珠○意○存○羞○澀○一○聞

香君夫人語深恐諸姊妹聞而相唱。因亂諸姊妹以他辭而側耳聽。女馬融大母之答語曰：夫人事信有之。惟現已成畫餅矣。諸姑姑語夫人耶？此事甚秘。諸姑姑不知從何處探得。怪底日來麗珠依依于予之身畔。每親昵作小鳥之偎人。而諸姊妹對之又另具有一種態度也。言畢微笑。衆時猶爲麗珠所弄。正強翻之拜。雙星麗珠故作態不肯。小寶姬前爲麗珠排解。麗珠乘間遁下臺去。臺上人皆大笑。女馬融陸夫人因謂諸女謂此後於麗珠毋戲言。小女兒固無弗有受聘之一日。若彼此相笑謔。何以成閨人衆聞言。多先後下臺。覓麗珠去時。麗珠走入小綠天裏。坐白玉石上。芭蕉葉大涼風。頻招於以稍息。藉舒嬌喘。頗覺暢適。旣一凝神。聞蕉綠叢中有人喁喁曰：此時何時。想望星臺上一班姊妹。妹妹已盈盈下拜矣。麗珠辨其聲似爲珠兒。繼有人答曰：樓何必以乞巧線無緒而穿鍼。紅閨女伴之種種舉動。細思之。眞堪耐人尋味。麗珠又覺似爲雋麟。因念沈氏昆仲胡匿此議論。人短長乃亟他去。遇春痕綺霞。屬勿張聲。挈歸豔陽樓。談七夕故事。綺霞曰：長生一誓。蜀道千秋。使地下有知此時。當不城回首矣。麗珠曰：百年卽七七之良宵。大地盡雙雙之牛女。玉環痴矣。三郎更痴時。春痕倚欄。忽喃喃呼曰：月茫茫其下矣。珮珊珊其臨乎。麗姊綺姊。夜日闌。試看銀河。胡仍不見。鵲橋兒影也。麗珠笑顧綺霞曰：儂適謂玉環與三郎痴。茲春痕妹妹格外痴。春痕聞語。笑答曰：妹何嘗痴。特姊姊痴耳。臺前不拜樓上私譚。說甚玉環和三郎阿姊。正被汝欺矣。綺霞亦笑曰：不差。趣喚諸姊妹來。今夕必令渠一拜春痕起。麗珠亦起。亟扼樓門。俾不得下。綺霞笑曰：地非函谷。姊將隻身當吾二人乎。亦殊不自量矣。春痕曰：姊果欲阻儂喚諸姊妹等來。此者原無不可。惟亦須於吾輩前一拜麗珠。亟曰：好好好好。兩好好好。字甫脫口。而樓梯下之嘻嘻笑語聲起矣。麗珠曰：諸

姊姊又至矣。奈何奈何。春痕笑曰：正好綺霞且振其珠喉高呼曰：吾輩捉得麗珠姊姊矣。速來速來。樓下人上視之，則韻碧、小青、吳儂也。笑睹春痕方執麗珠，吳儂曰：麗珠姊姊真可憐，到處被人戲弄。儂真代爲抱不平。春痕曰：汝袒汝姊姊耶？亦大佳。吳儂且退，且笑答曰：然則潑辣娘子，奈儂何？春痕舍麗珠來，捕吳儂。遂又倉皇下樓去。是夜伴大母、陸夫人宿，不敢登豔陽樓也。醉翁在小蓬萊，偕寓香侯及天籟社諸吟友，開應時之宴，爲乞巧之文。其樂乃無極。夜闌各醉臥於酒網廳裏，不知東方之既白。洗盥後各將喚渡歸。醉翁言中秋當再有是樂，約會於小金山。云小金山在瘦西湖中，四面流波，非舟渡不得。至人以其似金山（指丹徒之金山）而小，故以是名。山中有月觀風亭、釣魚臺，諸勝而推湖上草堂爲冠。堂面臨湖，左顧倚虹園，東園右盼滑鳩村，迎面望法海寺喇嗎塔，五亭景致，網勝固天籟社一班吟友之常樂窩也。及中秋日二分，明月光普揚州，寓香侯來，肅醉翁登一葉瓜皮舟，指小金山去。時則蟾魄盈輝，波心影碎，平湖十里，如有千百月，現於水上。鮫宮貝闕，恍若可睹。括耳一片笙歌聲，出自綠陰叢裏。之諸畫舫上，殊靡靡怡人。魂魄醉翁曰：憶昔年在杭州曾遇此光景，爾時有綠羅姬者，係歌坊中有數人物，伴予在畫舫中。喃喃作情話，適丫鬟抱琵琶從別舟來，予請姬調，姬黯然曰：虧君號達人，抑知人生不過百歲，忍以出夢入夢之境，縮之於華燈豔曲中耶？彼世之號爲風流者，可恨亦可憐。姬之言沈痛也。如此予因是不涉足勾欄者，殆月有餘日。寓香侯曰：姬言予極欽佩，惟華燈豔曲中未始非風流人葬身地，第俗儉之判嚴於風月關頭，予嘗謂世之情種，乃世之詩種，文種非詩種，文種而號爲情種者，必係淫娃與浪子。卽姬之所謂風流人，不可列於詩種、文種之數。醉翁笑曰：吾與汝詩種亦文種也。今夕何夕，草堂湖上無異瓊樓。

玉闕雖不必旗亭畫壁雙鬢發聲但願得三五嫦娥輩點綴成廣寒深處之模樣寓香侯曰妙妙醉翁曰  
 十三樓上畫團扇於家廿四橋頭譜簫聲於處處予與汝久不理此等事業矣近時教坊中在數之名  
 花不知還有幾人寓香侯曰聞有花神月仙姊妹者係近日燕城曲院中之翹楚云醉翁點首艇既達小  
 金山則陶農智鐘屏光東湖等數人已先在迎入湖上草堂亟囑廚僧設筵寓香侯笑謂陶農曰適醉翁  
 言今夕擬召姬侑酒翁爲花柳場中老将聞近來猶奔走於馬櫻門巷試問著名人物捨花月姊妹外尙  
 有足與爭纒頭錦者否今夕選豔之責當委之君數不必夥要擇其非酬應品耳陶農曰謬哉君言姬而  
 非酬應品必不輕易應常人召寓香侯曰降一格言卽不俗者足矣陶農遂入禪房簡數姬曰繡琴曰娥  
 雲曰銀屏曰藍橋餘卽花月姊妹計六人衆時戲語陶農謂翁誠虎將生得此一副銅筋鐵骨殊配在花  
 叢中過一生也陶農聞言掀髯笑且曰公等言殊欺人夫情種英雄往化百鍊鋼爲繞指柔試觀銅筋  
 鐵骨如楚霸一旦且纏綿旖旎於杯酒虎帳之中讀虞兮虞兮之什何等沈婉又何等哀豔如予羸瘠固  
 無當此銅筋鐵骨四字之頭銜而終朝匍匐於嫩香柔豔中筋早軟骨早柔矣果使筋也銅骨也鐵則泥  
 塑木雕可耳予殊無此功夫也衆聞言皆鼓掌笑筵旣備雨亭寒園劍庵等亦至因相與入席維時月華  
 如水地白如霜湖上笙歌益縷縷爭廣寒羽衣霓裳之響珠簾揭處諸姬先後抱琵琶婀娜來風鬟霧鬢  
 炫動四座寓香侯端相良久覺箇中果以花月姊妹爲最美繡琴與銀屏埒藍橋次之娥雲又次之顧容  
 華各殊風調並勝因竊竊嘆陶農老眼之不花時醉翁指花神笑顧衆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  
 娟娟此豸美人耶花神耶真身耶小影耶是耶非耶予烏從辨敢問諸公花神聞語俯首至臆紅潮頰泛

羞極益媚。寓香侯曰：此姬卻是花神。醉翁試奉姬以杯酒，曰：然則為花神。壽花神起，受僅飲其半，兩頰越盈盈然如桃李之冶豔矣。陶農曰：花神卻是花神。月仙亦卻是月仙。今夕及時行樂，應推月仙為上。選東湖笑顧月仙曰：勿理他。且請歌廣寒曲一掃。時下靡靡音，月仙無語，遂拂箏而歌。珠喉輕囀，曼響如絲。衆且飲，且敲杯樽以和。且聽月仙歌曰：

歌扇黏螢舞裙飄，蝶從來豔煞繁華。望珠簾十里正盡捲家家。試聽取銀鐙畫舫，虹橋曲檻，不斷紅牙。甚秦淮還小，卻齊唱後庭花。杜郎雖老，猶豪興紅袖琵琶。

月仙歌至是，兀自撲嗤笑。衆亦鼓掌陶農不語，但朗吟為月仙續其下曰：

這寬羽新腔，霜娥豔影拚命銷他。

月仙不待其歌畢，亟爭先高唱曰：

爭奈謝孃院冷，青樓夢易隔天涯。問二分蟾魄曾窺幾度香車。

陶農笑曰：妙歌妙歌。某極傾倒，惟適意未盡，尚須一吐。諸公請勿哂，並願月仙姊妹指教。月仙起曰：勾欄人何知翰墨翁言殊令人汗顏。無地儂適拋磚，翁有玉正不妨賜來也。又何云指教不指教耶。陶農乃擊桌歌。

雜記人人豔板橋，那知北里有嬌嬈。好雲護夢銀屏嬾，野柳牽絲玉埒驕。數芳夕，屆今朝，瘦西簫鼓逐風遙。草堂湖上也擁來，紅深翠窮任飛觴。醉月喜舊時歌舞，猶能道人間天上。丰神邈邈兩樣乾坤，一樣情絲擾怕這怕風華謝了，讓深顰淺笑留與他人歡笑。問後約荼蘼杜鵑啼，老眉樣休描玉山且自。

倒。

寓香侯曰。妙歌。妙歌。我更甘心傾倒。醉翁掩鼻笑曰。我不佩服。我不佩服。這一腔醋味。嗅之真令人欲嘔。月仙亦嬌聲罵。無賴。無賴。不止。陶農笑曰。如此謂之無賴。吾不知。樓花掬月之行。將加以何等字樣矣。劍庵狂笑曰。由此說來。想徐翁平素在勾欄中。胡帝胡天。必然定是個狂浪客。諸姬聞語。均垂頭格格笑。弗已。醉翁曰。翁究如何。陶農曰。渠輩不便說一個悶葫蘆。仍當令汝等細細尋味。耳。醉翁笑曰。我非初出茅廬者。個中事。夫豈不知。寓香侯亦笑曰。不過如是如是。諸姬又皆格格笑。弗已。屏光指花神曰。勿笑。勿笑。歌輪及卿矣。花神搖首衆嬾之。乃倩娥雲代娥雲唱曰。

銀燭兒分外光。瑩玉波兒分外香。簪宮紗。扇子裏袖兒擾亂了。驚鴻影。非羞非怪。亦非嗔。這何等恩情。何等光景。想碧雲裏紅牆也。隔不斷。仙心甚大。羅白雪。小海紫雲。顛倒了。李三郎。宮商譜。就有餘音。問大千世界。今夕那碧海青天。何處情有人。指紅欄杆外。花影扶嬌兒。一拜正盈盈。

娥雲唱畢。衆目銀屏。銀屏轉日月。仙月仙又歌曰。

鏡中人影。天上衣香。問前身果否。是變來色相。銀河流來流去。只咫尺長。推起那情波。愛浪何量。又瓊樓玉宇。都不是鍊石裝塵。凡夢驚墮了。大荒椅柳樓頭。枇杷花下。偷香傳帕。任情郎情郎。情郎不羨神仙。只想做鴛鴦。願拓酒池作水雲鄉。今夜月照盡雙雙。

東湖曰。雙雙怎樣容易耶。寓香侯笑曰。君難道孤獨乎。東湖曰。否否。雙雙二字。在情天。諸兒女中。卻不易得。牡丹亭上。芍藥欄前。有由來矣。然在君爲數。且重而倍之。不可謂非天之獨厚于君也。衆聞語。皆笑寓。

香侯歌曰

隋堤柳不怕西風剪。越向秋來越纏綿。多少芳情柔緒都被他縷縷牽牽到西園。夢裏驚碎了一生花底的蝶。

寓香侯歌至是笑顛醉翁醉翁續曰

杏霞鋪海沈香日柳雪飛團亂影天到如今都不方便試訪舊雨兒鶯和燕都一聲聲唱歸去待明年到明年春風吹上了桃花兒面我栩栩圓裏一般玉腰友又做了如花如玉的美眷獨恨這千里共關山一杯邀庭院花陰夢薄有翅飛不上廣寒殿讓木樨香底辜負了羅浮典

陶農笑曰羞羞較吾之醋味何如耶屏光晒曰格外令人不可耐陶農掩鼻作態於是諸姬又笑藍橋唱曰

羅襪雙勾滑瓣香寸心炷嬌讓花扶有恨莫向蟾光兒訴纖雲磨鏡未模糊照瘦妾容孤秋風吹斷蘆花外偏携手上菱湖問黃昏一片紅橋路秋信斷腸無

智鍾曰歌佳矣然今夕何夕何必作此悱惻音月仙微笑再唱曰

二分明月古揚州正燈邊酒暖香裏歌柔憶舊游風流幾度在廿四橋頭試掛簾鉤似曾相識不勝愁愁伊猶故態播我又今秋誰道華年流水似那得似水長流

繡琴曰姊又爲此悱惻音矣衆曰汝來汝來繡琴笑唱曰

捲上海簾蝦數芳期果不差望一奩湖鏡有三百六十亂星華最可愛是橋影搖紅板窗痕映綠紗喚



不醒這六朝春夢桃根桃葉又桃花待潮送人雙槳便樓香水一涯春風月如此秋魂果屬儂家  
寓香侯曰玉人家住第幾橋頭東湖笑曰然則汝想問津否須知秒魂不易消也言際目繡琴笑繡琴掩  
口作態曰呸毋亂言由是花神調胡琴月仙奏瓊簫娥雪搗銀箏繡琴擊檀板銀屏拂琵琶藍橋則振珠  
喉作裂帛之響一時清歌妙曼玉擲珠紛韻襲紅牆停着祥雲擁脚腔餘赤壁吹小明月當頭仙乎仙乎  
胡聲之靡靡入聽也於是諸人皆停杯不飲亦不解置身於何地銀屏記曲誰添王母之簪玉斧鋤香願  
學吳剛之罰此情顛夢倒之一場歌舞直使諸人栩栩欲化矣顧諸人於紅嘲翠謔之餘亦有涉於正者  
蓋五亭橋畔有隱君子焉維時由東湖之口傳入醉翁之耳因顧語寓香侯若而人者果能延爲座上師  
吾子與汝子得人矣寓香侯乃問東湖隱君子亦願出茅廬任事否因告所欲請爲介紹東湖曰此老風  
骨崢嶸野處數載未嘗涉紅塵一步兩公欲延之主絳帳予介紹是不難但難得渠同意仍需徐圖耳醉  
翁情殊亟閱日偕寓香侯逼東湖率以見東湖諾三人遂駕瓜皮舟一棹至五亭橋下登岸行里許殊飽  
郊原野曠風味俄而東湖指曰將至矣彼處卽隱君子殷豆山之居也醉翁視之則茆屋一間垂楊幾樹  
山村水郭圖披桑柘人家犬吠鷄啼境入桃源仙洞不覺笑顧寓香侯曰不料吾揚之酒地花天中亦有  
此隱君子在寓香侯曰未始不足懲薄俗也言畢忽聞有娓娓讀詩聲出自茆屋裏東湖曰此殷先生小  
女之讀書聲也醉翁寓香侯皆莞爾且呼嘖嘖謂隱君子之女應如此東湖亦微笑將推扉殷女早聞足  
音出見客問所從來東湖笑曰不識陶叔叔耶女廝認恍然曰原來陶叔叔來找阿爺耶東湖點首問汝  
爺在家否女笑曰甫往西山去叔來殊不巧歸時當在午時不知叔叔亦能耐候乎東湖曰門外還有客

二不能候矣。下午當再來。如汝爺歸請家居。稍候女。門外客何人。女尙未知。叔叔可請一齊入。因呼阿奴入。廚烹茶去。阿奴應東湖。亟搖手爲掩扉。去與醉翁行。未數武。但聞一陣宛轉。抑揚誦詩聲。又傳自稻花風裏矣。醉翁嘆曰。真正無些子煙火氣。愧煞吾輩紅塵十丈中人。也。東湖寓香侯。皆笑而弗答。

第五回 紅樓花月情逗綺懷 諧墨文章諒啓綽號

隱君子殷豆山宿儒也。五車學富八斗才。羅自謂爲明遺臣。齋嘗試不錄。狂哭而歸。左右鄰皆曰爲狂妻有才與之酬唱。無虛日得句多佳者。輒行火燼。旣優游罄先人產。豆山遂以鸞字度生活。墨磨妻千粉脂。雜翰墨之香。聞者豔稱爲紙堆中之墨鴛鴦。故求書者頗衆。豆山有應。有不應。鹽商大賈。至有以百金丐書。招牌者如值豆山。輒立時爲書。就所苦者。惟厥妻豆山嘗撫其一雙柔荑。曰卿本是玉皇香案添香侍史。今乃抑屈作磨墨姬人。我之不幸。亦卿之不幸。妻笑曰。何幸嫁得文人。執磨墨役。其執磨墨役也。恆終日不離手。其後腕際忽紅腫起一塊肉。醫不可治。遂致嬌捐金屋。骨葬玉環。碧海人縵書空。咄咄而其妻來歸。十餘載未有祥麟之兆。鵲化之前。數歲僅產一解語之花。豆山錫名曰小眉。所以慰懷也。失意而後。豆山雇一奴司磨墨職。丐書者無弗應。一時門限幾爲穿。腰既纍纍矣。遂攜小眉與阿奴葬亡妻於五亭橋畔。并築草廬於其旁。蓋從此作隱君子矣。地近小塘。狎鷺鷗以消歲月。庭有芳圃。種花木以活烟雲。瀟瀟灑灑。有世外意。願有時痛飲草悼亡詩。於淒風苦雨之天。曉月落花之日。環誦於埋香塚畔。是其最傷心時也。閱數載。小眉長明眸。歷歷纖穠。均中嬌小伶俐。能博乃父喜。居常挽靈蛇鬢。遍插牆花野草。姍姍行阡陌。間臨小溪。自鑑其影。牧牛兒遮道爭賊視。輒不避。嘗語乃父曰。兒亦與東鄰姊西鄰妹同一。

模。樣。耳。何。勞。他。人。之。灼。灼。不。休。也。豆。山。爲。之。吃。吃。笑。不。止。樂。乃。無。藝。嘗。教。之。讀。頗。能。領。會。豆。山。每。飲。輒。令。小。眉。居。旁。誦。緇。衣。之。章。或。蓼。莪。之。什。豆。山。常。聞。而。墮。淚。酒。中。小。眉。以。後。乃。廢。蓼。莪。而。溫。緇。衣。如。恆。亦。嘗。遠。巡。於。亡。母。之。塚。畔。而。笑。謂。豆。山。曰。阿。爺。阿。爺。嘗。言。阿。母。死。矣。人。死。究。往。何。處。去。豆。山。笑。曰。癡。兒。此。那。得。知。果。得。知。者。我。早。攜。汝。尋。汝。母。去。小。眉。嘆。曰。阿。爺。此。生。人。出。世。入。世。之。境。莫。非。蒼。蒼。者。故。秘。不。示。人。俾。人。感。於。生。死。之。不。可。常。而。幽。明。之。莫。得。測。於。此。增。人。世。骨。肉。之。恩。愛。亦。未。可。知。也。豆。山。嘆。爲。慧。語。自。是。減。悼。亡。之。悲。不。少。乃。力。教。女。並。時。占。一。二。清。詞。逸。句。以。寫。懷。嘗。書。算。累。卻。虧。兒。女。少。安。居。盡。把。應。酬。刪。之。句。懸。諸。室。前。以。爲。楹。聯。之。點。綴。玩。其。語。可。知。其。恬。適。之。至。矣。然。有。時。三。五。舊。雨。來。謁。豆。山。亦。未。嘗。下。逐。客。之。令。且。款。留。雞。黍。閒。話。桑。麻。頗。使。客。得。田。家。之。真。樂。趣。東。湖。固。其。中。之。一。曩。日。以。翰。墨。爲。相。識。之。媒。此。時。以。草。野。爲。嘯。傲。之。所。雖。不。時。至。固。所。謂。真。知。己。也。當。時。既。率。醉。翁。寓。香。侯。來。訪。不。遇。午。後。復。隻。身。至。乃。得。逢。豆。山。詢。何。事。東。湖。笑。曰。爲。汝。覓。得。二。個。新。雨。矣。豆。山。曰。我。歸。小。眉。爲。我。言。云。有。二。客。隨。君。後。殆。卽。其。人。耶。東。湖。因。曰。然。卽。天。籟。吟。社。中。之。健。將。也。豆。山。笑。曰。此。班。醋。瓿。人。物。我。甚。不。願。與。交。東。湖。微。笑。閱。日。率。醉。翁。與。寓。香。侯。來。談。甚。洽。東。湖。預。囑。醉。翁。不。可。言。聘。事。往。來。既。久。豆。山。不。復。以。醋。瓿。人。物。目。天。籟。吟。社。中。人。且。有。唱。斯。和。循。環。往。復。搜。奇。抉。怪。雕。鏤。文。字。一。時。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掃。罄。凡。響。幾。盡。江。左。之。美。是。年。冬。東。湖。始。露。意。於。豆。山。豆。山。笑。置。之。醉。翁。與。寓。香。侯。親。懇。丐。又。笑。置。之。終。不。肯。答。可。否。醉。翁。哀。曰。翁。果。念。知。己。情。當。憐。諸。子。無。教。而。誨。之。春。風。化。雨。恩。諸。子。雖。沒。齒。不。令。忘。也。豆。山。搖。首。曰。予。非。望。報。也。特。以。人。海。風。波。惡。不。敢。涉。足。耳。寓。香。侯。曰。鏡。園。與。小。蓬。萊。雖。蓬。華。不。能。居。高。士。然。所。幸。尙。在。十。丈。紅。塵。外。有。石。可。枕。有。流。

可。漱。有。詩。書。可。寄。情。有。烟。霞。可。笑。傲。有。清。風。拂。我。有。明。月。照。我。有。泉。聲。靜。我。鳥。聲。悅。我。以。及。樹。聲。鐘。聲。之。醒。我。快。我。亦。無。非。山。林。之。雅。境。高。人。之。樂。趣。又。安。所。謂。人。海。風。波。惡。哉。豆。山。莞。爾。醉。翁。與。寓。香。侯。以。猶。不。得。允。意。相。與。甚。亟。明。年。春。諸。子。又。登。讀。書。樓。嚶。嚶。作。吟。唔。聲。醉。翁。實。不。可。耐。遂。約。寓。香。侯。籌。一。妙。策。豆。山。有。不。得。不。允。者。某。日。午。後。豆。山。坐。草。堂。與。小。眉。雜。談。古。人。逸。事。聞。戶。外。有。剝。啄。聲。問。爲。誰。答。曰。醉。翁。與。醉。香。侯。小。眉。啓。門。瞥。見。有。少。年。十。數。人。隨。其。後。衣。服。甚。都。殆。從。綠。楊。城。中。來。者。醉。翁。囑。在。門。外。相。候。謹。勿。聲。吾。且。出。小。眉。度。必。醉。翁。與。寓。香。侯。家。人。其。來。不。可。測。又。不。敢。餉。以。閉。門。羹。乃。虛。掩。扉。而。入。則。醉。翁。迎。面。出。豆。山。囑。入。內。久。之。聞。室。外。有。衣。服。繚。繚。聲。甚。繁。因。偷。眼。從。門。隙。中。窺。之。則。適。間。門。外。之。諸。少。年。先。後。魚。貫。入。草。堂。見。豆。山。咸。鞠。躬。爲。禮。貌。甚。恭。醉。翁。指。而。顧。語。豆。山。此。莘。莘。者。君。果。忍。使。之。失。學。耶。今。茲。率。以。投。前。將。要。吾。老。友。以。最。後。之。允。許。不。得。尊。諾。者。不。歸。矣。豆。山。掀。髯。大。笑。端。相。良。久。復。歷。歷。詢。諸。子。名。畢。乃。笑。顧。醉。翁。與。寓。香。侯。曰。孺。子。可。教。也。醉。翁。亦。笑。顧。諸。子。曰。可。以。歸。矣。於。是。諸。子。復。肅。然。與。豆。山。爲。禮。以。別。相。攜。而。去。閱。日。以。輿。迎。豆。山。來。鏡。園。而。下。榻。小。眉。於。廣。寒。深。處。令。受。業。於。馮。夫。人。絳。帳。下。與。一。班。芙。蓉。女。學。士。結。翰。墨。緣。草。草。花。花。同。受。春。風。嘯。拂。小。眉。蓋。最。後。至。者。也。豆。山。之。教。諸。子。也。仍。設。館。於。讀。書。樓。上。沈。氏。諸。子。亦。携。書。來。同。讀。由。是。詩。韻。書。聲。兒。曹。雜。坐。青。燈。味。永。黃。卷。情。多。豆。山。蘊。莊。嚴。於。和。藹。之。中。諸。子。雖。多。狡。成。相。顧。不。敢。犯。然。偶。有。齟。齬。豆。山。必。和。言。婉。勸。未。嘗。少。加。呼。叱。如。是。者。習。以。爲。常。而。諸。子。之。心。漸。肆。矣。其。始。也。豆。山。常。離。讀。書。樓。晤。醉。翁。閒。談。去。諸。子。得。隙。不。過。嬉。頑。叫。跳。演。一。齣。私。塾。怪。劇。而。已。其。後。慶。官。珠。兒。筱。笙。等。以。較。長。之。年。華。徵。逐。於。楊。花。隊。裏。雖。嬉。遊。無。意。要。非。兒。時。青。梅。竹。馬。比。慶。官。年。綺。風。流。自。謂。秉。根。

天。慧。珠。兒。亦。裘。馬。翩。翩。不。讓。五。陵。年。少。彼。笙。則。朗。朗。玉。立。譬。之。鶴。在。鷄。羣。心。聲。所。寄。往。往。拈。筆。爲。香。奩。豔。語。柳。梢。待。月。之。詞。花。裏。送。郎。之。句。不。惜。東。塗。西。抹。貯。滿。錦。囊。又。喜。閱。言。情。說。部。家。藏。之。紅。樓。夢。花。月。痕。西。廂。記。諸。書。本。度。諸。蓮。房。中。故。諸。姁。娥。得。先。寓。目。而。彼。笙。幾。經。鑽。營。搜。覓。始。得。一。二。卷。則。瞞。人。盜。至。讀。書。樓。上。置。一。卷。於。案。上。疊。以。諸。子。五。經。之。書。殿。物。空。其。下。卷。可。伸。縮。展。以。閱。口。中。吟。唔。不。少。休。故。豆。山。不。稍。疑。也。已。而。書。爲。他。子。見。偶。一。寓。目。便。不。欲。休。則。仿。彼。笙。之。法。以。偷。閱。殊。覺。書。中。有。味。咀。嚼。無。窮。由。是。更。相。傳。遞。諸。子。咸。欲。得。一。睹。爲。快。有。置。諸。膝。上。以。偷。閱。者。似。終。不。如。彼。笙。之。法。妙。而。穩。也。著。者。曰。書。所。以。關。人。智。者。也。故。人。最。貴。平。讀。書。先。哲。謂。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蓋。言。讀。聖。賢。書。卽。所。以。學。聖。賢。也。且。惟。聖。賢。書。乃。能。關。人。以。聖。賢。之。智。諸。子。捨。廟。堂。經。濟。之。篇。而。就。花。月。紅。樓。之。什。綺。年。人。血。氣。方。剛。情。懷。易。啓。一。逢。投。好。之。書。自。覺。夢。魂。顛。倒。半。時。寢。饋。乎。詩。書。之。林。心。念。中。盡。蓄。聖。賢。之。道。一。旦。柳。暗。花。明。別。適。怡。人。之。境。情。麗。色。鬼。推。倒。聖。賢。而。遠。之。而。所。謂。怡。紅。公。子。瀟。湘。妃。子。韋。癡。珠。劉。秋。痕。張。生。鶯。鶯。者。乃。乘。隙。一。躍。而。亭。亭。立。於。諸。子。之。心。目。中。諸。子。竟。崇。奉。爲。情。界。中。之。至。聖。大。賢。自。居。於。桃。李。門。牆。之。列。蓋。是。時。讀。書。樓。上。之。一。羣。學。子。已。泰。半。走。入。魔。障。矣。或。曰。紙。堆。中。鏗。獨。之。墨。鴛。殷。豆。山。乃。情。種。也。諸。子。而。出。其。門。下。雖。豆。山。未。嘗。以。紅。樓。花。月。作。教。科。書。香。奩。詩。詞。爲。琴。歌。料。而。諸。子。固。已。於。暗。裏。領。略。正。無。待。豆。山。之。諄。諄。其。陶。冶。於。無。形。者。蓋。甚。鉅。觀。最。聰。明。之。慶。官。每。逢。豆。山。不。在。座。輒。潛。至。廣。寒。深。處。偷。聽。諸。女。讀。書。聲。去。珠。兒。覺。乃。戲。之。曰。古。人。隻。柑。斗。酒。春。日。有。聽。鷓。之。興。今。之。人。士。往。往。撫。其。餘。韻。茲。子。於。忙。裏。偷。閒。私。聽。小。女。兒。噤。噤。鶯。喉。讀。書。聲。後。來。輕。薄。兒。當。不。少。豔。羨。而。效。尤。者。彼。笙。笑。曰。然。其。書。聲。之。清。脆。頰。裂。帛。詞。章。家。喻。以。鶯。之。啼。燕。之。語。

似猶不若其抑揚宛轉也聽之實滋樂慶官在旁亦笑曰吾輩讀書正如關西大漢抱鐵板銅琶滾滾唱大江東去若彼翡翠舌櫻唇一展書卷乃似按紅牙低唱歌陳後主玉樹後庭花噫噫於水晶簾下也彼笙珠兒聞言皆大笑已而慶官又曰女子之動人情處全在此聲調之惑人彼銀字輕調紅腔低喚無論已卽至村鄉中之蓬頭粗服黃面小女兒苟令以唱豆棚瓜架之俚歌當亦足使牧牛兒消魂蕩魄媿媿動人聽也珠兒笑曰此造化之功獨賦於女子以悅吾輩男子者也珠兒之言如此慶官之言如彼故其後果皆效尤馨兒雖豆山在讀書樓亦往往飾言如廁轉赴秋聲室去秋聲室前植梧桐三五枝低者齊簷高者通屋脊夏時蔭濃葉大藏鳴蟬振翼鼓羲皇曲入耳清心西風起葉蕭蕭下蓋秋聲也故室以秋聲名室左側有石山山有穴曲折可入能容三數人大好聽書聲處也故彼笙等卽據以爲老巢已而慶官竊聽久能以書聲辨其人因吃吃笑語彼笙曰師妹小眉其聲可謂出諸姮娥上妙在讀如何文卽作如何調能將文中奧秘曲曲由舌尖上傳出讀李陵與蘇武之書令聽者如置荒漠涼塞之地於秋風黑夜聽蕭蕭胡馬鳴則不勝異地孤身之感讀蘇子瞻前後赤壁賦於悠揚柔倩中唱出月白風清之天山高水長之境令聽者作翩翩遺世想若讀宗臣報劉一丈書則官場污濁之狀如逼目前讀柳宗元捕蛇者說則惡吏歛賦之橫態亦色聲畢現可謂極讀文之能事矣彼笙笑曰至於香口微開似接麝蘭於夜月珠喉嬌轉如聆環佩於春風一種旗亭小鬟唱曲調殆尤其餘非耳慶官亦笑曰慎毋狂言前日子言戲今後懺悔矣夫是言脫爲殷師聞將視吾與汝爲何如人彼笙曰子毋作僞君子此後且看汝懺悔來慶官微退其後不特嬉頑如舊且異想天開另闢種種趣事彼笙笑顧之曰懺悔未慶官乃搖首笑並謂

近。日。做。一。得。意。事。殊。情。巧。異。常。彼。笙。詰。之。慶。官。復。不。肯。吐。彼。笙。既。處。於。悶。葫。蘆。中。則。步。步。察。其。行。動。冀。或。得。箇。中。真。相。維。時。冰。筋。掛。簷。墮。地。丁。然。碎。鶴。巡。梅。守。天。公。且。戲。玉。龍。紛。紛。下。既。裝。點。鏡。園。成。玉。棟。瓊。樓。模。樣。諸。子。遂。相。攜。下。讀。書。樓。集。蕊。仙。舊。館。外。掃。雪。作。玉。美。人。慶。官。視。之。笑。顧。衆。人。曰。舉。世。美。人。兒。安。得。如。此。潔。白。無。微。玷。珠。兒。曰。唯。唯。否。否。美。人。爲。世。界。之。花。所。以。潤。色。萬。物。者。也。潤。色。萬。物。之。媒。卽。在。一。情。字。故。美。人。無。不。富。於。情。有。情。之。美。人。兒。欲。使。之。如。冰。霜。之。不。可。犯。豈。可。得。耶。子。試。遊。於。寺。一。瞻。慈。竹。青。蓮。之。觀。世。音。且。嘻。嘻。目。衆。生。而。笑。此。中。奧。境。非。孽。障。中。人。所。能。參。透。言。畢。目。慶。官。微。笑。慶。官。時。乃。他。顧。忽。自。呼。曰。彼。暗。香。樓。邊。乃。有。玉。腰。奴。出。沒。於。梅。林。間。云。衆。聞。言。一。時。目。爲。之。注。梅。林。叢。裏。時。則。有。三。數。麗。人。在。不。待。月。明。佩。環。鳴。徹。羅。浮。夢。裏。香。到。心。脾。玉。腰。奴。玉。腰。奴。衆。不。禁。亦。隨。慶。官。相。呼。麗。人。且。走。入。暗。香。深。處。不。曾。一。回。頭。顧。衆。因。滋。疑。問。慶。官。言。玉。腰。奴。何。意。慶。官。笑。曰。此。卽。前。日。予。所。謂。近。做。一。得。意。事。也。予。日。來。無。事。忽。湧。文。潮。因。將。秋。聲。室。中。諸。女。學。士。一。一。加。以。別。號。著。爲。游。戲。之。文。不。敢。污。諸。姊。妹。不。過。游。戲。之。一。種。他。日。香。閨。相。呼。玉。臺。點。將。不。亦。一。重。韻。事。乎。言。已。大。笑。彼。笙。曰。然。則。玉。腰。奴。者。係。指。適。間。何。人。而。言。慶。官。指。彼。笙。曰。卽。指。汝。姊。姊。小。青。而。言。彼。笙。詢。何。意。慶。官。曰。吾。每。爲。一。姊。姊。下。雅。號。必。慎。之。又。慎。不。敢。稍。涉。淫。褻。且。必。有。故。實。可。考。卽。如。玉。腰。奴。三。字。予。作。游。戲。文。以。說。明。云。玉。腰。奴。者。胡。氏。蝶。其。名。世。爲。羅。浮。名。族。當。晉。時。有。葛。仙。翁。者。煉。丹。學。道。羽。化。登。仙。遺。彩。衣。以。傳。於。後。故。其。子。孫。皆。能。軒。軒。飛。舉。羅。浮。之。別。支。有。女。曰。鳳。子。美。容。色。衣。錦。繡。光。彩。動。人。翩翩。可。愛。滕。王。元。嬰。寵。之。爲。圖。其。舞。態。有。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諸。名。云。後。入。立。宗。宮。中。上。使。爲。高。祿。之。官。當。上。駕。鳳。車。過。別。院。宮。中。諸。女。咸。設。嘉。花。異。奔。以。迎。上。凡。鳳。所。引。導。者。上。未。

嘗不臨幸。洎乎元獻皇后武淑妃相繼，卽世宮中，無當上意者。上鬱鬱不樂，乃命胡氏與高力士潛搜宮中，內外薦宏農楊琰女爲貴妃，鬢髮膩理，纖穠中度。帝大悅，賜胡氏庫中金玉，以助妝。貴妃亦出其鈿盒，金釵謝之，而別院遊幸之事遂止矣。豬龍亂起，帝與貴妃奔蜀宮人從者數百人，而獨遺鳳賊入宮，火起花萼夾城芙蓉小苑皆破碎。胡氏不知所終。後溫庭筠美胡氏之事，君特請諡其號曰玉腰奴。衆聞語皆笑。慶官又曰：吾所以以玉腰奴加諸大姊小青者，以大姊小青嬌姿婀娜，玉趾纖柔，腰埒蠻娘，善作掌上輕盈舞，卽平時一步一趨亦翩翩有飛意，而雲裳榴裙往往喜作彩色，綵其冶容膩體，恰恰稱玉腰奴三字。然則字以雅號曰玉腰奴，誰謂不宜。慶官語畢，衆皆譁然。鼓掌稱妙。珠兒曰：鈍根人寧足以語此。後笙曰：怪底日來見汝在人背後鬼鬼崇崇，握着筆兒狂寫原來，乃有如此一樁好事也。因索之語，其下珠兒擊不語。衆亦固請慶官笑曰：花到半開，酒常微醉，文章咀嚼要亦貴乎。得斯境耳。今夕吾苟具全豹以供諸君焉。諸君固極樂聞，然其關節緊要處必致囹圄吞棗過去矣。反不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接，倒覺醇然有餘味也。後笙亦笑曰：此子煞無賴，乃欲以小女兒姍姍來遲之態令吾輩夢魂顛倒耶。吾必有以報汝。看汝果能逃去，吾掌握中舌慶官伸掌而與之交，鼓曰：好好。

(未完)



●紙帳銅餅室贖墨

(逸梅)

一昨雲間朱鴛雜詞人惠示其佳作錄之以光我贖墨氣鬱行屋後三百步  
返抱星兒云西日茫茫欲下徐蓬蒿日長社爲墟小橋久立聞吹角城蔭何  
如有片廬一士饑寒真細事故人慷慨重函書鬢毛不爲尋常耗蘇軾生兒  
惟愛愚返松江置酒會諸師長云日日談言日日思自嫌思路一何歧何能  
座裏持師鉢不必歸時着錦衣小邑一番煙景異南風三換杏花飛年年存  
我閒踪跡猶似當時對酒喜鴛雜謂屏絕魔道詩不多作去秋至今只此二  
首也

譚

海

#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 現代名小說 日神娶婦錄

定價大 洋五角

世間奇秘之事誠有出人意外者是書為吳興趙若狂先生所著係述秘魯用女配神之惡俗自西班牙入主以後國人痛故王之慘死輒起西班牙貴族女郎行此典禮而所配者初非日神實為死難之國王蓋以快其復仇意也事極秘詭情尤慘酷譯者博採旁搜加以點染可作神怪小說讀亦可作西史讀全書用五號字精印裝訂一厚冊

## 歐美名家小說 真假婚書

定價大 洋四角

本書為歐洲名家小說梨園會爭演其事有名白東者已娶妻後見某女郎而悅之詭言未娶誘與訂婚嗣女復移情於他人始悉其隱因於某夕往白處索取情書詎白欲肆非禮女亟以槍死之案出後咸疑彼情敵所為幾成冤獄忽有通神學家逼女吐實女又被逮幸得白之婚書方獲釋免然是書固狗頭鼎也事實之奇殊堪驚駭復得若狂先生悉心遠譯宜其情文之並皆佳妙矣全書約三萬餘言精印一冊

## 異怪小說 無曆國

定價大 洋五角

唐人詩云山中七日世上已千年仙境光陰固已不同塵世然猶有晝夜之分日時之計也無曆國則有晝而無夜為長生不死之民族所居其中風土人情宗教庶物悉異人間似幻非幻似真非真實屬不可思議且與大地隔絕已久無由問津是書乃探險家老倫斯者親歷其地寄致其友之日記離奇恍惚事駭人而復及純摯之愛情劇烈之革命聞所未聞尤為奇極譯述者為吳與趙若狂先生文筆雅潔夙具專長洵最有價值之怪異小說也全書約五萬言裝訂一厚冊

## 陶齋書例

堂匾 十元 每字二尺為度過大及題跋者另議

齋匾 五元 八尺為度過長及題跋者另議

直幅 五尺八元 六尺六元 四尺以下二元

橫幅 與直幅同對開減半

屏條 八尺每幅四元 六尺三元 四尺以下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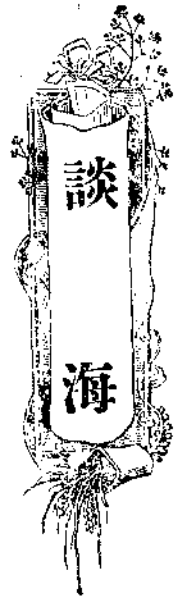
楹聯 (與屏條同)

扇頁 一元 尺寸過小者不書

名刺 一元

碑版 券冊圍屏招額撰文題咏另議

泥金加倍楷書同劣紙不書潤先惠  
外埠來件每加郵費七分半  
總收件處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 花萼樓紀俠

● 媽紅

(民哀)

松陵朱氏女。幼失怙恃。依外祖母爲活。年十七。歸同里楊君復爲室。君復有才士名。好學不倦。每夜讀。至天明不釋卷。因是得咯血症。朱女既降。君復已臥牀不能起。日依徊於茶竈藥爐間。女躬親奉侍。衣不解帶。禱佛求神。卒無效。未幾。君復死。女哭之慟。自是茹素禮佛。虔修來世。無何。楊氏戚郇私議。女年事大。恐不安於室。女聞之。毀容剪髮。矢爲君復守節。自是衆口寂然。無從置喙。如是者十年。如一日。辛壬之交。國體變更。地方無賴。乘機蠶起。如漢之銅馬赤眉者。正不乏人。稍有身家之子。莫不岌岌自危。相率遷居海上。藉外人租借地以衛護。君復家本小康。平素爲宵小所涎視。鶴唳風聲。日甚一日。凡爲楊氏戚。皆走相勸告。朱女坦如也。或有以遷家請者。女泣然曰。夫樁未葬。未亡人烏忍離之。以去死生由命。奔走徒然。儂終不願去。故土矣。無何。而甯垣血戰之消息傳來。南洋第九鎮。夙有勁旅名。至是竟全軍潰敗。鄉愚無知。謂革命黨可憐者有人。謂革命黨本不成大事者亦有人。窮鄉僻壤。愈覺騷擾不安。楊氏僕媪。已相率引避。十餘椽夏屋中。僅留女與小婢媽紅二人而已。媽紅淮陽產。昔年走江湖。鬻繩技爲活。女見而憫之。以

五。十。金。收。之。爲。婢。媽。紅。無。所。能。平。日。愁。笑。若。小。兒。同。儕。中。咸。呼。之。爲。阿。贖。而。不。名。媽。紅。亦。漫。應。之。絕。無。嗔。意。不。知。媽。紅。贖。於。面。而。不。贖。於。心。其。父。孫。士。龍。昔。年。爲。漢。上。某。鑰。局。監。理。暨。震。湘。鄂。間。凡。孫。所。保。之。鑰。車。悉。插。青。牙。旗。爲。標。幟。綠。林。豪。客。見。之。莫。不。避。三。舍。媽。紅。幼。稟。嚴。訓。故。技。亦。不。凡。十。五。歲。生。母。患。病。卒。士。龍。別。納。唱。太。平。鼓。詞。女。爲。繼。室。將。媽。紅。百。般。凌。辱。不。堪。其。虐。媽。紅。非。不。能。敵。繼。母。良。因。母。女。名。分。不。肯。倒。行。逆。施。迺。自。願。鬻。技。走。江。浙。依。其。堂。叔。流。轉。以。自。給。既。見。朱。女。和。藹。遂。亦。甘。爲。婢。子。其。平。居。之。愁。然。若。不。解。事。者。蓋。具。有。兼。人。絕。藝。養。氣。工。深。而。能。至。此。非。常。人。所。可。及。也。迨。至。閩。閩。震。驚。無。良。婢。媼。四。散。媽。紅。獨。留。爲。主。母。伴。則。媽。紅。之。胸。襟。可。知。諺。所。謂。家。貧。出。孝。子。國。亂。見。忠。臣。是。也。一。日。薄。暮。忽。來。操。湘。音。莽。男。子。十。餘。人。踵。楊。氏。門。而。告。貸。云。是。某。軍。政。府。特。委。募。餉。來。朱。女。明。知。此。輩。爲。風。高。放。火。月。黑。殺。人。之。大。盜。然。亦。無。如。之。何。需。索。恫。嚇。百。般。忍。受。然。而。羣。盜。慾。望。實。難。講。鑿。見。女。之。可。欺。也。愈。覺。夜。郎。自。大。最。後。竟。施。展。其。本。來。面。目。矣。女。方。惶。悚。莫。知。所。措。媽。紅。忽。挺。身。出。曰。鼠。輩。乃。敢。披。猖。若。是。亦。知。有。孫。家。鐵。沙。手。在。耶。是。處。豈。能。容。汝。輩。任。意。妄。爲。莽。男。子。大。噉。僉。曰。黃。毛。丫。頭。竟。若。是。大。言。不。慚。中。有。一。人。以。足。微。鉤。媽。紅。足。媽。紅。猛。以。六。寸。圓。膚。向。左。一。掀。彼。鉤。足。男。子。仆。丈。餘。外。挺。臥。不。能。動。於。是。羣。衆。攢。擊。媽。紅。媽。紅。從。容。不。迫。左。提。右。蓋。當。者。莫。不。顛。歷。十。分。鐘。均。抱。頭。鼠。竄。去。媽。紅。笑。曰。惜。事。前。無。備。不。然。盡。殺。之。如。此。膿。包。亦。敢。與。老。娘。交。手。乎。自。是。以。後。毋。敢。再。犯。楊。氏。者。

● 阿 惠

阿。惠。毅。軍。連。長。趙。次。璜。家。婢。也。當。元。貳。年。間。白。狼。逞。兵。於。河。洛。毅。軍。統。帥。趙。倜。率。兵。討。之。轉。戰。於。嵩。嶽。間。

勝負互有。軍士疲於奔命。矣。次璜本爲毅軍猛將。與狼會陣。不下三四十次。創痕遍體。血汚征袍。統帥憫之。檄其守藍田縣。至是始少得安閒。遂接眷至任所。阿惠隨焉。詎抵任未久。積勞致疾。日夕病熱。臥牀不能轉側。其妻極力爲之調養。亦心神交瘁矣。然病終有增無減。勢日危急。正恐慌間。忽得間諜密報。有大股狼匪西竄。恐有犯縣治。趙聞信。暈厥者再。其妻欲代爲辭官。無如當多事之秋。遽自引退。必致罹罪。況值軍書旁午。羽檄紛馳之日。試問仔肩誰卸。憂懼交集。鎮日哭泣。目爲之腫。然而與事無濟也。阿惠忽請於趙。妻曰。事急矣。婢子不敏。昔曾請益於先人軍旅之事。素所諳悉。今主人旣臥病不能興。婢子願改戎裝以領一軍。苟賊來犯。願代出擊。倖獲一捷。亦未可知。且藉是可以少壯軍威。略安軍士之心。否則主人不起。主母日以淚洗面。軍士之心餒矣。一旦賊乘虛至。則臨時忽促。必致敗北。趙妻初以爲小婢妄語。繼見其言之侃侃。姑從之。於是阿惠易釵而弁。儼然一軍官矣。次璜有心腹牙將二。阿惠密授意於趙妻。趙妻乃詔二將曰。君等爲病者股肱之助。腹心之交。今事已急迫。禍在眉睫。彼臥牀者固不能親自會陣。然重任悉委之君等。心亦不安。爰囑族子某代領族叔軍以防範。西竄大股匪。惟族子年事尙輕。軍事智識尙未深老。所望君等顧念奄奄一息者之向日小惠。此次併胆同心。以保守此汎地。二將齊聲曰。夫人何憂慮爲。若有不遵小將軍律令者。按以軍法。某等二人。若有妄念者。有如天日。趙妻聞之。感激至於下跪。二牙將出告衆卒。宜凜遵小將軍調度。軍平方私議趙次璜病篤。匪果來。誰爲指揮。繼聞牙將語。咸曰。旣有小將軍。吾輩無慮矣。士氣爲之大振。阿惠冠兜鍪。披鎧甲。著戰靴。囊弓矢。出領一軍。至界線防堵。另札二牙將分兵守要道。部署方定。狼匪至矣。遂鏖戰於某山谷口。阿惠預測地勢。嚴陣以待。且身先士卒。策

馬往來於第一火線之附近。匪開槍擊之。彈如雨下。阿惠從容不變色。躲閃靈捷。始終無一彈能中其人。馬者匪勢漸衰。竭阿惠猛令我軍前進。且親自奮撲敵陣。槍無虛發。匪驚走而二牙將之軍。又從左右翼抄襲。匪大潰敗。喪亡不知幾許。是役也。阿惠以一中隊之兵士支配爲左右中三隊。居然擊退狼匪千餘人。威名震遐邇。阿惠之功偉矣。越三日。上官檄令屯某處候調。阿惠仍帥師以去。在軍中講陣法治軍械。練士卒。無一日少懈。又率兵四出救援。無不克捷。狼匪相戒曰。藍田趙家少年軍不可輕敵。如是者五月。餘匪無西來。地方肅清。而次璜之病卒不起。上官另簡一尤姓者。統是連。阿惠乃引兵還入內。却甲梳髻。哭拜於夫人前曰。幸不辱命。牙將等始知爲女子。一軍皆驚。未幾。阿惠隨主母扶柩歸河間故土。尤姓繼領是軍。卒因與部下意見參商。藍田爲匪所劫。鬚眉不若巾幗。有汗顏焉。然而阿惠何以有如是技能耶。或傳阿惠之父爲亡清末造。淮軍名將聶士成之女。故臨敵如戲。絲毫不亂也。惟阿惠爲庶出。聶身後蕭條。致鬻爲人家婢。是次歸去。趙妻必另眼相看。惟其以後如何。談者不知。余（著者自謂）亦無從推測矣。昔毛西河作沈雲英傳。有裙披馬腹。挹似桃花。齒嚙箭頭。碎爲菰葉之句。大可移贈阿惠。乃知關弓作戰一男兒。正不獨一花木蘭。古今來不知幾許人矣。

● 巧玲

幼時隨父客玉峯。有自關東來之賣解女子。名曰巧玲。濃眉巨目。不類女流。善舞梨花槍。觀者稱絕。同行一瘦男子。枯瘠似馬猴。爲人極和藹。一日無意間。值之於茶寮。我父偶詢其家世。瘦男子謂其先世熱河人。若祖傭工於大連。遂家焉。巧玲係吉林之長春產。姓許。其父薄有資財。且諳武藝。東三省之鬪匪。固獮

悍夙著。出沒無常。行旅苦之。某年巧玲父。忽動利祿想。投效軍營。爲緝捕之役。生長此邦者。於山川險惡。固瞭如指掌。於是帥師剿匪。無不馬到功成。匪銜之甚。鐵棍韓三者。亦鬪匪中之卓著者。一日。巧父獨行。鴉龍江道中。與三遇於輪船。三極力恭維。奉之惟恐不謹。巧父明知其爲盜。無奈隻身無以爲力。擬誘之入穀。亦屈就委蛇之。殊不知同行三日。三已密傳要訊於徒黨。駕舟俟其許。預計輪船過此。必在深夜。是日黃昏。與巧父對酌。盡力勸之飲。致大醉。迨過埋伏地。三竟劫巧父入其窟。初禁錮。絕其食。繼食之。而使任苦役。凡駭人聽聞之。酷刑皆使其身受。最後殺之。而剖心祭受。戮諸鬪匪。以雪其憤。然巧父之失蹤。巧玲猶未知也。直至一閱月後。始得此惡耗。而巧父嘗私服緝案。十日半月之無信。亦常事耳。巧玲猶不以爲意。亡何。有執役輪船者。告走巧玲。具道途中之事。謂若父與韓三。酬酢某日。過某灘。有人見有杉板繫船側。翌晨。汝父卽不見。而三亦不知何往。據各方面推測。汝父凶多吉少矣。巧玲聞之大慟。矢志報父讐。無如韓三之面。始終不見。而舉發之盜案。亦無有韓三爲者。蓋韓三殺巧父後。明知必有反覆。已易姓名而遁去矣。巧玲訪之三年。不得而此。三年中日夕。練梨花槍。藝事日進。三年之後。巧玲遂出走江湖。以賣解爲活。然其志固仍有所蓄也。初次舍長春而至黑龍江。繼則由黑龍江哈爾濱等地。輾轉而至大連。忽遇報凶信之水手。在大連某工廠爲機匠。雖非遇故。知於他鄉。然稔熟者得見。彼此自有一種親密狀。况水手進曰。前日過某警局。見有衣制服而站崗者。面目頗稔。熟髻髻狀。汝父之仇人。余數四審睇。彼忽避去。余就近察聽。知其爲某街烟紙舖之婿。單某其出身。杳不可考。乃新充警察。惟入贅之年月。與汝父亡之年。月相差無幾。盍往偵之。巧玲聞言大喜。急往某街覓烟紙舖行近。見踞賬案而飲酒者。確爲韓三。因



巧。父。在。日。既。充。緝。捕。之。役。凡。屬。關。東。大。盜。巧。父。不。惜。重。價。莫。不。購。其。照。片。韓。三。之。面。雖。巧。玲。未。之。見。韓。三。之。小。影。巧。玲。固。視。之。熟。矣。乃。驟。奔。入。店。堂。厲。聲。曰。惡。賊。還。我。父。命。來。彼。人。實。爲。韓。三。聞。言。失。色。強。曰。咄。何。來。瘋。婦。人。白。晝。敢。行。劫。余。舖。亦。知。單。警。長。之。手。段。乎。巧。玲。曰。好。漢。不。更。名。惡。賊。亦。敢。與。余。交。手。乎。韓。三。大。怒。厲。聲。對。曰。余。實。爲。三。太。爺。汝。爲。何。人。敢。來。捋。虎。鬚。言。已。騰。身。出。櫃。外。直。撲。巧。玲。巧。玲。亦。猛。力。擊。之。相。持。良。久。巧。玲。將。敗。矣。三。乃。扭。之。出。店。門。其。意。欲。將。巧。玲。送。公。家。究。治。詎。出。店。門。左。足。在。戶。限。上。一。絆。身。往。前。略。仆。巧。玲。乘。機。騰。右。手。叉。其。肘。左。足。踢。其。腎。囊。韓。三。遂。顛。於。堦。下。巧。玲。出。利。刃。兩。柄。用。力。刺。其。胸。脅。背。腰。等。處。十。餘。刃。乃。棄。刃。而。走。然。大。連。爲。租。借。地。韓。三。亦。服。務。於。西。人。警。局。者。巧。玲。欲。走。而。不。能。遂。受。法。律。範。圍。之。羈。束。至。公。堂。侃。侃。言。前。事。問。官。憫。其。情。商。之。西。員。禁。三。年。期。滿。遂。出。租。界。而。此。三。年。之。西。獄。幸。巧。玲。身。體。素。健。且。賴。彼。通。信。水。手。之。照。顧。得。無。恙。拘。留。既。滿。乃。復。自。由。因。感。水。手。之。恩。遂。以。終。身。委。之。蓋。巧。玲。之。得。雪。父。仇。非。此。人。不。能。成。託。以。終。身。亦。報。施。適。當。焉。而。與。我。父。交。談。之。瘦。男。子。卽。爲。巧。玲。之。恩。夫。曾。爲。水。手。機。匠。之。通。信。人。也。

● 岫雲

世間多奇女子。且常出勾欄中。明末之李香君。陳圓圓。諸人。無論已。尙有姓名不著於史傳者。而其俠氣。爲士夫所不能及。余所聞。亡清同光之交。有岫雲事。視明之李陳諸人。亦無多讓也。胡子奮者。江蘇之江甯人。爲金陵十大富豪之一也。意氣豪邁。好談兵事。尤喜蓄聲伎。嘗以三千金納岫雲於秦淮河畔。岫雲故南都名伎。色藝爲諸姬冠。一日有湘中文士郭某者。投刺請見。閨人以非素識。却之。不能拒。胡乃出見。

之甫通姓氏籍貫。郭卽侃侃而言曰。某聞公侍姬中有岫雲者。爲南畿佳麗領袖。願得瞻仰顏色。效劉楨之平視。公其許之否乎。胡遠巡謝曰。君遠涉江湖。此行良不易。盍少休。所言當徐議之。郭正色曰。某數千里徒步而來。祇爲此一事耳。無他瀆也。公可許則許之。不可許則明以告我。何庸濡滯不決。爲胡始首肯。郭乃就坐。時已薄暮。胡命僕置酒。肅郭入座。酒數巡。聞珮環聲。臻然十數。華燈。目屏後。擁出一天人。儀態萬方。光豔照四座。卽岫雲也。郭起長揖。凝視久之。歎曰。此行良不負也。名下果無虛士哉。亟告別。欲行。胡苦留數四。則曰。得覩傾城。於願已足。豈爲餽噉來耶。不願徑去。胡怏怏若有所失。俄而歎曰。此奇士也。不可交臂失之。立率健僕十數。乘馬往追之。及之二十里外。得挾以俱歸。禮數益厚。一夕引之入一曲室。錦綺華縟。供張悉備。乃揖郭而謂之曰。君之來雖出無心。然此中殆有天意。吾今以岫雲贈君。今夕月圓。三星在戶。此室卽洞房焉。郭辭以義不可。胡曰。子毋然。茲事古人恆有之。吾粉黛滿前。豈少此一人。知君非常士。故有是舉。乃學書生羞澀態耶。語未畢。侍婢已導岫雲出拜。郭驚喜過望。爲留匝月。乃行。胡爲治裝奩具。外更貽以數千金。郭歸。遂安。然爲富翁矣。亡何。太平天國入主南都。血戰者累年。始能平定。當洪軍勢盛時。石達開曾聘胡爲參謀。迨後洪敗。胡亦蟄伏故鄉。大減從前之豪邁矣。會有仇家密告彭玉麟。指胡與髮匪往來者。胡幸風聞早得預爲之地。未至被捕而匿。處山澤間。久久不得昭雪。時郭已由湘鄉幕府積功。清要十餘年。間登八座矣。胡得聞。致書問起居。時郭方奉使外洋。岫雲發其書。始知故主尙在人間。驚歎流涕。如感心疾。迨郭旋。卽謂之曰。妾比以幽憂善忘。不知未歸。君時主人誰氏。郭愕然曰。卿豈忘之乎。非胡子畚其人耶。曰是矣。今子畚果安在。曰滄桑變後。又遭冤獄。度已辭人世間久矣。岫雲曰。君

一。介。寒。儒。何。由。致。身。通。顯。此。恩。諒。必。不。忘。設。子。奮。而。在。也。將。何。以。報。曰。苟。及。其。生。而。報。之。身。且。不。惜。他。何。計。焉。岫。雲。乃。出。書。示。郭。郭。閱。畢。方。沈。吟。間。岫。雲。朗。然。曰。脫。不。能。報。富。貴。奚。爲。吾。唯。有。以。死。徇。之。耳。郭。始。誓。言。引。爲。已。任。會。朝。命。使。者。出。讞。黨。獄。知。告。許。多。不。實。郭。乃。乘。間。言。之。於。上。子。奮。遂。得。宥。罪。返。里。未。幾。郭。專。使。來。江。南。邀。子。奮。入。都。子。奮。報。書。却。之。曰。某。前。日。之。施。君。今。日。之。報。前。後。事。跡。既。奇。彼。此。交。誼。已。盡。自。茲。以。往。君。爲。朝。廷。重。臣。某。爲。山。林。逸。士。兩。無。所。憾。不。在。相。見。也。郭。與。岫。雲。得。書。歎。息。而。已。余。嘗。讀。伊。密。之。與。傅。以。漸。事。竊。歎。爲。無。雙。奇。俠。心。嚮。往。之。不。圖。後。復。有。胡。之。與。郭。也。而。伎。女。中。義。俠。如。岫。雲。者。尤。爲。罕。見。已。

# 庚申雜記

(墨隱生)

客有自湖北鄖陽歸者。爲余述當地事。地多匪類。半係土著。半屬豫來。聚集東梁一帶。專以拉肉票爲生。其法卽拉去富戶子弟爲質。要以重金。而後釋放。若被拉之家。置之不理。則處以一種極慘之刑。名曰二樹分屍。先用繩縛二樹。使之接近。取人而倒懸之。分縛其足於樹。而後斷縛樹之繩。樹直而人裂爲二。此不用刀鎗之刑。其慘乃十倍於刀鎗。又有所謂點地燈者。更爲慘毒。以被擄者下半身埋之地中。上半身則澆以煤油而燃之。則視二樹分屍尤酷矣。江湖間之黑暗。每有不可思議者。聞之誠足驚心怵目也。

拆字之術。由來已久。明之張乘棧。清之范時行。操其術遊公卿間。皆見之於書冊。凡事必有機。觸機而得者。往往有奇驗也。友人吳君病肺甚劇。其家人往求善卜者占之。拈得一葉字。卜者曰。病殆矣。詢病者之年。曰。二十九耳。卜者曰。葉字廿頭八脚。此病殆起於二十八歲。至三十歲必不免。因葉字之中爲世字。卅年爲一世。且草字當頭。木字爲脚。是草木皆兵之象。至三十歲而草木皆兵矣。後吳君果以今年新正作故。卜者之術亦神矣。又聞某君言。有兵士卜終身休咎者。拈得棋字。卜者曰。棋與碁有別。碁圍碁也。棋象棋也。象棋中之兵卒。必過河界始能順利。君以出門爲當。但兵卒雖過界。祇可一步一行。是君縱外出亦難十分得利。不過視株守家園爲佳而已。此亦言之成理。

大治夏濟川富家子也。嘗懷巨金。客遊求偶。卒無所合。悵悵而歸。其友陳某詩以慰之。陳居鄉里間。有訟棍之稱。里人咸羞與伍。然工於詩詞。詩曰。報道春官作主裁。殷勤祇爲探花來。月明不入羅浮夢。空向東

風怨落梅。會上秦川半路遊。藍橋何處水空流。瓊漿莫解中懷渴。到底雲英不易求。儉却浮萍恨裏身。携囊付與代行人。如何劉阮都空返。辜負天台一度春。(同行某乙亦求偶未諧) 擬奏求鳳一曲歌。雙棲未得竟如何。仙才不是凡人偶。莫道姻緣又錯過。紅妝隊裏說嫦娥。究竟嫦娥不是他。且待蟾宮消息好。輕攜玉手畫雙蛾。准備簫聲入鳳樓。巫雲楚雨夢難酬。漫教一線柔腸斷。記取盧家有莫愁。不圖刀筆吏能作。纏綿語固未可以人廢言也。

近來各地盛行詩鐘。雖湊句聯吟。未免頭巾氣。但亦文人之風雅遊戲也。予憶舊有詩鐘數聯。頗堪傳誦。甲午之役。朝野咸詆李合肥。媚外某詩鐘社。月課懸「宰相合肥天下瘦」上聯。徵求下聯。其冠軍之作。乃司農常熟世間荒。此以刺翁松禪相國時。翁方爲戶部尙書。可謂巧合之至。其後又有效之者曰。楊三已死無唐曲。李二先生是漢奸。楊三謂伶人楊月樓也。却亦可誦。然不如前聯矣。最可笑者。楊州某詩鐘社。課題爲「李鴻章」「女陰」。其原作云。舉世皆稱和事老。大家都是過來人。此聯傳遍藝林。知者甚夥。年來花選盛行。新世界有花選。大世界有花選。天韻樓又有花選。無賴文人。困於生計。乃日爲賣淫。婦作走狗。逐日搖筆伸紙。注意於此。三百女閨顛倒。黑白伐異。黨同無非。冀巧餘瀝耳。偶讀曹千里說夢云。明季松人沈休文。生性放蕩。恣狎邪遊。以邑內無名姝。出遊蘇臺。日往來平康。品諸色技。作花案。某爲狀元。某榜眼。某探花。名羣芳榜。爭前列者。率厚賄之。擇日迎狀元。一郡若狂。巡按李森先。廉得其實。飭差密捕。立斃杖下。沈貌寢。腫一目。而鬚長過腹。受杖時。頭着於階。宛轉支撐。幾致落盡。嗟乎。今世安得再有李森先其人。一除此報界花界之害馬乎。

越南河內遺民阮尙賢號鼎南著有南枝集錄其二章旅晉感懷云萬里孤臣九死餘江山有恨涕霑裾  
椎秦已破千金產佐宋難憑半部書漸喜中天開日月還悲故國付邱墟十年未遂殲仇志猶自吹簫學  
子胥感成云使節當年銜玉音關河雙髻雪華侵豈知秦檜和金計難遂包胥覆楚心（自注云嗣德末  
年先君子與范尙志奉旨如清求援清執政某謀國不誠力主和議時赴援之師十餘萬死傷略盡竟置  
之不問真東亞史之奇辱也（按所謂執政某者李合肥也）石馬園林秋草冷銅仙宮闕夕陽沉（自  
注云先君子歸朝日翼廟已崩又二年京師不守乘輿蒙塵全國爲墟）劍南家祭知何日漢臘低徊愴  
不禁亡國之音哀以思讀此詩而益信

荆楚將軍瑯琊氏起自行伍洊至專閫以守地之繁劇儼爲左右時局之柱石將軍少不學識字無幾而  
又不自知其陋對於屬僚公文頗喜自行批答每牘多不過四五言往往別字連續不可句讀如已字誤  
以謂字誤爲尤係恆見軍僚從不敢糾正亦未便代改祇任其魯魚亥豕照發而已將軍又愛徵聞輿論  
執政之諫必召軍幕數人爲之講報講者每遇報紙攻擊瑯琊氏之言論輒爲囁嚅將軍不知隱情屢加  
苛責謂報且不能演講更何有於辦事因是軍幕皆視講報爲畏途云此二事余客鄂渚時親聞諸於軍  
署中人

南海龍王既遭覆巢之痛蹙蹙如喪家之犬乃寄生於京津間末路淒涼則惟醇酒婦人以寄其憤慨而  
已旅津之日與南花素娟有嚙臂盟是兒妖豔知者如雲龍嬖之節邊幅以半千之數素娟受金付從者  
曰此王爺錫汝曹者其平宰之龍犬慚爲之瞠目久之娟又出護金五百徧賞王府役人龍雖惡之無如

庚申雜記

何也。事隔經旬。一日娟往省龍。龍方出銀行支票墊寫。娟故作不知。問何需。龍告之。娟曰。吾殊不信。一紙空票。乃能領兌巨款。擬取一紙往試之。以徵公言。信否。言次。竟懷萬金之票。一紙而去。從此不復至。龍訪之。則取款之後。滿載入都矣。憤極。亦行至。則權傾朝野之小東海。方挾娟出遊。龍如冷水澆背。忍氣而返。終不敢作一辭。此事奇趣橫生。又余旅京時所親聞者。

囑

# 小築茗譚

(指 巖)

## ●新狐仙姑

蕭山東門外金家浜地方。有外來年輕女子。自稱狐仙姑。居處無郎。專以妖言惑衆。爲事家內供有偶像。一般地痞無賴。均在該處聚賭姦宿。輕前清胡縣令訪拿。罰辦不悛。近日故態復萌。聲稱有狐仙附身。善能醫病。并知過去未來之事。無知男女。羣往膜拜。每開言一次。索洋四五元不等。人多嘈雜。夜間尤甚。以致火災者屢矣。幸村民撲救。始免巨禍。該村農民金阿富等。恐釀巨患。前往勸阻。非特不理。唆令搭住之。還俗和尚名慶毓者。出場辱罵。又捏詞誣控。村人大不平。稟請官廳飭警驅逐。然狐仙姑竟倚勢抗違焉。

## ●金剛禪

溧水之西七里許。有石佛庵。庵左右皆叢塚。行人罕至。一夕鄉人遙見庵前紅光一縷。歷久不滅。疑之。有好事者數人往覘之。至則見一僧端坐地上。旁有木架支一爐。甚巨。僧方爇薪以炊。好事者因戲曰。和尚食肉耶。欲揭其蓋。僧急止之。一人力推爐。爐欬物傾出。狼藉於地。檢視之。則兩嬰兒胎也。大怒。擊僧。僧知不可免。曰。此所謂金剛禪也。須食胎兒。七方得長生不死。今吾初啓爐。而被公等破獲。命也。速死爲幸。鄉人遂擊斃之。或曰。此僧色欲過度。將成癆瘵。故服食兒胎以當補劑。乃謬託之謂金剛禪云。

## ●陳氏屋

紹興諸暨縣之店口鎮。有陳氏屋。每遇火災。屋不焚燬。相傳清初有陳紫衣者。將建此屋。至紹城請高僧



卜曰。願出白金百兩。僧笑曰。是區區者將何用。陳意其嫌少。請益之。僧曰。非也。居士一生辛勤。而能急人所急。不稍吝惜。以僧家陰隲言之。將無往而不宜。今建一屋。何用卜爲。陳強之。僧曰。既如此。請一月後來。陳如期而往。則曰。日已選矣。幸勿稍有變。更陳謹如其教。屋成而鎮上大火。前後左右盡爲焦土。惟陳新屋巖然獨存。後經三十餘次火災。未曾稍損。人多奇之。

### ● 拆字奇中

清季大比之年。士子紛紛赴金陵應試。下關有一僧。自名曰一管。僧設拆字灘。爲人決休咎料事。多奇中。有士人某。曾戲拈一字曰。余子讀書能成否。僧釋卷視之。爲一聿字。良久曰。聿字上冠以竹爲筆。下加以日爲書。今聿字既不成筆。又不成書。所謂一枝秃筆半卷殘書。恐不免如貧僧爲拆字先生耳。後士人果讀書不成。設拆字灘於陽羨。遇人問詢。常津津樂道之云。

### ● 茅屋中尼

距通州十里。有普濟閘。閘西有和尚塚。每當風雨之夕。燐火飄揚。或近或遠。鄉人羣傳有鬼物。擲揄相率迂道而行。有劉丕三者。素無賴。能以一手舉井欄。疾行數百武。而氣不稍喘。聞之獨不信。乘夜隻身往。時明月挂枝。萬籟沉寂。但見荒塚纍纍。初無甚異。俄而似聞木魚聲。傾耳而聽。忽又有誦經聲。相問而作。始疑此間烏得有此。得毋真有鬼物。然自恃其勇。即亦不懼。循聲而行。約數百步。斗見樹蔭茂密。樹下構一茅屋。燈光熒熒。聲即自中出。劉自言曰。何如。余不信有鬼物。今果然矣。乃潛身於戶隙。窺之。見一尼踞坐蒲團。口中喃喃。目不旁瞬。而姿容絕世。目所未睹。旁有一老嫗垂手侍立。鷄皮鶴髮。狀甚醜惡。以是益形

尼之美。劉睨之。頗心動。以爲弱質。可欺。卽大聲排闥入。方欲近尼。尼端坐不動。一若不知。有不速之客者。徐舉袖拂案。袖中忽落一物。大如拳。蠕蠕動。劉驚異。方注視物。一躍著劉身。嚙其頸。痛不能耐。揮之又不能去。劉始大懼。伏地哀號。尼乃謂老嫗曰。然則送之出境可也。於是老嫗牽之行。行甚疾。劉足不著地。蹶而復起者屢。痛極欲泣。天將曙。老嫗始釋手。劉昏然仆於道。及醒視之。則身又臥塚間。捫其頸。尙覺隱隱作痛。自此終身不敢再過其地。

● 普陀山僧

周汝生。臨安人。幼孤。母有畫荻風。嫺文藝。課之讀。深夜不輟。周性警敏。過目成誦。惟不喜孔孟之說。讀竟輒沉沉睡去。其母嘆曰。吾家不幸而生汝。將墮。先人業矣。痛扑之。終不悛。年十七。取心經讀之。大悅曰。是真足以明心見性者。且夕諷誦之。不稍輟。後更潛心佛學。歷十餘年。母卒。周遂薙髮。至普陀山。爲僧。受戒後。雲遊四方。某年至粵。粵俗嗜賭。博賭甚豪。因而破產失業者。不計其數。一日賭徒數十人。因賭而鬥。各持器械。如臨大敵。僧見之。問何以至此。賭徒曰。彼負我若干也。彼贏我若干也。彼詐欺取財也。議論紛紜。不外乎賭。僧曰。然則易耳。祇須贏者出之。負者取之。適得其平可矣。焉用爭。衆聞言。大譁曰。和尙瘋矣。焉有賭博而不計直者。然則將與若賭。於是。有拉之者。推之者。握拳擊之者。向之所欲鬥者。羣遷怒於僧。僧曰。諸君欲與僧一角勝負乎。衆曰。然。乃笑曰。前言特戲耳。焉有賭博而不計直者。僧雖貧。尙可孤注一擲也。因袖出黃金。纍纍者約數十兩。以示賭徒。賭徒大喜。反怒爲笑。請僧往。未幾。抵一處。賭具雜陳。僧入席。與衆博。初大負。旣而僧呼雉。則得雉。呼盧。則得盧。則又大勝。及畢。衆人互計勝負。則所勝者。悉爲前所負。

之。客。而。所。看。者。又。適。爲。前。所。羸。之。輩。於。是。衆。各。疑。僧。爲。非。常。人。頗。敬。禮。之。賭。風。爲。之。稍。止。時。有。王。函。山。者。業。醫。術。不。精。誤。投。藥。物。殺。人。多。矣。聞。之。不。信。面。遇。僧。折。辱。之。一。日。雇。舟。行。次。珠。江。值。夜。明。月。在。天。銀。漢。皎。潔。周。開。窗。閒。眺。忽。聞。呼。呼。聲。自。水。上。來。頗。覺。奇。異。既。而。自。遠。至。近。聲。愈。迫。切。周。疑。爲。鬼。曰。我。與。汝。素。無。仇。隙。何。恐。嚇。人。語。未。竟。一。僧。立。艙。中。對。之。狂。笑。審。視。則。固。面。折。之。僧。也。大。驚。呼。舟。子。舟。子。都。云。不。見。王。遂。覺。頭。泔。泔。然。擁。被。而。臥。有。頃。自。言。曰。余。之。過。也。余。不。敢。復。誤。投。藥。物。殺。人。矣。幸。僧。寬。之。勿。過。迫。言。時。若。甚。穀。觥。者。遂。卒。於。舟。人。以。是。益。憚。僧。路。過。則。繞。避。僧。亟。問。故。有。語。之。者。僧。笑。曰。此。妄。語。也。孽。由。心。造。彼。輩。自。取。耳。於。僧。何。有。哉。僧。遂。行。仍。抵。普。陀。山。甫。及。山。麓。遂。圓。寂。焉。

## 寧靜軒碎墨

(朱鴻富)

### ●強占產業之結果

治平間。王公守仁。謫居貴州龍陽驛丞。嘗微服出遊。考察民間疾苦。蓋邊地設官不多。驛丞卽兼民事。王公出遊日。或不及歸。卽藉臥驛舍。或宿民家。某日又出遊。半途遇大雨。不得歸。乃借宿逆旅。逆旅主人年老而健談。一見王公。卽談長說短。王公見其謹厚。乃亦詢之曰。年來若有異聞乎。主人曰。有。同里莊大均者。爲一鄉富室。多力而橫。受其欺者。莫敢與較。其於鄰居胡氏尤慘。胡氏爲他處遷來者。家資較莊尤富。常心惡莊某爲人。不與通往來。莊因此懷恨。遂奪其田。占其產。逐其人。胡某以勢力不相敵。妻子均投河以死。當時人咸謂天道之難知也。莊既奪得胡氏田宅後。卽就其居宅。闢爲花園。惟庭中之紫荆樹。以其爲百年前古物。故未除去。莊氏既享有良田美宅。自謂極人生之樂事矣。不意二子殤亡。已亦染病。三年始得痊。乃復娶一妾。亦無生育。年五十始生一子。終年無笑容。一似重有憂者。家人咸怪之。兩歲時。乳媪抱之嬉於園中。孩忽笑。而指樹曰。紫荆乎。吾離爾久。爾猶在耶。乳媪大驚。以狀告莊。莊亦大驚。及長。荒淫無度。遂傾其產。年未三十卽死。死時無所出。後嗣遂斬。王公曰。孰謂天道之難明耶。如莊氏者。報施可謂不爽矣。

### ●治應聲病之藥草

明弘治間。有士人裴師召者。事親以孝聞。人重其文行。咸樂與交。中年忽得一病。口中不言。而腹內則出。

言不絕。所語多奇。驗或謂有冤鬼。所憑應行禳解。或謂師召一生孝友。神乃附身。以談休咎。師召引以爲恥。常居家不出門。某日有山東客賣藥於門。師召詢以應聲病之治法。其人曰。吾亦曾患此病。卽吾今日之販藥爲活。亦腹語教之。某年採藥泰山。忽值一草。腹中語曰。此藥不可嘗。吾竟嘗之。覺有物漸漸下。後竟出之於大便之中。視之狀如蛇。惟身體極矮。不滿五寸耳。師召曰。君今有此藥乎。其人曰。此藥出山中。不勞尋覓。遂同往葛嶺。覓之果得此草。師召方欲嘗。食腹中語止之。食後一如山東客病。遂已。

●因效鳥鳴而得美婦

嘉道間。海鹽孝廉沈某。生一子名逸雲。讀書十餘年。四子書猶未畢也。孝廉惡之甚。一日有術者過其門。遍相諸人。都驗孝廉。令相逸雲。則曰。生此骨格。將來當大富。聞者多嗤之。而孝廉亦不之信。旣而年且弱冠。讀書仍無進步。惟喜效鳥鳴。無論是何禽鳥。一經口效。無不酷肖。孝廉坐是憤死。孝廉旣死。逸雲與諸無賴伍。惟博奕是務。以故無與論婚者。旣而田產盡。前之推相者又至。見逸雲。乃詫曰。君猶未富耶。旁人無不匿笑。又爲之相。乃曰。今年不能富。明年當大富。某可預言也。未幾。逸雲衣食且不繼。乃賣技於市。人無不歡迎之。好事者且呼以侑酒。有揚商挈以之揚。賣技於揚城之某茶肆。人且空巷來聽。是日有黃姓富室。適令小僮購物於某店。久久始返。乃訶之。僮曰。店主因聽人鳥鳴去。我以不耐。亦往聽之。果與眞鳥之鳴聲無稍異。後見店主始促之歸。故遲也。黃生平喜畜鳥。故亦喜鳥鳴。今聞此。適投所好。因召逸雲。至試之。果不謬。乃令居餘屋中。餘屋素患鬼。奴僕等不敢入居。逸雲初來。不知其故。乃入居焉。奴僕等咸深以爲危。翌日味爽。奴僕中有嚴大者。推門以入。則逸雲方鼾睡未醒也。撼之。則猶倦眼朦朧。且曰。昨日半

夜後有白鬚老人以重金遺我檢點多時困疲殊甚金則置東廂柴室中言畢對聲又作矣嚴大聞言大爲詫異卽命搜柴室果見窖金數萬俱鑄逸雲及黃女名字其時黃未有子所生僅一女有維揚第一美人之譽方待字閨中今見此異卽贅逸雲於家伉儷甚篤及回家鄉日鄉人相指而告曰此沈孝廉之子當年曾賣技市上而親戚引爲奇恥者也今已大富矣聞者無不咋舌。

●冤異

大興朱文瑞爲江蘇學政時朝命查閱沿江軍隊兼理民間訟事行至海門界有百姓數人手訟牒攔輿呼冤公曰且隨至廳署處置可也目數而心識之方欲行忽失其一以詢從者皆曰失者非投稟人實百姓之觀看者也公意終以爲疑至廳署傳訴者入目數共七人隨卽判斷曲直押者押釋者遂釋及第七人則蓬首垢面衣亦敝甚卽在道中已失而復來者因問曰若何人應曰白羊居何地曰牛洪港訟何人曰手足訟何事曰人命有牒乎曰無有惟請大人伸冤耳公曰汝既有冤當爲伸之其人忽不見索之亦弗獲而堂上人均稱未見皆曰僕等實未嘗見其人聞大人與人問答無不驚詫異常公知爲冤是夜卽秉燭靜坐終夜不寢仍無良策可思翌日海門廳吳光裕來謁公告以昨日所見冤鬼事并詢曰貴廳署近來得勿有冤案發生乎吳曰有黃泉祥者爲族人其沅其漣所害今年適敗露爲泉祥子慕侯所控其沅其漣現在尙羈押廳署紳士之來廳保釋者日有其人卑職以人命重事不便保釋對公之所見殆泉祥之魂耳蓋泉之上半卽爲白祥之左半卽爲羊非是也耶公曰若然可無疑因斷如律其日其沅其漣方赴校場朱公又見冤魂拜于案下乃謂左右曰折獄豈不難耶

●明武宗之微行

武宗嘗喜微服出行。至保定。時已晚。叩城門。拒不得入。中官曰。皇上也。門卒以報大吏。大吏不可。仍不得入。武宗怒。遣緹騎逮拒門者。大吏自撫按而下。皆驚怖。有掾吏何靈者。謂大吏奉旨拿人。未有主名。當可無礙。某今願往。既至京。乃奏曰。漢鄧曄守城。拒光武而弗納。光武以爲守法。而賞今臣欲效鄧曄。而陛下乃加誅戮。一身不足惜也。他日奸惡者。且藉口而開門。揖盜社稷。不因而危乎。武宗悅。以千金賞之。各官皆不問。大吏嘉其有應變才。卽奏署縣事。時人羨之。

豐麗

藻



# 國華書局圖畫廣告

## 董邦達山水冊頁

定價一元六角

董文恪公邦達號東山為前清雍正朝癸丑進士嗣入詞林歷官至禮部尚書善繪山水筆法酷肖元人畢臻其勝海內寶之藏珍家靡不以得其一縑為幸本局茲得與陸季雲氏所藏文恪山水畫冊二十幀用珂羅版精印合訂一冊與真蹟絲毫無異洵珍品也

## 王鹿公人物冊頁

定價八角

王原豐先生名樹穀浙江仁和人鹿公其別署也生平善繪人物窮形極相栩栩如生筆法出陳洪綬而尤具清穩之致是冊乃海內賞鑒家吳興陸氏所藏其十幀本局特商懇付印以供同好世之嗜古者幸勿失此奇珍精裝一冊

## 戴本孝山水冊頁

定價一元六角

戴先生本孝安徽休寧人別號鷹阿山樵以繪事名海內其山水能以枯筆寫元人法誠屬畫乘中所罕見是冊為太華全景十二幀并自題畫跋十二頁書法古勁尤極名貴精裝一冊

## 仇十洲仕女冊頁

定價一元六角

實父仇先生為有清一代唯一之畫家尤工仕女描神之細已入化境宮院之內縉紳之家統以藏得一種為寶不肯輕以示人因之仇十洲真跡吾人不易輕見本局茲得與陸叔同氏仇十洲仕女冊頁一部用珂羅版精製印行與原本無分毫之殊紙張極大紙質尤精每紙僅印一而合之則成一書分之可鑲以鏡架懸為精品崇拜十洲者幸毋失此奇珍

## 蔣恆軒花卉冊頁

定價一元六角

蔣文恪公恆軒為南沙之子山傳贖仕至大學士歷前清雍乾兩朝不置有師承家法之御題人皆以為南沙有進呈純皇帝稱賞軒花卉冊頁承家法之御題人皆以為南沙有進呈純皇帝稱賞且係用珂羅版精製與原畫不殊絲毫為尊重者畫起見每紙僅印一而紙張極大紙料尤淨合之則成一畫冊分之可鑲以鏡架懸為書齋客室之裝潢

## 費曉樓仕女冊頁

定價八角

費曉樓先生諱丹旭為有清畫家所繪仕女與仇十洲改七蕪二人齊名本冊頁凡十二幅描神之細善意之工俱造極端先生且善吟詩每幅均有題句亦復香豔絕倫本局為尊重者畫起見每紙僅印一而合之則成一書分之可鑲以鏡架懸為書齋客室之裝潢凡海內外鑒賞家尤宜各置一冊藉資考證本冊頁製版極精印刷尤佳精訂一冊

## 陳南廬花卉冊頁

定價一元八角

南廬老人工花卉為清代名畫家之一其畫英秀超羣無尋常閨閣脂粉氣本冊頁係陸叔同先生家藏之本本局製版仍印視原畫不爽絲毫誠極有價值之珍品也

## 邊壽民蘆雁冊頁

定價一元五角

邊壽民先生以工蘆雁名所繪蘆雁每隻有每隻之姿勢每幅有每幅之佈景無一隻不栩栩欲活無一幅不津津有味誠妙構也木冊頁亦陸叔同先生所藏為極有價值之品製版印刷均極精緻



豔藻

代某君致未婚妻書

(醒獨)

嫩柳垂金。天桃綺綺。香凝蝶粉。曲弄鶯簧。大好韶光。正煙景宜人之際。想玉樓春永。韻事良多。點螺量於畫圖。頻拈湘管。效蟹行之書法。細削歐鉛。譜出清歌和琴聲。兮悠悠。組來巧織。疊錦樣。以新奇。鍼可稱神女。紅絕妙。詩將入聖。元白嗣音。硯匣筆牀。供芸窗之把玩。脂奩粉盞。傍菱鏡以敷陳。調鸚哥而靜課。英文儼食采華之實。看燕子而閒搜麗句。應成拂葉之吟。佳遣如斯。彌深豔羨。某材同襪綫。殊媿鬚眉。質本鈍頑。自慚頭腦。幸以蘇程之戚。得聯薛蔭之懽。兩小無猜。曩曾共乎硯席。三生有幸。近更締夫絲蘿。雖典儀未舉於青廬。而導言已登於朱牒。良辰待卜。卿好子歸。嘉耦羣推。我欣靡既。回憶瑤箋。屢寄暢訴。衷懷錦字。遠貽迭要。盟誓嗣復。九秋節屆。一葦杭來。斗室談心。抒胸襟兮互證。名園携手。易指節以定情。惜乎遽唱驪駒。晤聚纔經數日。聿更鵬蟬。睽遠已逾半年。今者楚尾吳頭。相思兩地。絮飛花落。閒煞三春。珂珮不聞。枉因風而遐想。尺書偶滯。輒望月以添愁。填詞則怕按雙聲。兀坐則淒生隻影。看到辛綿。草色溯南浦。兮傷離。數將芳訊。華年願東皇之長駐。誦香霧雲鬢之句。頓觸吟情。緬曉霞月。鬢之妝倍縈綺。思矧是踏青時節。未許同遊。拾翠光陰。空驚倏逝。自宜幽衷默蘊。別恨難消。酌醞醪於紅杏村中。愁腸易醉。聽鷓鴣

於碧桃花畔歸興逾催念豈或忘情何能已蓋睢鳩之咏縱遂夫好迷而鸚鵡之歡猶勞平夢寐也所冀魚緘遙賁酬去訊以縵綿驛使迅馳慰積懷於頃刻裁書代面不盡低徊珍重蹇閱諸惟慎愛

●奇江南花史四閱調寄賣花聲

(東園)

何處寄相思紅豆枝枝江南又是暮春時夢到玉釵雙燕子說甚差池愁絕十離詞海角天涯雲情雨意只花知記得去年揚子驛帽影鞭絲

▲前調

春去又春來花落花開題襟會上賦詩臺(揚州有賦詩臺)手挾天章雲疊錦翠翦紅裁一舸逐潮回仙島蓬萊玉人飲我合歡杯舊好至今忘不得燈火蕭齋

▲前調

南浦最銷魂舞袖歌裙簪花賭酒可憐人春夢十年醒未得化作梨雲隔斷葦蘿村芳草閒門晚來風雨鎖黃昏蠟燭有心還惜別(借句)紅淚無痕

▲前調

芍藥賦將離惆悵韓琦揚州別後路多歧縱是腰纏過十萬有鶴難騎簫待月中吹廿四橋西瓊花古觀問蕃釐欲訪仙人陶八八柳暗隋隄

●根觸詞

(惘百)

根觸居然不自持偶緣薄醉惹相思鶯花三月春如夢煙雨一簾人欲痴河水長流都血淚鋼刀難斷是

情。絲。愁。心。擬。向。深。閨。寄。只。恐。終。無。雁。到。時。

● 擬香詞

燕支留頰似微醺。星眼蒼騰綠鬢紛。堪笑阿儂春睡起。裏纖看煞小郎君。深垂繡箔映朝霞。掃罷雙蛾理鬢鴉。嬾下紅樓纔幾日。小園開徧碧桃花。依微花氣玉閨幽。風信番番尙着裘。細嚼殘絨拋剪坐。隔簾燕子話春愁。一鈎涼月影橫梅。深怪伊人去不回。寂寂瑤房儂膽怯。高燒紅燭小姑陪。輕紅簾下裊輕烟。欹枕雲鬢鎮日眠。端的多情郎。藥玉孃。小病落花天。撩人情緒月如弓。倚徧闌干小院東。憶到蘭閨燈影裏。低垂粉頸結紅絨。珠娘踰媚頰凝酥。蕪澤微微半解襦。最是。可。人。愁。一。味。繡。衾。斜。擁。弄。狸。奴。簾纖春雨濕苔階。薄飲香醪悶自排。十二雲屏相對坐。怪他暗蹴鳳頭鞋。別樣娟嬋御薄綃。梨花雙頰暈紅潮。嬌曠故把檀郎罵。不避鷗鬟抱素腰。新秋涼透碧紗廚。消畫瑛盤瓜果鋪。羞煞檀奴偏有意。紅菱剝到看儂跌。

● 紀事五首

門巷深沈掩綠陰。瓊環依約顛羅襟。千回百轉無多路。只隔重簾不隔心。靈犀掩映難通語。春閣眉尖對爾羞。拋下情絲千萬丈。教儂臨去幾回頭。無聊又到上燈時。笑語人前強自持。今夜淒涼眠不得。獨尋鸚鵡說相思。

(逸梅)

(真州問山)

豔

藻

百。合。香。濃。麝。未。殘。一。簾。幽。夢。鎖。清。寒。銅。荷。蠟。淚。知。多。少。不。到。成。灰。不。肯。乾。  
片。紙。飛。來。欲。斷。魂。杜。鵑。啼。血。近。黃。昏。分。明。一。剎。離。人。淚。知。是。愁。痕。是。墨。痕。

醜

𠄎





# 遊戲文章

●嘯適性堡園游會記 (嘯適性堡四字為小說新報諧音)

(守拙)

嵌第五年本報籌稿人百名以括弧為識

(樊山)(劍山)之間有嘯適性堡焉。其初堡中建築隘陋。本同于尋常堡障。五六年來。疊經胸有邱壑之制作大家(高陽氏不才子)師生及孝肅後裔等。先後極意經營。關(臨池)荆(藏園)美輪美奐。生氣蓬勃。遂頓為學士才媛詩歌嘯傲適性怡情之唯一場合。裙屐爭游。無日或間。藏園位于堡之東。故又號(東園)。某日之晨。新堡主人孝肅後裔。以主事伊始。聯絡來賓情誼。特開園游會。將東園全部開放。任人游覽。余(不才)辱承先期柬邀。得追步諸君子後塵。距離之餘。謹就聞見所及。泚筆為記。如次。藉志鴻雪。

是日天(一明)即整衣赴會。經(寶潛)街出(松隱)門。迤邐抵堡。由招待員(雨生)(愚公)等懇勸導入。入園後。徐躐(方武)且行且視。但見(長木)參天(小草)匝地。層樓傑閣。曲徑迴廊。游人既絡



繹成羣風景復清幽有致行無幾經（梅倩）館前一片平陽徧種梅花（文蝶）蹣跚正偷吸花粉  
 聞諸園丁（慧生）云此紅綠參（半梅）樹係（吳門鄭逸梅）君所手植故游人咸以（茂苑逸梅）  
 呼之云復前行陡見峯巒突起（介石）玲瓏推疊是名（瘦石）山（甦菴）建其上中供（花佛）  
 懺除（綺緣）住菴焚修者有（月僧）及（石濤和尚）二人過甦菴峯迴路轉（劍湖）前橫（  
 板橋）一座斜（枕綠）水之上湖中有（孤嶼）嶼邊盛產（少芹）蒼翠可愛（鴛鴦）隊隊交頸  
 浴水並有（夢鷗）三五亦在湖中往來游泳頗饒逸趣駐足眎之久折入（澹廬）澹廬者傍劍湖築  
 屋遠絕塵囂階前滿植（瑤蕙）含苞待放（碧梧）二株矗立左右綠陰深沉極足掩蔽可畏之日光  
 （一鶴）長唳于樹底（瘦鷗）乳燕啁啾于樹巔聒耳（春聲）怡人情性室中明窗淨几布置精良  
 盈架芸編蒼萃名家著作若（惲南田）（戴本孝）（王鹿公）諸人墨蹟以及（雙熱）嚼墨（天憤）樓稗乘  
 （秋墨）說集王（博士）演講集等等皆為藝林珍賞之本以時光有限祇能約略翻閱即出度板橋轉向  
 東適（醉菊）盒盒為（蘇臺逸民）（之麒）氏憩息之處此人持躬端正不慕榮利以五柳先生自居  
 者也盒側有（一桂）圃金粟飄香尙待六七月後故未往游其面桂圃而對峙者（左丹）楓閣右（秋  
 水）艸堂建築亦極幽雅出秋水艸堂越（守拙）廬至（悟我軒）主人（觀雲道人）方與其（季子）  
 別號（青年遊子）者鼓瑟（和笙）見余至起立延入憑牕小憩書童（阿癡）以（潁川秋水）烹（玉  
 峯）嫩芽以進飲之味殊醜（厚生）津解渴余甚感謝少選道人等引余入（徵明）堂徵明堂者即  
 今日之會場也其時男女來賓席已幾無容足地舉其犖犖知名者男賓如（蔣箸超）（莊恂百）（管義

華（姚民哀）（俞膺雲）（張兆年）（周由庸）等女賓如（吳絳珠）（許湘雲）（許碧霞）（鮑蘋香）（陳琴仙）（許貞卿）（俞靜嵐）等均已蒞止。入座未幾，即聞鈴聲現現，已由（許指嚴）先生介紹包君從容登演臺。包君即孝肅後裔也。登臺後首微（仰笑）容滿面，當衆慷慨陳辭。大略謂：「余雖不敏，無意進取與（遜樵）（酒丐）等爲伍，作濁世（逸民）。然對於祖國興亡，猶未肯如（懵懂書生）忽然置喙。所謂衆人皆醉而我獨醒，余之取名如此。余之立志亦如此也。且本堡開創之始，即以灌輸文化變（易時）尙爲宗旨。今日余謬主斯堡，耿耿此心，竊愿益自奮勉，俾底于成。素仰諸（君博）學（明道）議論（鴻富）（恥學）（鳩拙）願效鵬飛，槍（懷天）下蒼生淪亡，浩劫自必亟思挽救。伏希（大聲）疾呼（一鳴）驚人，促昧者而令之覺，醉者而令之醒（克明）盛德互（資彌）輔（建勛）業（定夷）蠻使國基安如磐（石民）氣固若堅城。庶幾（苦海餘生）一日同登彼岸，非惟我大中華民國可（永修）文而偃武，卽本堡之志願亦得而償矣。云云。」

梨花妙論聽者動容，厥後諸來賓亦相繼登臺演說，咸願各盡其力，匡扶危局。演說既畢，會衆樂甚，乃相與大呼：「大中華民國萬歲！」「嘯適性堡萬歲！」三聲而散。

●外商宴客序 仿蘭亭序

（少 芹）

民國九年歲在庚申孟春之初，宴於外商某宅，談外交也。官僚畢至，政客咸集。此時有富商豪賈美酒大餐，又有甘言蜜語善爲說辭，招集我媚外黨徒宴飲。其間雖無刀槍劍戟之險，一談一笑亦足以覆人家國斯舉也。友邦注意國人，屬目外觀。彼國之狡，內察政府之情，所以動魄驚心，恐入其圈套之中，洵可懼

也。夫彼之外交。玩弄一切。或強取。硬佔。竟逞虎狼之威。或陰謀詭計。慣用狐狸之術。雖機械萬變。手段不同。當其遷延。因循。俯首就範。且夕偷安。曾不知亡之將已。及夫大錯鑄成。切齒痛心。追悔無及矣。國之權利。俯仰之間。竟付東流。誠不能不為之痛恨。况風雲變幻。後患方長。國民云。亡國亦慘矣。可不畏哉。每覽外交失敗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事後嗟悼。不能去之於懷。固知媚強鄰之非計。講親善為妄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觀感近事。悵望前途。雖見端倪。甚微。而履霜堅冰。宜留意也。嗟我國人。慎毋稍忽於斯言。

●女學生解放頭髮辨

(少芹)

自民國成立後。吾男界同胞。欲革除滿清惡習。因毅然剪去豚尾。此為辨髮之一大厄運也。不謂今茲女界頭髮之末日。又至矣。據報紙所載。滬上某女校。發起解放頭髮會。敦請名人演說。謂婦女梳妝。理髮手續。既煩。時間亦廢。權將八千煩惱。悉數剪去。現贊同者十之六七。不日即將實行。吾因之有數疑問。在焉。夫男子剪辮。猶得曰學洋裝也。若女子剪髮。試問將何所取。義設謂效法西人。則東西洋婦女。何曾有牛山濯濯者。此不可解者一也。若謂以其手續煩難。時間坐廢。則何如於理髮梳妝時。簡單從事。膏沐塗抹。一切屏除。弗用斯可矣。而必欲剪除淨盡。胡為者。此不可解者二也。或曰。現今時代。男女平權。彼男子既剪去辮髮。女子獨不能解放頭髮乎。且其解放頭髮之意。亦有數種作用焉。從前男子剪辮。社會上有種口吻。咸呼之曰和尚。或者女子不甘居偷和尚之名。而故解放頭髮。效尼姑之模樣。耶。其說一也。又從前夫婦厮打。各揪辮髮。自男子剪辮後。苟幃房起畔。欲揪男子。固已無辮子之可抓。因解放頭髮。則兩個

大葫蘆。雙方皆不吃虧。其說二也不寧。惟是今世女子。智識日有進步。而欺詐狡獪。亦繼長增高。所謂女滑頭者。比比皆是。彼提倡解放頭髮。豈欲使滑頭二字。名實相副乎。其說三也。以上三說。皆吾人對於女學生。解放頭髮之觀念。不知彼提倡斯會者。是否與余意見相同。若必謂其別有作用。請還質之。發起解放頭髮會之女學生。

●新詩經

(少 芹)

瞻彼官府。無端毆捕。愛國學生。慘遭痛苦。媚外性成。摧殘同胞。心之憂矣。天理何昭。賦也  
瞻彼奸商。運米出洋。貪得微利。人之無良。同業皆鄙。羣呼米蛀。心之憂矣。民食罔顧。賦也  
瞻彼政客。大權在握。攬得金錢。飽彼囊橐。國計民生。漠不關心。心之憂矣。神州陸沈。賦也  
瞻彼軍人。恣意奸淫。誰無姊妹。寧莫之矜。搶得財物。大肆揮霍。心之憂矣。難數罪惡。賦也  
瞻彼東鄰。蠶食鯨吞。侵我土地。殘我庶民。公理何在。強權特伸。心之憂矣。涕泗沾襟。賦也

瞻彼五章章八句

湘山有煤。可以代薪。我有礦產。可以賣銀。與也  
湘山有米。可以療飢。我有護照。禁令廢弛。與也  
皖江老蚌。滙迹淮揚。彼方士女。飽受其殃。與也  
我有旨酒。以燕嘉賓。衡山將士。幸毋來臨。比也

湘山四章章四句

彼鳥國兮。勿恃爾強。勿略我國疆。我無畏焉。決之。國人弱可侮也。全國人心不可犯也。賦也。  
 彼鳥國兮。勿恃爾貪。勿侵我主權。我無畏焉。訴之。公理弱可侮也。世界公理不可泯也。賦也。  
 彼鳥國兮。勿恃爾橫。勿欺我人民。我無畏焉。俟之。異日弱可侮也。來日方長不可忽也。賦也。

鳥國三章章八句

●新四書

(少 芹)

或曰。和數月而延宕焉。其終也已。國人好女樂。大政客溺之。千金用盡。政客行。或人問行。子曰。錢富足。勢尊。崇雖歐美之邦行矣。錢不富。勢不尊。崇雖寸步行乎哉。今南與北也。鬧意見也。某國強橫而不能討也。滬議和。遷延而不能成也。而謀爭權利於國內。吾恐滅亡之憂不在外患而在蕭牆之內也。  
 子曰。黨不同不相為謀。或曰。交涉交涉。靜候云乎哉。議和議和。仲裁云乎哉。公民曰。和議不成。交涉不力。何代表為何外交為。子曰。財神而不官者有矣。夫未有窮鬼而官者也。子曰。黨爭不讓於師。執政者理財。子曰。勿吐也而吞之。子曰。某要人其賣國者歟。知某國之橫而猶親善也。愛親不愛錢。其弊也。愚愛友不愛錢。其弊也。笨愛民不愛錢。其弊也。拙愛國不愛錢。其弊也。呆愛名不愛錢。其弊也。陋愛才不愛錢。其弊也。認子曰。為官缺必求美俸。必求厚債於事而懼有罪。就有勢者而賄之。可以無大過也已。子路問窮。子曰。中國之窮由於多兵。兵果裁則其窮解。兵不裁則其窮甚。夫窮也者。難免也。孟子謂長官曰。子於從於外人游。徒柔媚也。我不意子對外之策而以柔媚也。拍官之目的也。吹官之宗旨也。舍目的而弗達。棄宗旨而弗抱。愚哉。孟子曰。官之於地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刮也。無尺寸。

之地不愛焉。則無尺寸之地不刮也。所以致其財而富者。豈有他哉。於地刮之而已矣。左右皆曰交涉未可也。諸大夫皆曰交涉未可也。國人皆曰交涉始可從之。左右皆曰拒絕勿聽。諸大夫皆曰拒絕勿聽。國人皆曰拒絕則拒絕之亦曰尊重民意耳。有賤丈夫焉。必趨外人而媚之。以左右顧而誤大局人皆以爲賤賣國自此賤丈夫始矣。

## 古今趣史

### 祖孫嫖院

(陸大陸)

某翁者。佚其姓氏。里居家道素封。不事生產。性好漁色。少時終日錦衣華飾。問柳尋花。迨年已逾花甲。而遊冶之興。曾不少殺。翁生二子。均有父風。馬櫻花下。時繫其游。驄闖少之名。乃傳徧章臺。長孫某亦克紹祖德。年方成童。美容姿好。修飾爲乃祖所最鍾愛。乃携之同訪北里名花。卜晝卜夜。祖孫二人樂而忘返。青樓中人貪乃祖之財。愛乃孫之貌。酒闌燈爇。送客留髡。往往祖孫同窠焉。某妓者桃花其面。妖豔絕世。翁祖孫均眷之久矣。繼又見愛於翁子。翁子受礙於翁。不能暢其所欲。憤無可洩。抑鬱異常。無可奈何。乃借其子出氣。操大杖毆之。翁聞而大怒。斥其子。子詰翁曰。爲祖者不教孫以正道。乃以遊冶相引。己不自責。而反干汝子義。方之訓。有是理歟。翁聞子言。老羞成怒。拍案大罵曰。汝亦喜游冶者。我終不汝責。汝反敢責汝子乎。汝欲責汝子者。汝當先受我責也。方詭譎間有客來。訪廉知其情。笑不可仰。乃以好言三面勸慰。使彼祖孫父子暫且言和。勿聲聞於外。傳爲笑柄也。當時翁等雖聽客言。然事欲人不知。除非已莫

爲佳客。雖能不言而奴僕之口終不可緘也。不多時已傳徧遐邇。聞者咸軒渠不已。

富僧被騙

(陸大陸)

百年前金壇縣附近某處鄉間有一梵宇住持僧法號善藏積蓄頗多富名大著善藏乃顧盼自雄傲慢異常以富翁自居修飾禪房倍極華麗鄉人因此而常起覬覦之心有某甲者一窮極無聊之無行文人也平日以梁上君子爲業聞善藏名欲問津者屢矣顧以其防禦甚嚴無隙可乘一日忽異想天開僞作慧者聲稱無處求衣食願投靠善藏善藏以其慧也欲戲弄之乃命其洗黑炭使白甲蹲池邊洗半日而炭未白然猶不肯休也善藏竊笑止之翌日又命其煮圍棋子使爛甲坐竈前煮半日棋子固未爛而其不肯休也仍如故善藏見其真慧也以爲誠實可靠遂深信不疑出入無禁甲亦安分自守某日善藏有事外出嚴扃禪房門付鎖鑰與甲使看守之甲以機會已至心竊喜俟善藏既去乃以鑰啓禪房門罄善藏積蓄及值錢物收拾一擔留詩一首於壁曰我進廟門洗黑炭煮圍棋子煮不爛說我老實真老實不夠我老實挑一擔遂復鎖禪房門逍遙出廟去人問之則曰奉方丈命挑往某處去者人素信其誠實遂亦不之疑任其挑去及善藏返呼甲無有應者覓之亦不得不禁徼賊待人告以所見并甲言善藏方有所悟立呼銅匠開鎖見壁上詩知果被騙顧甲已去遠且不知其所往無如之何亦徒自懊喪而已

博

奇

陶



齋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當代駢文類纂  
預約特價佈告

駢儷文字典麗喬皇為文學之一種交際場中需用尤廣自歐化東侵以來新學風行拾他人之唾沫視國粹如弁髦後起之輩聲調不辨韻律鮮知出而為文往往桀屈聳牙不可句讀其能妃白儷黃駢四協六者更屬罕見此固潮流使然亦緣無相當之書可研究參攷耳前者本局有鑒於此曾精印六朝文絜發行曾無幾時已七八版可見國人於駢體之學尚多注意者但六朝文絜係六朝時代之作不能盡合今人之用故特選纂當代駢文類纂以民國人物之民國時代著作為限分類凡八曰呈文類曰書啓類曰贈序類曰序跋類曰碑記類曰傳贊類曰哀祭類曰雜誌類作者五十餘人悉係時下名流如王壬秋章太炎樊樊山易實甫鄭太夷莊幼秋阮忠樞饒漢祥胡樸庵吳東園許指巖鄒翰飛倪軼池李定夷諸君其尤著者也全書計百五十篇沉澁穠郁含英咀華足以上繼駢體正宗下開坊間新元置身交際場中者人人宜手此編現方繕寫不日付印洋紙本裝八册外加布套定價二元四角連史精印定價二元四角先售預約券一月以廣招徠預約照定價對折郵票九五實折寄費每部二角准定陰曆三月底出書預約本埠以三月底截止遠省至三月二十日為期本局出版詩文集印刷素精校勘尤嚴如十八家詩鈔六朝文絜等購者無不嘖嘖稱許也

上海國華書局謹佈



# 花茵俠傳奇

(東園倚聲)

## 入月 第二齣

貼淡粧上

〔南呂引子步蟾宮〕

雲深處綠陰門掩人倚闌千袖斂帶斜暉燕子掠層檐蹴落庭花數點

我柳豔秋前日在靜安寺路望見全隱名同石友士與那少年耳語指月嬌小姐及我兩人口中喃喃不知所言何事相那少年貴人也不知誰家有福女郎成爲伉儷(嘆介)我隨花傍柳結局難預知(下)

(旦淡妝上)眼底經過無限事 意中都是有緣人

前日游園全石兩君目我不知作何語俟他來時盤問便了(下)(淨上)

好事近 歌舞地有約訪嬋娟輕煖輕寒梅熟候乍晴乍雨麥秋天明月幾時圓

我全隱名生成傲骨不合時宜具有俠腸獨存古道凡事則寓言十九從游則知己兩三那石友士

乃是舊好。我長他五歲。江海春乃是新交。我長他九歲。他兩人皆呼我爲兄。友士爲將門之子。功臣之後。蔭襲通侯。少年登第。授職編修。只因乃祖一生清正。博得十世榮封。蕙政無冤。桑榆更好。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以鳳毛繼美。燕翼有光。上天報施。未之或爽。惟雖擢巍科。孔方作梗。那年朝考第一。準擬有差。不料有個宦官。昏暮欺關。聲稱某缺學政。五萬金可得。某省主考。三萬金可得。友士固屬無錢。亦不屑苞苴賄請。因未用錢。所以向隅獨嘆。由是無志功名。陳情終養。桑栽諸葛。瓜種邵平。負郭之田。百畝藏書之屋。數間與世寡交。獨我相契。至海春秀外慧中的。是玉堂人物。所惜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但喜尋花問柳。不知削竹編蒲。此兩人各有所短。各有所長。我屢次勸海春攻書。無如或作或輟。陽奉陰違。忠告善道。不可則止。前日海春再三約我。同到月嬌家坐坐。我託故不行。他心下很不自在。昨日又約我今日。不得不陪。只好先到月嬌家。再著人去請他。(行介)(貼上)

〔南呂過曲梁州序犯〕黃昏庭院紅搖燈。燄何處。仙雲冉冉飛到桂堂東。吟正溶溶。光浸銀蟾。誰解羽衣妙舞。一曲霓裳。奪取嫦娥豔。(淨見貼笑介)

咦。小丫頭學唱哩。倒會比人呢。(貼)

我非紅拂。巧遇虬髯。李靖雖來不避嫌。(淨)

這丫頭倒會說呢。哈。豔秋。你家小姐在那裡。(貼)兩日來精神不爽。小姐從午後睡到這時候。賀新涼。魚鑰閉鸞幃。掩卻好似游仙。一枕玻璃簾。

全老爺請坐。我去催小姐起來。(淨坐介)(貼入內介)(出介)

本序尾 纔喚醒剛伸欠。(旦淡妝帶睡容上)

攬衣推枕起徘徊。雲鬢半偏新睡覺。

我花月嬌自從靜安寺。見那個少年後。精神欠爽。不知何故。(見淨介)全老爺幾時來的。(淨)來久了。今日到你家借座請客。(旦)好呢。我問你那日在愚園。你同那個少年是何人。(淨笑介)石友士。你怎認不得。(旦)唉。還有那一個比石老爺小幾歲的少年。(淨拈髭笑睨旦介)好好。你難道這幾日時刻想著他。害起相思病麼。所以夢魂顛倒。怪不得。豔秋說你兩日來精神不爽。(旦)啐。漁燈兒。恰才的乘涼後。雨困雲淹。暢好是酣眠處。粉膩香黏。況日日長。無俚鄉游。黑甜。(貼笑介)

小姐呀。

小姐你嬌怯怯的海棠增豔。整螺鬢待自起開奩。(淨視旦介)

月嬌快些兒梳洗。停一會。恐怕有客來。叫他們拿筆硯紙條兒來。寫請帖。(旦)來。(丑扮鴛兒上。應介)來者。(送文具介)(淨寫介)(舉介)(喚丑介)來。這一張貼。到泥城橋西。斜橋別墅。請石老爺。(丑)嘎。(淨)這一張貼。到兆貴里葉怡紅家。請江老爺。(丑)嘎。(下)(旦)那個江老爺。(淨笑介)你想想的那個少年人。(旦羞介)啐。(貼)全老爺是那一個少年人。(淨笑介)唉。難道你也想他麼。(貼)啐。(旦)豔秋。你叫他們將小月宮收拾開來。我去梳洗。全老爺且在延秋閣坐一坐。有書可看。我就出來陪你。(右下)(淨左下)(雜上)(貼作指點介)(作推門介)

前腔 將繡戶推開。蔥指尖尖。又畫檻行來。蓮步纖纖。先放下那十幅湘波翡翠簾。再鋪下千重蜀錦氈。

氈墊到其間。比廣寒宮殿幽靜清嚴。

這里收拾過了。再收拾那里。(引雜下)(生麗服上)

醉公子 欲對鸚哥話。又罵鸚哥。罵佯笑。問鸚哥。心經懺。若何。游遍江東路。種遍江東樹。客子戀江東。

浮生若夢中。

我江海春。久想訪月嬌。被全大哥。虛哄再三。絮聒才約。今朝到那里。好不歡喜人也。(行介)(小生上)  
萬間願闢黃金屋。半住才人半美人。(見生介)(生)全大哥。招我到月嬌家小酌。(小生)也招我。(生)就此同去。何如。(小生)好呢。月上棚梢頭。(生)人約黃昏後。(邊台下)(貼上)(拂拭介)(掀開

穿衣鏡套介)

錦漁燈。銀鏡幕。四面電燈光。閃。暫徘徊。奉帚兒。蕘手。摻摻。啓金鑪。把茵。舊。名。香。子。細。添。又。雪。碗。冰。甌。齊。檢。花。朵。夜。來。拈。

有請小姐。(旦豔妝上)(同介)收拾齊備。(貼)久經齊備。(旦)請全老爺這里來坐。(淨上)(坐介)

(生小生進門介)(淨起迎介)(互揖介)(淨延坐介)獻茶介同飲茶介。(旦見生凝神介)(生目注且

介)(旦分送呂宋煙介)衆位請坐席罷。(乘應介)好呢。(旦安席介)(依次坐介)(貼送酒介)(淨豔

秋。你先坐江老爺身旁。(貼笑介)(生拉貼坐介)(貼入坐進淨酒介)

錦上花 你看全老爺。風流獎。道學兼。(進小生酒介)石老爺。如鶴立。養雞廉。(小生笑介)

豔秋年雖小。精於藻鑑。(淨)我原說他會比方人。(笑介)你的江老爺。如何不進酒。(貼進酒介)(淨

咦。如何無祝詞。如無祝詞。討你吃十杯酒。(貼笑而不答介)(淨起執杯逼貼飲介)(旦)豔秋。就唱幾句祝詞罷。你工於詞令。何獨簡於江老爺呢。(貼進生酒介)

我江老爺。翩翩威鳳。肅觀瞻。(淨拍手喝采介)

好。我江老爺四個字。(生)休得取笑。(貼羞介)(旦目視貼笑)(貼低頭介)(小生)大家吃一杯。

同飲介。(雜送菜上)(淨)豔秋唱來。(貼目斜視淨介)

鱸膾。進。蠔酒。添。氤氳。花。氣。襲。羅。幃。人在。月。宮。潛。(小生拍手喝采介)本地風光。絕妙好辭。(生)文章本天

成。妙。手。偶。得。之。(淨)豔秋。洵。是。可。人。吐。屬。不。凡。乃。爾。(小生四顧介)(視旦介)張妃。月宮。不過。如是。

可謂。雅。人。高。致。(旦)不。敢。當。(小旦扮梅玉琴上)(坐淨旁介)(雜送茶介)(小旦)全老爺叫我局時。

不。在。家。來。的。忒。遲。(淨)不。遲。不。遲。(生)我。叫。葉。怡。紅。如。何。還。不。來。石。兄。叫。高。羣。芳。如。何。也。不。來。(花

旦扮葉怡紅上竟坐生旁介)江老爺。一。叫。我。就。來。了。(丑上)高羣芳。二。日。前。回。蘇。州。去。者。(生)既

如此。石。哥。不。必。再。叫。局。我。把。葉。怡。紅。薦。你。(小生)好。呢。(花旦移坐小生旁介)(雜送茶介)(花旦彈

月琴介)(小旦撥琵琶介)(淨)皮黃梆子。聽。厭。了。不。要。聽。了。豔。秋。的。崑。曲。極。高。快。些。唱。來。(旦吹笛

介)(貼)

錦中拍。俄。延。這。芙。蓉。粉。黏。又。薔。薇。露。將。火。棗。冰。桃。檢。點。良。謙。會。瑤。臺。羣。豔。恁。吹。彈。技。兼。指。尖。舌。尖。驚。不。醒。人。間。夢。甍。停。不。住。房。中。漏。籤。四。座。皆。仙。兩。好。無。嫌。廣。寒。宮。天。香。染。(淨拍手介)

好。呀。好。呀。妙。呀。妙。呀。(貼)見。笑。見。笑。(貼吹笛介)(旦)

錦後拍。再莫提。媚香樓。意懨懨。再莫提。媚香樓。恨厭厭。洒猩紅。幾點。洒猩紅。幾點。點扇上。桃花。映他羞。臉。徒悵望。秋水。隔蒼葦。枉思念。院裏舊時書。劍歎世上。有幾個。雙宿雙飛。比翼鸚。

(小生拍手介) 好極。好極。(淨) 大家行個令。今在月嬌處。卽以花字。飛花。(淨) 我先飲一杯。起句。(

旦) 請教。(淨) 花壓闌干。清晝長。(生) 百花生。日是明朝。(小生) 柳暗花明又一村。(花旦) 人面桃

花相映紅。(小旦) 開到荼蘼花事了。(旦) 出門俱是看花人。(貼) 一日看徧長安花。(淨視貼介) 江

弟呀。有花。不可無。柳柳暗。花明。此中。大有佳境。(生) 以柳字再行一周。(貼目視生介) (淨進貼酒介)

你姓柳。先從你起首。(貼) 啐。我腹中無幾多詩句。還是你起首。(淨) 柳色春藏蘇小家。(小生) 楊柳

依依人喚船。(生) 我吃一杯酒罷。不耐煩。搜索枯腸。(貼) 柳字易尋。(生) 你會說。你就代我說一句。

我吃一杯酒。(貼) 未若柳絮因風起。(小旦) 水邊楊柳綠煙絲。(花旦) 客舍青青柳色春。(旦) 揚子

汀頭楊柳春。(貼) 羌笛何須怨楊柳。(淨) 花柳場中。點綴一番佳勝。(合)

尾聲 你攀蟾。有路。應相念。好記取。良宵佳豔。從此。後地久。天長。獨自。花魁占。(淨)

我們散了。海春酒深。夜深。不如就在月嬌家寄宿。(同起介) (丑持燭送客介)

小生 秀媚。丰姿。俠烈。腸下。 花旦 蘭閨。也有。姓名。芳下。

小旦 柳花。休散。風前。絮下。 淨 梅萼。能留。雪後。香下。

(旦拉貼衣介) 江君宿在這里。羞答答的如何處。(貼) 這何難處。以朋友之情。處夫妻之境。(拉旦行介)

且超脫尋常脂粉氣下

貼安排富貴綺羅場下（丑持燭引生介）

丑夜深送入清虛府下

生情短情長問阿簾

絳珠評月嬌此時。思慕江郎。所謂碧玉破瓜時。情為郎顛倒。從此釵盟鈿誓。自謂地久天長。白頭偕老。今日之定情。詎料後來之卻嫁。東坡有云。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凡事皆不能逆料。



●紙帳銅瓶室牘墨

(逸梅)

予師胡石予曾示其最近作二詩一詞雨中旅行無錫云快遊不避雨連綿  
直駕長車勝坐船萬項麥田綠浸水四山雲氣白連天三春登覽多佳日一  
老追隨衆少年自笑衰遲豪興在踉蹌笠屐也爭先榮氏梅園云萬梅花浸  
我詩香吟到梅園春晝長合把主人配和靖擬圖墨本學元章(宋王元章  
善墨梅)高憑山勢聳身立一吸湖光滿腹涼不負雋游天有意雲開一現  
萬峯蒼行香子云春到人邊香到人邊過名園千于梅邊怕萬花欲謝笠屐  
流連是詩中畫畫中客客中仙滿眼雲烟滿意林泉一憑高氣象萬千歎巨  
區大浸不變桑田看雲連山山連水水連天石予師素不填詞則此一闋更  
覺名貴

剽

奔

#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 偵探小說 變相之宰相

定價大 洋二角

化裝之術惟西國偵探家為最神從未有以革命黨人而亦能變幻靡窮令人莫由識廬山真面者是書敘述一虛無黨健將勃林司君劫殺俄相梭倫遂化裝往覲俄皇屢經召見帝未之疑且寄居相邸者旬日即梭倫夫人朝夕晤對亦不辨其為非薰砧也情節離奇神妙無匹譯者為江都貢少芹先生文筆高潔迥異凡庸雖篇幅不多頗耐尋味精印一冊

## 苦情小說 孽海波

定價大 洋三角

書係述墨姓女郎因一意憐才有委身某生之願魚來雁往情緒纏綿爭奈家庭多故好事偏磨歷盡艱辛卒難成就竟至塵心勘破祝髮為尼迨後知己重逢而已入空門悔之無及殊可悲也著者為吳興徐英輩君夙善言小情說至其所載之詩歌尤極哀豔

## 鴉鳳緣彈詞

洋裝 一冊

彈詞本夥矣然非說白近俚即韻文失調欲求無此二病者實屬罕觀吳興包醒

獨先生才識不凡夙長音韻之學前主民權報筆政時每日必有撰著駢散兼擅亦莊亦諧閱報者靡不交口稱譽蓋以先生學有根柢而又富新思想故其所撰文字迥非尋常小說家所可比擬是書為先生得意之作中述巨姓女郎因誤於媒妁致有彩鳳隨鴉之歎全書三十六回計

八萬餘言描寫舊家庭情形曲折細

微惟妙惟肖說白則淺顯而不

俗韻文則清麗而不佻聲

調鏗鏘意義純正洵彈詞之善

定價

七角

本導世之良箴凡注重兒女婚嫁者不可不讀封面畫為名畫家陳貞蓮女史翎毛花卉五屬名賞



新會社  
曙 光  
(半 梅)

第三幕 破屋(朝)

台上布破屋內部。

英甫在簷前曝日吹簫。莫母淘米。

摩托車夫引洋裝之明珠上。

(摩托車夫)有人在家麼。

(莫母)那一位。

急立起。

(莫母)噯。昨天的夫人。

(明珠)居然尋得了。向車夫我在此略談片刻。萬

一主人問起來。說我在此便了。

(摩托車夫)那麼我去咧。

車夫退。莫母揩手。領明珠入室。

劇 本

(莫母)英甫。昨天的夫人來了。

(英甫)噯。夫人麼。

停止吹簫。

(明珠)你且吹給我聽聽。這聲音清而有味。昨天的是悲傷得如沈入海底。今天的是愉快得如昇入天空。

(英甫)很奇怪。氣分一不同。簫聲自然兩樣了。今晨的聲音是等候你這親切的。消息之曙光。

(明珠)曙光？這是曲名麼。

(英甫)不然。母子二人之心。用眼淚度着。黑夜今晨盼望。這可喜的消息。不是曙光麼。

(明珠)原來如此。那麼我來到此地。你們是很喜歡的。

(莫母)夫人到此。我們實在當是天神降臨。

(明珠)你們如此說。叫我何等喜歡。婦女之榮譽。不然我之榮譽。是照耀黑暗世界的曙光。

仲楚無意上見明珠而躲於一隅明珠取出

支票置莫母前。

(明珠)約定的五千元。這是民國銀行的支票。拿去就可以取現銀。

莫母即與英甫。

(莫母)英甫。這五千元。從人家的慈悲心上得來的。你知道麼。

(英甫)知道了。如此別墅可以到手。能夠向祖宗謝罪咧。

(莫母)能夠的。能夠的。我對於親戚們。也不知怎樣的體面咧。你實是我們母子二人的上帝。

(英甫)多謝。

(莫母)多謝。

仲楚見之狂喜而躍出。

(仲楚)夫人。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莫母)噯。仲楚。你也應當喜歡。你常說的那所房

屋。現在這裏有了五千元。……

(仲楚)那是我明白了。不知什麼緣故。會有如許金錢。

(明珠)我來說罷。我爲着婦女之榮譽。覺得搭救世上可憐之人。實是無上之愉快。昨天聽得了他們的來歷。頗覺悲傷。就想搭救他們。便是人之榮譽。婦女之榮譽。我是爲着自己的主義救的。

(仲楚)那麼你替他們表同情了。

(明珠)並不是同情那種意味。要救可憐的人。乃是我的希望。欲在世上做事。因着窮困而不能活動的。我將他們搭救。實是一向被人目爲柔弱無能的婦女之榮譽。

(仲楚)我總覺得不很明白。……

(明珠)不明白的人。也只得明白了。如此我也便可以列入一班新派女子之間咧。非常喜歡。

(莫母)仲楚，你且代我將此支票去取銀罷。總要早些將房屋取回。給這位夫人看看。纔不負他一番救助之恩。

(仲楚)曉得了。但是究竟爲着什麼意思。要救我。總不很明白。那麼我姑且往銀行中去走一輪。取支票納懷中。

仲楚低頭沈思而退。

(明珠)目送仲楚。你們莫怪我過於盤問。昨天雖略爲打聽了你們的來歷。却不很詳細。可否再詳細的講一遍給我聽聽。

(莫母)是……了。目視其子而躊躇。

(英甫)這位夫人既要打聽。不妨直說。如此方不辜負好意。

(莫母)我們以前家產甚富。開一極大的店。說出店名來。無人不知。在我兒子十一二歲時。我丈夫去世。那位屈仲楚先生。因着先夫的遺囑。替

劇 本

我家料理一切。那時我正在新寡。店中有一店夥。叫做晉策的。待我很親切。不料兩下就被愛情牽住。我竟忘却先夫。愛起年輕的晉策來。有一次被仲楚瞧見。他很嚴重的警戒我。無奈我的心已被魔鬼迷着。一點也不入耳。人家愈說我愛晉策愈甚。這就是傾家蕩產的原由。晉策既被我愛着。便將我欺騙。用種種手段。把財產取去。仲楚雖曉得此事。晉策借題發揮。將他辭歇。只是把我瞞着。弄到破產。自己還沒有知道。到發封房屋之日。那晉策忽然不見。所以差不多突然弄到這步地位。總之。我一時心中生了邪念。連累得我兒子也大受其苦。因此我一天一天度日。心中比刀割還難過……泣。

(明珠)那個叫晉策的。今年有幾歲了。

(莫母)大約有四十七八咧。

(明珠)驚姓什麼。

(莫母)姓鍾。

(明珠)鍾晉策？原來是鍾晉策。你與那晉策。生過兒子沒有。

(莫母)你怎麼會曉得……

(明珠)原來就是你麼。因着你的怨恨。竟作崇得。益兒很厭惡父親。可怕。可怕。

隱隱聞摩托車聲。

(莫母)你認得那晉策的麼。

明珠低頭不語。

車夫引晉策上。

(摩托車夫)夫人。主人來了。

晉策見莫母。

(晉策)呀。你……

(莫母)晉策。

明珠至晉策前。

(明珠)今天與你離婚了。

(晉策)這是什麼話。我此刻來尋你。是要問你五千元。的支票怎樣了。

(明珠)五千元我贈給此人。救了你的舊主人。咧。詳細情形。我俱已曉得。快把我離了婚。將這可憐的母子。接到家中去罷。你……你……實是個可怕的人。你的兒子不親近你。我也明白了……怨恨……作崇……你實是惡魔。

(莫母)方纔受領的五千元。原來是晉策的金錢。麼……

(英甫)醜得很。母親。快去追仲楚來。將臭錢還他。用了那臭錢。反對不起祖宗咧。

(莫母)是的是的。

(明珠)且慢。這決不是醜的金錢。你當是晉策的。所以如此說。那實是我爲着婦女之榮譽。來救你們的金錢。已從晉策手中。移到我的手中。早不是晉策所有的了。即使是晉策之物。晉策之。

財產本來把你的財產做了基本纔有今天那麼富裕由晉策還你也是當然之義務上帝恨晉策的作惡特地借我的手將金錢還你們的

(晉策)明珠說得很有理不錯豈但五千元即使拏鍾晉策全體的財產出來也不爲過此刻我心中在這裏向你們母子二人謝罪因着你們的怨恨我被兒子厭惡每天愁悶着豈不是天罰我今日的地位名譽榮耀都是作惡的結晶我要拋棄了仍舊回復我以前赤裸裸的鍾晉策且把我所有的財產全體盡還莫氏

(明珠)我的離婚可以答應麼

(晉策)自然但是我此刻做了你的丈夫不能使你滿足非常抱歉

(明珠)不妨我與你離別得了個永久不忘的絕好紀念咧

(晉策)什麼紀念

(明珠)共有兩個一個是凌駕男子的婦女之榮譽一個是爲惡事愁悶者之悔悟

汪祐之夫婦負益兒上

(祐之)意外意外向妻你看主人與夫人都在此

(汪妻)這是什麼緣故真是不可思議

(晉策)你們怎麼會到此地來的

(祐之)其中有個緣故我昨天就心中很奇即與我妻商量了把益兒領來的此事非別那邊這位婦人很像每夜出現在益兒夢中的母親我以爲或者是事實也論不定打算秘密來探訪那知大家已齊集在此我的想像差不多對了

(明珠)益兒我來給你見見母親快到這裏來

汪妻放益兒下地明珠引至莫母旁莫母抱之

(莫母)你到底是我的兒子我是你的母親

(益兒)我的母親當真是你麼昨天見面本覺得



很像母親。你不是每夜到我夢中的麼。

(莫母) 你也是到我夢中來的麼。

(益兒) 奇怪奇怪。

(莫母) 真是奇怪得很。

(祐之) 我胸中疑念一齊消滅了。瞞隱着的大秘密。好容易明白咧。

(汪妻) 真是全同夢中一般。

明珠突然抱益兒。凝視其面。

(明珠) 益兒。從今天起。我和你是陌路了。我不知能否再見你的面。難以預料。

(益兒) 姊姊你到那裏去。

(明珠) 我往那裏去。自己也不曉得。我與其做人的妻。還是把藝術爲良人去送這一生的好。做了人家的妻。以爲世上只有此人最可靠。那知有可怕的罪惡。隱着世上的男子。他們的過去。曾犯何種罪惡。那裏能夠曉得。如此看來。我到

底是藝術家。不配做人妻的。

(益兒) 那麼我一個人豈不寂寞。

(明珠) 你不是已得了生身之母了麼。那邊還有你的哥哥咧。

(益兒) 至英甫。你是我的哥哥麼。

(英甫) 已往的事。當他一場大夢。從今以後。我二人當和睦度日。

(晉策) 向莫母那無依無靠的益兒。要托你了。我此刻掛念的。只有這一點兒……

(莫母) 你打算怎樣。

(晉策) 我財產等一切沒有。變成一個光身。再行活動。這是我當真做人的第一步。

(明珠) 大家向着志願所在前進。現在實是曙光。

晉策領首而去。益兒攔之。

(益兒) 父親。

晉策抱之。感慨不已。明珠亦躊躇難去。莫氏母子。汪氏夫婦。咸表同情。(閉幕)

報

餘

# 人 心 驚 觀 奇 破 術

▲ 鑒別善惡之寶鏡  
▲ 防禦欺詐之護符  
▲ 社會交際之明燈

試以親戚朋友之形相勸止與書中所言細為分別則  
智愚善惡可以立辨然後再證以平日之行爲事實當  
能悟此書之判斷善惡確切不移大有道理也請言其  
效用

▲ 可以辨別 人類善惡  
▲ 可以試驗 朋友損益  
▲ 可以察別 子女智愚  
▲ 可以斷定 婦女貞淫  
▲ 可以揭發 私人隱事  
▲ 可以預知 生死壽限  
▲ 可以逆料 運氣衰旺  
▲ 可以透測 人生安危  
▲ 可以決定 事業成敗  
▲ 可以選擇 職事當否

憑此觀人如見肺腑善惡分明當場斷定無能作僞遁  
形也爲禍爲福亦可預知久矣風行海外特請唐真如  
先生編譯成書妙在根據確實原理而言語語入人意  
中試爲推想談無不中確可稱得奇書不信一試便知  
裝訂一厚冊定價大洋五角

# 千 里 眼 寶 驗 奇 談

佛家有天眼通者其事絕奇而  
事實洵有我國舊小說中有所  
謂千里眼者非無稽也但從未  
有實驗之書 美國哲學  
出版是書係

博士嘉畢爾 原著 篇

篇實驗句句通靈 如

瑞典哲學者詳知一千里外之

火災德國女豫言家能通冥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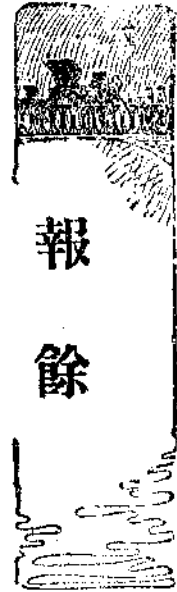
情事英國主筆由手之自動而

知遠方之事情暗室中磁石放

奇光等凡數十 不可思  
篇悉爲奇妙

議 之事讀者爲富之拍案叫  
絕洵爲空前之大奇書洋

裝一厚冊定價大洋八角



# 鐘聲吟什

## ●秋聲社詩鐘

第七集 在呂誠之處

第一題 碧紗廚 鴻爪格 管達如代陳雨農評

越。水。浣。紗。逢。碧。玉。 仙。廚。炊。飯。熟。黃。梁。(呂誠之一)

村。女。浣。紗。春。水。碧。 廚。娘。製。饌。夜。燈。紅。(陳雨農二)

軾。轍。連。牀。紗。帳。碧。 廚。房。納。箭。澤。蒲。黃。(汪千頃三)

陳。榻。生。涼。紗。幔。碧。 邨。廚。饋。食。筍。絲。黃。(汪千頃四)

詩。題。僧。寺。紗。籠。碧。 饌。進。仙。廚。酒。泛。紅。(呂誠之五)

詩。籠。古。寺。紗。猶。碧。 饌。飽。行。廚。酒。更。清。(陳雨農六)

第二題 不 臨 魁斗格 管達如代呂誠之評

不。識。治。軍。嚴。約。束。 向。平。垂。老。喜。登。臨。(汪千頃二)

報 餘

不。因。人。熱。高。風。在。  
不。侯。射。虎。悲。垂。老。

第三題 欲 望

鳳頂格 呂誠之評

長用相存舊雨臨(呂誠之四)  
舊拓來禽喜共臨(陳雨農五)

欲窮星宿無人導

望斷衡陽有客愁(汪千頃一)

欲探星宿崑崙險

望若神仙李郭姿(汪千頃二)

欲斷春魂絲縷縷

望穿秋水水盈盈(陳雨農四)

欲傳劍術人難覓

望斷家書客未歸(陳雨農六)

欲與荆卿談擊劍

望從楚客賦招魂(管達如八)

欲言鸚鵡空餘恨

望作鴛鴦不羨仙(陳雨農九)

欲迎新月移垂柳

望斷行雲憶故林(呂誠之擬作)

欲雨商羊先起舞

望洋河伯始興嗟(莊通百後作)

欲雪試傾爐上酒

望鄉應見隴頭梅(莊通百後作)

欲歸終遂懷公願

望報原非漂母心(莊通百後作)

欲問蒼天憐逐客

望穿秋水渺伊人(莊通百後作)

欲雪禦寒欣有酒

望門投止歎無家(莊通百後作)

欲雨但看庭礎潤

望塵能識敵兵來(莊通百後作)

欲行又止難為別

欲雪問君能飲否

欲別為君歌白雪

欲上青天覽明月

欲雪與君傾美酒

欲歸未果遠停脚

欲靜樹悲風不止

欲憑雙鯉通瑤札

欲歸心切偏逢雨

欲雪正堪謀痛飲

第四題 問 苦

鶴膝格 汪子頃評

望遠相思易起愁(莊通百後作)

望塵知敵亦神乎(莊通百後作)

望歸空自歎青樓(莊通百後作)

望穿秋水渺銀河(莊通百後作)

望雲何日沛甘霖(莊通百後作)

望遠何堪易斷腸(莊通百後作)

望秋柳比露先零(莊通百後作)

望斷三江渺故園(莊通百後作)

望治情殷共向風(莊通百後作)

望洋始覺囿拘虛(莊通百後作)

幾行歸雁苦無書(管達如一)

秋月春風苦樂情(管達如二)

恰是愁人苦悶時(管達如三)

推敲祇為苦吟多(陳雨農五)

四圍平地苦無山(陳雨農六)

敵車羸馬問關道  
偶聞野鳥問關語  
賦稅曾收問架重  
千尺危峯問有徑

存亡絕續問容髮。

清談魏晉問難又。

米蔡工書問架好。

漫云曾孔問容髮。

稅重曾傳問架目。

子騫孝行問言少。

車迎季女問關駕。

珠穿九曲問容髮。

巨棟肥楹問架稱。

孝哉閔子問言少。

不辭萬里問關阻。

風雨關河苦二毛。(呂誠之七)

高詠唐虞苦不逢。(呂誠之九)

荆蠻採藥苦衷多。(汪千頃擬作)

蠙學陰何苦用心。(莊通百後作)

藥良應識苦言功。(莊通百後作)

廷秀詩篇苦思多。(莊通百後作)

廟祀神仙苦縣傳。(莊通百後作)

詩愛孤吟苦用心。(莊通百後作)

經龕禪版苦吟拋。(莊通百後作)

高矣楊公苦節標。(莊通百後作)

曾訪三山苦縣過。(莊通百後作)

### 燈市謎壇

#### ●小小廬文虎

環遊地球

古文一

周行天下

樓居

古文一

處而不底

(醒獨)

博覽會

雷鳴

豔絕湖船櫓後娃

親上加親

臨別淚潸然

先生休矣

同病

外國叫化子

全仗內助

笑逐顏開

甘作外人奴

入告爾后於內

正是呱呱墮地時

謝委

陰壽

開緘色喜

古文一

古文一

古文一

古文一

古文一

古文一

古文一(解鈴)

春秋人名一

古文一(解鈴)

古文一

古文一

古文一

崑劇一

古文一

古文一

古文一

各。展。其。物。

此。之。謂。夏。聲。

美。哉。蕩。乎。

重。之。以。昏。姻。

哭。而。送。之。

師。退。

共。其。乏。困。

西。乞。

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展。喜。從。之。

寧。事。戎。狄。

臣。密。言。

產。子。

辭。不。就。職。

卒。保。餘。年。

信。可。樂。也。



叠拜嘉貺

人名一

謝惠連

治病無效

古人一

功不補患

難道是昨夜夢中來

古文一

寢寐見之

好一個提莊市招

古文一

男女衣著

風高松樹響

晉人名一

山濤

年未五十

古文一

命不可知

### 臨風寫韻

#### 詠物八首

(東園)

##### 寒鷹

飢欲依人飽欲颺。脫鞵隨隼冷斜陽。擊從殿上皆嚴憚。來自田間亦倔強。風疾草枯雙眼疾。雪飛花亂一身涼。爲叢毳爵逐鷗惡。同類相殘心不良。

##### 寒犬

狺狺聲厲朔風狂。曾獵平原冷落場。見慣漏天宜吠日。還來守夜任飛霜。雲間涼信傳黃耳。雪裏清輝憶紫韁。爭奈歲闌籬下寄。未應搖尾乞憐忙。

##### 寒蕊

任憑秋末傲霜濃。老圃生涯賣菜傭。二徑未荒斜日冷。一畦初闢凍雲封。嘉蔬充饌同消夜。旨蓄分餐亦禦冬。滋味肥甘根可敵。盤盈苜蓿抗儒宗。

▲寒籟

不隨笛料怨孤生。一出泥塗便向榮。過去頭番龍未解。食餘口實鳳先鳴。垂垂雪壓穿籬曲。窸窸風寒隕粉輕。咒筭莫教成苦竹。抽芽爭奈凍雷驚。

▲寒衾

翡翠欺儂角枕孤。被池冰冷費躊躇。夢星獨客驚砭骨。臥雪高人免剝膚。靜擁三更牀怨竹。輕裝七尺絮添蘆。多情猶有湯婆子。笑問征夫席煖無。

▲寒視

一丸凍月照蟾蜍。凝聚微幻墨汁餘。瑟縮冬烘多囊筆。石交寒素半傭書。魏臺片瓦凌銅雀。漢洗雙枚冷玉魚。日出扶桑誰鑄鐵。晴窗冰釋煖風嘘。

▲寒笛

奈何低喚到桓伊。人倚歌樓雪霽時。三弄渾忘涼月上。數聲好趁朔風吹。孤生園竹多清怨。冷落江梅動遠思。何處宮牆霜夜撼。新翻曲怕李蕃知。

▲寒砧

一片秋聲向晚多。攪人愁緒竟如何。有情木石丁年感。無恙林園子夜歌。月地擣衣憐素女。霜天掩袖怯

報 餘  
青。娥。蕊。砧。歲。暮。歸。難。定。繫。帛。徒。思。朔。雁。過。

### 醉月飛觴

#### ●紅樓人名酒令

(李永修)

戲取石頭記人名。下疊王次回疑雨集詩句一。得酒令數十條。亦屬無聊之遣興耳。

黛玉

玉膩綿香。細骨驅。

湘雲

雲英。教捧醉。朦朧。

寶釵

釵掛。臣冠。袖拂衣。

寶玉

玉杵。擎將。蜀道行。

麝月

月鐘。霜瓦。凍鴉啼。

挑雲

雲作。雙鬢。雪作肌。

元春

春空。淡白。照銀紗。

迎春

春濃。逗夢。三千里。

探春

春寒。愁上。最高臺。

惜春

春去。空餘。樹底芳。

嬌杏

杏花。狼藉。不曾看。

碧月 掃紅 入畫 春燕 焦大 掃花 薰香 彩明 茜雪 同喜 小紅 賈珍 賈瓊 檀雲 墨雨 茗烟

報

餘

月中尋覓略聞。謾  
紅酣常溼雨中鳩。  
畫羅氳霽逆風來。  
燕臺佳句柳枝憐。  
大地炎埃隙地清。  
花影花香攪睡情。  
香融繡被夾羅輕。  
明河界作兩邊秋。  
雪封客舍炊煙斷。  
喜是殘尊未涸時。  
紅衣飄動萬枝蓮。  
珍重暮雲歸去雁。  
瓊香一片委輕埃。  
雲迴樹影移茶竈。  
雨送林香入酒船。  
烟月淒迷隔暮江。

鋤藥 雪雁 春纖 襲人 珍珠 素雲 文杏

報

餘

藥房展玩水沈熏  
雁叫蛩吟斷續聞  
纖弱難勝一束條  
人間花草真堪愛  
珠鳳鞋幫一捻紅  
雲泥懸絕事堪哀  
杏花清減夜來姿

福

陶齋

文

# 哈蘭士醫生著名靈藥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路電話九百四十二號 太和藥房

本藥房自運泰西原料藥材經理各藥廠各藥房著名藥品自製各種家用良藥丸散膏丹花露香粉衛生用品應有盡有價廉物美伏乞賜顧下列哈蘭士醫生五種良藥各埠藥房均有經售如無從購買請向本藥房函購即班寄呈

## ○內服六零六

清血解毒首推此藥以治楊梅結毒風濕骨痛濕熱瘡癩癰疽潰爛癩癰結核子宮腫痛小兒胎毒均有神效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 ○六零六藥膏

下疳橫痃梅毒潰爛痔瘡疥瘡濕瘡疔癬無名瘡毒諸般外症以此治之有祛濕拔毒長肉生肌之效每盒洋一元

## ○人中寶補藥

此乃滋補上品如患血氣不足腎水枯涸真陰虧虛火旺以致面黃肌瘦腰酸膝軟耳鳴眼花精冷精薄百般虛症服此最宜每大瓶洋二元小小瓶一元二角

## ○止咳保肺漿

此藥清金養肺功效超羣專治傷風咳嗽時行咳嗽腎虧咳嗽老弱咳嗽以及頑痰氣喘咯血吐紅肺癆肺萎等症極為靈驗每小瓶洋一元大瓶洋一元七角半

## ○潤喉保肺飴

此飴消水化痰止咳寧嗽其功與保肺漿同質輕味美攜帶便利凡行旅軍商常備常服可免途中勞頓感冒風寒喉乾口燥咳嗽痰喘等症每盒洋一元

小俠情

## 風塵雙雛傳

(續)

蕪城俞牖雲著



補哀



## 第二十八回 打破葫蘆借刀殺賊 相看憔悴認面驚人

是時悶葫蘆中之懺紅終日如鎖樊籠頗苦鬱鬱紫衣姬雖時來側所語多係無謂之談不及戰事一語懺紅久而大疑則苦念二姑與秦僕不置繼聞城外有人馬鼓擊聲乃問紫衣姬主將之病瘳否胡耳中時時聞戰鬪聲也紫衣姬含糊而應曰唯唯主將之病已瘳矣日來與白軍戰聞頗占勝利懺紅又問同來之女將軍何往紫衣姬曰臨陣去矣懺紅躍然曰奈何不與吾偕奈何不與吾偕紫衣姬曰汝勿噪會當有用汝時也懺紅乃無言在紫衣姬之意將用一種輓化的手段久而使其漸漸忘雙雛乃語以實事俾無可奈何也詎人口非瓶此秘終難長守當紫衣姬偕白寡婦歸之日懺紅於署中殊悶悶百無聊賴偶又念及二姑不覺大哭署中多姬聞聲咸來問訊懺紅涕淚具以告衆姬咸笑曰汝誤矣此間乃白匪根據地也懺紅大悟似夢初醒乃止泣絮絮詢以實情衆姬一答之懺紅始知白匪情實粥粥羣雌乃其金釵十二而温婦固其中之一也又覺二姑死耗秦僕虜信必爲其所飾之辭一時又憤又喜終不解温婦何以捨二姑與秦僕至此已而顧諸姬曰汝等來此亦願歸故鄉否諸姬悉泣然曰性命且不可保尙望歸故鄉乎卽汝亦恐釜中之魚也懺紅睹狀意殊憐之義氣所激恨不能立出諸火坑之中繼念已



身。且。深。鎖。一。時。實。難。爲。力。因。以。婉。言。勸。諸。姬。俱。並。默。坐。籌。脫。身。之。法。於。溫。婦。也。戮。以。洩。憤。乎。擒。以。獻。功。乎。於。諸。姬。也。捨。之。抑。援。之。乎。凡。諸。雜。念。一。時。乃。縈。繞。腦。中。久。久。莫。得。解。決。已。而。忽。自。悟。曰。懺。紅。懺。紅。見。機。而。作。耳。籌。之。何。益。於。是。懺。紅。乃。靜。坐。以。待。溫。婦。之。歸。蓋。夙。與。同。宿。一。室。中。也。及。夜。深。溫。婦。始。歸。華。燈。影。下。祇。見。其。翠。舒。柳。葉。之。眉。腥。染。桃。花。之。頰。春。氣。盈。盈。知。必。占。勝。利。懺。紅。故。就。之。詢。以。戰。况。紫。衣。姬。固。不。知。其。已。跳。出。悶。葫。蘆。中。猶。絮。絮。誑。懺。紅。曰。我。軍。今。日。大。勝。匪。死。幾。萬。人。我。於。軍。勢。湧。濯。之。時。乃。鼓。氣。直。前。冀。闖。入。彼。營。解。秦。翁。歸。詎。敵。營。防。守。甚。嚴。無。隙。可。乘。故。終。負。負。耳。我。今。日。言。于。主。將。力。呈。汝。之。技。能。不。日。當。挈。汝。登。戰。場。與。敵。匪。一。決。雌。雄。也。懺。紅。故。喜。曰。信。耶。吾。日。來。悶。處。殊。苦。煞。人。今。而。後。可。以。馳。奔。戰。場。一。試。吾。之。薄。技。矣。溫。婦。曰。吾。何。必。誑。汝。但。汝。仍。須。鎮。靜。不。可。妄。動。懺。紅。唯。唯。又。問。女。將。軍。數。日。間。胡。不。來。此。間。近。寓。何。處。吾。甚。思。晤。彼。也。溫。婦。曰。彼。近。日。忙。碌。甚。故。無。暇。來。此。今。日。戰。功。最。大。蒙。主。將。設。宴。相。酬。茲。方。醉。臥。虎。帳。中。也。汝。欲。晤。彼。可。俟。明。日。懺。紅。又。唯。唯。時。則。窺。人。明。月。移。影。上。窗。溫。婦。似。中。酒。者。懺。紅。假。惺。惺。問。思。睡。否。溫。婦。點。首。懺。紅。乃。親。爲。鋪。枕。衾。溫。婦。見。狀。殊。喜。念。懺。紅。殆。已。輒。化。矣。上。牀。便。睡。鼾。聲。旋。作。懺。紅。略。事。整。理。卽。藉。用。溫。婦。之。匣。中。劍。脫。鞘。視。之。血。痕。模糊。想。今。夕。戮。人。不。少。乃。揭。幃。視。溫。婦。時。已。梨。雲。夢。矣。蘭。麝。郁。郁。雜。以。酒。薰。薰。人。欲。醉。懺。紅。亟。屏。絕。雜。念。舉。鋒。而。梟。其。首。以。囊。盛。之。懸。于。腰。際。一。躍。登。屋。上。蓋。時。已。不。顧。署。中。諸。姬。矣。時。夜。將。半。月。華。如。水。懺。紅。欲。覓。所。謂。女。將。軍。居。并。殲。之。以。洩。數。日。羈。囚。之。恨。惟。四。覓。終。不。得。又。恐。誤。傷。旁。人。致。陷。當。日。誤。盜。紅。綃。之。轍。遂。絕。裾。而。去。遙。見。城。堞。隱。隱。旌。旗。飛。舞。乃。亟。赴。之。其。行。如。飛。時。守。城。者。方。酣。睡。因。得。安。穩。而。越。於。上。城。時。月。光。中。亦。能。望。清。營。所。在。下。城。乃。默。誌。方。向。而。行。行。行。重。行。

行見清營之帥。磨矣不覺大喜。欲狂而步履益健。一夜中奔馳不少。翌日囊婦首投清營。轅門卒率而入。時福將軍尙未起。蓋昨日烈戰甚疲也。秦虎時早膳已畢。方擬入內問福戰時情狀。及致敗之由。遠見一轅門卒。同一禿髮女子在幄外。嗚嗚絮語。類有所待者。不覺大奇。知事涉福將軍。以軍規不得過問。近前視之。則卒乃李營人。而女子則短衣窄袖。絕似隱娘。紅線一流人物。雖春色深藏。莫睹廬山真相。惟驚鴻飄影。似曾慣看。腰肢卻憐飛燕。新妝不是當年。粉黛再諦視其腰際之囊中物。則血痕斑斕。知爲人首。不覺益奇。異途逕入福將軍寢室。福將軍時已披衣起禮畢。福不提昨日戰鬪事。乃問幄外之女子何來。福曰。固係從涼州城中來。此所囊之首。不知是白寡婦否。秦虎曰。亦未可知。蓋來者係女子。女子或係侍于白寡婦之側者。此時破曉而來。殆昨夜暗刺而來。此獻其首也。噫。娟娟此豸。其功匪淺鮮矣。福笑曰。汝亦善爲臆度矣。秦虎乃退。退呼二子。二子時方早膳畢。見秦虎詢曰。入內見過福將軍否。秦虎點首。且倉皇曰。茲有一事。殊令余心葩大放。喜不可言。使汝二人聞之。當尤較予爲甚也。二子齊欣然曰。莫非確見金輝否。秦虎笑而搖首曰。否。否。二子曰。捨此。又有何喜。虎曰。然則汝二人忘懺紅耶。雲生亟曰。不差。不差。吾適猶與雲林言及也。翁於何處見之。抑得其消息耶。秦虎乃語以適聞所見。二子均喜形於色。促虎曰。速去。速去。不知果是懺紅婢否。虎曰。但甚冀其確也。二子亦戰戰曰。誠然。誠然。若而人者。果是懺紅婢。則眞喜出望外也。言畢。乃飛奔至福將軍麾下。時福已傳禿頭女子。女子已將囊中首呈上。福視之。非白寡婦。不覺失望。問獻此胡爲。海蘭察。昨曾與溫婦戰。頗識之。乃僂言曰。此白寡婦部下將也。女子所答亦然。并滔滔言。陷入涼州城中之由來。及殺此婦之所歷。末更詢將軍麾下。是時有韻琴。韻笙。及一老將否。福

初聞言意營中何來此三人。繼味韻琴韻笙二名與雲林雲生二名相近。而所謂老將者殆卽秦虎也。乃囑部下呼秦虎與其二子來。適秦虎與其二子已倉卒至。禿頭女子一回首瞥見秦虎與其二子時忽雙瞳澄然類失知覺者。蓋是時之二雲戎裝戰服與懺紅心目中所想像之二琴同衣飾頓殊不覺失初時之希望精神上劇受刺激幾如觸電。既認二雲之面貌真確知實爲心目中所想像希望之二琴而二雲與秦虎亦認禿頭女子爲心目中所想像希望之懺紅。遂各失聲驚呼疑信參半。彼曰二姑猶識賤婢否。秦虎亦猶識丫頭否。此曰懺紅懺紅猶識我否。福睹狀知彼此必有瓜葛遂自退。囑部下持囊中首懸營前示衆并囑秦虎父子率禿頭女子歸私室好有語暢譚也。秦虎父子如教爲懺紅加衣並囑部下命廚卒溫早膳來與懺紅且食且談。各道別後事偶語及溫婦懺紅爲之杏眼睜圓拔劍怒曰婢閱世雖未久從未見有如此人之人而獸心者。然冥冥中天心不昧昨日已死于婢子劍下矣。言已指劍曰此斑斑者卽彼人面獸心者之血也。二姑與秦翁睹之亦覺快否。秦虎曰然則汝適間所盛之首非白寡婦也。懺紅曰然當時予固欲同時刃之者。惜莫測其所在。今徒呼負負而已。秦僕曰何呼負負卽殺一溫婦已足令白寡婦魂膽俱寒矣。此功亦不淺也。懺紅笑曰何功之有。乃復言別後事又談及金輝問與幾度相見否。秦虎笑曰未也。懺紅亦笑曰然則吳少爺不在此間耶。秦僕曰否否。雖在此間卻未謀面。懺紅曰何故。秦虎曰彼在軍中身居樞要。想其帷幄籌劃碌碌殊忙。懺紅曰吳少爺亦知二姑及秦翁來此間否。秦虎曰恐未必知。如知必不肯漠然不理吾輩也。且吾輩是時正不必見之以擾其心。以其來此間實爲立功欲雪其父冤計。迨匪亂靖見之固不晚也。懺紅笑曰他日吳少爺見二姑與翁及婢時不知作如何狀。殆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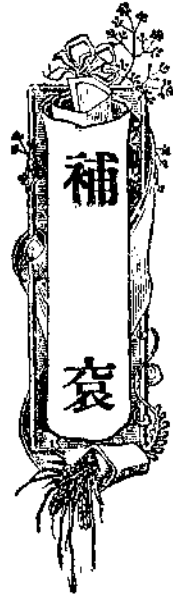
如。今。日。吾。與。二。姑。見。汝。時。之。又。驚。又。喜。耳。由。是。深。談。至。午。膳。膳。後。福。將。軍。呼。秦。虎。入。見。問。禿。頭。女。子。係。何。人。與。汝。父。子。又。有。何。關。係。虎。曰。無。他。關。係。家。婢。而。已。因。爲。述。其。來。此。之。所。歷。惟。仍。言。二。雲。爲。子。福。曰。渠。呼。二。姑。之。意。云。何。秦。虎。誑。言。曰。方。言。也。固。普。通。人。之。所。謂。公。子。也。福。亦。不。疑。又。問。懺。紅。技。究。何。似。虎。因。張。大。其。詞。曰。渠。固。某。之。女。弟。子。但。青。出。于。藍。耳。福。命。偕。以。來。虎。應。而。去。俄。而。姍。姍。至。矣。福。見。其。修。眉。星。眼。杏。臉。桃。腮。纖。腰。柔。軟。如。柳。枝。金。蓮。削。纖。似。鈎。月。雖。極。妖。媚。之。致。不。減。神。武。之。姿。大。加。賞。鑑。問。能。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能。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能。福。又。曰。然。則。亦。願。爲。國。家。立。勳。乎。虎。爲。僂。言。曰。此。來。正。爲。此。耳。福。大。喜。卽。夕。勞。之。更。另。闢。一。幄。以。爲。女。將。軍。之。寓。處。自。是。清。營。又。多。一。人。材。矣。

(未完)

●感懷集定庵句

(君博)

少。年。擊。劍。更。吹。簫。歷。劫。成。塵。感。不。銷。柱。說。健。兒。身。在。黃。金。華。髮。兩。飄。蕭。  
作。賦。曾。聞。紙。肯。夸。少。年。奇。氣。稱。才。華。言。行。較。詳。官。閥。略。此。是。宣。南。掌。故。花。  
荷。衣。說。藝。鬪。心。兵。黃。祖。能。知。禰。正。平。別。有。樽。前。揮。淚。語。非。將。此。骨。媚。公。卿。  
萬。卷。書。生。颯。爽。來。高。吟。肺。腑。走。風。雷。瓶。花。帖。妥。爐。香。定。悄。向。龍。泉。祝。一。回。  
北。俊。南。騶。氣。不。同。人。材。畢。竟。恃。宗。工。略。耽。掌。故。非。助。濟。我。亦。陰。符。滿。腹。中。  
陶潛詩喜說荆軻。寥落吾徒可奈何。吟到恩仇心事湧。陽秋貶筆未宜多。



本欄用以補載去年未經結束之長篇小說。俟諸稿登完。即行撤除。

編者誌

美國偵探小說叢書之三 **殲狐記**

第九章 計擒

(茗狂譯述)

曲萊姆白既自藥肆中出。乃往餐館進餐。旨酒佳餚。口腹大饜。因外出散步。一吸清新空氣。蓋蟄伏小室中既久。復為陰溝中之惡氣所襲。心胸間殊覺不舒耳。既屆所約之時。因晤別靈于街隅。即引之向旅館中而行。以小室之方向語別靈。即匆匆先入。則館主人仍坐于原處。乃詢之曰。亦睹克羅夫女士及施乃德否。曰。未也。或仍在室中耳。彼輩家居之時較多。而此老尤不欲余往擾之。即有來訪之者。亦逕至彼處。初未嘗向館中一詢也。曲萊姆白曰。今余當仍返此小室中。余夥伴隨後即至也。苟今夕所事有變。未能悉如所期者。必汝洩漏消息矣。當惟汝是問耳。則惶恐而謝曰。先生。小人雅未敢出是。苟有匪類混跡余館中者。當一斥去之耳。曲萊姆白曰。善。余當為斥去。二人即向小室中而去。三分鐘後。別靈亦至。乃鍵其門。曲萊姆白因後往門隙中一窺。則室中闕無人在。乃作小語曰。別靈。余儕今惟枯坐此間。效老僧之入定。直至于宵深。汝亦能之否。夫余儕至此固不妨稍緩。惟余雅不欲因此而或有所失。不得不爾耳。別靈曰。固能之。毋慮也。曲萊姆白曰。此後余儕欲有所言。不妨作小語。惟不可吸烟。良以彼人僅偶爾一

吸斗烟。紙烟及雪茄之屬。初不沾口。烟氣傳入。足啓其疑耳。今余將略舉所以語汝。汝其一靜聆之。遂舉頃間探得諸事以告。而其語殊低。不慮有人屬耳。中間復往門隙中一窺。則仍無人至焉。別靈得聞所言。則時而露驚訝之色。時而作欣喜之容。未乃低呼曰。嘻。事乃如是耶。其計畫抑亦狡矣。曲萊姆白曰。誠然。惜太過耳。而其失敗亦即基此也。余知警廳長苟聞此事。必且稱訝不置。對於其部下。必有一番責備矣。雖然。別靈此案固不云難。非耶。曰。先生。自今言之。固如是矣。于是皆默然不語。作老僧之入定。而空氣殊嫌不足。令人頗感不快。欲一吸烟。又恐其僨事。彌引爲苦也。泊夫夜色既侵。室中寢趨黑暗。亦不敢一燃燈。但枯坐地板上。默然相對而已。曲萊姆白時復一作假寐。別靈則伺守于其旁。已而曲出其夜光錶一視。則僅九句三十分。乃小語曰。別靈人而靜處一室。光陰倍覺其遲也。中間廳長與其部下。擗擋各務。爲事乃絕忙。一偵探出。覓傑姆遇之于街頭。乃呼之曰。爾萊速御余至警察總廳。似汝之破車。余初不欲乘。奈左近適無一車。亦祇得呼汝矣。傑姆乃微笑載之。而去心念余爲阿狐之黨羽。乃載一偵探至警察總廳。思之殊堪發噱也。既至總廳。此偵探乃下車。傑姆亦下。展手向索車資。偵探曰。可勿及此。余初非賃汝車。實拘汝至耳。總巡將有言詢汝也。即執之而入。一入內司冊籍者。堅指其爲傑姆。瓊司即以之入冊。既加搜檢。立送之獄中。謂果查得其爲無辜者。明日當即釋放。不則亦必以案由相告耳。而列特亦未幾。即就逮。其承辦此事之偵探。殊謹慎從事。既遇其人。第謂之曰。列特。其隨余至總廳中一行。列特曰。果何意哉。余固未嘗干犯法紀。且余非數爲汝輩効力耶。偵探曰。刻有一老婦被人竊其手篋。而汝固數爲此等事者。老婦言曾睹此扒手之面。故余儕欲其一指認耳。列特曰。是則余當無所懼。且此事果發生于何

時乃何地乎。曰：時爲今日下午一句鐘。適在第一戲園之前耳。列特曰：爾時余實未在彼間。余固能證明之耳。曰：不妨令此婦一觀汝面。固無害也。列特乃默然隨之而行。既至廳中。司冊籍者固相熟稔。然堅指其爲薩姆。司密司不容置辯。隨即投之獄中。謂稍遲當以案由相告。今茲可靜坐吸菸而爲此間上客耳。此二事既畢。廳長乃選將馳兵。密爲部署矣。彼于此二區域中之地勢。彌爲熟悉。故某人宜駐何地。某人宜守何點。乃一一瞭如指掌。而咸于夜間十二時取集。并告以曲萊姆白已探得阿狐所在。今茲實爲直搗巢穴之計。而彼輩惟一之職務。則自十二句半鐘後。凡人之經行于此二區域中者。祇准其入。不准其出耳。此間部署既畢。余復騰筆一敘曲萊姆白一方矣。彼等靜處既久。亦即安之。而曲萊姆白已假寐多時。及至十一句鐘。乃遽然而覺。低聲語別靈曰：苟所事悉如余所預料者。則有數事當屬之于汝。汝可奔往彼間。狀如欲捕人者。惟故作不及進捕之狀。縱之遁去。蓋余欲施乃德與其徒黨。遁入溝中。而余儕之已悉此中秘密。并毋爲所覺耳。汝亦會之否。別靈曰：固已會之。曲萊姆白曰：當余一囑汝進行。汝可即溜向廳事中。往叩施乃德之門。揚言汝爲警廳中人。于法宜即啓門。如無效。可拳足交加。其上作洶洶之勢。并高聲作啊嚇之詞。如一般蠢偵探之所爲。惟彼苟勿啓門者。慎毋破門而入耳。曰：識之。曲萊姆白曰：脫彼終不啓門。則汝可留處廳事中。待余既至。隣室中啓門後。汝可奔往此館門。首呼駐於彼間之偵探二人。入此廳。長遵余之教。所派也。彼等一入。可留之室中。爲守汝。即可偕余同行矣。曰：唯于時。曲萊姆白斗握其臂。蓋隣室中有步履之聲起矣。剎那間。電燈亦明。其光四映。乃向門隙中窺之。則施乃德已返。復御此油垢不堪之敝衣。而假髮四披。一巨目鏡。幾蔽其面焉。而此突出唇外之長牙。亦必爲贗鼎無疑。蓋其



人。心。計。殊。深。雅。不。欲。人。見。其。真。面。目。卽。于。其。徒。黨。前。亦。然。故。煞。費。匠。心。裝。成。此。怪。相。耳。既。入。室。引。目。四。矚。熄。去。數。燈。乃。步。旋。于。室。中。時。復。一。搓。其。掌。已。而。出。一。小。冊。觀。之。口。中。喃喃。作。語。曲。萊。姆。白。知。此。冊。實。爲。要件。頗。欲。設。法。一。取。得。之。一。洞。其。秘。密。焉。旋。乃。出。錶。一。視。則。十二。句。已。越。數。分。一。視。別。靈。則。踞。伏。其。側。方。向。門。隙。中。而。望。而。施。乃。德。仍。步。于。室。中。蕭。然。如。無。事。者。尋。復。出。菸。斗。吸。之。嘯。烟。成。雲。悠。然。自。得。曲。親。及。私。念。彼。人。誠。好。暇。哉。而。暗。室。靜。伏。鐘。漏。倍。覺。其。遲。遲。大。有。度。日。如。年。之。勢。無。聊。之。餘。復。一。視。其。錶。則。十二。句。三。十。分。矣。同。時。隣。室。門。上。起。有。剝。啄。之。聲。其。聲。特。異。似。用。以。爲。暗。號。者。施。乃。德。卽。置。菸。斗。于。案。匆。匆。前。往。啓。門。隨。聞。投。鑰。啓。鍵。而。克。林。倥。偬。而。入。矣。施。乃。德。卽。詢。曰。諸。事。咸。妥。乎。曰。諸。事。皆。妥。且。進。行。極。形。順。手。也。施。乃。德。曰。其。以。狀。語。余。曰。余。儕。既。見。值。夜。人。報。告。十二。句。鐘。畢。卽。進。縛。其。人。絮。其。口。而。置。之。於。耳。舍。中。遂。至。庫。中。囊括。所。有。而。離。去。彼。間。時。亦。異常。靜。謐。不。爲。人。所。覺。也。及。至。藥。肆。門。前。卽。遵。先。生。之。教。入。內。馳。一。電。與。警。廳。施。乃。德。曰。汝。向。之。作。何。語。乎。曰。謂。彼。輩。可。馳。至。其。地。當。見。值。夜。人。已。被。縛。庫。門。已。啓。而。阿。狐。已。囊括。勃。利。克。保。險。公。司。之。所。有。而。去。矣。且。先。生。所。得。之。消息。殊。確。其。所。貯。藏。乃。至。富。有。也。施。乃。德。曰。今。此。金。何。在。乎。克。林。乃。自。內。衣。中。取。出。紙。幣。無。數。疊。曰。余。遵。君。教。僅。取。紙。幣。一。項。今。悉。在。于。是。矣。可。一。搜。檢。余。身。固。未。嘗。私。匿。一。金。也。施。乃。德。曰。余。固。信。汝。今。亦。欲。一。分。乎。曰。善。施。乃。德。曰。惟。汝。將。何。以。處。此。款。苟。官。中。人。搜。檢。及。汝。而。發。見。此。多。金。不。其。危。乎。曰。余。當。授。之。于。余。夥伴。彼。尙。不。爲。官。中。人。所。注。意。當。無。害。今。方。待。余。于。街。隅。也。施。乃。德。曰。此。固。一。聽。之。汝。惟。汝。苟。被。逮。者。幸。毋。攀。余。耳。曰。此。不。待。言。君。固。可。惟。余。是。托。耳。言。次。續。續。取。此。紙。幣。疊。之。小。案。上。施。乃。德。卽。坐。案。次。而。數。之。曲。萊。姆。白。乃。肘。觸。別。靈。向。之。一。耳。語。別。靈。卽。

啓門出至廳事中匆匆奔往施乃德室門之前拳門作巨聲呼曰其速啓門余觀室中燃有燈火固知汝在內矣余爲警吏于法宜卽啓門不則余當破門而入耳時曲萊姆白乃于門隙中一觀其狀見施乃德狂呼而起驚同猛獸克林則如鼠子之被檻驚皇無地旣矐目視門者頃乃相向而視別靈時復呼曰速啓此門克林乃出其搶施乃德曰愚哉其卽藏之彼必尾汝至是當有多人守于屋外非可爲敵耳克林曰然……施乃德卽止之曰其隨余行此間固有一道可出耳卽奔向旁室中克林攪紙幣于衣中亦卽隨之施乃德乃捲去地衣一角暗門軒然而闢遂相率而下而地衣復上覆如舊狀曲萊姆白乃啓門奔往隣室中卽一闢外間之門匆匆語別靈曰其卽挈此二偵探入別靈乃奔出至門首館主人時適皇皇無措爲其所觸幾至傾跌而曲萊姆白則已手槍執筒以待別靈亦卽偕二人至曲萊姆白卽語二偵探曰若曹其駐守此室中此間有一秘密隧道在余欲若曹守于此端耳隨引道向旁室而行捲去地衣露見此門卽以電筒爲導拾梯而下別靈隨之旣至溝中乃黑暗中倥傯而進卽聞有槍聲發于其前而彈丸噉然掠其旁而過二人乃平伏地上曲萊姆白卽向旁亂放數槍蓋其意雅不欲傷人聊以示警耳卽曰別靈卽此已足余儕可上矣遂匆匆而上復覆地衣如故語二偵探曰脫有自此隧道中逸出者其卽囚之惟放槍宜慎以余儕不久或將自此隧道中歸耳言已卽狂奔而出別靈則緊隨其後焉

第十章 奏凱

二人奔出至街中警廳中人固識之卽聽其前行不加阻旣繞出街隅距萊芬博士之宅近矣見彼輩之車果如命待于街次而相距不遠復止有一車則警廳長靜坐其中焉一見二人行近卽自車中躍出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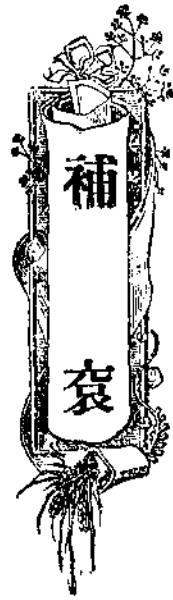
萊姆白曰。廳長其亟隨余行。一往殲此醜類。人已分派定否。曰。然。已悉遵大命而行矣。曲萊姆白曰。今可選派得力者多人。隨余儕以進。雖逆料初不需此。然挈之同行。固無傷耳。廳長乃呼數人與之偕。卽倥偬而進。既至博士宅前。曲萊姆白卽前按門鈴。曰。余儕可靜待數分鐘。此固無害于事。藉此亦可略舒呼吸也。已而復力按其鈴。屋中隨見一火。老蒼頭出而啓門。曲萊姆白曰。余儕爲警吏。欲立面萊芬博士也。遂奪門而入。而爲聲至喧。旋卽有一火。見于梯首。萊芬博士亂髮鬚髻。兩巨目作作有光。一試驗時所用之帷裙。覆于衣前。卓然植立。其間呼曰。天乎。果何事耶。曲萊姆白卽衝身上樓。餘人隨之。曲萊姆白曰。彼阿狐頃又出沒于此間左近矣。博士曰。嗟夫。天其降罰此人。其事果何若耶。曲萊姆白曰。容入君試驗室中。再言之。博士曰。惟余方作試驗。恐……曲萊姆白卽曰。此可毋慮。余儕決不妄觸一物耳。博士且汝非欲緝獲此阿狐乎。其聽余入哉。博士再欲有言。曲萊姆白已置之不顧。卽闖然直入。博士無奈隨之。而廳長別靈及偵探二人亦隨于其後。博士曰。其事果何若耶。曲萊姆白曰。博士亦知此宅中有一舊溝乎。曰。有之。適處此宅之下也。曲萊姆白曰。然則君亦疎略極矣。余敢告君。此溝有一出道在此宅中。其處有一盤旋屈曲之扶梯。可通至此間焉。曰。天乎。固有此一梯也。當此屋初建時卽有之矣。方余行醫之時卽以之上下。及余輟業亦卽廢置不用。曲萊姆白曰。然今復用之矣。彼用之者卽阿狐也。彼居于彼端。一下等旅館中。輒經此舊溝而來。此屋中耳。則呼曰。天乎。天乎。曲萊姆白復曰。彼詭稱爲丕脫施。乃德以慈善家。自托有一猶女。專爲其作記室。彼恆自溝中……博士遽儻言曰。然彼既至余屋中後。果何由而出乎。曲萊姆白笑曰。彼固未嘗出也。曰。此言何謂。曲萊姆白曰。萊芬博士。余蓋謂汝卽阿狐耳。此言一出。室中頓寂。

廳長等皆驚愕至于不可名狀。惟別靈已前知其事。則亦夷然不以爲意。博士則引首後顧。旋始大笑曰。曲萊姆白先生。君固卓卓有聲。不愧爲一時之俊選。然此次則爲人所愚矣。彼阿狐智實出君上。乃掉弄狡獪。令君竟虛疑及余耳。曲萊姆白仍曰。何辯。爲汝卽阿狐耳。于時斗有一婦女之聲起于門次。曰。且稍待。余當一釋其事也。衆迴首爭視之。則克羅夫女郎秀髮下覆衣。一理妝之服。亭亭立于門次。施乃德乃怒目視之。女略不爲動。夷然言曰。余必當一釋其事。余固久慮有此一日矣。季父幸善自鎮定。此事必當一爲詳釋。而告一結束耳。曲萊姆白先生。余叔。卽阿狐。然實非罪人耳。曲萊姆白曰。其爲余一詳言之。女乃曰。余叔嘗欲廣行慈善事業。而不願人知其事。乃賃一室于旅館中。而藉此舊溝爲往返。因恐人識其真面目。乃作喬裝。并詭托其名爲丕脫施。乃德而呼。余爲傑妮克羅夫。實則余名愛美萊芬耳。確爲其猶女也。余儕成績極佳。經所賑卹而得脫離苦海者。頗不乏其人。欲證明之固甚易。而余儕一遇事。卽卽由舊溝中而返。故此秘密初不爲人識破也。而余叔亦因之興趣益高。嘗笑警廳之無能。乃故舉一盜案。令余馳書警廳。承其事。而署名爲阿狐。其後如是者。凡十數次。觀警廳之旁皇無措。用以爲樂焉。而此十數盜案。實出自十數人之手。余儕初不識其人。僅爲一種遊戲。舉動耳。言至此略止。復曰。曲萊姆白先生。于是彼復郵書于君。意謂君亦必供其戲弄也。厥後事勢漸趨嚴重。余乃引以爲懼。勸其拋去之。不復爲。且知君必能探得其事。今果然矣。然君當知之。余儕實未嘗真犯一罪。所引以爲歉者。僅戲弄警廳一事耳。曲萊姆白曰。雖然。當此問案出之先。汝所作之一書。果何以爲解乎。曰。此不過聊以戲君。余曾阻之。而無效。且此盜案固非真。想不能科之以罪也。曲萊姆白曰。然則汝日間所郵之書。又若何。書云。今夕當

有一盜案。出而屆時。果有一銀庫被劫矣。此又何以爲解乎。曰。此偶然巧值耳。余叔僅思一戲弄廳中人。初不欲行劫也。曲萊姆白乃含笑向之曰。今日余嘗聞汝二人相議。謂脫有事出當諉之于偶然巧值時。余方伏于旅館內一小室中。耳女士實爲汝告。汝叔實以汝爲傀儡。彼確爲阿狐。且爲一盜黨之渠魁也。博士呼曰。妄哉。妄哉。曲萊姆白面之言曰。事初非妄。日間余曾聞汝偕克林密談劫案。事宵中余儕伏于小室中。又見克林携贓物而至汝室。乃故縱汝等入溝中。今克林當猶在汝屋中。而此勃利克保險公司之失贓。當猶在其身。吟焉。且余儕已置傑姆及列特于獄。已吐供矣。博士醫乃泛紫申申作。詈曲萊姆白。乃行近其前。揭其帷裙。則其內仍爲施乃德之服。因笑曰。余知此假髮爲齒。并此深藍色之目鏡。當仍在溝中箱上也。萊芬汝今日乃成擒矣。女呼曰。季父。試一證其非實。第博士竟垂首無語。意欲迴身外行。曲萊姆白乃示意別靈。別靈即趨前以手梏其手。曲萊姆白朗聲曰。萊芬汝計固狡。藉此慈善家之名。乃得招致匪徒。肆行不法。而人方謂汝賑卹貧苦。不疑有他也。復以汝猶女爲傀儡。使之代作阿狐之書。于是其事愈轉愈幻。人乃莫識其玄矣。別靈今可一搜其身。博士乃起而相抗。然未幾即爲所屈。遂于其身畔搜得一小冊。即呈之于曲。曲略一翻視。即曰。佳哉。汝黨中之名單。及每次每人分得之贓金。悉列於此。中乃頗如列眉也。廳長。此冊當有裨于君。幸速加逮捕。毋使聞風先遁。且宜即遣人一搜此屋。及溝中。則克林可獲保險公司之失贓。可珠還矣。女聞言。乃向之睨視。驚悸萬狀。老廚婦乃踉蹌而至。引之而去。曲萊姆白復言曰。萊芬。余自始即疑汝。此間之假盜案。佈置固不可謂不周。然故求完密。轉多失着之處。其一以阿狐之大盜。縱知汝有此寶石。決不足生其垂涎之心。其二汝爲一科學家。苟眞被盜。其第一注意之

事。卽在試驗室中。之。是。否。被。盜。乃。意。不。及。此。經。余。詢。及。始。爽。然。如。有。所。失。於。以。知。其。事。爲。僞。矣。而。最。奇。者。則。盜。既。以。藥。蒙。汝。何。爲。于。其。去。時。解。去。汝。縛。而。余。嘗。一。視。汝。面。則。初。無。曾。受。蒙。藥。之。狀。此。皆。足。啓。人。疑。也。外。此。尙。有。一。紙。烟。之。事。萊。芬。此。實。汝。致。命。之。點。余。蓋。詭。謂。覓。得。一。燼。餘。之。紙。煙。于。浴。室。中。而。汝。卽。謂。汝。初。不。嗜。此。曾。見。盜。吸。之。實。則。余。于。浴。室。中。初。無。所。得。此。煙。卽。余。之。物。而。四。辨。室。中。亦。無。紙。煙。之。氣。息。因。知。汝。言。爲。僞。而。疑。汝。乃。益。甚。後。此。復。探。知。汝。于。一。年。前。曾。經。售。去。寶。石。多。種。于。是。其。事。益。照。然。若。揭。矣。噫。嘻。萊。芬。汝。于。此。事。漏。點。實。多。而。今。局。因。之。悉。敗。其。秘。密。乃。一。一。發。見。矣。當。亦。自。悔。其。失。着。也。言。至。此。略。止。旋。復。曰。汝。猶。女。謂。汝。卽。慈。善。家。施。乃。德。汝。固。已。默。認。未。嘗。置。辯。而。以。汝。猶。女。所。作。之。諸。書。證。之。復。知。施。乃。德。卽。阿。狐。之。化。身。今。茲。所。當。證。明。者。僅。阿。狐。實。爲。一。盜。黨。之。魁。初。非。爲。游。戲。計。耳。于。時。人。引。克。林。並。其。竊。賊。至。克。林。怒。目。視。博。士。曰。嘻。萊。芬。博。士。與。阿。狐。乃。爲。一。人。耶。汝。亦。狡。矣。而。余。初。次。爲。汝。出。馬。卽。爲。所。累。良。可。恨。也。曲。萊。姆。白。乃。曰。萊。芬。得。此。亦。略。足。證。明。之。矣。廳。長。今。可。引。此。二。囚。去。萊。芬。苟。不。肯。吐。實。者。余。當。搜。集。證。據。上。君。也。別。靈。歸。休。車。已。待。于。門。外。余。亟。欲。歸。家。一。覺。睡。也。一。俟。好。夢。既。覺。當。諷。誦。詩。篇。消。此。永。日。爲。樂。深。矣。廳。長。諸。君。晚。安。隨。呵。欠。大。作。復。引。手。欲。拊。其。目。鏡。忽。覺。方。作。工。人。之。裝。初。未。嘗。御。目。鏡。乃。微。作。忤。怩。之。色。卽。徐。徐。下。樓。而。去。別。靈。微。笑。隨。之。而。出。

(完)



本欄用以補載去年未經結束之長篇小說。俟諸稿登完。即行撤除。

編者誌

美國偵探小說  
叢書之三  
**殲狐記**

第九章 計擒

(茗狂譯述)

曲萊姆白既自藥肆中出。乃往餐館進餐。旨酒佳餚。口腹大饜。因外出散步。一吸清新空氣。蓋蟄伏小室中既久。復為陰溝中之惡氣所襲。心胸間殊覺不舒耳。既屆所約之時。因晤別靈于街隅。即引之向旅館中而行。以小室之方向語別靈。即匆匆先入。則館主人仍坐于原處。乃詢之曰。亦睹克羅夫女士及施乃德否。曰。未也。或仍在室中耳。彼輩家居之時較多。而此老尤不欲余往擾之。即有來訪之者。亦逕至彼處。初未嘗向館中一詢也。曲萊姆白曰。今余當仍返此小室中。余夥伴隨後即至也。苟今夕所事有變。未能悉如所期者。必汝洩漏消息矣。當惟汝是問耳。則惶恐而謝曰。先生。小人雅未敢出。是苟有匪類混跡。余館中者。當一斥去之耳。曲萊姆白曰。善。余當為斥去。二人即向小室中而去。三分鐘後。別靈亦至。乃鍵其門。曲萊姆白因後往門隙中一窺。則隣室中。閱無人在。乃作小語曰。別靈。余儕今惟枯坐此間。效老僧之入定。直至于宵深。汝亦能之否。夫余儕至此固不妨稍緩。惟余雅不欲因此而或有所失。不得不爾耳。別靈曰。固能之。毋慮也。曲萊姆白曰。此後余儕欲有所言。不妨作小語。惟不可吸烟。良以彼人僅偶爾一

吸斗烟。紙烟及雪茄之屬。初不沾口。烟氣傳入。足啓其疑耳。今余將略舉所得以語汝。汝其一靜聆之。遂舉頃間探得諸事以告。而其語殊低。不慮有人屬耳。中間復往門隙中。一窺則仍無人。至焉。別靈得聞所言。則時而露驚詫之色。時而作欣喜之容。未乃低呼曰。嘻。事乃如是耶。其計畫抑亦狡矣。曲萊姆白曰。誠然。惜太過耳。而其失敗亦卽基此也。余知警廳長苟聞此事。必且稱訝不置。對於其部下。必有一番責備矣。雖然。別靈此案固不云難。非耶。曰。先生。自今言之。固如是矣。于是皆默然不語。作老僧之入定。而空氣殊嫌不足。令人頗感不快。欲一吸烟。又恐其僨事。彌引爲苦也。洎夫夜色既侵。室中寢趨黑暗。亦不敢一燃燈。但枯坐地板上。默然相對而已。曲萊姆白時復一作假寐。別靈則伺守于其旁。已而曲出其夜光錶一視。則僅九句三十分。乃小語曰。別靈人而靜處一室。光陰倍覺其遲也。中間廳長與其部下。摒擋各務爲事。乃絕忙。一偵探出。覓傑姆遇之于街頭。乃呼之曰。穠萊速御。余至警察總廳。似汝之破車。余初不欲乘。奈左近適無一車。亦祇得呼汝矣。傑姆乃微笑載之而去。心念余爲阿狐之黨羽。乃載一偵探至警察總廳。思之殊堪發噱也。既至總廳。此偵探乃下車。傑姆亦下。展手向索車資。偵探曰。可勿及此。余初非賃汝車。實拘汝至耳。總巡將有言詢汝也。卽執之而入。一入內司冊籍者。堅指其爲傑姆。瓊司卽以之入冊。既加搜檢。立送之獄中。謂果查得其爲無辜者。明日當卽釋放。不則亦必以案由相告耳。而列特亦未幾卽就逮。其承辦此事之偵探。殊謹慎從事。既遇其人。第謂之曰。列特。其隨余至總廳中一行。列特曰。果何意哉。余固未嘗干犯法紀。且余非數爲汝輩効力耶。偵探曰。刻有一老婦被人竊其手篋。而汝固數爲此等事者。老婦言曾睹此扒手之面。故余儕欲其一指認耳。列特曰。是則余當無所懼。且此事果發生于何



時乃何地乎。曰：時爲今日下午一句鐘。適在第一戲園之前耳。列特曰：爾時余實未在彼間。余固能證明之耳。曰：不妨令此婦一觀汝面，固無害也。列特乃默然隨之而行。既至廳中，司冊籍者固相熟稔。然堅指其爲薩姆司密司，不容置辯。隨卽投之獄中。謂稍遲當以案由相告。今茲可靜坐吸菸而爲此間上客耳。此二事既畢，廳長乃選將馳兵密爲部署矣。彼于此二區域中之地勢，彌爲熟悉。故某人宜駐何地，某人宜守何點，乃一一瞭如指掌。而咸于夜間十二時取集，并告以曲萊姆白已探得阿狐所在。今茲實爲直搗巢穴之計。而彼輩惟一之職務，則自十二句半鐘後，凡人之經行于此二區域中者，祇准其入，不准其出耳。此間部署既畢，余復騰筆一敘曲萊姆白一方矣。彼等靜處既久，亦卽安之。而曲萊姆白已假寐多時。及至十一句鐘，乃遽然而覺。低聲語別靈曰：苟所事悉如余所預料者，則有數事當屬之于汝。汝可奔往彼間，狀如欲捕人者，惟故作不及進捕之狀。縱之遁去。蓋余欲施乃德與其徒黨遁入溝中，而余儕之已悉此中秘密，并毋爲所覺耳。汝亦會之否？別靈曰：固已會之。曲萊姆白曰：當余一囑汝進行，汝可卽溜向廳事中，往叩施乃德之門，揚言汝爲警廳中人，于法宜卽啓門，如無效，可拳足交加其上，作洶洶之勢，并高聲作啊嚇之詞，如一般蠢偵探之所爲。惟彼苟勿啓門者，慎毋破門而入耳。曰：識之。曲萊姆白曰：脫彼終不啓門，則汝可留處廳事中，待余既至隣室中，啓門後，汝可奔往此館門首，呼駐於彼間之偵探二人入。此廳長遵余之教所派也。彼等一入，可留之室中，爲守汝。卽可偕余同行矣。曰：唯于時，曲萊姆白斗握其臂，蓋隣室中有步履之聲起矣。剎那間，電燈亦明，其光四映，乃向門隙中窺之。則施乃德已返，復御此油垢不堪之敝衣，而假髮四披，一巨目鏡，幾蔽其面焉。而此突出唇外之長牙，亦必爲贗鼎無疑。蓋其

人。心。計。殊。深。雅。不。欲。人。見。其。真。面。目。卽。于。其。徒。黨。前。亦。然。故。煞。費。匠。心。裝。成。此。怪。相。耳。既。入。室。引。目。四。矚。熄。去。數。燈。乃。步。旋。于。室。中。時。復。一。搓。其。掌。已。而。出。一。小。冊。觀。之。口。中。喃喃。作。語。曲。萊。姆。白。知。此。冊。實。爲。要。件。頗。欲。設。法。一。取。得。之。一。洞。其。秘。密。焉。旋。乃。出。錶。一。視。則。十二。句。已。越。數。分。一。視。別。靈。則。踞。伏。其。側。方。向。門。隙。中。而。望。而。施。乃。德。仍。步。于。室。中。蕭。然。如。無。事。者。尋。復。出。菸。斗。吸。之。噓。烟。成。雲。悠。然。自。得。曲。觀。及。私。念。彼。人。誠。好。警。以。暇。哉。而。暗。室。靜。伏。鐘。漏。倍。覺。其。遲。遲。大。有。度。日。如。年。之。勢。無。聊。之。餘。復。一。視。其。錶。則。十二。句。三。十。分。矣。同。時。隣。室。門。上。起。有。剝。啄。之。聲。其。聲。特。異。似。用。以。爲。暗。號。者。施。乃。德。卽。置。菸。斗。于。案。匆。匆。前。往。啓。門。隨。聞。投。鑰。啓。鍵。而。克。林。倥。偬。而。入。矣。施。乃。德。卽。詢。曰。諸。事。咸。妥。乎。曰。諸。事。皆。妥。且。進。行。極。形。順。手。也。施。乃。德。曰。其。以。狀。語。余。曰。余。儕。既。見。值。夜。人。報。告。十二。句。鐘。畢。卽。進。縛。其。人。絮。其。口。而。置。之。於。耳。舍。中。遂。至。庫。中。囊括。所。有。而。離。去。彼。間。時。亦。異常。靜。謐。不。爲。人。所。覺。也。及。至。藥。肆。門。前。卽。遵。先。生。之。教。入。內。馳。一。電。與。警。廳。施。乃。德。曰。汝。向。之。作。何。語。乎。曰。謂。彼。輩。可。馳。至。其。地。當。見。值。夜。人。已。被。縛。庫。門。已。啓。而。阿。狐。已。囊括。勃。利。克。保。險。公。司。之。所。有。而。去。矣。且。先。生。所。得。之。消。息。殊。確。其。所。貯。藏。乃。至。富。有。也。施。乃。德。曰。今。此。金。何。在。乎。克。林。乃。自。內。衣。中。取。出。紙。幣。無。數。疊。曰。余。遵。君。教。僅。取。紙。幣。一。項。今。悉。在。于。是。矣。可。一。搜。檢。余。身。固。未。嘗。私。匿。一。金。也。施。乃。德。曰。余。固。信。汝。今。亦。欲。一。分。乎。曰。善。施。乃。德。曰。惟。汝。將。何。以。處。此。欸。苟。官。中。人。搜。檢。及。汝。而。發。見。此。多。金。不。其。危。乎。曰。余。當。授。之。于。余。夥伴。彼。尙。不。爲。官。中。人。所。注。意。當。無。害。今。方。待。余。于。街。隅。也。施。乃。德。曰。此。固。一。聽。之。汝。惟。汝。苟。被。逮。者。幸。毋。攀。余。耳。曰。此。不。待。言。君。固。可。惟。余。是。托。耳。言。次。續。續。取。此。紙。幣。疊。之。小。案。上。施。乃。德。卽。坐。案。次。而。數。之。曲。萊。姆。白。乃。肘。觸。別。靈。向。之。一。耳。語。別。靈。卽。

啓門出至廳事中匆匆奔往施乃德室門之前拳門作巨聲呼曰其速啓門余觀室中燃有燈火固知汝在內矣余爲警吏于法宜卽啓門不則余當破門而入耳時曲萊姆白乃于門隙中一觀其狀見施乃德狂呼而起鷺同猛獸克林則如鼠子之被檻驚皇無地既瞠目視門者頃乃相向而視別靈時復呼曰速啓此門克林乃出其搶施乃德曰愚哉其卽藏之彼必尾汝至是當有多人守于屋外非可爲敵耳克林曰然……施乃德卽止之曰其隨余行此間固有一道可出耳卽奔向旁室中克林攫紙幣于衣中亦卽隨之施乃德乃捲去地衣一角暗門軒然而闢遂相率而下而地衣復上覆如舊狀曲萊姆白乃啓門奔往隣室中卽一闕外間之門匆匆語別靈曰其卽挈此二偵探入別靈乃奔出至門首館主人時適皇皇無措爲其所觸幾至傾跌而曲萊姆白則已手槍執筒以待別靈亦卽偕二人至曲萊姆白卽語二偵探曰若曹其駐守此室中此間有一秘密隧道在余欲若曹守于此端耳隨引道向旁室而行捲去地衣露見此門卽以電筒爲導拾梯而下別靈隨之既至溝中乃黑暗中倏而進卽聞有槍聲發于其前而彈丸噉然掠其旁而過二人乃平伏地上曲萊姆白卽向旁亂放數槍蓋其意雅不欲傷人聊以示警耳卽曰別靈卽此已足余儕可上矣遂匆匆而上復覆地衣如故語二偵探曰脫有自此隧道中逸出者其卽囚之惟放槍宜慎以余儕不久或將自此隧道中歸耳言已卽狂奔而出別靈則緊隨其後焉

第十章 奏凱

二人奔出至街中警廳中人固識之卽聽其前行不加阻既繞出街隅距萊芬博士之宅近矣見彼輩之車果如命待于街次而相距不遠復止有一車則警廳長靜坐其中焉一見二人行近卽自車中躍出曲

萊姆白曰。廳長其亟隨余行。一往殲此醜類。人已分派定否。曰。然。已悉遵大命而行矣。曲萊姆白曰。今可選派得力者多人。隨余儕以進。雖逆料初不需此。然挈之同行。固無傷耳。廳長乃呼數人與之偕。卽倥偬而進。既至博士宅前。曲萊姆白卽前接門鈴。曰。余儕可靜待數分鐘。此固無害于事。藉此亦可略舒呼吸也。已而復力按其鈴。屋中隨見一火。老蒼頭出而啓門。曲萊姆白曰。余儕爲警吏。欲立面萊芬博士也。遂奪門而入。而爲聲至喧。旋卽有一火。見于梯首。萊芬博士亂髮鬚髻。兩巨目。作作有光。一試驗時所用之帷裙。覆于衣前。卓然植立。其間呼曰。天乎。果何事耶。曲萊姆白卽衝身上樓。餘人隨之。曲萊姆白曰。彼阿狐頃又出沒于此間左近矣。博士曰。嗟夫。天其降罰此人。其事果何若耶。曲萊姆白曰。容入君試驗室中。再言之。博士曰。惟余方作試驗。恐……曲萊姆白卽曰。此可毋慮。余儕決不妄觸一物耳。博士且汝非欲緝獲此阿狐乎。其聽余入哉。博士再欲有言。曲萊姆白已置之不顧。卽闖然直入。博士無奈隨之。而廳長別靈及偵探二人亦隨于其後。博士曰。其事果何若耶。曲萊姆白曰。博士亦知此宅中有一舊溝乎。曰。有之。適處此宅之下也。曲萊姆白曰。然則君亦疎略極矣。余敢告君。此溝有一出道。在此宅中。其處有一盤旋屈曲之扶梯。可通至此間焉。曰。天乎。固有此一梯也。當此屋初建時。卽有之矣。方余行醫之時。卽以之上下。及余輟業。亦卽廢置不用。曲萊姆白曰。然今復用之矣。彼用之者。卽阿狐也。彼居于彼端。一下等旅館中。輒經此舊溝而來。此屋中耳。則呼曰。天乎。天乎。曲萊姆白復曰。彼詭稱爲丕脫施。乃德以慈善家。白托有一猶女。專爲其作記室。彼恆自溝中……博士遽儻言曰。然彼既至余屋中後。果何由而出乎。曲萊姆白笑曰。彼固未嘗出也。曰。此言何謂。曲萊姆白曰。萊芬博士。余蓋謂汝卽阿狐耳。此言一出。室中頓寂。

廳長等皆驚愕至于不可名狀。惟別靈已前知其事。則亦夷然不以爲意。博士則引首後顧。旋始大笑曰。曲萊姆白先生。君固卓卓有聲。不愧爲一時之俊選。然此次則爲人所愚矣。彼阿狐智實出君上。乃擲弄狡獪。令君竟虛疑及余耳。曲萊姆白仍曰。何辯。爲汝卽阿狐耳。于時斗有一婦女之聲起于門次。曰。且稍待。余當一釋其事也。衆廻首爭視之。則克羅夫女郎秀髮下覆衣一。理妝之服亭亭立于門次。施乃德乃怒目視之。女略不爲動。夷然言曰。余必當一釋其事。余固久慮有此一日矣。季父幸善自鎮定。此事必當一爲詳釋。而告一結束耳。曲萊姆白先生。余叔卽阿狐。然實非罪人耳。曲萊姆白曰。其爲余一詳言之。女乃曰。余叔嘗欲廣行慈善事業。而不願人知其事。乃賃一室于旅館中。而藉此舊溝爲往返。因恐人識其眞面目。乃作喬裝。并詭托其名爲丕脫施。乃德而呼余爲傑妮克羅夫。實則余名愛美萊芬耳。確爲其猶女也。余儕成績極佳。經所賑卹而得脫離苦海者。頗不乏其人。欲證明之固甚易。而余儕一遇事畢。則卽由舊溝中而返。故此秘密初不爲人識破也。而余叔亦因之興趣益高。嘗笑警廳之無能。乃故舉一盜案。令余馳書警廳承其事。而署名爲阿狐。其後如是者。凡十數次。觀警廳之旁皇無措。用以爲樂焉。而此十數盜案。實出自十數人之手。余儕初不識其人。僅爲一種游戲舉動耳。言至此略止。復曰。曲萊姆白先生。于是彼復郵書于君。意謂君亦必供其戲弄也。厥後事勢漸趨嚴重。余乃引以爲懼。勸其拋去之不復爲。且知君必能探得其事。今果然矣。然君當知之。余儕實未嘗眞犯一罪。所引以爲歉者。僅戲弄警廳一事耳。曲萊姆白曰。雖然。當此間案出之先。汝所作之一書。果何以爲解乎。曰。此不過聊以戲君。余嘗阻之而無效。且此盜案固非眞。想不能科之以罪也。曲萊姆白曰。然則汝日間所郵之書。又若何書云。今夕當

有一盜案。出而屆時。果有一銀庫被劫矣。此又何以爲解乎。曰。此偶然巧值耳。余叔僅思一戲弄廳中人。初不欲行劫也。曲萊姆白乃含笑向之曰。今日余嘗聞汝二人相議。謂脫有事出當諉之于偶然巧值時。余方伏于旅館內一小室中耳。女士實爲汝告。汝叔實以汝爲傀儡。彼確爲阿狐。且爲一盜黨之渠魁也。博士呼曰。妄哉。妄哉。曲萊姆白面之言曰。事初非妄。日間余曾聞汝偕克林密談劫案。事宵中余儕伏于小室中。又見克林携贓物而至。汝室乃故縱汝等入溝中。今克林當猶在汝屋中。而此勃利克保險公司之失贓。當猶在其身。吟焉。且余儕已置傑姆及列特于獄。已吐供矣。博士醫乃泛紫申申作詈。曲萊姆白乃行近其前。揭其帷裙。則其內仍爲施乃德之服。因笑曰。余知此假髮偽齒。并此深藍色之目鏡。當仍在溝中箱上也。萊芬汝今日乃成擒矣。女呼曰。季父。試一證其非實。第博士竟垂首無語。意欲迴身外行。曲萊姆白乃示意別靈。別靈卽趨前以手梏其手。曲萊姆白朗聲曰。萊芬汝計固狡。藉此慈善家之名。乃得招致匪徒。肆行不法。而人方謂汝賑卹貧苦。不疑有他也。復以汝猶女爲傀儡。使之代作阿狐之書。于是其事愈轉愈幻。人乃莫識其玄矣。別靈今可一搜其身。博士乃起而相抗。然未幾卽爲所屈。遂于其身中搜得一小冊。卽呈之于曲。曲略一翻視。卽曰。佳哉。汝黨中之名單。及每次每人分得之贓金。悉列於此。中乃朗如列眉也。廳長此冊當有裨于君。幸速加逮捕。毋使聞風先遁。且宜卽遣人一搜此屋。及溝中。則克林可獲保險公司之失贓。可珠還矣。女聞言。乃向之睨視。驚悸萬狀。老廚婦乃踉蹌而至。引之而去。曲萊姆白復言曰。萊芬。余自始卽疑汝。此間之假盜案。佈置固不可謂不周。然故求完密。轉多失着之處。其一以阿狐之大盜。繼知汝有此寶石。決不足生其垂涎之心。其二汝爲一科學家。苟眞被盜。其第一注意之

事。卽在試驗室中之。是否被盜。乃意不及此。經余詢及。始爽然如有所失。於以知其事爲僞矣。而最奇者。則盜旣以藥蒙汝。何爲于其去時。解去汝縛。而余嘗一視汝面。則初無曾受蒙藥之狀。此皆足啓人疑也。外此尙有一紙烟之事。萊芬。此實汝致命之點。余蓋詭謂覓得一燼餘之紙烟于浴室中。而汝卽謂汝初不嗜此。曾見盜吸之。實則余于浴室中。初無所得此烟。卽余之物。而四辨室中。亦無紙烟之氣息。因知汝言爲僞。而疑汝乃益甚。後此復探知汝于一年前。曾經售去寶石多種。于是其事益昭然若揭矣。噫嘻。萊芬。汝于此事。漏點實多。而全局因之悉敗。其秘密乃一一發見矣。當亦自悔其失着也。言至此。略止。旋復曰。汝猶女。謂汝卽慈善家。施乃德。汝固已默認。未嘗置辯。而以汝猶女所作之諸書證之。復知施乃德。卽阿狐之化身。今茲所當證明者。僅阿狐實爲一盜黨之魁。初非爲游戲計耳。于時人引克林。並其竊賊。至克林。怒目視博士曰。嘻。萊芬。博士與阿狐。乃爲一人耶。汝亦狡矣。而余初次爲汝出馬。卽爲所累。良可恨也。曲萊姆。白乃曰。萊芬。得此亦略足證明之矣。廳長。今可引此二囚去。萊芬。苟不肯吐實者。余當搜集證據。上君也。別靈。歸休。車已待于門外。余亟欲歸家一覓睡也。一俟好夢旣覺。當諷誦詩篇。消此永日。爲樂深矣。廳長。諸君。晚安。隨呵欠大作。復引手欲拊其目鏡。忽覺。方作工人之裝。初未嘗御目鏡。乃微作忤怩之色。卽徐徐下樓而去。別靈微笑隨之而出。

(完)

●逸園雜咏四章

(金式陶)

▲笑俗樓

小築層樓三兩間。孤懷何處不名山。身閒坐久數花落。天半風高吹鳥還。十丈紅塵空眼底。一簾明月渺人寰。倚欄獨寫悲秋句。故國川原夕照殷。

▲澆酒軒

脫巾也擬學陶公。徑冷苔荒曲曲通。庭樹翳餘塵滓淨。壺觴欣與故人同。擎杯一笑傾殘釀。往事驚心類轉蓬。但得澆愁不辭醉。東籬叢菊傲霜風。

▲停雲徑

猗猗修竹罨窗紗。隙地三弓石徑斜。涼露一天幽鶴夢。清陰滿院古梅花。瀟湘秋瀉空階雨。門巷苔封處士家。有客眠琴延佇久。鴈聲低度落平沙。

▲邀月臺

四顧蒼茫感鬢絲。登臨不惜酒盈卮。最宜快雪雲開後。正是斜陽月上時。寥廓乾坤空色相。高寒宮闕隱參差。冰心獨抱頻搔首。除却瓊仙未許知。



小說會 劍胆琴心錄下卷（續）

海虞俞天憤著 徐枕亞許

第二十一回 馬小峯看地說江湖 王和臣昧良通盜匪

且說真劍如自從白老先生告老還鄉以後，便和白老先生同住在真家莊。那以前用的長工（特點長工）年紀雖老了些，精神還好，依舊來替劍如做工。閒時把瓊圃中間花木修理，修理（叙瓊圃用略筆）劍如利白氏依舊安穩度日。（與前不憂不愁大不相同）那真英真明兩個孩子，資質倒還聰敏（爲上文生發）都由他父母自己教他讀書。（反逗一句）這天將近清明，劍如去掃祖墓。回來時候，却見鄒鼻涕同一個人在那邊走來。劍如要想避開，不料鼻涕早已迎上去說道：「真先生，好久不見了。劍如免不得說了句彼此彼此，便拔步走開去。」（撇去劍如疾接鼻涕是文章轉入法）鼻涕道：「小峯，你看這個人，默氣默倒底，我好意同他講講，倒惹他不瞅不睬，好不難受。」小峯道：「鄒老爺，他們這種讀書人，讀壞了腦子，那裏好和你老爺是場面上人比並呢？」（此語褒中有貶）老實講，老爺和他講話，還是賞他臉呢。鼻涕笑道：「隨他去罷。我前天叫人來請你，你那裏去了？」小峯道：「我替城裏王鄉紳家到九節山去看地了。」鼻涕道：「那個王鄉紳呢？」小峯道：「便是做過甘肅布政使的。」（好大來頭）鼻涕道：「如今我道中是一天不似一天了。從前先父在日一個月總有二十四五天不在家裏，不是張家請扶乩，便是李家請起課，再不然是趙家看陽宅，周家看陰地，總是忙個不了。」（兒子替老子吹牛耳，然而非也揚之，即所以抑之也）如今那些中等人家，沾了洋氣，有些不大相信了。（暗逗設學）所以吾道中有大半喝著西風過日子，卽如晚生現在左右不過幾個官宦人家，一個月裏頭承他們的情，總要光顧十幾個。」

此所以不喝西風也。前個月我還替個前任廣東雷瓊道陸老爺算了個命。真是個清秀的格局。還要贊一句虧他隨口造得出。大前天有個直隸按察使王大人的外甥殷大老爺替他家安了竈。隨後又是上海兵備道鄭大人的表姪何老爺府上穿了個井。今天本來約着前任山西巡撫李大人的姨甥稽大老爺到他家去起課。一派吹牛此雲峯所不屑爲也。因爲鄒老爺是比不得別人的。所以回着稽大老爺的約。特地趕到府上來。鼻涕哈哈大笑。小峯真是笑話了。再不成吾老鄒比不過個山西巡撫麼。小峯道你鄒老爺是大器。晚成將來一定高發的。一看他如是轉挽上文。鼻涕道算了罷。說什麼大器。晚成。只怕是個壽器。不會成功罷。自己咒自己鼻涕真鼻涕也。最好笑是你的老人家說我們玉兒是貴不可言。這句話是大家知道的。不料你的老人家早已去世。我們玉兒還是玉兒。只知道要幾時貴呢。小峯道實不相瞞。你老爺我們同道中除掉是父子相傳不用說他。便是父子相傳何嘗不有江湖訣。以外投師的總有幾句江湖訣。大家遵守了他。一世用不盡。記得那年我在杭州棧房裏頭有個同道叫做飛虹子。是專替人家拆字的。有一天有個人來叫他拆字。拈的是個反字。問他什麼用。却問的是六甲。飛虹子不慌不忙的說道。加上一點。便是小朋友的友字。要是友字。便是男的。不料隔了幾天。那個人兇神般的趕來。和他吵鬧。說上了你的當。生了女的了。他却心平氣和的回答他道。吾原說加上一點。是小朋友的友字。自然是男的。你如今沒有加上一點。自然不是小朋友。自然不是男孩子了。疊用三個自然的是江湖口吻。那個人聽了。倒也不錯。便走了去。鄒老爺你道這個江湖訣好不好。言外見得他老子不是父子相傳。先父在日。那句貴不可言。一定是碍着別人面子不好說。纔說了。

這句話（一語中的果然不愧父子相傳）要是玉官人真的貴了，自然不消說。要是目下不曾貴，也可以倒過來說。貴字現在還不可言哩。老爺其實是晚生胡亂說說。玉官人的相貌，我今天已經看過。實在是個福相，不必去考究。貴不貴的（依舊是江湖訣）兩人一面講，一面走，看看已走到真家莊南面盡頭。前面有座山，叫做萬松山，走過山角上，老虎洞再走過去，一片平陽地方，叫做殷家宅基。（可稱陰宅）早見一個專門掘墳賣地的山梟，叫做魏六寶，走過來，笑迷迷的說道：「鄒老爺和馬先生來了，請到前面石頭上去，坐着歇歇腳罷。」（又是一個好貨出現，實則暗射第四回山上人也）兩人便依他話，坐着歇腳。小峯把格盤取出來，搬東搬西的，看着南面一帶松林道：「那是誰家的墳呢？今年當的火運，不妙不妙。」（特特賣弄）六寶道：「那是城裏柏老爺家的祖墳，小峯跳起來道：「怪不得鄒老爺，你知道罷。昨天柏士純老爺府上，被火燒得一間屋都沒有，如今柏老爺住到祠堂裏去了。」（鄉紳下場如是如是）并且箱籠物件，一樣都沒有搶出來，鼻涕道：「這倒不會知道，不瞞你說，我如今住在鄉間，城裏的事，倒不大去留心了。」（石子街也不再去了）小峯道：「這麼說來，現任知縣大老爺調任，想來也不會曉得了。」再轉入一事，爲下文張本。鼻涕道：「那更自然，你且說說調來的什麼人呢？」（問得要緊，勞宵時去了，奈何）小峯道：「聽說是山東人，兩榜出身。」（不知可曾讀書讀壞腦子）姓秦，官印是鏡高，從前做過一任常州府的官，聲好的了不得。昨天到任，也不拜鄉紳，也不見客。衙門前有好些頭兒們，在那裏咂嘴弄舌，光景是個清官家派呢。（你何從見之，何從知之）六寶道：「先生前天說的這塊地，你今天務必決一決，也讓我安了心。」小峯瞪他一眼道：「這有什麼安心不安心，今天我同鄒老爺來，就是爲着這塊地，覆看一

遍。要不然。我們何苦拖鄒老爺走這麼遠路呢。常言道得好。山田那及心田好。福地須讓福人來。想我們這裏。這座萬松山。空有這一塊好地。可是沒有有福的人來葬。下去也是枉然。其實我是五六年前早已把這塊地留在心裏。（五六年前不知這塊地開出來沒有）不過不會同你們說穿罷了。六寶道這也是我的不是。不曾和先生早些碰面。空有這塊好地。不得知道。（是山鼻語）不是聽你先生前天說過。幾乎把龍脈都掘壞。小峯道這原是什么呢。所以我常常說的。看山地的人。總要學些看風水本事。（他們有了本事用不着你了）碰。到。龍。身。龍。脈。龍。頭。龍。筋。（與雲峯又不同）不。等。到。我。道。中。來。說。明。自。己。早。已。留。着。心。不。去。弄。傷。他。那。福。地。自。然。容。易。尋。了。鼻。涕。道。看。來。這。塊。地。有。龍。脈。沒。有。小。峯。道。怎。麼。沒。有。老。爺。你。看。這。塊。平。陽。地。是。從。萬。松。山。東。山。角。起。脈。的。一。路。隨。着。山。勢。灣。灣。曲。曲。灣。灣。忽。上。忽。下。忽。東。忽。西。直。盤。過。殷。家。宅。基。背。後。那。裏。有。股。水。又。從。水。裏。渡。到。那。邊。奔。過。來。再。到。這。裏。繞。個。大。圓。圈。兒。再。盤。到。那。邊。去。這。就。叫。雲。龍。翻。身。穴。（聞所未聞）不。然。怎。麼。好。稱。他。是。福。地。呢。鼻。涕。道。據。你。所。說。龍。脈。是。的。確。有。的。了。（蓋亦疑之）小峯道。怎麼沒有自然的而且確有的。（重言以申明之）鼻涕道。怎麼我從來不曾看見呢。小峯向六寶掀了掀嘴脣。六寶道。老爺倒不要這樣說。我有個表弟。在清涼山。（好在不在眼前）該管着一塊地。有位先生。把那塊地看中了。等到點穴時候。對他說。開金井時候。前面怎麼長。後面怎麼短。一些不能錯的。我那表弟也真正該死。把這些話都忘掉了。等到開井時候。隨便退下去。那知一條鐵鏟下地皮。不料鏟到龍脈上去。登時一股鮮血。從地皮底下冒出來。後來索性掘下去看時。只見一條龍脈。有碗口來粗。這也是我親眼見的。（說得活龍活現不愧山鼻）鼻涕道。就算這塊地是福地。等到葬

到福地時候。可是人已死了。還論什麼福呢。他要是。有福也不死了。（一語破的鼻涕果非易與者）小峯笑道。不是這麼說。常言道得好。（又是常言道好與雲峯經上說的一鼻孔出氣）自身不發福。有福癩兒孫。施老爺雖然去世了。能穀碰到這種福地。也是他身後的福分。再不然。玉官人癩到了。自然福壽綿長的。老爺要知道。晚生只憑着學問。照直談論。並不是江湖訣呢。六寶一眼看定鼻涕。有些意思了。便湊上去說道。老爺小的。明天到府上。就帶山糧。單契。丈尺。進來。好不好。鼻涕點點頭。依舊同小峯慢慢的走回來。六寶送到老虎洞。竟自去了。（老虎洞再一點）兩個人隨便談着。看看走進真家莊。小峯把格盤。在劍如門口擺了一擺。（千卿何事莫非賞他臉罷）便別過鼻涕。上城裏去了。鼻涕走進自己大門。只聽見大廳上三少爺。和王和臣吵的沸反盈天。只聽見三少爺說。我幾時同你要好。我幾時許你做帳房。這些話。都是你不生臉兒。自己造出來的。只聽見（選用三個只聽見。是未曾知道端倪情景）王和臣說道。就算我造出來。你須不是正主兒。你也管不到我。我喫施家飯。用不到你。鄒家的人來管你。須知道。姓施的人。好被你欺侮。那姓施的。用的人。却不好欺侮。（言中有物。咄咄逼人。阿三第一回吃苦也）你若。是明白事理。趁早大家平講。一些我也不是想渾水裏好捉魚。不過替姓施的。平平氣。罷哩。這時鼻涕早已走到廳上。聽到這話。忍不住走過去。給他一個嘴。把王和臣雙手掩着臉。一側身。跳到廳場上去。口裏說道。打得好。想你這老妖精。（好稱呼的是鼻涕定評）也來護短了。三少爺正待揎拳擄臂。趕上去打時。王和臣早已走出大門。只聽見他說道。（只聽見之餘波）阿三。你原來是這麼樣的人。我認得你了。你等着罷。三少爺只做不聽見。氣忿忿的坐下去。鼻涕道。你怎麼同這種人去吵鬧呢。三少爺道。

誰耐煩去同他吵鬧。憑空的他自己送上門來。硬要我用他做帳房。我說做帳房也不難。你把那田地細數抄給我看。他說細數自在租簿上。你有本事。就去向太太要便了。你若用我做帳房。自然抄給你看。不用我做帳房。我又不曾吃你三石六。爲什麼要把別人的田帳來給你看。一句話說搶了。我不免罵了他幾句。他竟哩哩囉囉說個不了。不給他一個好看。（罷了只怕他真個要給你好看哩）只怕他還要放肆哩。說完鼻涕便走到書房裏。把小峯看地的話講給姑太太聽。自然沒得話說。便商量叫小峯去點穴。順便揀個安葬日子。三少爺又叫鼻涕起告窆底子。（子乃可叫父耶）出去叫刻字匠刻印起來。只把日子空着。這是後話。（那知不然）暫不細表。且說王和臣走出大門。氣忿忿的一徑去找他姊夫。高瞎子對他說道。這是你自己。不生眼睛。想去撞木鐘。如今倒弄得羊肉不會吃。惹了一身臊。我看你就隨便些罷。再不然找你兄弟去看蛇王廟罷。（又逗蛇王廟）王和臣也不答應。逕自去找季老方。老方道。法子是有一個在這裏。（有何法子倒要請教）不過你要想佔大便宜。是沒有的。在你呢。洩口氣兒。再叨光些油水。那是風不搖。水不動的。和臣道。那最好了。（贊成第一步）却是怎麼樣辦呢。老方道。這一個容易。裁縫馬六。你是認識的。你就去找他。把話說明了。他教你怎麼。你便怎麼。和臣也摸不着頭腦。（摸不着頭腦第二步）只好依他話。找着馬六。馬六一聽和臣的話。便道。你快跟我到蛇王廟去。和臣道。這個我們的兄弟。是不相干的。去找他什麼。馬六道。蠢材。（蠢材之至。然亦安知非福耶）誰叫你去找你的道士兄弟呢。你祇管跟着我走便了。和臣沒法。（沒法第三步）跟他到蛇王廟。却見老方早在那裏。（來得好快也）旁邊還有朱老五。曾老唐。烏嘴福福。陳全全。李老八。楊老九。一般相好看見和臣進

來都。嘻。着。嘴。向。他。笑。笑。得。和。臣。呆。了。臉。兒。（呆了臉兒第四步）只聽見老方說道：列位弟兄們聽着姓王的事情，剛纔已經稟過。（稟誰耶）打算今夜就去開碼頭，只要大家沾些油水，却不許開葷的衆人，不約而同，答應了一聲。和臣想要問一問，怎麼辦法，他們却理都不理他。（都不理他第五步）并且想找他兄弟也找不到，看看天黑，大家胡亂吃過飯，將到二鼓，只見歐陽老升和幾個外省口音的大漢來，并且積了許多單刀、鐵尺、木棍、繩索、火把，顏色盆子、蠟燭、洋皮紙。李老八道：我先走了。老方道：好，你走罷。一回兒，大家把搬來的顏色，開起花臉來。和臣還認做今夜是串戲哩。（認做串戲第六步）時交三鼓，只見吳二、陸三，引着四個稍長大漢，還有個便是胡家村的胡南河。（河南王註脚）衆人都立起身來，把右手二、三、四三個指頭，向他招了一招。南河便點了點頭，一聲令下，歐陽老九把王和臣夾背一把抓過來，一隻手把一把雪白燦亮的單刀，在他臉上一晃，道：不許做聲。（作者從何處看來）要是問你時，你不許不答應。（如何問法下文未嘗叙及，然亦意度矣）和臣嚇得渾身索抖。（渾身索抖第七步）勉強答應個是字。那身子早已被他拖着走了。後面那些花臉的衆人，如飛的追來。這時月黑風高，（百忙中寫一句景）路上一些不會攔攔，一直走到鄒鼻涕門前，早見老八從門裏走出來。（應前先走）只不知道他怎麼走進去的。（自注一句）當下老方指揮衆人擁進去，喊殺連天，不一刻，全家上下男婦都從被窩裏挖出來，捆住手，縛住脚，蒙着眼，塞着嘴，任憑他們翻箱倒篋，弄了一個半更次。（驚心動魄之事，却敘得極簡）依舊拖着王和臣，回到蛇王廟，也是照樣把他蒙眼塞嘴，捆手縛脚。（叫你叨光些油水）丟在階沿旁邊，一霎時，便聲息全無。直到天亮，光景他兄弟王道士來。（胡爲乎來，說白天到

那裏去了。把他解開。對他說道。哥哥。你我快快走罷。我這裏有兩個包裹。你我分着拿了。再遲。你我性命不保了。（是好兄弟）和臣到此時候。纔知天道循環。害人害了自己。便掙扎起來。和他兄弟逃往他州外縣去了。（了王和臣王道士）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安良除暴。全憑學識淵深。釋怨消尤。畢竟胸襟廓大。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枕亞曰。是書既名劍膽琴心錄。則真劍如自爲主人翁無疑。乃就此數回觀之。一似與劍如毫無關係。不特讀者起一疑問。卽余評者亦何嘗不深怪之哉。不知作者苦于無暇述之。直至第二十回。方開始間敘劍如事。至廿二回後。竟以劍如爲主。此是文章移步換形之法。

文章有直犯法。有對峙法。直犯法前已論之矣。若夫對峙法。則于此回中見之。馬小峯與馬雲峯對峙。看地與拉走對峙。魏六寶與山上人對峙。鄒鼻涕與黑鬍子對峙。筆筆對峙。却又筆筆不同。筆筆暗抱。施耐菴水滸。誨盜之書也。其寫強盜行徑。各竭其致。各盡其妙。如何佈置。如何下手。數百年來。崔蒲竊發之徒。竟有奉之爲圭臬者。寧非奇事。作者非耐菴可比。是書亦非耐菴水滸可比。乃憑空欲寫強盜打搶。是猶唱彈詞者。欲其演戰功。煞是難事。蓋事前佈置。猶可託之理想。隨意點綴。若強盜之下手方法。却從何處摸得來。作者于此。乃別出心裁。寫出捆手縛脚。蒙眼塞嘴。四大綱。蓋此四者。強盜下手方法。可謂盡矣。復益之以翻箱倒籠。弄一個半更次。直令讀者恍見許多強盜。憧憧往來於紙上。的。是白描上手。

寫一王和臣。亦是異樣寫法。王非好引外盜也。第欲洩其不得帳席之悶氣耳。讀者須觀其逐步加緊。



直至自己生悔而後已。世未嘗有此。人世亦何嘗不有此。人觀之可以生感矣。許多強盜。大半南河狗子之賭友。賭之害人甚矣。哉。

常識拾古

(逸梅)

沉迷等香。於飯鑊蒸透。在罐上設一銅絲架。離火半寸許。徐徐烘之。其香幽韻而無煙。見浮生六記。佛手忌醉鼻嗅。嗅則易爛。木瓜忌出汗。汗出用水洗之。惟香櫞無忌。見同上。

刀魚本名鱉。開春第一鮮美之肴。而腹中腸尤為美味。不可去之。此為善食刀魚者。見蠶能編。

有獅子尾拂。夏時蠅蚋不敢集其上。見簞屨偶談。

苦棟樹上接椽花。則花為墨椽。黃白二菊。各去半幹而合之。共開花黃白相半。以蓮菡投甕中。經

年移種。則發碧花。芙蓉。先一夕。以靚水調紙蘸花蕊上。用紙裹之。來日開花。亦成碧色。見聽雨紀談。

桐花飼豬。肥大三倍。見眉公羣碎錄。

小兒瘡癩。以榕粉自傅之。則易瘥而無痕。見汗漫錄。

重五日。午時有雨。則急斫一竿竹。竹節中必有神水。瀝取和獺肝為圓。治心腹塊聚等病。見金門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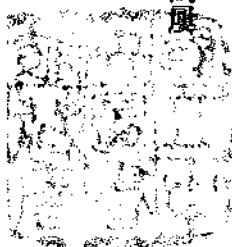
節。

洗豬肚用麪。洗豬臟用砂糖。穢氣即去盡。洗魚滴生油一二點。則無涎。煮鵝下櫻桃葉數片。易軟。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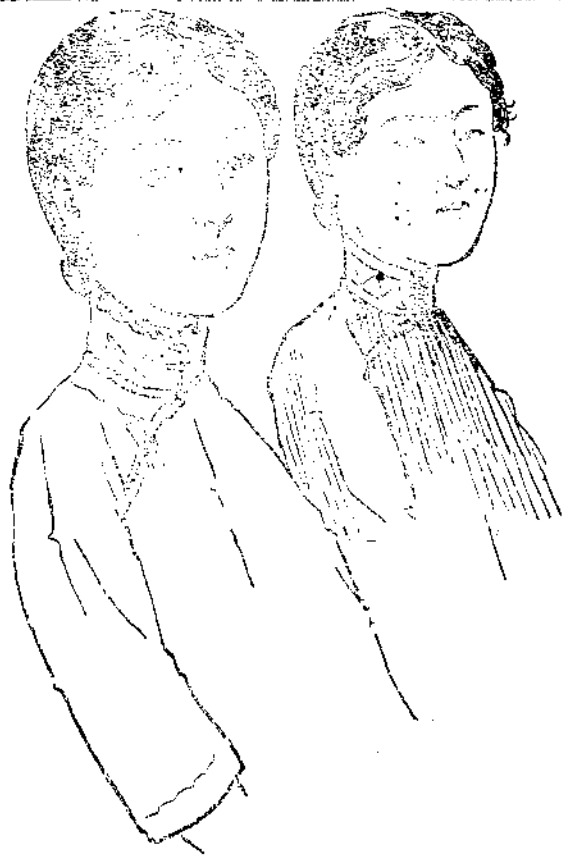
諸般肉。封鍋口。用枳實一二粒同煮。易爛。見吳氏中饋錄。

生何首烏五錢。青皮三錢。陳皮二錢。酒一盞。河水一盞。共煎至一盞。溫服。此治瘧極妥之方。屢試屢

驗。書名忘却。







圖中寓意

馳名藥膏  
兜安氏

專治一切皮病如疹癩癬癩疥粉

刺黃癩黑點而於內外

痔瘡及已爛凍瘡大效

